

地球爭奪戰（太空科學幻想故事）馬雲・新著

分別來自外太空兩個星球的生物，爲了爭奪地球上的資源，而展開了連番惡鬥，其中場面一定是空前所未見的。

本刊自刊出「遠征地球」一文後，紛接讀者來信，要求我們續刊這一類超時代的鬥智小說。爲此，特請名作家馬雲先生再執筆爲文，寫成這篇「地球爭奪戰」，希望可以滿足本刊讀者的要求。

$3.50

1055

編者話 爲了徇讀者要求，及迎合時代所需，我們今期特別選刊一部超時代性的太空科學幻想巨型小說：﹂地球爭奪戰﹁。是篇故事寫來絕非空穴來風，聳人聽聞。資料取材均有所據，過程發展實爲地球人類所關心憂慮，不過，我們目前毋須杞人憂天，距離事實還是言之過早……

﹂地球爭奪戰﹁是描述分别來自外太空兩個星球的生物，爲了爭奪地球的資源，展開了連番惡鬥，場面經過之熱鬧緊張，情節鬥智俱屬前所未見，愛好新奇刺激閱讀之讀者，請千萬不要錯過。

**　　**　　**

名作家秦紅的作品，素爲一般讀者所喜愛，他不但文筆寫來秀麗清爽，描述細膩，故事內容取材多屬警世性，主角人物活然紙上，栩栩如生。俠義倫理恩仇中篇﹂劍歸何處﹁今期起已開始在本刊連載發表，請參閱內文71頁。同時，溫涼玉之神州奇俠故事﹂兩廣豪傑﹁亦同期推出，請先睹爲快。

**　　**　　**

每期巡廻性刋出的巨型小說下期由龍乘風君執筆所撰雪刀浪子故事﹂鐵旗英傑﹁，敬希垂注。



武侠世界

第105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科學幻想故事

地球爭奪戰

馬雲·文
盧令·圖

大胆進軍

由「祖必達」星球人所控制的太空探險船「射綫號」，仍然停留在地球的大氣層以外。

船長卡爾正等候進一步指示，因爲他們登陸地球之後，有一隻飛碟不明不白地，沉入大海之中。「祖必達」星球上面的總部接到消息後，正派出另一批「祖必達人」前來協助。

增援部隊之中，不乏富於探險經驗的祖必達人；有些還是來過地球探險的。

他們不但要研究出飛碟失事的眞相，還要找到足够證據，證明別的星球已派人前來地球，掠取地球上的資源。（詳情已見「遠征地球」一文。）

小心偵察

祖必達星球派來的另一艘太空船，ㄢ爲「幻景號」，船長霍士。

船員之中最少就有布魯斯和狄卡曾經到過地球，甚至與人類接觸過。

看一切佈局，祖必達人這一回是志在必得。但是，從他們的駕駛員沈白所控制的飛碟沉入海底這一點忖測，他們差不多肯定遇上了强大的對手。

祖必達星球總部必然也明白了這一點，所以總部才會派出一批熟悉地球環境的舊人前來協助一切。

× × ×

「幻景號」的體積較小，但速度更快速！

「幻景號」不但一路上與「射綫號」呆侍連絡，而且，兩艘太空船的主要人員一直都在爭取時間開會！

這種開會方式自然是須要透過螢光幕和無綫電通訊系統的。

他們可以互相從龐大的傳眞螢幕上見到另一方面的人，也可以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聽到對方各人的發言。

有時總部的總指揮官和專家們，如有重要提示，亦會隨時加入來。

他們必須爭取時間，因爲對方可一亦可再，隨時都有可能突然其來；說不定對方已開始監視這艘母船的活動情形。

× × ×

在開會過程中，「幻景號」太空船上的有關人等，已了解到沈白那隻飛碟墮海的大致情形。

現在「幻景號」的會議室之內，就有人將一幅地圖展開。

那是地球上的繪圖。

船長霍士在飛碟失事的地點，做了一個記號。一邊又在身旁的電腦上，按下了幾個按鈕！

電腦的資料顯示，那是地球上的「百慕達三角地帶」。

霍士再詳閱電腦中的資料，發覺那是地球上最具神秘性的地帶。

被地球上的人類稱爲「神秘三角」的百慕達海域，曾「吞滅」了不少飛機和船隻，令到地球上的人類深感震驚！

既稱「神秘」，當然就是至今仍然沒有答案。

霍士船長問座中的布魯斯：「你曾經到過地球，我想知道，地球人對那海域的看法。」

布魯斯道：「地球上當今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同意携手研究那危險三角海域的海底究竟有些什麼秘密。但是，就像他們見到了飛碟一樣，從不宣佈結果。」

霍士船長又對衆人道：「根據我們手上的資料顯示，以目前地球人類的智慧，不可能有辦法查出什麼結果。盤據在那處海底的，最有可能，是來自哈雷氏星球的人。」

在座的祖必達人立刻身不由主地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都記憶猶新，當這艘「幻景號」太空船離開祖必達星球之後，不久即遇上過一場風險——當時曾有一隊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襲擊他們。

那隊飛行物體是四隻飛碟型的東西，體積雖小，但十分刁鑽靈活。

「幻景號」太空船曾派出戰機迎擊，可能對方明知無能爲力，隨即遁去！

事後霍士船長根據螢光幕上錄映下來的資料，再憑電腦分析，發覺那些飛碟是來自「哈雷氏」星球的。所以霍士認爲：哈雷氏星球人已偵知他們的航程直指地球，於是企圖阻止。

當然一切只不過是忖測而已。實際情況非到地球澈底調查，難知其詳。

自經此一役之後，「幻景號」已提高警覺，有什麼風吹草動，戰機就迅速出動戒備！

× × ×

「幻景號」和「射綫號」兩艘同屬祖必達人所有的太空船，終於在地球遠處的大氣層以外的太空中會師了。

所謂「地球遠處」，只是地球人的看法而已，因爲那兒不但雷達無法偵察，就是無綫電望遠鏡之下，亦只不過一點「星光」而已。

「射綫號」一批駕駛員，紛紛說出在地球上遇險的經過。

由沈白所駕駛的飛碟，肯定就是在「百慕達神秘三角」那處海域失踪的。

兩艘太空船船長卡爾和霍士，經過一番商議後，決定派出三隻飛碟再降地球。

他們遴選了布魯斯、狄卡和亞達等，三個人前往執行偵察任務。另外三個人則負責駕駛飛碟接送。

布魯斯和狄卡是最早到過地球去的祖必達星球人。

對於亞達，他只是目睹當時「沈白飛碟」墮海的人。

他們選用了最輕便的雙人駕駛飛碟，

目的是便於行動以及避過偵察。

× × ×

外太空是分不出晝夜的。因爲陽光一直照射着祖必達人控制的兩艘太空船。

但是，祖必達人却掌握很多有關地球人類的一切生活資料

他們知道地球有「晝」與「夜」之分。最低限度大部份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晝夜之分。所以，他們必須選擇較適當的出發時間。

他們預算在地球上的「夜晚」降落地球表面的一個地點。

祖必達人現在面臨多方面的壓力，除了須要防止地球人對他們的襲擊之外，還有一個更強大、更可怕的敵人。

那就是屬於「哈雷氏星球」的星球人了。

祖必達人忖測潛伏在百慕達海底的星球人可能屬於「哈雷氏星球」，是由於那個星球絕大部份地區是海。

哈雷氏星球人大部份長年居住在海底裏；他們的呼吸系統，是與魚的「腮」的構造是差不多的。

因此，「哈雷氏星球人」在地球人類的眼中，也許屬於「可怕的怪物」！

宇宙之大，正是無奇不有。以目前人類的智慧，尤其是地球人的，要一一了解整個宇宙星球的實際情況，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同一樣的生活環境，產生相類似的生物；不同的生存條件，自然有着不同的動、植物。

例如「祖必達星球」和「地球」，就有不少極爲相似的生活環境，所以兩個星球就有着外型差不多的動物——人類。

「哈雷氏星球」的高等生物是活在水中的；他們的陸地很少。所以哈雷氏星球的星球人，樣子就「怪模怪樣」的！

所謂「怪模怪樣」，也只不過是在我們地球人眼中所產生的感覺而已。當然，除了地球人之外，還有祖必達星球人也是一樣。

相反，在別的不同類型的星球人的眼底下看我們，同樣地也感到「怪模怪樣」的。

× × ×

地球上的黑夜終於來臨了！

由祖必達人駕駛的三隻飛碟，在預定的時間抵達地球。他們按原來計劃把亞達和狄卡等人送來。

與此同時，美國海岸巡邏隊接到一連串的報告，最少有超過二十人同時看見三個碟型飛行物件，出現在美亞美附近的上空。

海岸巡邏隊除了派出飛機升空追查之外，還通知了公路巡警以及美亞美警方。

過去有關方面亦經常接獲此類報告，但這一次却顯得份外緊張。

× × ×

狄卡負責指引，帶領着三名祖必達星球駕駛員開着三隻飛碟降落大西洋一個島嶼。

那是位於美國與古巴之間的「拿騷」地區。

他們選擇這兒爲着陸點，是因爲它接近「神秘三角」海域。

這是拿騷的郊區。

× × ×

時間已是午夜。

飛碟駕駛員小心地先將狄卡、亞達和布魯斯等三人留下，然後再把三隻飛碟開走！

三個人之中，最少有兩個曾混在地球的人類世界中生活過。

他們就是布魯斯和狄卡。

這二個祖必達星球人，曾有過一段頗長時間與地球人相處，了解地球人絕大部份生活習慣。因此就只有亞達比較陌生。

狄卡甚至還學會了地球上兩種方言——英語和法語。

拿騷面對美國南部渡假聖地——美亞美。

狄卡警告亞達：如果遇上地球人，切勿輕舉妄動！否則很容易會引開大規模的偵查，那時對他們十分不利。他們根本不知道對岸的美國人已經發現了他們。

狄卡又告訴他們，這兒是渡假聖地，等一會兒一定會有汽車經過；他們可以搭順風車進入市區。

他們三個人沿住路邊走。

那邊就是海灘。

海面上有不少風帆和遊艇，沙灘上却靜得很，可能是由於深夜的關係。

突然間，那處路邊有點點火光。

亞達等人停了下來。

亞達問狄卡：「發生了什麼事？」

「可能是地球人的警察，他們每在深夜裏截查行人和車輛。」狄卡說。

「什麼是警察？」

「地球上執行法律的人。」

這時候，三個祖必達人，已停止了前進。

他們留意着前面的一擧一動，但他們却什麼也見不到。

亞達不耐煩地說：「也許根本就沒有事，我們走吧！」

「不！」狄卡制止他：「剛才那些火光十分可疑，可能是地球人的照明工具發出的，也可能是我們的敵人……」

話猶未完，遠處又出現了兩點火光。

「憑我所知，那是一輛汽車——地球人在陸地上最常用的一種交通工具。」狄卡說着，示意他的同伴閃到樹後去。

那棵樹就在路邊。

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突然「砰砰砰……」一連串的槍聲！

火光點點之外，還可以見到一輛汽車已失去了控制，橫衝直撞的，闖過來！

狄卡等三個祖必達星球人急忙沿住山坡滾下去！

事情似乎來得太過突然了，以致他們弄得有點手忙脚亂！

「轟隆」一聲！

公路上面又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當時他們三個祖必達星球人，已在山坡脚下；再出去便是海灘一帶了。

上面傳來一聲巨响之後，路上就起了一團火光！

火光熊熊之際，有一條人影直滾下了山坡下面來！

三個祖必達人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亞達立刻探手懷中。

他們的懷中都有一支電子槍，那是用來自衞的武器。

狄卡一手搭住亞達：「切勿亂來！」

說到這裏，一團黑影已跌到他們的面前來！

那是一個女子。頭上還有一把非常美麗的金髮。

狄卡不但見過地球上的女子，而且還有着很深厚的情感。

但是，那女子却動也不動的，躺在山坡的草叢中，蜷縮着身體。

亞達又想走過去，却給狄卡制止！

狄卡仰首上望，他非常担心有地球人爲了這昏倒的女人，而搜索下來！

但是，上面公路上只有火光熊熊，似乎再也見不到人影。

× × ×

「你們是誰？」

那個昏迷過去的金髮女郎終於甦醒過來了。

她面對着的，是三個祖必達星球人。

雖然祖必達星球人表面看來，與地球人差不多一樣，而且時間又在深夜。但在月色之下，那金髮女郎就像見了鬼一樣。

狄卡試用英語與她交談。

「小姐，我們只是過路的，你一定是撞車，所以受了傷。」

「嗯——」金髮女郎眨了一下眼睛，疑惑地瞪住他們。

她又坐了起來，四下裏張望一遍，發覺前面是海灘。

她又彷彿想起了什麼，往上望。

忽然之間又傳來陣陣警車的「嗚嗚」響號！

「警察來了！」金髮女郎有若驚弓之鳥地站立起來！

「警察？」亞達就是因爲不久之前才聽過狄卡提過警察，所以他才吃驚起來！

金髮女郎一邊走向沙灘那邊，一邊說道：「是的，一定是警察聞訊前來調查。快走！」

狄卡等人也惟有跟住她走！

他們一邊走，一邊往上面望。

上面距離這裏足有十來丈，而且有樹木野草分佈在路邊的斜坡處，將視綫隔開。但是，透過那些空罅，依稀可見警車的車頂燈號，正在閃閃地旋轉！

金髮女郎立即竄進沙灘上面一個帳幕中去，躲了起來！

狄卡等三個祖必達星球人，也只好跟着她，鑽了入去！

× × ×

在沙灘上面那條公路旁邊，一輛大房車已燒成一堆廢鐵。

大房車是首先中槍，弄爆了車子的輪胎，因而失去控制，最後才撞向路邊一棵大樹，以至起火焚燒。

火勢一度燃着了汽油缸，所以也就引起了爆炸！

一撞一燒，即使是坦克車，也會變成一堆廢鐵。

到場調查的警方人員，看看車內的三名男子都已燒成了焦炭，於是有人回到警車裏面去，利用車內的無綫電話，通知總部。

另外又有兩名警員，沿住路旁，找尋現場可能留下的綫索。

他們利用手上的强光手電筒，四處投射；最後還搜到海灘下面去！

二名警員之中，有一名很有責任心，很小心地搜查。他們繞過石堆那邊，一直走到沙灘下面來。

但另一名却顯得很不耐煩。

他說：「別找下去了，回到路上去吧！我看，不可能再有人生存的了。」

「那燒毁了的車子雖然無人生存，但是，襲擊它的人却可能未及逃去！」那名很認眞的警員又說：「我們到那邊帳幕去看看。」

「別傻氣了，如果這是黑社會幹的，對方一定有備而來，怎會連汽車也沒有一輛在附近出現？我勸你還是省回一些氣力吧！」

二名警員正在爭論！

他們的上司這時候又由上面路邊，沿住斜坡爬下來。

那名警長原來已發現了一條血路，一直由路邊滴到斜坡下面來。

因此，那警長揚聲問過來：「有發現什麼可疑人物嗎？」

「不！暫時未找到。」

但另一名警員已衝到了帳幕裏去！

那警員一隻手握住手槍，一隻手則拿着電筒。

他忽然又揚聲叫了出來：「你們快些進來看看！」

警長這時亦已帶同另一名警員由斜坡落到了沙灘，聞聲立即與各人衝了入去！

× × ×

帳幕之內，留下一些血漬和鞋印，人却不知所踪。各人登時又呆了一陣！

警長立刻派人在沙灘各處搜索。

他們循住沙灘上留下的鞋印去找。

鞋印和血漬一直伸展到碼頭那邊！

數名警方人員以跑步的方式衝過去碼頭那邊，但是，那兒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到底是夜深人靜，警方人員只可以聽到陣陣浪花拍岸的聲音。

那伸出海面的碼頭，是用來供機動船隻上落的。

那兒當時也確實停了幾艘機動遊艇，但上面都沒有人。

碼頭上隱約還可以找到一些鞋印和血漬；最後發現的一處岸邊，那拴住船隻的碇是空置的。這表示較早時可能被人在此開走了一艘機動船隻。

× × ×

「我們現在要到何處去？」金髮女郎感激地瞪住三個陌生人。

這三個陌生人在她的眼中看來，雖然有些兒古怪，但却友善得很；較早時，她的肩膊、手臂和大腿等處，仍在流血。現在他們却替她包紮好傷口，止了血。

當初她發覺這三個人有些驚慌，那是由於三個人的眼睛有些古怪；他們的瞳孔似乎與常人不同。尤其是在月色之下，更有一種恐怖感。

然而現在，她的傷口止了血，她的神經也較爲冷靜下來。

一直跟她說話的，只有狄卡一人——布魯斯與亞達從不作聲！

狄卡對她說：「我們是外地人，對這

裏的環境很陌生。」

狄卡又問：「你是否住在市區？」

「是的。我住在市區。」金髮女郎道：「你們要到何處去，我可送你一程！」

「我們也是先要到市區去，想租船出海，你可以帮忙嗎？」

金髮女郎道：「當然可以，你們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那好極了！」狄卡問她：「你叫什麼名字？」

「曼妮。就叫我曼妮吧。」女郎又瞥了另外二人一眼：「你的朋友爲什麼老不作聲？」

「他們不懂英語。」

「看你們這副打扮，好像是制服，你們是那一國人？」

「嗯——我們是探險隊，要出海探測。如果你能帮我們的忙，你將會得到很大的好處。」

「我會盡力而爲的。」曼妮道。

× × ×

船仍在航行。

那是一艘輕便的小遊艇，由曼妮負責駕駛。

祖必達星球人的布魯斯打破了沉寂，用他們的祖必達星球言語問狄卡：「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狄卡告訴二個同伴：「這女子是屬於一帮黑社會的成員；另一帮人爲了利益，在公路上伏擊他們，她是唯一的生還者。後來出現的是警察。」

布魯斯担心地說：「警察會不會查進樹林中去？我們的飛碟到過的地方，可能留下痕跡。」

亞達也警覺地說：「是的，我們的行踪可能被人發覺。」

狄卡道：「那是很少人到的地方，大概他們不會查到那裏去吧？」

岸邊在望，船的速度慢了下來。

曼妮聽不懂三個祖必達星球人的說話，只以爲他們是外國人。

這時候曼妮却對狄卡道：「登岸之後，我首先要去撥個電話。你們的事，包在我身上，只要你們肯付錢就行。」

「錢？」狄卡怔了一怔！

但是狄卡也只是稍爲獃住了一陣而已；他很快就想起地球人做事的代價就是「錢」！

目前他們手上雖然沒有錢，但是他還是很明白的對曼妮說：「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好好的帮忙我們，我一定可以保證給你許多錢。」

曼妮小心地將船泊岸。

她叫三人等在船上，讓她撥完電話之後回來帶各人上岸。

但是，狄卡却要跟她一齊。

他的目的自然就是爲了監視曼妮。

× × ×

曼妮走進碼頭附近的電話亭中，狄卡也跟了進去；留下布魯斯和亞達在船上。

曼妮也非常了解狄卡的意思，所以她連黑社會中的「背語」也不說，只將被人伏擊的事，約略告訴她的首領。

對方接聽電話的人，就是「紅K黨」首領——法蘭。

曼妮告訴法蘭，與她同車的三個男黨員——佐治、荷德和占姆士等，都中槍死了，加上汽車着火焚燒，相信已無希望生還。

「不過，我們却多了一條財路。」曼妮說：「我遇上了三個陌生朋友，他們須要租船出海，只要我們肯搭手，這是一門大生意。」

「你現在何處？」

「我和他們都在六號碼頭。最好你能派人開車來接我們，以免被警方發覺。」

「好吧，你就在六號碼頭等我。」

法蘭說完就放下了電話。

× × ×

留在船上的布魯斯和亞達二人，一邊留意着岸上的情形，一邊閒聊着。

布魯斯對亞達說：「狄卡那傢伙，對地球上的女人份外有好感，記得上一次我與他到地球來，他也被一名地球女人纏住，幾乎無法脫身，你瞧，剛才那金髮女郎對他似乎不錯。」

亞達道：「我現在最担心的，還是沈白和他的飛碟！你猜，會不會跟地球人有關？」

「地球上的人類，相信見了我們的飛碟之後，只會害怕，不會破壞，怕只怕來自哈雷氏星球的星球人。」布魯斯說。

這時候，狄卡已帶着曼妮回來了。

曼妮的態度表現得非常合作，她關心地對他們三人道：「你們這樣子很容易被人懷疑，尤其是萬一遇上了警察，眞是百詞莫辯，所以，等會兒見了我們的首領之後，第一件事還是找三套便服給你們穿上，這樣才不致惹人注目。」

三個祖必達星球人這時候才發覺，他們身上的衣服，的確與曼妮身上的有很大的分別。

曼妮身上雖然穿得很少，但是，那顯然是地球上常見的布料。

反觀三個祖必達星球人，他們身上的制服，閃閃生光，却是帶着金屬的物質造成的。

× × ×

「紅K黨」首領親自帶了二名心腹手下，開車到六號碼頭來。

法蘭第一眼見到三個祖必達星球人時，也獃住了一陣。

他怔怔地問曼妮：「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當然是地球人，難道還會是外星球人麼？」曼妮半開玩笑地，瞪了法蘭一眼：「不過，他們是外國來的。他們要到公海探險，須要我們的帮助。」

狄卡也搭訕道：「這件事，日後我會向你們解釋，請多多帮忙！」

法蘭又打量着三個穿同一服飾的祖必達星球人！

曼妮却催促道：「這艘快艇是我們偷來的，萬一遇上警察，我們就會百詞莫辯，最好先離開這裏。」

法蘭於是將各人帶上車去。

那輛大房車之內，塞了七個人，自然難免會感到擠迫。

一名「紅K黨」黨徒負責開車。

法蘭關心的，是三名黨徒被殺的事。所以開車之後，不斷追問曼妮。

曼妮道：「他們肯定是『金博士』的人。」

「你怎麼知道。」

「你也可以想像得到，除了那班黑鬼之外，還有誰會對我們如此兇殘？」

「那班黑鬼，那班雜種，我要好好的教訓他們一頓。」

法蘭很生氣，含怒地握住拳頭。

亞達問狄卡：「他幹什麼？」

「地球上人類權力與慾望的鬥爭。」

狄卡用祖必達星球人的語言告訴兩位同伴：「他爲他的同黨被殺而生氣。」

「狄卡，」布魯斯提出了警告：「你不要太過信任那個女人，別忘記，上次你已因爲女人而煩惱過了！」

狄卡自然不會忘記，所以他聽了布魯斯的話之後，就沉寂下來。

× × ×

記得上次來到地球之後，狄卡認識了一個叫「貝茜」的女子。

貝茜很美麗，狄卡非常喜歡她。

他們相愛了。

狄卡從未有過這麼幸福和快樂，若非爲了「服從」上司的指示，他眞不願離開地球。

但是，到頭來還是要離開了地球，離開了他心愛的女人。

他一直沒有忘記過貝茜，甚至這一次有機會重臨地球，他也準備再去找貝茜，共聚舊情。

只可惜時間與空間，對兩個不同星球人來說，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離開了貝茜究竟有多久！

× × ×

這是一個頗大的住宅單位，也是「紅K黨」一個巢穴。

天快亮了。

曼妮已經疲極睡去！

客廳裏，只留下三名祖必達星球人。

「紅K黨」首領法蘭，在他的睡房中不斷的撥電話。

狄卡感到有點忐忑不安，他担心兩帮黑社會火併，會殃及池魚，他很了解地球上黑社會人物的兇殘手段。

黑帮决鬥　械刦銀行

「曼妮，別貪睡了，快些起來，我有話對你說啊！」法蘭把曼妮搖醒。

「什麼時候了？」曼妮睜着惺忪睡眼，伸了一個懶腰。

「天亮了，」法蘭說，「你可以把那三個人打發走嗎？」

「他們呢？」

「還在客廳裏，我眞有點害怕，我發覺他們整夜未睡。」

「什麼，他們不是睡在沙發椅上麼？」曼妮道。

「沒有，的確沒有睡過，我放心不下，叫洛治整晚監視他們。」

「唔——」曼妮想了想，又說：「這也沒有什麼奇怪，他們是受過訓練的，身體自然比我們好得多了！」

「不，我並不這麼想。我覺得有些事情不大對勁。」

曼妮問道：「什麼事？」

法蘭蹲了下去：「你有沒有發覺？他們身上所穿的衣服，質地很古怪，看上去像金屬，但却柔軟得有如絲綢！」

「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他們的任務是探險，自然要有特製的服裝。」

「我想，他們可能是——」

「你也以爲他們是外太空人？」曼妮輕輕一笑，「但是，電影和傳說中描繪的星球人都是十分古怪的，目前我們見到的，却是像我們一模一樣的人類，你還担心什麼？」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只是懷疑他們可能是外國派入來的特務。」

「嗯——這倒有點道理，不過，目前我們的確須要很多錢。」

「是的，沒有錢，我們可能被那班黑鬼消滅，以後休想在這裏立足。」

「但是有了錢之後，我們會招兵買馬，澈底與他們對抗，所以，我們一定要盡力去帮帮這班人，如果發覺他們有痛脚落入我們手上，我們更加可以乘機要一大筆錢。」

法蘭沉默下來！

他一向奉曼妮爲女參謀，許多主意都是由這位女黨徒想出來的。

現在他們更加損失了三個黨徒，他們都是「紅K黨」的骨幹份子，所以法蘭更加急於擴充，急於去報仇。

× × ×

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接聽電話的，是法蘭的助手洛治。

洛治面色不大好看。

他只聽了兩句，就按住講筒沉聲對法蘭道：「奇怪，他們怎會找到這裏來？」

法蘭已經意會到，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了。

這是他們的秘密巢穴，警方和仇家都很難找到他們。

看洛治的表情就知道對方若非警探，一定就是他們的死對頭——「金博士」——一個由黑人組成的黑社會組織。由美國本土伸展到拿騷這邊來的新勢力。

金博士本來是一名黑人牧師，年前死於被人暗殺。

這個由美國黑人組織的黑社會組織，爲了增加本身的號召力，爲了博取同情心，所以就取了「金博士」做他們黑色組織的名稱。

「金博士」的首領是黑人克林。

法蘭接過了電話之後，只聽一句，就認得對方是克林，那美國口音的英語，法蘭已經不祇一次地聽過。

克林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道「法蘭，你好？我想問候你那三個皇牌打手，他們好嗎？他們對你可忠心？」

「你這劊子手！」法蘭氣得發抖：「我恨不得殺了你。」

「別這麼衝動，我們有機會彼此再合作另創一番世界的，只不過不是在這裏，是在地獄——」克林說完，又格格大笑起來。

「你想怎樣？黑色豬玀！」

「我想宰了你，就是現在。」

「你敢？」

「我沒有什麼事情不敢的，將你的肉煮成牛扒我也敢。」

「有種的你就來試試看。」

「那你等着瞧好了。」

電話掛斷了。

克林通常就是這樣表示佡的生氣。

事態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的，「紅K黨」之所以與「金博士」結怨，其中自然來有種種因素。

首先「紅K黨」取名近乎「三K黨」——「三K黨」偏偏又是個黑人組織！

此外，雙方同是黑社會。「金博士」爲了爭取自己的本身的利益，將勢力由美國南部伸展到拿騷來，雙方自然會發生磨擦！

「紅K黨」以爲佡們是「地頭虫」，不將「金博士」放在眼內，但是，不是猛龍不過江，一批退伍黑兵從中支持的「金博士」，擁有大批軍火，而且還成功地偸運入拿騷。

經歷過數次接觸之後，「紅K黨」越來越處於劣勢，即如昨晚一樣，「金博士」派人在郊區公路上伏擊佡們，也是出動了手提機槍，以至令到「紅K黨」的人無法還手。

曼妮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當時他若不是嚇得伏在車底，同樣會跟她的三位同伴一齊死去！

× × ×

目睹法蘭接聽完那個電話之後，狄卡等三個祖必達星球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只看見屋子裏面突然之間緊張起來，他們又看見有人忙於關門關窗，更有人取出了槍械伏在窗後。

狄卡忍不住問曼妮：「這是怎麼一回事？」

曼妮道：「我們的仇家殺到這裏來了，就是昨天晚上令我受傷，和殺死我三個同伴的人，你們最好歇在這裏不動！」

狄卡聽了也大吃一驚。

他還來不及將情形告知同伴，外面已響起了一陣槍聲！

子彈破窗而入，玻璃的碎片，「砰砰乓乓」的，到處亂飛。

法蘭率領着「紅K黨」黨徒，躲在窗後，伺機還擊。

一時之間，子彈橫飛，屋內屋外，變成了戰場一樣。

狄卡對布魯斯他們說：「看來我們非助他們一臂之力不可！」

布魯斯和亞達都可以見得到：「紅K黨」處於下風，屋內幾個人之中，已傷了兩個！這一回眞的是「買少見少」。

狄卡從懷中拔出電子槍，和二名同伴走到了窗後。

一名「紅K黨」黨徒剛剛受了傷，倒在一旁，呻吟不已。

狄卡將他拖過一旁，以電子槍還擊。

電子槍是祖必達星球人的自衞武器，有多種類型，亦有多種用途。

它可以分別發射出「死光」，和「電光」。

「死光」是無堅不摧的，「電光」可以殺傷人畜。

狄卡他們目前爲了幫助法蘭等人解圍，只用「電光」還擊。

儘管如此，「金博士」那個黑社會組織的人，已感到吃驚不小。

較早時他們還是佔盡優勢的，剎那間，屋內却透射出陣陣電光，令到「金博士」的槍手，紛紛像觸電一樣，倒在地上！

中了電子槍的人，皮膚變得瘀瘀黑黑，十分可怖，看上去就像死了一樣。

「金博士」黑社會組織中的成員，大多數是黑人。

美國黑人的膚色，本來就是黑色的，所以他們的同伴仍未知厲害，只是各槍手一個又一個的倒地不起，就够身爲首領的克林吃驚了。

克林眼看勢色不對，急急率領活着的人撤退。

至於倒在地上的人，他們來不及一一拖走，就任由他們躺在路上。

× × ×

屋內的「紅K黨」人，彷彿從噩夢中驚醒過來！

在他們的想像中，這一次他們必須作出十分重大的犧牲！

他們人手固然不多，尤其是黨內三名皇牌槍手已被殺死了，槍械自然也處於下風，所以他們估計這一次輸定了。

他們已作了萬一的預防，將所有門戶封鎖，死守到警方聞訊趕來爲止。

但是現在，他們出乎意外地，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勝利。

儘管如此，他們却未被勝利冲昏了頭腦，因爲可以想像得到，警方不久之後，一定會趕到現場來查究，所以他們立即撤退，離開那間屋。

× × ×

在一輛大卡車之上，法蘭又以另外一種目光瞪住狄卡他們。

法蘭尤其是注意他們腰間的小巧電子手槍。他發夢也想不到這些「無聲手槍」如此厲害。

特務都喜歡使用滅聲手槍，然而這些手槍並未見配上了滅聲筒。

法蘭道：「這些新式武器，一定是貴國的新發明，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

狄卡道：「若非迫不得已，我們很少使用它。」

法蘭又問：「你們是那一國人？」

「那一國？」狄卡望望他們的同伴布魯斯，「對不起，我不想說得太多，總之，如果你有興趣帮帮我們，我們便合作下去，否則，我們只好分手。另外找過合作人。」

曼妮立即扯扯法蘭的衣角，道：「怎麼你答應了的事，又想反悔？」

其實法蘭絕未答應什麼，也沒有反悔，他很容易領悟到曼妮的意思。

因此他立刻就說道：「放心好了，曼妮，我答應過的事，絕不後悔。」

法蘭心裏想：有了這班人，以及他們身上的武器，相信「金博士」那班人再難得逞。

他又說：「我們帮你，一方面是爲了報答你，另一方面則是爲了錢。」

「放心好了，我們不會難爲你的。」狄卡說，「只要你依我們的意思去找些人來帮助我們，我可以替你找到許多許多的錢。」

「那麼，我們就一言爲定。」法蘭伸出手來。

他只跟狄卡握了一下手，就感到有些不妙。

他彷彿有些輕微觸電的感受，但那情形轉眼就過去了。

他瞪住狄卡的雙眼，又望望他腰間的電子槍。

法蘭貪婪地說：「這些東西，可以送一支給我們嗎？」

狄卡苦笑搖頭：「對不起，這是我們用作自衞的，不能送給你。」

法蘭也早知不可能，假如能够的話，即使花錢購下，他也願意。

曼妮道：「現在我們躲到什麼地方去？我担心那班黑鬼不會放過我們。」

法蘭道：「放心好了，猛虎不及地頭虫，我有許多安全的地方，黑鬼遲早也會被我們消滅的！」

× × ×

市區內一個住宅單位附近的街道上。

大批警方人員正在調查一宗槍戰事件——他們相信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

較早時警方接獲報告，有兩帮人在此發生一場激烈的槍戰。大批警方人員於是立即開抵現場一帶展開偵查。

但是，他們捕捉不到活生生的人，只有地上躺着的數名黑人。

那些黑人都死了，最少看上去好像「死了」。

奇怪的地方，就是在他們的屍體之上，竟然找不到傷痕。

現場一帶，可以發現許多子彈彈頭，但各死者的屍體之上就沒有，有的只是輕微的擦傷。但是，這些傷痕肯定不是致命傷。

那麼，這些死者又是如何死去的？令到在場調查的警探們爲之大傷腦筋。

他們只好等待解剖的化驗報告。

× × ×

這是一間貨倉。

法蘭等人進入這兒之後，立即佈防，以防「金博士」的人追殺而來。

法蘭已帶着一些手下出去了。他似乎以行動表示他們與狄卡等人合作的誠意。

法蘭只留下數名黨徒和曼妮陪伴着狄卡他們在貨倉裏。

狄卡表示要外出，但被曼妮阻止。

曼妮道：「你們這樣子打扮，只怕一出去就會被街上的人注意。」

「那麼！——」狄卡指指一些紅K黨黨徒：「可否叫他們借些衣服給我們？」

曼妮覺得要他們整天悶在這裏，的確又似乎太過委屈了一些。

曼妮終於替他們找來了三套男人的衣服，但狄卡他們却不肯脫下原來的衣服，只將借來的布質衣服加上去。

狄卡等三個祖必達人才在曼妮的帶領下，逛街去了。

× × ×

狄卡曾經在地球上與地球人生活過，所以他對街道上的人和物，並未太過感到驚奇，惟有亞達第一次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地球人類的世界中漫步，心情覺得特別開朗。

曼妮以嚮導的身份，帶住他們到處逛。狄卡他們像遊客一樣，問了曼妮很多，她也樂意一一解答！

曼妮覺得狄卡最注意那些銀行。

狄卡曾問曼妮：銀行是否擁有最多「錢」的地方？

曼妮恍然大悟。

她終於明白了：狄卡他們的身上，似乎除了一支電子槍和那條銀光閃爍的腰帶之外，便只有一隻「較新欵」的電子手表，那裏有錢？

於是她立刻把狄卡拉過一旁，低聲問道：「你是否想打刦銀行？」

「打刦？」狄卡對一切陌生的詞句，都怔了一怔。

但是，他很快就會記起上次來地球時聽過的一切，以及這些詞句的含義。

他對曼妮坦然道：「是的，我正想用這方式，爲你們找到足够的錢。」

曼妮瞪住被衣服掩飾過去的電子槍：「如果你們三個一齊出動，相信一定很易得手，但是，先讓我去弄一輛車來接應你們。」

狄卡道：「你去弄一輛汽車，要多少時間？」

「很快，街上隨時隨地可以找到合我們用的汽車。」曼妮又說：「我是偸車的能手，你們放心進銀行去好了，回頭我就在門外等你們。」

狄卡回頭用他們的祖必達星球人的語言，對亞達和布魯斯說明他本人所出的主意。

他的大意是：地球人最喜歡「錢」，所以他們要達到目的，一定要有錢作爲給予對方的代價，但他們又那裏有錢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現在動手去搶！

原來狄卡上次來地球時，已知道銀行是最有錢的地方。

布魯斯和亞達均無意見，佡們只求早些完成任務。

於是三個人一齊進入銀行。

但是，可惜他們這副模樣土頭土腦的，很快已引起銀行警衞的注意。

他們只進了大門，就被喝止。

狄卡等人立即拔出了電子槍來。

無奈對方早已從玻璃門窺見他們的一舉一動，所以電子槍尚未發揮威力之前，已有一名警衞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

子彈擊向狄卡的胸前。

然而狄卡不但沒有倒下，反而迅速以電子槍還擊。

只見電光一閃！

那開槍的警衞已慘叫一聲，倒在地上，動也不動的，蜷縮一團。

另一名警衞也急忙連開幾槍，子彈紛紛射向布魯斯和亞達的身上。

二名祖必達星球人彷彿若無其事地，屹立不動！

相反，他們手中的電子槍却發揮了威力，先後將警衞員以及一些想衝出銀行去的人擊倒地上。他們隨即又以飛快動作，衝向櫃圍那邊。

這時候，櫃圍內的銀行職員，已嚇至半呆。

一名企圖移動身體過去，想按動警鐘的銀行職員，被狄卡以電子槍射中，渾身像觸電一樣，倒了下去。

布魯斯一躍進了櫃圍之內。立刻將一

束束花花綠綠的鈔票扔出來，讓亞達放進「廢紙箱」之內；那「廢紙箱」是放置在銀行一角，讓顧客使用的。現在却讓他們用來載鈔票。

由於電子槍的厲害，銀行裏的主任、經理等高級人員，紛紛喝止各職員，警告大家切勿輕舉妄動。

因此，三個祖必達星球人就更加順利得手。

他們走出銀行時，一輛汽車巳在門前等候。

坐在汽車裏的人，正是曼妮。

曼妮幾乎難以置信地，一邊推開車門讓三個星球人上車，一邊睜大了雙眼。

直至到他們的車子開走，銀行的警鐘才響了起來。

× × ×

「眞奇怪！」一位急救室的醫生對另一位醫生說，「他們同樣是有觸電的現象，但是他們的心臟並未停頓！」

急救室裏面，先後送來兩批人；一批是黑社會份子，另一批，是銀行職員和顧客。

這班人都是中了祖必達星球人電子槍的，但醫生們就過往的醫例，頓感莫名其妙。

有些人逐漸醒來。

有些人仍在接受急救。

就在這時候，警方一位高級警官，帶了幾個美國人進來。

這五個美國人都是穿便服的，他們來自美國南部，其中包括了三名學者，以及二名美國警官。

這次他們由美國南部海岸渡海而來，是爲了追踪不明飛行物體。

三名學者之中，最少有二人曾目睹三隻飛碟降落拿騷。

二名美國警官是爲了南部警方接獲不少居民的報告，都是與「UFO」有關。

「UFO」是「不明飛行物體」的簡稱。

較早時這五個美國人獲得拿騷政府的協助，在郊區地方發現了一些可疑的跡象——有些草地被「灼毀」。

草地上明顯地留下三個圓形的焦痕——就像被燒熱了的金屬燙過一樣。

用輻射探測器測量之下，發覺那兒的草地四周，均染上了輻射。

於是有關當局立即將那兒列爲禁區。

正當五名美國人與拿騷警方交換意見時，據報有兩批人被送入醫院急救。

黑社會械鬥，與劫匪搶銀行，傷亡自是難免的事。

但是，那些傷者據說都「傷得很奇怪」。所以才吸引了這五名美國人。

× × ×

五名美國人和各傷者交談的結果，令人感到十分震驚！

尤其是銀行裏的傷者，他們都見過那三個穿銀色衣服的人。

銀行裏的傷者說：那三個人的目光十分奇異，他們外面雖然穿上一些與常人無異的衣服，但走動與搶掠時，露出了內裏那些銀光閃閃的衣物。

同時根據警方的調查，當時銀行中所有目擊者都可以見到，那三個人彷佛穿上了避彈衣，所以警衛的子彈亦無法傷害他們。

當初警方只道三名劫匪果眞是穿上了避彈衣。

但是，五個美國人認定他們（那三名劫匪）可能是外星球人。

「外星球人也稀罕地球上人類的錢？」一名拿騷警官忍不住笑了起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名美國學者也不同意外星球人劫掠銀行是爲了錢財，他認爲三個星球人可能被匪徒所利用。

由於輻射與種種恐懼，所有傷者立刻被送入隔離病房。

被劫的銀行也被封閉，暫時列爲禁區，不准閒雜人等進入。

所有被疑與星球人接觸過的銀行職員和顧客，都被當局隔離觀察。

× × ×

大批美國科學家、太空專家和軍方代表，紛紛渡海趕到拿騷來。

這些人最大的興趣自然是那三個被疑爲外星球人的劫匪。

過去也有不少人見過「星球怪物」，但一般都是「綠色小人」、「單眼長臂」、「大頭長耳」……等等不類人型的生物；從來就很少有人見過十足似人類的星球人。

與此同時，拿騷警方的偵探們，亦紛紛出動，追緝三名可疑的銀行劫匪；不管他們是地球人或星球人，他們也一定要將對方抓回來銷案；因爲銀行方面損失超過五百萬鎊。

× × ×

拿騷警方根據現場目擊證人的口述，證實有一名女人駕駛汽車接應。

於是那輛綠色汽車立即成爲警方的重要綫索之一。

警方的巡邏車立刻紛紛出動，找尋一輛綠色的中型房車。

× × ×

曼妮很聰明，她中途換了車。

另一輛車子還是偷回來的。

幹這種事對曼妮來說，巳經不是第一次了，但對狄卡等三個祖必達星球人來說，却是第一次。

狄卡甚至還問曼妮：「這些錢足够了吧？」

曼妮瞪住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非常足够，你的事，我保證爲你辦妥。」

他們回到了「紅K黨」的臨時總部——那間貨倉之內。

「紅K黨」首領法蘭也由外面回來。

法蘭和其他黨徒們，見了這麼多的鈔票，也非常開心。

曼妮道：「他們急於要出海，你替他們找妥了人和船麼？」

法蘭道：「一切妥當。只是他們如此有辦法，我們應該設法讓他們留下來。」

「你千萬別這樣想。」曼妮低語法蘭道：「他們可能有麻煩。現在我們的目的巳達，何必再留他們？而且，亦未必能將他們留下來。」

法蘭道：「你們爲什麼要僱用船隻和潛水人員？難道海中尋寶？」

曼妮道：「做人要知足，我們有了這許多錢，也夠了。他們巳被警方通緝，如果我們仍與他們在一起，一定有麻煩。」

「好吧！」法蘭終於也聽從這位女參謀的建議。「讓我們跟他們交代一下，然後就分道揚鑣！」

× × ×

狄卡等祖必達星球人十分滿意，因爲由法蘭代他們找到的船，是一艘海洋探測船；船上的潛水人員和一切設備，都十分齊全。

曼妮曾經在法蘭的慫恿下，希望狄卡他們贈給一兩支電子槍，但結果還是失敗了。

狄卡很了解地球人類的心理，也明白法蘭爲什麼會希望獲得一支電子手槍。

但是，他們除了仍須自衞之外，還要向上司交代。

尤其是狄卡，他本人更加心事重重。

× × ×

由百慕達伸展到佛羅里達，西經巴哈馬，穿過波多黎各，到達西經四十度之處，然後再折回百慕達。

上述這一個「三角形」的海域，也就是舉世知名的「百慕達三角」，又稱「死亡三角」。

至今爲止，地球上的人類仍未能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來，解答歷年以來地球上衆多飛機船隻失踪之謎。

「死亡三角」開始引人注目，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那是自從美國六架海軍飛機，突然連人帶機都一齊失了踪！

飛機失事是常見的事，但爲什麼海面上找不到任何留下的痕跡？

奇就奇在連油漬也沒有浮出海面，這是違反常理的事。

此後怪事幾乎不斷的發生，包括五架訓練機集體失踪，一架美國陸軍「C－54」型飛機上六名機員連同飛機失踪，一架英國四引擎飛機失踪，以及無數的船隻，不明不白地失踪。

也許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已有不少私人船隻在此失踪，但眞正引起官方注意的，還是美國空軍軍機的集體失踪。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科學家、探險家和海洋學家等等，都無法回答。甚至眼前的狄卡等祖必達人，也沒有辦法知道其中內幕。

他們僱用的探測船，正朝住該地區前進。領航員雖然巳發出警告，表示那處海域十分危險。但是，狄卡表示：「他們只希望到達隣近海面，不會眞正進入「死亡三角」海域。

然而，船上的人雖巳開始對狄卡他們的眞正意圖生疑。

船長勞文悄悄對領航員約翰道：「他們會不會是甚麼特務？」

約翰道：「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過份接近死亡三角。」

勞文道：「如果他們不是負有特殊任務，這件事似乎有些古怪。」

「放心吧！」

突然有第三者的聲音加入！

那是狄卡的聲音。

勞文和約翰同時呆了一呆。

「我們肯花這許多錢，自然有道理。」狄卡又說，「相信你們也一樣想發大財，對不？」

勞文忍不住問：「你們是否有什麼特殊的任務？」

「是的。」狄卡道，「我們要找尋一批海底寶藏。如果成功了，你們將獲得一大筆獎金，比我們付出的租船代價，必然在數倍以上。」

「這是一項十分危險的工作。」約翰說，「你們可知道，不遠處就是『死亡三角』？」

狄卡故意很有把握地說：「我當然知道，這是有代價的冒險。只要你們依我們的計劃進行，一切保證安全。」

狄卡口中的「保證」，當然是十分空洞的，即使他們自己的安全，相信亦難以保證！

勞文很坦白的說：「如果我們早知你的目的地在這裏，我一定不會答允租出這艘船。」

狄卡道：「你們這一類人應該很有冒險精神，何況我們還有許多財富等着大家開採，別太固執了，發財去吧！」

× × ×

警局裏面一片緊張。

偵探部的影音室之內，正聚集了一批幹探，以及銀行男女職員們。

他們正在一起觀看一卷閉路電視錄映帶，這裏面有三名銀行劫匪的搶掠過程。

偵探們相信目擊證人的口供，同意三名劫匪穿上了特製的新式避彈衣，所以銀行護衛員的槍彈無法傷害他們。

避彈衣所以被想像爲「新式」，是因爲三名劫匪的身型仍然非常之瀟洒；而目前警方所採用的一般避彈衣穿在身上，都是相當臃腫的。

就像以往查案的步驟一樣，警探先搜集現場證據，再追查綫索。

然後就是把有案底的銀行劫匪翻出來，加以核對一番。

從警方找到的失車之上，印取了一組屬於一名女子的指紋。

反黑組人員巳證實她就是曼妮。

再配合現場目擊證人的供述，曼妮是偷車接應的人似無可疑之處。

因此，反黑組探員首先奉命四出找尋曼妮的下落。

反黑組探員都知道曼妮是屬於「紅K黨」黑社會成員。

但是，自從發生了公路伏擊事件之後，「紅K黨」的男女黨徒們，都紛紛躲了起來。

一名探目忽然想起另一個黑社會組織「金博士」的人。

在醫院中，數名屬於「金博士」黑社會份子，他們的遭遇亦與銀行中受「槍傷」的人一樣——難用常理去解釋。

因此，探目立即帶同一名探員，來到一間酒吧裏面。

這是黑社會份子最多聚集的地方。

探目認得一名綫人。

「麥倫，見到你眞好。」探目搭住了綫人的肩膊，「你似乎很久沒有幫我的忙了。」

麥倫苦笑一下，撥開探目的手，說道：「你別騷擾我好嗎？」

麥倫說完就想走。

但是，與探目同來的探員却攔住他去路，沉聲說道：「小子，別在我們面前擺架子，銀行大刧案，錄映帶裏面似乎有你的影子！」

「別開玩笑了！」麥倫吃驚起來，「我那有這種本事？」

探目乘機問道：「然則你以為誰有這種本事？」

麥倫眨着眼：「你們找我，大概也是為了這些吧？」

探目拉他坐到一角去！

探員為他要了一杯啤酒。

探目道：「今天我請客。」

麥倫道：「想來要喝這杯啤酒眞不容易啊！」

「你可聽過曼妮這名字？」探目道，「她是紅K黨黨徒。」

「曼妮？」麥倫故作沉思地，抓抓頭皮。

「別裝蒜了！」探目道，「你與紅K黨的人一向有來往。」

「不錯，不過這只是以前的事，現在他們都不知躲到何處去了。」麥倫說。

「我們來一次交易好不好？」探目道，「紅K黨的人刦走了大筆鈔票，能找到他們，你有花紅。」

「多少？」

「百份之十。」

「好吧！我試試能否賺到這些錢。」

麥倫說着，又望向那邊。

那邊剛好來了幾個黑人。

探目和探員交換了一個眼色。

麥倫回頭對探目說：「如果有消息，我如何與你連絡？」

「撥這個電話找我好了。」探目給麥倫一張小小字條。

麥倫連剛送來的啤酒也不喝，便匆匆與探目告辭。

麥倫走近櫃枱。

那幾個黑人也是坐近櫃枱的。

他們表面上似乎互不認識，也沒有打招呼。但是，麥倫却在悄悄與那幾個黑人連絡。

坐得最接近麥倫的黑人問道：「你有他們的消息麼？」

「有一點點。」麥倫說，「但是，價錢升級了。」

「怎麼？」黑人有些生氣，「我們早已說好了，二百美元收買他們的消息。」

「你可有興趣知道，五百萬英鎊的百份之十是多少？」麥倫悠閒地，喝着他杯中的酒。

「你敢反悔？」

「不是反悔，只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人出價高過你們，我當然希望多賺一些。」

黑人握拳作勢：「你可以反悔，但我保證你會一百個後悔。」

「千萬別動粗。」麥倫道，「那邊有警探，你最好小心一些。」

黑人望向屋角那邊。

二名警探已不知所踪。

黑人向他的同伴道：「好吧！我們先走了，你仍然可以得到二百美元的獎金，只要你把消息送來！」黑人最後又向麥倫說。

數名黑人果然走了！

麥倫回頭張望，但見不到二名警探。

他正感到驚奇！

突然有人伸手搭住他的肩膊，將他推向酒吧後面去。

他完全沒有機會反抗。

對方的人固然多，事情實在也來得太過突然，他連對方是誰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有人勒住他的頸項，也有人將他半推半擁的，拖到後面去。

他幾乎窒息、昏迷！

× × ×

麥倫在半昏迷狀態下，被人推上一輛汽車。

那車子是停在橫街的。

他彷彿記得被人由酒吧後門帶到這汽車之內，隨即開走。

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那些人原來是「紅K黨」黨徒。

麥倫非常吃驚。

然而吃驚也沒有用，因為對方最少有一個人用手槍抵住了他的腰部。

那車子正向郊外飛馳。

坐在麥倫左旁的，是一名「紅K黨」槍手，坐在他的右側的，則是他認識的洛治。

洛治是「紅K黨」首領法蘭的助手之一。

麥倫心裏儘管吃驚，面上却裝着笑容，問道：「洛治，你好吧！你開什麼玩笑呢！」

洛治面孔拉得長長的：「誰跟你開玩笑？你太無道義！竟敢出賣我們！嘿！酒吧裏的情形，我親眼看得一清二楚！」

麥倫忙道：「洛治，聽我解釋，我並未將你們的行踪告訴金博士的人。」

「我知道，那是因為他們還未付錢給你，是不？」洛治冷然一笑，「枉費我們如此信任你，原來你這麼靠不住！」

「你放心吧！我始終是帮住你們的，否則，我早已將你們的行踪告訴了警方人員。」麥倫道。

洛治眼睛前望，冷冷地說：「我當然放心！因為以後你再也沒有機會出賣朋友了！」

麥倫當然聽得懂這是什麼意思。所以他更感震驚！

麥倫吶吶地說：「你們何必殺我？這會令你們更易被警方追究！」

「你竟敢用警方來嚇我？」

「不，我絕對不是這意思。」麥倫忙着又解釋說：「我只是被警探糾纏過，我怕他們一直在找我，萬一你們殺死了我，他們……」

話猶未完，開車的一名「紅K黨」黨徒對洛治道：「你瞧！後面似乎有人跟踪我們呢！」

洛治問麥倫：「他們會不會就是警方的人？」

麥倫道：「可能就是找過我的二名警探。」

洛治於是吩咐司機道：「設法擺脫他們。」

「放過我吧，洛治。」麥倫求情時也不斷回頭張望。

後面那輛車子一步也不放鬆，苦苦追

來！

洛治道：「麥倫，你太不聰明，那班黑鬼遲早被我們趕盡殺絕，你竟然為了區區之數而出賣我們，是否值得？」

麥倫道：「我只是敷衍他們，根本不會眞的說出你們的行踪！」

後面一輛藍色大房車越開越快，企圖越過「紅K黨」人的車子。

洛治拔槍在手，其他人亦握槍戒備。

一輛銀灰色的跑車突然自後面衝前，如箭般超越所有的車子。

在郊區的超級公路上，這情形是見怪不怪的，所以也沒有人注意它！

尤其是洛治這班「紅K黨」人，他們只注意那藍色汽車的行動。

直至到司機驚叫一聲！洛治等人才將視綫朝前方望！

可惜為時已晚！當他們發覺那輛銀色跑車橫在公路前面時，他們那一輛紅色大房車已無法及時煞停！「轟隆」一聲，直撞上去！

銀灰色跑車上的人早已離開了車子，那是二名持槍的黑人。

這時候，他們立即由路邊閃出，衝到紅色房車旁邊來。

紅色房車內的人，已被撞得七顚八倒，傷痕纍纍，自然無法反抗！

藍色房車上也迅速跳下幾個持槍的人——他們都是「金博士」黑社會的人。

× × ×

「這是什麼地方？」

洛治從昏迷中甦醒過來。他彷彿發了一場噩夢似的，四下裏張望。

出現在他身邊的，絕大部份是黑人；尤其是有個黑人正盯實他！

那是「金博士」黑社會組織的首領——克林。

克林冷冷地說：「這是一輛裝甲車，但隨時可以變作一副棺材。你識相的，隨時可以離去，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

「你想怎樣？」洛治問道。

「帶我到你們的巢穴去！」克林說道：「我要見見法蘭。」

「他不會見你的。」洛治道：「你們最好退回美國去！」

「有種！」克林怒吼一聲！

立刻有幾個拳頭撞向洛治的身體上面去！

洛治本來就已經受了傷，這時候更加苦上加苦。痛得他咬緊牙關。

在克林的另一邊，也有個人被監視着，他正是麥倫。

麥倫很害怕，像他這種身份的人，最為黑社會中人痛恨！

他是夾縫中人物，既要討好黑社會，也要討好警方。

可惜像他這一類黑社會綫人，正是吃力不討好，雙方面都很易憎恨他。

克林這時候轉過身來對他說：「麥倫，你那二百元美金拿定了，如果做得好，另外還有獎賞，否則，你的命運也會像他一樣！」

麥倫目睹剛才洛治被毆，心裏猶有餘悸。

他忙對克林道：「只要你不難為我，錢是另一回事。」

克林笑了笑：「聽說你嫌二百元太少，是不？」

麥倫苦笑道：「在酒吧裏，我只是對你的手下開開玩笑而已！」

「現在呢？」克林瞪住他，「我想知道你現在怎麼想。」

「現在，我決定帶領你們去找法蘭他們——」

麥倫剛說到這裏，洛治又想開口咒罵麥倫，但是立即又被克林的助手痛毆！

洛治的咀角在流血！

麥倫嬉笑着說：「你說過的話是否算數？」

克林瞪他一眼，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說，是否帶你找到法蘭他們之後，你就放我走？」麥倫賠上了笑臉，問道。

克林按動了一個機鈕，一台電視傳眞機立即由甲板後伸了出來。

再按按鈕，螢光幕上所見到的，是一些街道上的景物。

景物不斷移動，原來這是電視傳眞鏡頭；景物不斷往後走動，表示這車子不斷地往前一直駛過去！

這是一輛外型像貨櫃的大卡車，那電視傳眞鏡頭就在車頭的頂上！

克林對麥倫道：「我們這輛車子現在開入市區，你告訴我如何能找到他們！」

麥倫道：「我先想知道，我如何能安全離去？」

克林面色一沉，手槍槍管已伸到麥倫的太陽穴去！

克林在旁的助手說：「蠢才，你讓我們找到了他們之後，自然就可以離去！」

麥倫於是指點着司機，如何開車在市區的街道上走。

這車子很古怪。麥倫等人就像在一間小屋之內一樣。

這車廂有空氣調節，但却看不見外間一切景物，甚至與前面的司機談話，也必須透過咪高峯的傳播才可以。

那電視螢幕是唯一可以供車廂中人了解車外情況的媒介。

麥倫逐漸相信剛才克林所講的話：這是一輛裝甲車。

× × ×

那外型古怪的車子，在麥倫的指引下，左枴右轉的，終於來到了一處較為僻靜的街道；那是一處貨倉。

洛治等一班被黑人監視着的「紅K黨」人也可以看得清楚，麥倫並未胡扯，螢光幕上所見，正是「紅K黨」的臨時總部所在。

洛治又焦急，又吃驚！

但是，他却無法制止麥倫和黑人的交易。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洛治等人被黑人們推過一旁，然後在他們的身上綁了一些東西。

細看之下，各人無不大吃一驚！

那是炸藥！

一支支的條狀炸藥，令人觸目驚心，偏偏洛治等紅K黨人又無法反抗。

他們雙手被反綁，只有雙脚可以自由活動！

洛治道：「你們想怎樣？」

克林道：「洛治，你放心！我們只想迫法蘭出來，你們不會有事的。」

洛治當然明白克林的做法。他說：「克林，你不要這樣，法蘭不會就範的。這樣子只會令附近一帶變成廢墟。」

「這一帶只是貨倉，沒有人的，有的只是紅K黨人。你們死光了之後，便沒有人跟我們作對了。」克林笑道。

一名黑人把一個火柴盒大小的東西掛在洛治的胸前；那是無綫電通話機。

然後克林又告訴其他紅K黨人：「你們一致聽從洛治的指示，他叫你們行就行，他叫你們企你們就企！只有如此你們才可保性命安全！」

「好吧！」克林的助手說：「可以讓他們出發去了！」

只見卡車的鐵門打開，車後吐出了一條活動的階梯。

洛治帶着衆「紅K黨」人緩緩地由梯階下去，直趨貨倉！

× × ×

法蘭正在跟女徒曼妮計算着那一大堆鈔票，看看如何分配。

突然有人匆匆入報：「首領！不好了，洛治他們回來了……」

法蘭生氣地瞪了他們一眼：「幹嗎？大驚小怪？洛治他們回來得正好，我正要等他們回來了賬。」

「不！他……他們被綑綁住，身上綁了炸藥呢！」

法蘭彷彿從噩夢中驚醒！

他急急衝到門前小窗外窺，果然見到洛治等人正呆立於貨倉大門之外！

大門上有小窗。法蘭由小窗問出去：「洛治，你幹什麼？」

「首領。」洛治示意着說：「金博士的人就在那大卡車之內，但你切勿開槍，否則這一帶被炸成平地，我們難免同歸於盡！」

「你攪什麼花樣？洛治。」法蘭以懷疑的目光瞪住他的心腹助手。

洛治道：「首領，絕對不是我出賣你，他們是有備而來！眞正出賣我們的，只是麥倫那傢伙，他在酒吧裏……」

洛治話未說完，已被克林制止：「洛治，你最好少嚕嗦！」

然後克林又以命令的口吻說：「你一個人慢慢走近貨倉的門前，其他人留在原位。」

洛治正待舉步前行，却又被貨倉內的法蘭喝住！

法蘭道：「你不要亂動！否則我先殺了你再說！」

洛治吃驚地說：「首領，你千萬不可開槍，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我不管！」法蘭說：「任何情況下，我也不會向那班黑鬼低頭。」

說着，法蘭迅速地將小窗的掩門關上了！

門外的洛治顯然處於進退維谷之中。

法蘭竟然不理會他，這也是洛治萬萬意料不到的。

無綫電通話機中又傳來克林的聲音：「叫法蘭先把貨倉大門打開，慢慢的走出來！其他人跟隨着他出來！」

洛治於是走近貨倉門緣，伸手去按門鈴！

然而，屋內全無反應！

洛治不敢太過用力叩門，因爲他身上纏住的炸藥隨時會爆炸。

法蘭他們爲什麼不理會他們？——洛治忽然想起了！

貨倉後面有後門。

法蘭他們可能由後門撤退！

然則，洛治等人豈非成了犧牲品？

洛治忙對克林道：「請你們不要開槍，法蘭他們根本不理會我們的死活，他太沒有道義了。」

克林透過無綫電通話機道：「法蘭怎可能不理會你們？你最好叫他打開貨倉大門！」

洛治道：「他手上已有很多錢，退休或再招兵買馬也可以爲所欲爲了。所以，我們對他們已經毫不重要！」

克林又若有所悟地問：「貨倉可有後門？」

「有！」洛治想到那一大堆錢，又想到法蘭太過沒有道義，就覺得自己太笨。所以他毫不考慮地回答克林。

克林立刻叫人將車子繞到貨倉後面的另一條街道去。

大卡車轉過頭來！

但是，剛開到路口就無法前進了！

那兒有一輛貨車壞了！

有個人正躺在車底修理。

有人將情形告訴克林。克林萬二分焦急！

「趕走他！將車子推過一旁！」克林下達了他的命令！

但是他的手下在通話機中告訴他：「車子又長又大，壞了就推不動！看情形，可能我們走路會更快！」

「好吧！那就叫大家落車走路，快些趕往貨倉後門去！」

克林又命人將車門打開。

豈料就當克林帶着各人由街上走過時，突如其來地，有人用擴音器警告他們不要動！

克林如夢初覺，立即下令各人退回大卡車那邊去！

但是，大貨車之內跳出一隊穿上警員制服的人，又將大卡車佔據了。

克林以爲對方是「紅K黨」人，所以企圖退回大卡車去頑抗！

當他看見那些人自大卡車湧出之後，才知道警方已將他們包圍！

附近屋宇的屋頂，路旁一些汽車的背後，都見人影幢幢。

克林明知大勢已去，惟有下令各人投降！

× × ×

由酒吧開始，那名探目和另一名探員已開始跟踪兩帮黑人物。

眼前大批警方人員就是因爲接到他們的報告，奉命趕到現場來的。

大貨車當然沒有壞，只是警方一着妙棋而已；若非如此，「金博士」黑社會組織的人馬，可能與警方展開一場槍戰。

但現在，他們弄得措手不及。

另一方面，「紅K黨」的法蘭等人，亦在貨倉後門附近落網！

援軍趕到　再探魔域

法蘭因爲人贓並獲，所以無法狡辯。

現在警方最關心的，已不是那筆銀行鉅欵，而是另外一件事。

銀行失去的錢，幾乎全部找回。但是，另外三名「銀行刦匪」是誰？

除了警方非常關心此事之外，還有來自美國的人——就是追踪外星球人的數名專家。

他們由美國南部渡海來到拿騷，只因爲有人目擊飛碟曾降落這裏。

郊區的野草被燒毀，而且留下了輻射，再加上中了電子槍而受傷的人。種種跡象，都足以令到這班專家相信一個事實！

那就是：外星球人已登陸地球！

× × ×

法蘭很固執，他不敢承認有星球人協助他們的事。

但是，其他「紅K黨」人却沒有爲他再掩飾此事。

於是，美國專家們，很快就得到證實：星球人不但秘密登陸地球，還向地球人的弱點進攻——包括利用「紅K黨」與「金博士」的矛盾，以及法蘭等人的貪婪等等。

他們又知道三名穿上銀色衣物的外星球人，租了探測船出海去了！

× × ×

消息很快傳到美國。

美國國防部不想令到民衆產生不必要的驚慌，決定封鎖消息。

但是，他們決定派出飛機戰艦，悄悄沿住大西洋與加勒比海之間，展開偵查。

從海事處的記錄中，證實了法蘭的手下並未向拿騷警探說謊，的確有一艘叫「海蛇號」的海洋探測船，正駛向「死亡三角」海域！

於是，負責追踪的美國空軍和海軍，就利用無綫電，企圖與「海蛇號」取得聯絡。

「死亡三角」是舉世知名的危險地帶。美國海空軍均奉命不准隨意接近該海域；因爲過去已有不少機艦葬身於此！

然而這一次，他們爲了追踪「海蛇號」，不得不再冒一次險！

根據拿騷海事處的記錄，較早時「海蛇號」仍與他們用無綫電連絡，但後來連絡突然中斷。

美國海軍軍機小心翼翼地，在「死亡三角」海域以外的海面上，進行偵察！

但是，「海蛇號」踪跡渺然！

沒有人知道它是否出了事，抑或被古巴政府扣留。

拿騷位於美國南端與古巴之間，「海蛇號」如果南下，隨時都會誤闖古巴海域而被古巴認爲「侵犯領海」，加以扣留。

× × ×

「海蛇號」探測船正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前進。

時間正是午間。

三個祖必達星球人，與「海蛇號」船長勞文取得了協議。

星球人狄卡他們，願意付出相當於三倍的價錢，給勞文和各船員，換取他們的澈底合作。否則「海蛇號」就會回航。

結果勞文不但聽從了狄卡他們的擺佈，還將船上一切僞裝起來。

無綫電通訊也截斷了。

狄卡他們非常驚奇地球人對「錢」的重視比生命更爲重要。

狄卡十分瞭解地球人的弱點，否則他們這一次的任務肯定會失敗。

然而現在勞文他們正爲「海底寶藏」而努力向前航。

他們相信了狄卡的話，即使找不到海底寶藏，他們仍可獲得三倍的酬勞；假如找到寶藏，自然有更大的「分紅」。

狄卡曾與地球人共同生活過一個頗長的時期，所以他瞭解地球人對「錢」與「財」的醉心！

× × ×

狄卡的「海底寶藏」，故事說得十分動聽；他向勞文等人形容那是一艘沉船。

勞文等人既然相信這三個人是由外國專程前來尋寶的，狄卡口中的故事，他們自然更深信不疑了。

然而生死關頭就在眼前，勞文船長在放下袖珍潛艇之前，吩咐工作人員先做了一次海底探測；因爲那處海域已是「死亡三角」的範圍。

根據儀器顯示，海底很平靜，也沒有暗流；下面應該是個靜寂的世界。

狄卡等三個祖必達星球人反而有些担心起來！

他們相信船上的探測儀器是正確的，但是，如此「平靜」，結果可能令他們失望！

他們的目的是要找尋「死亡三角」的海底秘密，以及他們同伴的下落。

勞文船長問狄卡：「你肯定沉船就是這兒吧？」

「是的。」狄卡說：「根據經緯綫顯示，就在這兒一帶的海底！」

「好吧！」勞文吩咐下去！「我們就在兒放潛艇落海！」

於是，船上所有的人都忙碌起來！包括了三個祖必達星球人在內。

海水一片墨綠，即使陽光如此明朗，也無法可以看到海底深處的情況。

海水平靜無浪，並不表示一切可保平安；有經驗的潛水員都會心裏明白，這情況表示海底有大量海藻！

× × ×

袖珍潛艇在吊臂上緩緩下降。

那是一艘僅可供兩個人在內觀察的深水袖珍型潛艇。

潛艇與探測船之間，有着通訊設備。隨時可以由吊臂上的鋼纜將潛艇吊起。

袖珍潛艇四周有圓型玻璃透視窗，這些玻璃都是經得起水壓的不碎玻璃。坐在裏面的兩個人可以由這些窗口透視海底的情形。

此外，潛艇又備有强力的深水射燈，以便在黑暗的海底，發射燈光，供艇內的人觀察。

一切設備完全是根據海洋學家的需要而設計，所以十分適合狄卡等星球人的要求。

現在坐進潛艇內的，除了勞文船長的一名助手之外，就是布魯斯——三名祖必

達星球人其中之一個。

布魯斯會講英語，他和勞文的助手奧地，合作得很好。

當潛艇開始深入海底之後，用直接綫路連系的通訊系統，立刻發生作用。

布魯斯一方面用英語與探測船上的人交談，另一方面也間中用祖必達星球語言與狄卡和亞達二人交談。

在勞文等人聽來，他們只以爲這些聽不懂的語言只是外國語而巳；發夢也想不到這是外星球人的語言。

布魯斯告訴狄卡他們：似乎什麼都見不到，只是一大堆一大堆的海藻！

潛艇又再下沉！

海藻的密度越來越厲害！

布魯斯突然叫了起來：「停止！」

探測船上的狄卡急忙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布魯斯道：「這裏什麼都見不到，只見到海藻，把我們吊上去吧！」

狄卡又用他們的祖必達語言問布魯斯：「有什麼跡象嗎？」

布魯斯道：「沒有，只見到一片墨綠色！」

狄卡於是向勞文示意道：「我的同伴說，下面什麼也見不到，再試過另一處看看吧！」

勞文指揮水手把袖珍潛艇絞上來。

狄卡對亞達道：「將訊息向母船傳遞，別引起他們的懷疑。」

亞達點頭表示明白。

小袖珍潛艇浮出了水面。陽光照射下，只見許多海藻將潛艇四周沾滿了。

布魯斯和奧地由裏面出來，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

狄卡和勞文再小心翻閱一幅地圖，上面的經緯綫畫得十分之精細。

根據亞達的憶述，當日駕駛飛碟失踪的沈白，就是在這一帶墮海的。

狄卡對勞文道：「船長，我們到沒有海藻的地方去吧！」

勞文道：「這一帶盡是海藻，要避開海藻必須到更遠的地方，那一定超出了你們要搜索的範圍了。」

狄卡道：「那麼，可否讓這小潛艇自由行動？」

「你的意思是：不用吊索？」勞文船長苦笑搖頭：「不可能的，這兒有暗流，不用吊索，隨時也會給海底的暗流冲走。太危險了！」

狄卡把布魯斯和亞達兩個同伴拉過一旁商量。

探測船正在船長勞文的指揮下，轉移方向，另找一處海域下錨！

三個祖必達人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交談，其他人也只以爲他們爲「尋寶」的事而煩惱，却未想到這是一塲星球人之間的明爭暗鬥！

亞達對狄卡他們說道：「我巳將訊號器開啓了，母船應該曉得我們現在的位置吧！」

狄卡道：「我想利用他們，試將袖珍潛艇自由自在地航行。這樣，我們搜索的範圍更廣，可以節省不少時間。」

布魯斯道：「不用吊索，也就等於沒有了通訊設備。不可能的！」

狄卡道：「我們的目的是要證實哈雷氏星球人是否佔據了這一帶海底！能引他們出來，固然好，否則，也一定要證實一下。」

勞文船長由那邊過來：「可以再嘗試了！」

布魯斯將裝備重新穿好，將狄卡交給他的通訊器小心收藏。然後與奧地再次回到小潛艇裏去！

×　×　×

在「射綫號」太空船上的祖必達人，巳收到了地球海面上的訊號。

那是祖必達星球人亞達將訊號發射器開啓的結果。

「射綫號」是一艘較大的太空船。船上的祖必達人，早巳作好了一切準備。

因此，當他們收到了訊號之後，較小型的太空船「幻景號」立刻出發！

「幻景號」一邊向地球疾馳，一邊接收海面上發出的訊號。

突然有人向船長霍士報告：「我們巳進入地球的大氣層！」

霍士船長立即下達命令：「將雷達抵消器開啓；飛機準備出發！」

「雷達抵消器」是專門對付地球上人類的雷達偵測的。

他們不想讓地球人類，知道他們的行蹤！

五隻飛碟巳準備好一切，隨時都可以飛離「幻景號」！

霍士船長除了注意來自地球海面上的訊號之外，還保持與「射綫號」之間的連系。

×　×　×

「死亡三角」的海面上。

天色雖然十分晴朗，但「海蛇號」探測船上的每一個人——包括地球人和祖必達星球人，心情都十分緊張。

放入深海裏去的袖珍潛艇，爲了偵察海底的實况，尸將捲軸上的鋼纜放盡！

狄卡一方面和布魯斯保持連絡，另一方面又暗中命亞達與「幻景號」上的霍士船長連絡。

袖珍潛艇巳深入海底。

潛艇內的布魯斯非常小心地，留意着海底方面的一動一靜。

狄卡一直留在勞文船長身畔，注意着通訊儀器的反應！

布魯斯突然用他們的祖必達星球語言叫將起來：「是他們了！」

狄卡忙問道：「你看見哈雷氏星球人麼？」

「船長船長……」直綫通話機中傳出的是奧地的聲音，「我們受到襲擊！……怪物……怪物……」

勞文當初聽不懂布魯斯的話，但現在他却明白了。

勞文忙下令將鋼纜絞上來，讓袖珍潛艇回到海面。

袖珍潛艇本身亦有自航設備，但是由於體積細小，如果要潛入深海以及發揮高度效能，還是要依靠母船——探測船上的能源和設備。

水手們急忙把纜索收回！

但是，電動絞盤突然發出一種機械磨擦聲！

那情形就像鬥力一樣，彷彿有龐然大物在下面扯住鋼纜一樣，把探測船也拉動得搖搖擺擺的，險狀百出！

勞文不斷發出呼喚！

但是，通訊器巳失去了作用！

狄卡大吃一驚！忙用祖必達語言告訴亞達：「通知幻景號，海底出事了，我們隨時也有危險！」

亞達於是用他手上的訊號器發出訊號，向「幻景號」求救！

那個電動絞盤突然又回復「正常」。沒有什麼阻力似的；船身也沒有傾側了！

然而有經驗的水手並未因此而鬆了一口氣；因爲絞盤捲動得太快了，彷彿鋼纜的另一端什麼都沒有似的。

假如那艘小潛艇仍在着的話，鋼纜捲動的速度應該較爲正常。

勞文船長巳盡了最大努力，仍無法與奧地和布魯斯恢復連絡！

勞文和狄卡巳離開通訊室，匆匆跑到船舷來，俯視海面上的情形！

鋼纜巳絞盡了！

鋼纜的另一端，見不到那小潛艇；與鋼纜同一長度的電纜，也被切斷了——切口十分之齊整，就像被利刀切斷一樣。

鋼纜和電纜都有二指那麼粗大，除非用電鋸，否則又有什麼刀能將它們一齊切斷？

勞文和所有人都呆住了一陣！

海面上風平浪靜。

天空上陽光明朗。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剎那間，船上所有人的內心，都籠罩上一陣恐怖的陰影。

沒有人知道海底下面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　×　×

勞文船長命令無綫電生立刻發出求救訊號，儘管他不知道發生了何事，却明白到他們的處境非常危險！

其實所有人的內心都有一種恐怖感！只因爲這兒就是舉世知名的「死亡三角」海域！

×　×　×

「海蛇號」探測船上的通訊器一度關閉，那是由於勞文船長與狄卡他們獲得了協議，有意讓搜索他們的機艦，找不到他們。

但是現在事態危急，無綫電生又車新把通訊儀器開啓，可惜，他一次又一次的試過了，結果還是失敗！

那是怎麼一回事？

儀器沒有壞，就是無法發生通訊作用；彷彿有一種干擾儀器令到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一樣。

於是無綫電生立即向船長勞文報告。

但是，正在甲板上的勞文，他幾乎陷於精神錯亂的境地！

勞文船長正注視着海面上的異動。

海面上，數十碼以外，突然翻起了一股風浪似的，有些東西由浪濤中衝出！

「海蛇號」探測船上的人正感萬二分驚訝之際，天空中又風湧雲捲！

幾隻銀光閃爍的飛碟，從東北角俯衝而下！來勢急於星火！

勞文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和其他「海蛇號」上的船員一樣，都有一種十分可怕的想法，滿以爲這一次受到不明來歷的海空夾攻！

但是，五隻飛碟竟然分作兩路，三隻一組的，斜裏衝向數十碼以外的海面！

兩隻一組的，却在「海蛇號」的上空盤旋！

遠處海面上，火光閃閃，有些東西自海底冲擊！低飛掠過海面的三隻飛碟輕巧地避過。

那邊顯然發生了戰事，但「海蛇號」上的人却聽不到任何聲音。

假如形容這是一塲戰爭，那麼，這應該稱爲「無聲戰爭」吧！

勞文船長等人既驚惶，又好奇！他們從未見過這種塲面。

兩具雪茄型的飛行物體，突然自水底射向天空，就像潛艇自海底發射飛彈一樣；但飛彈是直射的，這兩具雪茄型的飛行物體却在衝破了水面之後，急速迴旋！

三隻飛碟迅速噴出寒光，分別射向雪茄型的飛行物體！

雪茄型飛行物體只有十餘呎左右長，遠看有點像一艘會飛行的獨木舟。只見二條黑影忽高忽低，疾似閃電！

三隻飛碟的速度更高，忽然衝進了雲層，突然又低低掠過了海面！它們跟兩具像獨木舟亦似魚雷的飛行物體，就像孩子捉迷藏一樣，追追逐逐，令人目爲之眩！

勞文等人看得驚心動魄之際，回頭却不見了狄卡和亞達二人。

再仰望天際，另外二隻一組的飛碟，巳加入了三隻飛碟的陣形內，對二具雪茄型飛行物體展開夾攻！

海水又湧起一股股巨浪。

另外二具雪茄型飛行物體又像飛彈一樣，自海底直冲霄漢！

勞文船長若有所覺，忙吩咐各人將船開走！

突然之間又有一度激光在船旁掠過，射入海水中，冲擊起一股巨浪！把船上各人嚇得魂不附體。

勞文下令「海蛇號」掉頭，全速開行，盡快離開現塲。

「海蛇號」正在急急撤退之際，船身驀地震動了一下。

船上各人大驚失色！

船尾那邊有人尖叫一聲，隨即暈倒在甲板上；船舷那邊有人匆匆急奔過去，向船長報告。

船尾甲板穿了一個洞；有人當時見到電光一閃，船身隨即開始震動！

勞文等人聞訊，匆匆趕往船尾觀察，發覺船身的甲板有如被利刀劃過一樣。傷痕猶新！

勞文下令檢查機件，幸而機房操作正常。船身亦未致入水。

「海蛇號」探測船在全速開行之後，迅速離開了現塲。

船上的人不斷回顧，只見遠處的海面與天空之間，不斷發出閃爍耀目的光波，却未聞半點聲響。各人無不大感驚奇！

另一方面，無綫電生繼續努力檢查通訊儀器，希望可以發出求救訊號。但是，通訊儀器並未損壞，只是啓用時受到强烈的干擾！

× × ×

在陽光普照的情況下，飛碟的高速飛行，有如電光一閃。

在汪洋大海中，雪茄型的飛行物件，就像巨鯨戲浪一樣！

一場混戰雖然在地球的表面展開，但除了「海蛇號」探測船上的人之外，似乎再也沒有其他人知道。

由祖必達星球人所操縱的飛碟，一度企圖引誘雪茄型的飛船直上雲霄！但是，長型飛船反而遁入海底去了！

飛碟不敢入水！

他們盤桓片刻之後，便凌空飛去！

海面上又迅速回復了平靜！

「死亡三角」那一帶海域，平時本來就被航海家稱爲「大西洋墳墓」，很少船隻出現；這時候更加沒有。

「海蛇號」探測船經已遠遠離去，直向拿騷海岸回航！

情人老去　愛兒成人

由祖必達星球人控制的「幻景號」太空船，一度迫近地球。

地球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北美洲防空系統，一度在雷達中發現「可疑的飛行物體」，但迅速消失。

防空系統的技術人員，只道是技術發生了故障而已；他們絕未想到「幻景號」太空船裝有更先進的儀器。

該等儀器可以避過雷達的偵察。

地球上的人類太過相信雷達的敏感反應，卻不知道「天外有天」。目前我們人類只是地球上的主宰，絕非整個宇宙中最先進，最聰明的生物。

美國是目前地球上「最先進」的科學領導者，他們設計的防空系統應該十分靠得住。

但是，有一次聖誕將臨，防空系統的雷達掃瞄圖內竟然出現了聖誕老人含笑揮手，在鹿車上掠過雪地，頭上還出現了「祝聖誕快樂」的英文字句。

此事一度令雷達控制人員以爲有人在開玩笑，更令北約高層官員懷疑他們的保安制度。

以上事實至今仍存放於北約組織的檔案中。然而眞正答案却無法找出來。

其實說穿了，肯定與外星球人有關。

× × ×

「幻景號」太空船放出的飛碟紛紛回航。

霍士船長曾下令作戰的飛碟駕駛員，設法引誘那些雪茄型的飛行物體，離開水面，飛上更高的天空。

霍士船長是個有經驗的指揮官，自從這艘「幻景號」離開祖必達星球，前來地球增援途中遇襲之後，他已初步肯定盤據在地球「死亡三角」海底的，極有可能是哈雷氏星球人的生物。

霍士船長這種忖測當然不是沒有根據的，哈雷氏星球絕大部份是海。所以生存在該星球上的生物也習慣了在海中生活。

他們遇襲，極可能是哈雷氏星球人已知道了他們將在地球方面遇上了對手。

經過當日一場混戰之後，雙方雖然沒有大損失，但霍士船長更加可以確定駕駛着雪茄型飛行物體由海底衝出的，一定是哈雷氏星球人。

因爲那些「入水能潛、出水能飛」的雪茄型飛行物體，霍士等人不止一次見過；他們稱之爲「哈雷氏飛船」。

× × ×

布魯斯被俘，幸好搶救及時，否則另外二名祖必達星球人也難免同一命運。

狄卡和亞達是在雙方交戰中，被二隻飛碟及時救去的。

由於地球上的機船不斷在這「死亡三角」地帶神秘失蹤，所以霍士船長非常担心「海蛇號」也會連人帶船，一併被「吸」入海底去！

狄卡和亞達當時都在「海蛇號」探測船之上，所以霍士船長一邊派三隻飛碟迎戰，另一方面救人要緊。

「幻景號」太空船上有更多新式武器，可惜有些武器由於體積和設備關係，無法裝配在體積輕巧的飛碟之上。

就是由於這緣故，所以霍士船長才希望將「哈雷氏飛船」誘出外太空去對付他們。

可惜，對方並不上當！

狄卡和亞達則在回到「幻景號」太空船之後，向霍士船長等人報告經過！

× × ×

祖必達人遠征地球，顯然受到挫折。

他們雖然成功地在南極設立了臨時基地，但卻不敢公然展開計劃和工作。

他們最先損失了一隻飛碟和駕駛員沈白，現在又因爲布魯斯在深海中探測時而被俘。這兩個祖必達人，至今仍然生死未卜。

一切發展都非祖必達人所能預料的。

現在他們一方面按兵不動，另一方面盡可能不與南極基地連絡。

祖必達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對方不會注意到南極方面的基地；讓那方面的祖必達星球人可以開展他們的工作。

祖必達人唯一的收穫就是：他們已證實了哈雷氏星球人佔據了地球一處海域。

× × ×

祖必達人操縱的二艘太空船——「射綫號」與「幻景號」，又在外太空會合。

他們的領導人，正展開一連串的會議，急謀對策，因爲他們不想就此放棄遠征地球的原來計劃。

地球上有太多地方與祖必達星球相似，所以連他們的外型亦與地球上的人類相似。這也許是對他們最有利的地方。

他們一邊商量對策，一邊與祖必達星球的總部連絡。

最後他們決定留在地球長期作戰，因爲在他們所能探測到的宇宙各星球之中，暫時還找不到比這更適合的了。

於是他們決定派人再到地球來。

他們要設法拯救布魯斯和沈白二人。

大批懂得地球上各種方言的祖必達人，包括了狄卡在內，紛紛被輸送到地球上來。

× × ×

美國空軍一架軍機終於發現了「海蛇號」探測船，於是他們立刻通知一艘海軍搜索艦隻。

艦上人員利用無綫電通訊儀器與「海

蛇號」連絡，居然成功了。

「海蛇號」上的無綫電生强調他們的儀器沒有壞，只是不知爲什麼無法與外界連絡；即使現在恢復了性能，也是很奇怪的事。

海軍艦隻一度懷疑這艘海洋探測船落入古巴手上。

但是現在勞文船長等人的口述，却令他們大表驚訝！

起初艦上人員也不相信勞文等人的話，認爲只是鬼話連篇！

後來有人發覺「海蛇號」探測船上的傷痕確是很特別，再用儀器探測，發覺那傷痕有强烈的輻射。勞文等人的話才漸爲人信。

於是勞文和各船員立即被隔離起來！

軍艦上的主管，立刻通知美國海軍部，再轉知有關單位。

× × ×

美國軍方沒有發表「海蛇號」的消息，但該船和船上的人都被拖到美國南部一處海軍基地，小心隔離起來！

太空專家和軍方高級人員，紛紛趕到該基地去，再次查問各人關於「死亡三角」海面上星球人大戰的詳情。

詳細報告分別送往白宮和五角大厦——國防部之所在。

當時蘇聯一批專家，包括海洋學家、氣象學家和航海探險家等等，正在美國集合；他們正準備和美國科學家合作，揭開「死亡三角」之謎！然而美國人並未把這件最近發生的怪事告訴蘇聯人。

美國人這樣做，並非担心蘇聯人不相信這種故事，而是另有原因。

儘管美國政府表示放棄研究「UFO」——不明來歷飛行物體，但是，政府一直在幕後注視着全球各地不斷發現飛碟的報告。

他們不想過份渲染「UFO」這種無法用常理解釋的事件。

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加緊對太空的探討，到底爲了什麼？

目前在我們的地球上，大體上列有兩大陣營——以美、蘇爲首的兩大極端。

他們表面上均裝出壹副「和平姿態」，但實際上却「你想我死、我想你亡」，勢不兩立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那麼，用什麼方法去佔盡優勢？這也是雙方絞盡腦汁的事。

難得來了外太空的星球人。於是雙方都渴望着，如果誰能取得智慧超越地球人類的生物的協助，肯定就佔得優勢。

明乎此，對於美、蘇兩大國的爾虞我詐，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

× × ×

「海蛇號」海洋探測船表面上已被有關當局列爲失蹤。

船上人員的家屬，也只當他們遭遇不幸，沉屍於海底。

其實，軍方專家正在小心研究他們的遭遇中的每一小節。

再配合拿騷方面銀行刼案，以及「紅K黨」黑人物的口供，英美二國的情報人員，絕對相信了一個事實！

那就是：外星球人，實際已入侵了地球！

× × ×

祖必達星球人爲了配合他們多方面的長期作戰計劃，已將不少懂得地球上各種方言的人，輸送到地球上來。

狄卡只是其中一個。

狄卡不但懂英法語言，還在地球上居住過一段時期。

他是奉命混在地球人類世界中的「星球間諜」之一。

他的責任就是搜集地球上有關一切資料，包括地球上的資源，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矛盾以及生活習慣等等。

祖必達星球人就是由於這些資料的吸引，才選中了地球作爲他們遠征的目標。

但是，他們想不到，哈雷氏星球上的生物竟然在地球上的海底爭先建立了基地。

現在狄卡這班祖必達星球人的任務，除了設法救出布魯斯和沈白二人之外，還要依原來計劃，征服地球。

狄卡的任務固然重要，他個人的內心世界裏，有件事更爲重要。

因此當狄卡獲悉再次被選派到地球上來的時候，他選擇的着陸地點是美國。

表面上的理由是：他曾在美國生活過較熟悉環境。容易避免因陌生而出洋相。

實際上在他的內心世界裏，却希望在他熟悉的環境裏找到一個人。

一個女人。

那女人叫貝茜。

× × ×

貝茜是個美國女郎。

當若干年前認識狄卡時，貝茜還只不過是一名十八歲的少女。

就像地球上無數的痴情兒女一樣，他們打得火一般熱。

他們生活在一起，互愛互助，十分幸福。可惜好景不常。

狄卡最後被召回祖必達星球去，以致忍痛離開了貝茜。

也不知道究竟經過了若干時日，因爲，兩個星球之間計算時間的制度是不相同的。

總之，狄卡一直很希望能再有機會見到他的愛人貝茜。

同時狄卡也相信，貝茜一定也很渴望見到他；他們之間儘管沒有通訊，然而心靈上却隱隱然可以感應得到。

較早時若非有特殊緊急的任務，狄卡一定會降落美國，決不會選擇拿騷！

現在他終於有機會回到舊地來了！

然而，到何處去找貝茜？

狄卡來到貝茜故居附近，那兒已面目全非。

他不知道貝茜是否仍然住在該處，惟有硬住頭皮去敲門。

應門的是個老婦人。

那婦人白髮斑斑，腰背也顯得有些彎曲。狄卡眞的有些吃驚！他以爲眼前這女子就是貝茜了，那麼，他們豈非分別了很久？

「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由於兩個不同星球之間計算時間的方法不同，所以，他們到底分別了多少時間，狄卡實在不知道。

狄卡只怔怔地問：「貝茜在嗎？」

那老婦自頂至踵的，打量着狄卡。

然後吶吶地問：「你是誰找貝茜？」

「嗯——我是……」狄卡想想才說：

「我是她的朋友。」

「她早已遷出。」老婦說道，「不過，我可以給你一個電話號碼，幫助你找到她。」

「好極了！」狄卡舒了一口氣。

老婦回轉身去，進了屋內去找她抄下來的電話號碼。

狄卡放眼四望，附近不少舊樓都已改建，但這間屋依舊是那樣子。新舊對照之下，看上去的確令人有點兒傷感。

老婦把一張小字條交給狄卡。上面寫的是一組阿拉伯數目字。

狄卡是看得懂的。他不但看得懂阿拉伯數目字，還看得懂英文。所以，祖必達星球人如果要派人混入地球的人類世界中，他是必然被優先考慮的！

× × ×

電話接通了。

狄卡是在電話亭裏撥出那個電話號碼的。

對方接聽的是個女人。

「你是誰？誰找貝茜？」電話那邊一個女子的聲音問了過來。

「我是狄卡。」

「狄卡？請你再說一次，請你說清楚一些！」那女子的聲音在發抖。

「我是狄卡。」他說：「我的確就是狄卡，請問貝茜在嗎？」

「我就是貝茜。希望你不要開玩笑，先生，到底你是誰？」

「我怎會開玩笑？我是狄卡。貝茜，我曾到過我們居住的地方找你，但一個老太太告訴我，你搬遷了。」

「你是狄卡，我相信了！我還以為我在做夢呢。」她又急急問道：「狄卡，你現在何處？」

「就在我們以前居處的街口，一個電話亭之內。」狄卡說，「我如何能見到你？貝茜。」

「你就在電話亭等我，我立刻開車來接你！」貝茜有點喜不自勝。

× × ×

的確是難以置信；狄卡固感驚奇，就是貝茜也萬二分驚奇！

出現在狄卡面前的，是一名中年婦人。看上去總有四十歲了。

雖然她的容顏沒有太顯著的改變，却添上了許多皺紋。

她就是貝茜？狄卡疑惑地怔住了好一會兒！目定口呆地，站在電話亭之前木立着！

貝茜却同樣木然呆立在他面前；奇怪！他絲毫未有改變！還是那麼年青、英俊，怎麼有這種可能呢？

十八年了。

他們分別了十八年。一個人十八年來怎麼可能保持原形？

然而，他的確是狄卡啊！

歲月催人老，貝茜自己也覺得老了許多，只有狄卡還像年青時代一樣！

「狄卡！」她終於情不自禁地衝前擁抱住他，「你真的是狄卡？我可不是在做夢吧？」

狄卡也很感動，這是他不知渴望了多久的日子！

他一直希望重會貝茜，如今終於又見到他的愛人了。

貝茜在他的懷抱中流淚！

路人在他們的身邊經過，汽車有如流水。然而他們一概不理會他們，彷彿這世界上就只有他倆存在似的。

貝茜好一會兒含淚凝視着狄卡：「你好狠心！這些日子以來，你究竟去了那裏？為什麼一點兒訊息也不給我？」

狄卡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她才好。

他只好說道：「找個地方，讓我們詳談好嗎？總之一言難盡！」

貝茜於是帶他到她的汽車裏去！

貝茜沒有立刻開車。

她瞪住狄卡，彷彿仍然不敢相信她自己那一雙眼睛。

狄卡為她抹去了臉上的淚水。

「我一直很掛念你！貝茜。」

「那又有什麼用？」貝茜埋怨着說，「就是一句掛念，算是交代了嗎？唉！十八年了！十八年來，你可知道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我當然知道，十八年來，你也同樣掛念着我。但是——」

「但是，為什麼你連信也沒有給我一封？」

「我飄流到一處十分偏僻的地區，連信也不可以寄！」

「當時你只對我說，去幾天就回來，為什麼你竟一去十八年？」

十八年，是的，十八年究竟又是多少天？狄卡又弄得糊塗了。

狄卡道：「一切非我所願。貝茜，相信我吧，我一直沒有忘記過你！」

貝茜傷感地，嘆了一口氣：「是的，如果你忘記了我，你就不會回來找我了。可惜——」

「貝茜，別難過吧！過去的事，算了！何必再提。」狄卡又說：「開車吧！我們找個地方，吃些東西！」

貝茜雖然依他的話開了車，但是，她面上的愁容却沒有消失！

× × ×

在一間餐室裏，貝茜面對住狄卡，默默無言！

她縱然有千言萬語，此刻也不知該從何說起才好。

狄卡不想貝茜知得太多，却又不能不向她交代一下。

他很吃力才編了一個故事，說他和友人乘船出海，豈料遇上了風浪，飄到一處荒島上，生活了十八年……

貝茜埋怨他。

狄卡只好求她原諒！

她雙目飽含淚水，彷彿受盡了委屈。

他心裏也難過，所以他諸般安慰她，還保證以後再也不會離開她！

然而，貝茜並不因此而感到滿足。事實上她也有難言之隱，只是不知如何開口而已！

貝茜的心事狄卡無法了解。

狄卡也有心事，狄卡同樣也有難言之隱！

貝茜瞪住狄卡，喃喃地說：「這十八

年以來，你一定生活得十分寫意，所以心境開朗，因而青春常駐！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我的生活又是如何艱苦地渡過？」

狄卡啞然相對！

他了解地球人的夫婦生活，做丈夫的一定要盡力照顧妻兒和家庭。

因此他抱歉地說：「對不起，我對你並未盡過半點責任！」

「唉！算了！」貝茜也不想過份責備他：「就像你所說，過去的，別再提了。以後，以後你有什麼打算？」

「以後，我會跟你在一起，我再也不會離開你。貝茜。」

「不！縱然我相信你這番話，我們也不可能再生活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我……我已經改嫁了。」

「你的意思是：你已經有了另外一個丈夫？」狄卡與貝茜本來也不是正式結婚的，他們只是過同居的生活。

「我等了你三年，孩子已經三歲了。我們母子為了生活，不得不想辦法。所以你不能怪我負情，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不！我怎會怪你呢？我只是感到奇怪又高興，真想不到，我們還有了一個兒子。」

「如果你不是健忘的話，你一定記得，當我懷孕之後，你才離開我。我以為你只是去幾天，想不到你一去竟是十八年。不管你的藉口是什麼，對我總是未免太過殘酷了。」

「是的，我心裏也實在難過。」狄卡又焦急地問：「我們的兒子呢？」

「別提了，你對他不起，我也對他不起。」貝茜黯然說道。

狄卡自然也明白到地球人有生離死別這回事，所以他忙問道：「他到底怎麼樣了？」

「可能是缺乏管教，雅力他變得很壞。常常與人打架。」貝茜又說：「現在他仍然躺在醫院裏。我看，他是沒有希望的了！」

狄卡聽了，稍為舒了一口氣！

他只以為他的兒子有病才躺在醫院中，却未想到他危在旦夕！

貝茜道：「他受了傷，須要輸血，但是……」

貝茜忽然睜大了雙眼，瞪住狄卡。她的態度改變得十分突然！

她一直在傷感、絕望中跟狄卡面面相對；雖然由於狄卡的突然出現，她也一度顯得出乎意外的高興。然而眉宇之間，總有着難以理解的憂鬱。

但是，在這一刹那之間，她的目光中却又充滿了希望！

狄卡雖然與貝茜生活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但是，此刻他怎樣也無法了解貝茜的心裏究竟又想起了一些什麼！

貝茜怔怔地問：「狄卡，你是什麼血型？」

「血型？」狄卡聳聳肩，苦笑道：「我也不知道啊。」

「你真糊塗，也難怪你十八年來一直置我於不顧了。」貝茜嘆氣道，「你怎可以連自己的血型也不清楚？」

狄卡道：「我真不知道，為什麼你要問這些。」

貝茜瞪了他一眼：「我們的兒子雅力危在旦夕，你可知道？」

「我真不明白，我們的兒子與我的血型又有什麼關係？」

「你是真的不懂還是假的不懂？」貝茜有些生氣，「難道你還沒有想到輸血那一回事麼？我們的兒子受傷失血，目前他却沒有合適的血型。」

狄卡恍然大悟！

他忙說道：「我明白了，我的血型可能適合他，是不？」

「你是他父親，根據一般情況忖測，你可能也是那種罕見的血型。」貝茜又透了一口大氣，「這些日子以來，我担心死了。假如雅力有什麼不測，我這一生也不會好過。相信你也是。」

「嗯！」狄卡想了想，道：「不如我們一齊去看看他！」

貝茜也十分焦急；她是真的為她受傷的兒子而担心！

他們急於結賬離去，却未留意到餐室之內一直有人監視着他們。

× × ×

那是一名警探。

那警探記憶力份外好。他並不認識狄卡，可是他却見過狄卡的照片。

那是由拿騷警方透過「國際刑警組織」送到美國各地的資料——拿騷銀行巨刦案發生後，警方在銀行錄映機內取出的刦匪留下的影像，其中就有狄卡的照片。

剛才那警探就是在無意中發現了狄卡，記得他正是三名刦匪中的一人。

拿騷警方想得周到，他們知道許多刦匪得手後會逃到美國來。

美國是銷金窩，只要有錢就什麼也有得給你享受。

那名美國警探於是用電話知會了他的上司。然後就想對狄卡展開拘捕行動。

但是，他的上司却對他發出了命令式的警告：「你切勿亂動！他絕非一般刦匪；你只可以暗中跟踪他，監視他！在我未到之前，切勿輕舉妄動！」

因此，那名警探眼看狄卡和貝茜就要離去，也不敢出面拘捕他！惟有暗裏跟踪他！

× × ×

貝茜不但未知道即將來臨的危機，還滿心充塞了希望！

因為她的兒子雅力自送進院後，院方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血型為雅力輸血。難得狄卡來得如此合時。

如果他們父子的血型一致，這也算是天意！

因此，貝茜匆匆開車把狄卡帶往醫院！她絕未想到後面有人跟踪他們。

狄卡也沒有想到即將發生的危機！他只急於會見他的骨肉！

× × ×

雅力危在旦夕。

醫院方面已盡了最大努力，可惜他們始終無法找到同類血型！

雅力的血型，曾令醫生們感到無限迷惑！

他既不是「A」型，亦非「B」型，不是「AB」型，更不是「O」型；甚至

罕見的「R」型都不是！

醫生只能把他的血型列爲「X」型。

這是前所未有的。

醫院方面已將雅力置於氧氣帳篷之內，他隨時都會死去！

貝茜及時帶來了狄卡。她坦然告訴醫生說：狄卡就是她的前夫，亦即雅力的親生父親。

醫生十分高興。因爲根據遺傳學和優生學的理論，父與子之間，應該是同一血型的。

於是，醫院方面立刻將狄卡身體上的血液樣本抽出加以檢驗！

狄卡一度感到猶疑，因爲他心裏明白，自己根本就不是地球人；而是來自祖必達星球的另一種人類。

萬一因此而被人揭開他的眞正身份，那時又會產生一些什麼後果？

後果可能是非常惡劣的，但是，狄卡爲了救他的兒子，他已決定不顧一切，欣然接受醫生爲他安排的驗血行動！

× × ×

貝茜一直在默默祈禱！

她眞希望狄卡也是同一血型，否則，她的兒子雅力便沒有希望了。

醫生終於爲她帶來了喜訊！

狄卡與雅力果然是屬於同一血型！

醫院方面立刻爲雅力安排一次輸血手術。

貝茜高興得流出了眼淚！

× × ×

美國聯邦密探匆匆趕到醫院來，他們是接到紐約市警察的報告，準備前來將狄卡拘捕的。

負責跟踪狄卡的一名警探，正坐在醫院的走廊上，向聯邦密探交代。

狄卡等人仍在手術室之內。

聯邦密探聽從了醫生的勸告，沒有打擾手術的進行！

輸血手術並不太複雜，眞正引起醫生們興趣的，是那種從未見過的血型。

所以，醫生們希望獲悉有關狄卡和他兒子雅力的一切。

然而，聯邦密探們的忍耐却是有限的。他們開始覺得有些不耐煩了。

× × ×

狄卡似乎感覺得到，事情有些不尋常了。

他沒有立即離開手術室，好像早已知道一出這兒的門口，就會被拘捕似的。

他要求面對自己的兒子。

在此之前，他已從貝茜的口中，知道了雅力的一切。

雅力的確是狄卡的骨肉。

當貝茜懷孕時，狄卡就離開了她，所以，他們分別了十八年，兒子雅力也剛好是十八歲。

就像貝茜所說的一樣，雅力可能自小缺乏父愛，變得很壞，常常與人打架、鬧事。

這一次是因爲跟別人打架才入院的。

雅力以前也從母親貝茜的口中，知道他的生父叫狄卡。多少年以來，雅力一直夢想着，希望終有一天見到他的生父。

但是，日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過去，結果總是令他失望。

貝茜爲了避免兒子不斷的追問，她索性告訴雅力，就說狄卡已經不幸死去了！

想不到時至今日，狄卡又出現了！

雅力非常高興，尤其是眼前見到的不但是他多年以來盼望一見的生父，而且還是他的救命恩人。

雅力本來就是狄卡的骨肉，現在雅力的身體之內，又再注入了狄卡的血液。

可能是天性使然，他們竟然一見如故，連在旁的貝茜看見了，也有些兒妬忌。

狄卡看見自己的兒子這麼高大了，不管他是好是壞，內心總是感到安慰的。何況狄卡對於地球上的「好」與「壞」，有時他也分別不出來！

「爲什麼要跟人打架？」狄卡關懷備至地，問他的兒子。

雅力躺在病榻上說：「是他們先欺負我，我才還手的。」

狄卡拍拍雅力：「你下次再遇上他們，記得告訴我，讓我帮你。我要好好的教訓他們；我絕不讓別人欺負我的兒子。」

貝茜在旁道：「瞧你！兒子學壞了，不好好教導他還帮住他，這成什麼話？」

狄卡道：「算了，跟人打架又怎能算是學壞？難道站着讓別人毆打致死，那才是好麼？」

雅力笑了：「對了，爸爸的話才是合情合理。媽媽，你早就該替我把爸爸找回來！」

貝茜百感交集地，望住狄卡。

雅力又對狄卡道：「爸爸，你看來很年青。以後你再也不要離開我啊！」

貝茜又瞪住狄卡笑了！

奇怪血液　天生神力

「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聯邦密探對醫院中一位醫生說，「再等下去，我怕會有麻煩！」

醫生道：「這是一位很特殊的病人，我們盡可能要保護他。雖然他父親是個犯人，但我們站在醫生與醫學研究的立場，很希望一併將他們父子二人加以研究。你們可否忍耐一下？」

豈料醫生的話猶未完，走廊那邊有人揚手打着手勢過來！那是一名警探！

聯邦密探們立刻飛奔過去！

負責在病房門口監視狄卡的警探道：「他剛才想離開病房，不知怎的又退了回去！我担心狄卡已發覺我們。」

聯邦密探隊隊長向各人關照了一個眼色，立刻推開病房的門入內。

就當各人一湧而入之際，驀地電光一閃，迅速有數人應聲倒地！

尾隨其後的聯邦密探，立刻開槍！

但是，房門瞬即關上！

狄卡拖住貝茜，由病房的窗口爬了出去！雅力也在這時候由病床上翻下來！

「砰砰」一連兩響槍聲！嚇得貝茜魂不附體，差些兒昏了過去！

三人落在醫院門外的草坪之上。

狄卡既要照顧貝茜，又要照顧雅力。

他們已是勢成騎虎。

雅力突然叫道：「小心！」

狄卡回頭一看，一名警員在那邊舉槍大喝：「站住！你們都不要動！」

狄卡輕按手中的電子槍，只見電光一閃，那警員已應聲倒地！

雅力又叫道：「跟我來！」

狄卡和貝茜尾隨而去！

原來雅力已發覺一輛警車在路邊，剛才那名武裝警員，就倒在車旁。

三人剛搶登警車，醫院內的聯邦密探，已紛紛追了出來！雅力急忙開走那輛警車！

× × ×

雅力的駕駛技術不錯，加上那一輛又是閃着燈號的警車，途入及車輛無不驚避，所以轉眼之間，他們已逃出重圍。

聯邦密探雖然啣尾追來，同時全市警車已奉命兜截他們，但車中三人暫時也總可以舒了一口氣。

× × ×

眞正感到又驚又奇的，應該是貝茜。

貝茜並非由於狄卡手中的電子槍的威力，而是她的兒子——雅力的體力，究竟從何而來？

不久之前他仍臥在病榻之上，不久之前他仍然是個病人。

但是，現在他却生龍活虎的，可以跟着狄卡越窗逃走，也可以開着警車橫衝直撞

若非她親眼目睹，她也不會相信。

雅力簡直不像一個病人，却十足一個有如驚弓之鳥的犯人，到底他這一股活力是從何而來的？貝茜固然莫名其妙，就是雅力本人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 × ×

警車已分頭兜截，直升機也奉命凌空監視。

由於全市巡邏警車和聯邦密探隊的車輛都已知道了雅力開去的警車編號，所以在理論上，他們是逃不了的。

但是，不知怎的，所有奉命追截他們的車輛，都接到了一個特別命令。

聯邦密探和紐約警方，都奉到最高當局的命令，不准射殺在逃的狄卡，只許生擒。

聯邦密探和紐約市警局的警員們，都不知道爲什麼。

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他們正在追捕的狄卡，可能是一名「天外來客」——屬於另外一個星球的人。

雅力和貝茜又如何？

他們三人在一起逃亡，既然不准殺狄卡，其他二人亦不例外。

然而，狄卡他們並不知道，假如知道的話，他們就不必亡命地逃跑了。

× × ×

聯邦密探和紐約警方人員，逐漸將包圍圈縮小。

另一方面，一批太空專家和軍方人員，亦紛紛趕到現場來。

他們是接到醫院裏面的「槍戰報告」，才知道在逃的人「絕不平凡」。

儘管如此，事情仍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方面並未說出狄卡的眞正身份，以免引起恐慌。

× × ×

雅力匆匆忙忙將那輛警車開進一幢大厦底層的停車場去。

然後他們棄車改乘自動電梯，登上一間百貨商場去。

這兒四通八達，雅力憑他以往逃避警方追踪的經驗，在這裏逃脫，應該絕無問題。

但是，這一次偏偏就是例外。

這兒四周臨街，任何一個出口都可以供他們逃出去。

可惜，每一個出口都被警方封鎖了，他們不敢亂闖！

他們混在人羣中。

他們並不知道警方已接到密令，不准開槍射殺他們。

因此貝茜非常担心，此刻她甚至沒有時間去追究兒子雅力，爲什麼竟有氣力逃走。

她只希望突破重圍。

狄卡道：「我們被包圍了，不過你們放心，我有辦法帶你們逃出去，跟我到上層去！」

貝茜和雅力母子二人都想不到狄卡有些什麼好辦法。

他們三個人匆匆走進了電梯去！

在這刹那間，雅力瞥見幾張他熟悉的面孔由外面闖進來。

那是幾名紐約市的警探。

警探入門後，在人叢中到處張望，但三人已經進了電梯。

此外在人叢中也有着另外好幾個人，他們同樣很注意這件事的發展，而其他逛百貨公司的人，却一無所覺。

百貨公司裏面的顧客們，他們所關心的似乎只是那些新欵的衣物和用品而已！

警探們分頭在人叢中找尋狄卡等人的下落，也有些乘電梯登上高層去！

× × ×

狄卡本來不想讓貝茜和雅力知得太多，但是目前他們的處境，却令他沒有選擇之餘地。

他要直登最高處，然後發出訊號求救，讓他的同伴駕飛碟前來，將他們三人救走！

當然，狄卡如果眞的這樣做的話，他將受到質詢和責備。

但是，狄卡爲了貝茜和他的兒子，他已顧不了這許多。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如果能想到其他方法，他決不出此一着。

就在電梯上升之際，有人跟雅力打招呼。

雅力沒有迴避那個男人，那可能只是雅力的朋友。

那人忽然又跟雅力耳語。

狄卡不知道那是什麼人，但身爲母親的貝茜，却一直小心提防。

只有貝茜最清楚，雅力所認識的人，十居其九都是壞人。

雅力低聲告訴狄卡和貝茜：「我的朋友就住在這上面……」

話未說完，電梯門已經打開了。

那人已示意三人跟他一齊出了電梯，由於雅力首先跟了出去，狄卡和貝茜也身不由主。

那人年約三十。

雅力一邊在走廊上通過，一邊給他們介紹。

那人叫歌頓。

歌頓似乎也在替他們焦急，將一個單位的門開啓了。

屋內很寬闊，却見不到有人。

窗簾落下了。

歌頓按掣亮燈，燈光一片綠色，顯得十分柔和。

狄卡等人再看清楚，客廳之內原來有個頗大的水族箱。

那是飼養海水魚的水族箱。

歌頓招呼各人在客廳裏坐下來，一邊走向酒吧間，一邊對雅力他們說道：「這裏保證安全，你放心好了！」

貝茜總算可以暫舒一口氣！

她趁這機會問：「雅力，你覺得怎麼樣？你似乎忘記了你有病。」

雅力道：「我根本就沒有病，你幾時見我病過？我只是受傷。但現在我什麼事都沒有，你也看見了我不是很壯健嗎？」

「是的，你不必爲他担心。」狄卡道：「我們要担心的，是如何闖出重圍。」

歌頓向各人遞過了酒之後，已進了屋後。

貝茜問道：「雅力，你這位是什麼朋友？」

「他認識我已有不少日子，爲人很够道義。」雅力道：「佢這裏很安全，根本不必担心什麼。」

歌頓又由裏面出來。

貝茜還有話想說，這時候却迫住不敢再說下去。

狄卡一直很注意那座龐大的水族箱，那是一個用不碎玻璃構成的水族箱。

貝茜走過去：「狄卡，你難道一點也不担心？」

狄卡一邊注視着水族箱中游來游去的海水魚，一邊說道：「担心又有什麼用？這時候惟有聽天由命吧！」

「別再猷在這裏，讓我們商量一個辦法。」貝茜把狄卡拖過一旁。

那一邊，雅力也被歌頓拉過一旁。

歌頓道：「兄弟，你們已被警方包圍，這點相信你比我更明白。」

雅力毫不隱瞞地說：「是的，你有什麼辦法弄我們出去。」

「目前是什麼辦法也沒有，你們可以暫且在這裏躲一陣。」

「佢們會不會搜到這裏來？」

「放心好了，這兒樓高數十層，每層有十個八個單位，一下子要法庭簽出這麼多的搜查令，相信絕不容易。」

雅力問道：「你這裏還住了一些什麼人？」

「一眼見盡了，只有我自己。」

「那好極了，我們就借府上躲一陣。我父母知道你這麼帮我，相信他們一定非常感激你。」

「別客氣！我們同是出來混的，大家應該互相帮助啊！」歌頓又說：「相信警方不會長期包圍這幢大廈。」

雅力走到窗前，輕輕揭開窗簾少許，俯視街中情形。

街上滿佈警車，警員已將附近一帶街道加以封鎖。

雅力非常担心，警方可能眞的要進行逐戶搜查。

× × ×

貝茜對狄卡道：「你應該坦白告訴我，警方的目標是否在乎你？」

狄卡道：「你應該早就猜出了。」

「你犯了什麼事？」貝茜非常關心，也萬二分担心。

「我是一名刦匪。」

「刦匪？」貝茜恍然大悟，「怪不得，一定是警探認得你！」

「嗯——」狄卡道：「與我一齊的還有其他人，只不過我合該倒霉而已！」

「想不到你們父子都是一樣人，唉！」貝茜嘆氣道：「我看，我們又要過着驚心動魄的生活了。」

「貝茜，我這樣完全是爲了你母子二人，我會設法帶你們到別的地方去。只要眼前這難關渡過，一切將會成爲過去！」

貝茜道：「但是，眼前我們如何渡過這難關？」

「我會想辦法的。」

× × ×

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美國太空署人員以及有關科學家等，集中到醫院來。

他們密切注意醫生們的報告，那是關於「X」型血液的化驗報告。

這是前所沒有的血型，甚至血液專家們，也找不出答案。

「R」型血液的出現已經够奇了，現在又多了「X」型。

根據全球醫學檔案，「R」型血液只有三宗而已。

但一般人類的血液不外乎「A、B、AB」和「O」型等四種。

當然，可能有些落後地區的民族，還有着更奇特的血型亦未可料！因爲他們脫離了文明，從未檢驗過什麼血型。

因此，「X」型血液的出現，美國有關當局就更加顯得小心翼翼！

例如他們担心這是蘇聯特務的詭計，又例如他們想到「死亡三角」海域帶給地球人類可怕的後果等等。

從拿騷警局所提供的資料，從「海蛇號」探測船船員的口供等等，綜合起來，更加令到太空專家們，深信狄卡是外星球人。

那麼，雅力豈非就是外星球人的骨肉了？

那麼，豈不是十八年前，外星球人已秘密來了地球。

那麼，除了雅力之外，還有多少這一類「混合星球人」？

雅力的底子不好，會不會又是給「X」型血液所影响？

有關方面很後悔，如果他們早就開始注意「X」型血液，一定不會放過仔細研究雅力的機會。但是現在——

現在雅力已和他的父母一齊失踪。要找他相信絕不容易。

軍方秘密扣押「海蛇號」探測船，成立了高度機密小組，專責和有關方面，秘密研究，該船在「死亡三角」的遭遇。

「死亡三角」多年以來，一直充滿了神秘氣氛，但從未有過眞正答案。

如果「海蛇號」探測船船員的口供屬實，那麼，目前最少有兩個不同的外星球生物進侵地球。

再加上拿騷銀行被刦，兩帮黑社會血鬥後的結果等，當局更相信外星球人使用了電子槍作爲他們的自衞武器。

有關當局下達密令，不准槍傷狄卡，也正是聽從了太空專家的意見，他們生怕因而觸怒了外星球人。

他們另一方面又要苦苦追踪狄卡，目的無非希望藉住狄卡會說英語，希望由他打開星球人之謎。

然而現在，狄卡他們却踪跡渺然！

× × ×

天色逐漸入黑了。

大都市的黑夜來得份外早，那是由於高樓大廈太多之故。

歌頓住所也在高樓大廈之內，但日與夜對他們似乎並無多大的分別，因爲那兒所有的窗口都落下了簾。

狄卡和貝茜，還有他們的兒子雅力，加上了這裏的主人歌頓等，他們四個人已在這裏猷上了大半天了，他們只待黑夜的來臨。

警方人員已經撤離現場，他們的圍捕行動顯然已告失敗。

這幢大廈不但居住單位多，辦公室也有不少，加其上樓下的百貨商場，出入的人又多又雜，警方不可能無了期的圍搜下去。

美國是極端自由的國家，對人權更加份外的重視，所以，當警方明知難有結果的時候，就會自動放棄。

儘管如此，狄卡他們還是不放心！

雅力很信任他的朋友歌頓。

歌頓却爲了避免嫌疑，連電話也不接聽，讓狄卡他們更加放心。

然而現在，歌頓終於要使用他家中的電話了。

歌頓向他們說道：「我想我們不能太過相信自己的眼睛。表面上的平靜，說不定它的背後隱藏着更大的危機。你們可明白我意思嗎？」

「你担心仍有便衣警探埋伏？」雅力很担心地問。

歌頓點點頭，道：「他們的狡滑，你一定很清楚，何况，聯邦密探從來就不穿制服。」

「嗯——你言之有理。」雅力很感謝歌頓提醒他：「然則，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

「我想撥個電話找些弟兄來試試，如果他們仍在埋伏，我的弟兄一定有辦法教他們上當，」歌頓爲表清白，又說：「爲了避免你們懷疑我，我必須你們同意。」

雅力望望他的父母。

貝茜道：「難道你這麼幫忙，我們又怎會懷疑你？」

「那麼，我先教我的弟兄們試試警方是否另有詭計，然後我們才決定如何闖出去吧。」歌頓說完，果然去撥電話。

× × ×

歌頓在電話中跟他的朋友並非講英語，所以貝茜和雅力都聽不懂。

狄卡看來根本就沒有理會他，佢不斷往街上俯視。

有時狄卡也會去看看那一箱海水魚！

貝茜心裏想：像狄卡這麼樣的人，什麼事都不放在心裏，試問又如何會老？」

雅力却想着狄卡那一支手槍。他一直以爲那是一支特務用的滅聲手槍，却未想到，這根本不是地球上的產品。

他對狄卡道：「爸爸，你擁有那寶貝，我們要闖出重圍，相信並不困難。」

狄卡道：「他們人多勢衆，相信我們亦未必能安然撤出去，除非證實他們已撤離現場，否則，我們切勿冒險！」

這時候，歌頓已跟佢的朋友講完了電話。

歌頓告訴佢們，他已約好一班弟兄，不久即會來到附近一帶。

那班人先在路邊故意發生爭執，然後看看警探是否出現。假如這樣仍無人干涉，他們會用另一種方式引誘他們現形。

他們會在附近商店展開刦掠。

如此一來，如果附近有警探埋伏，一定會忍不住插手拉人。

另一方面，歌頓會準備汽車，將狄卡等人儀離現場。

這辦法的確不錯。

歌頓立刻叫三人預備好一切，隨時準備逃走！

狄卡於是吩咐貝茜和雅力，任何情况下，必須跟隨着他，切勿獨自逃走！

歌頓又再到窗前往下窺望。

× × ×

天黑了！

路燈無法帶給足够的光綫給路人和兩旁的店舖。

於是櫥窗中的照明工具，紛紛開亮。

突然間，路邊停下了幾輛汽車。

每一輛汽車裏，都走下了幾個人。

他們態度十分可疑，左張右望的，終於跟另一班站在路旁的年青人動起手來！

在紐約，兩帮黑社會在街頭搏鬥是見

逕不怪的事。

然而每一次，都難免會被警方干預。這一次似乎有些例外，附近連警車也見不到一輛。

兩帮正在毆鬥中的年青人，突然闖進了一間商店之內。

他們不再互毆，而是向收銀機動手。另一批人將電話扯斷了綫路，也有人阻止店伴呼叫。

就在這時候，那幢大厦的地牢停車場內，有一輛車子匆匆走出！

由於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被刦掠的商店，竟然沒有人留意到在逃的車子。

× × ×

「我們終於成功了。」雅力與高彩烈地叫將起來。

歌頓道：「我早說過，我這班兄弟的演技實在屬第一流。」

狄卡問：「我們現在到何處去？」

歌頓一邊開車，一邊說道：「到郊區去。天亮後，你們再決定去向吧！」

貝茜問狄卡：「你有沒有目的地？」

「沒有。」狄卡說：「不過，無論我們到何處，決不會再分開。」

貝茜很感動！

她倚偎在狄卡的胸前。

雅力忽然驚叫起來：「不好了！」

各人往前張望，只見前面有燈光閃亮着，示意過路汽車停止前進。

一般而言，這是表示警方在路上設下路障，檢查來往車輛。

雅力和貝茜大感吃驚。

歌頓却依舊把車子開了過去！

狄卡若有感觸地說：「如果我們就此落到仲們的手中，也是天意！」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 × ×

出現在公路旁邊的，不是穿上了制服的警察，而是一些持着槍械的大漢。

仲們荷槍實彈，指住歌頓等人，喝令他們慢慢地落車去！

也有人警告着說：「高舉雙手，切勿輕舉妄動，否則會被亂槍掃射。」

從眼前情勢看，誰也不會懷疑他們的一番說話，單是持着手提機關槍的。也有三個人，其他人，則分別握住手槍和來福槍。

狄卡，貝茜和雅力等三人，貼貼伏伏的，併肩站立在一旁。

只有歌頓例外。

歌頓認清楚了各大漢之後，隨即放下了雙手，道：「各位弟兄們，辛苦了，你們今次將替兩棲人立下一功，相信他們決不會虧待大家的。」

說完，歌頓又伸手向狄卡的懷中，取出了他的電子槍。

然後「格格」大笑道：「你們太愚蠢了！在今天的地球上，沒有金錢和利益，又怎麼會有人帮你？」

狄卡瞥了雅力一眼：「這就是你口中的弟兄和義氣吧！」

雅力很生氣，也很抱歉：「對不起，爸爸，我太幼稚了，我事前絕不知道他是這種人！」

歌頓得意洋洋：「你現在知道本來也不太遲，不過，有件事我不妨告訴你，我們目前並非替警方辦事。」

雅力忍不住問：「他們是什麼人？」

「他們是地球人——我請回來帮手的人。」歌頓道：「但我們並非替地球人辦事，你這位爸爸也不是地球人！」

此語一出，貝茜和雅力都怔住了。

一輛大卡車由路邊開出，狄卡等人被押了上去！

雅力帶着滿腹疑團，登上了大卡車去，歌頓則走在最後。

入水能潛　出水能飛

狄卡等人並非直接走進大卡車裏面去的！

大卡車之內，還有一艘有如潛艇似的雪茄型物件。

他們就是被驅進了那飛行物體之內。

雅力忍不住又問他身邊的歌頓：「你究竟在替誰辦事？」

歌頓道：「我們都正在替地球未來的主宰辦事。兩棲人就是地球未來的眞正主宰。」

「兩棲人？」雅力莫名其妙地瞪住歌頓，「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他們已佔據了地球表面上的海底，不久之後，即將佔據我們整個地球。」歌頓又說，「至於仲們是來自那一個星球的，相信他——你爸爸會比我更加清楚。」

雅力和貝茜都不約而同地，瞪住了狄卡。

狄卡苦笑一下，說：「為什麼我會清楚？」

歌頓瞪仲一眼：「別裝蒜了，你根本就不是地球人！」

貝茜再也忍不住：「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好吧！」歌頓道：「你不說，就讓我來告訴仲們。」

大卡車早已開動！

即使狄卡仲們坐在這艘小潛艇之內，也可以感覺得到。

歌頓對雅力和貝茜道：「他是外太空星球人，絕對不是地球人。由於手槍的子彈對仲沒有任何威脅，所以在拿騷刦銀行時，他輕易得手。」

歌頓又揚了揚手中一支電子槍：「這支不是滅聲槍，是一支電子槍，它可以令到一個人暫時癱瘓。你們要不要試試？」

雅力半信半疑地，望望歌頓手中的電子槍，又看看狄卡。

貝茜黯然問狄卡：「你眞的是個星球人？你眞的不是地球人？」

「嗯——」狄卡苦笑垂頭，「你可以相信他，但這時候，我實在不想對你說什麼。」

雅力吶吶地說：「那麼，我豈不是地球人和星球人的混血兒？」

「對了。」歌頓笑道：「如果我不是為了向兩棲人交代，單單是你，就可以換取數以萬計的金錢。可惜我不能沒有交代啊。」

× × ×

大卡車終於停了下來。

這是靠近海傍的地方。

四野無人。唯一可以聽到的，就是浪

濤拍岸的聲音。

大卡車的車頂打開了，那長方型的潛艇突然發動起來！

它緩緩地升空之後，迅速投入海中。

狄卡不知道以後將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只知道這潛艇一直在前進。

× × ×

正當美國若干專家正在紛紛會商之際，又一次驚人消息傳來！

美國公路巡警在一處路邊發現了一輛汽車，上面倒臥着六名大漢。

這些人看上去都好像死去了。

他們渾身瘀黑，彷彿觸了電一樣。

但是，有經驗的警官，却伸手摸觸他們的心臟部位。

這些人的心臟仍在跳動！

若以此為據，這些人當然未死。

於是他們紛紛被送往醫院急救。

× × ×

六名被「電」過的大漢，已逐漸恢復了知覺。

他們都不是什麼好人，有些甚至被警方認出是有過案底的人。

他們為什麼會「觸電」？

六名大漢都不肯說出眞相。

但是，他們表面上的遭遇，已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

美國有關部門，較早時已獲得了拿騷方面的消息，知道有兩批人被「電」過之後，進入休克狀態。那就是在「紅K黨」與「金博士」兩帮黑人物決鬥時，以及三名刦匪刦掠銀行時，當時被「槍傷」的人，就有被「電」過的情況。

經過專家研究後，認為那是難以用常理解釋的事。

唯一較合理的解釋，就是與外星球人所使用的武器有關。

因此，當六名大處被發現之後，美國政府有關部門的專家們，亦已接得報告。

當六名大漢被救醒之後，專家們亦已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他們分別被隔離問話。

六名大漢都是有過案底的，加上事先又沒有互相約好的口供，所以，終於就有人說出了眞相。

× × ×

其中一名大漢告訴警方人員和有關專家們，他是來自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早年移民到美國來，說的都是法語。

此人叫佛烈，只承認替一名叫歌頓的人工作。却直接聽命於蒙廸。

那天晚上，他們奉命開了二輛車子到一處公路邊埋伏。其中一輛是大卡車。

根據佛烈說，較早時，歌頓曾經有過電話給他，叫他如此這般的。

豈料雙方約好的時間還未到，他們便受到了一次突襲。

這是很奇怪的感受。

當時他們只感覺得到有如觸電一樣，隨即失去知覺。

至於以後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佛烈根本就不知道。

同時佛烈相信其他人亦同樣不知道。因為他醒來時，發覺其餘五人都被送到醫院來。所以，他知道其他同伴遭受同一命運。

× × ×

另一名說法語的魁北克人蒙廸，正接受更嚴密的查問。

有關方面要知道，究竟大卡車裏面，到底有一些什麼？

蒙廸最初怎樣也不肯說，後來却經不起聯邦密探軟硬兼施的盤問。

蒙廸終於說出了大卡車上面，儎了一艘十分「先進」的潛艇。

那潛艇長形，十分輕巧，用貨櫃箱似的大卡車儎住。

蒙廸又形容那潛艇不但入水能潛、能游，離開水面之後還可以飛，而且速度奇快。

這令到在場的太空專家們，不期而然的想起了外太空星地球人所採用的先進交通工具——飛碟和飛船等飛行物體。

但是，那大卡車和潛艇又打算開往何處？

蒙廸仲們到底遭受何方神聖的偸襲？

蒙廸表示：他們只聽命於歌頓。只依歌頓的吩咐去做，其他的事情，仲一概不知。

不過蒙廸又說：除了他們六個人之外，歌頓還有另外一名助手湯美。

湯美是負責開動那艘潛艇的。

至此，有關方面相信，蒙廸他們可能已被歌頓和他的助手有計劃地出賣！也許，歌頓最後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也許，歌頓並不想太多人知道他的秘密。

有關方面甚至懷疑歌頓和他的助手也是外星球人。

此外，蒙廸又說出了，歌頓要他做的事。

蒙廸帶領其他五個人，本來是扮成警員的，但現在警員制服却不知所踪！

歌頓曾設計教蒙廸他們裝成警員，截停他駕駛的汽車然後又將車中各人，押上大卡車去。

但是，歌頓的汽車未到，仲們就出了事。

以後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蒙廸仲們根本就不知道。

聯邦密探印證了他們口供之後，相信他說了眞話。

深海奇景　大開眼界

潛艇在海底的速度並不快，但狄卡他們發覺這一艘却是出奇的快！

它靈活得有如一條魚，在水底中滑行。速度有如火箭在太空中奔馳一樣！最少坐在潛艇中的人，就有此感覺。

當它深入海底時，海底是一片漆黑的，潛艇的尖頂部份，却亮起了射燈。

海中的許多魚類，都給它嚇得紛紛迴避！

潛艇在高速潛航中，從未停止過！

沿途上，歌頓已感到十分疲倦，他惟有依賴那幾個假冒警員的大漢，負責看守住狄卡等人。

狄卡沒有理會貝茜的埋怨，他一直在沉思着。

貝茜像受了委屈似的，不斷飲泣！雅力從旁安慰她。

直至到潛艇的速度開始緩慢下來，各人才有如在夢中醒來！

潛艇外殼的甲板打開了！

出現在衆人面前的，是海底奇景。

七彩繽紛的珊瑚礁，搖曳生姿的深海魚類，就在潛艇四周出現。

潛艇慢慢開到一個圓桶型的金屬物底下，然後又緩緩地上升。

潛艇竟然升出了「水面」。

這並非海面上，也不是水平綫；只是那巨大的金屬圓桶所造成的眞空境界。

潛艇自動被「吸」到金屬碼頭去。

艙門打開，各人亦魚貫由裏面出來。

當狄卡等人由潛艇裏面出來時，他們所見到的，却是一些似人非人的怪物。

要形容這些怪物，實在並不容易，他們上半身似人，下半身有如八爪魚。

他們只有一隻眼睛，沒有鼻孔。

有咀巴，沒有耳朵。

呼吸系統盡在頸部——那兒更似八爪魚的頸項部份。

他們下半身的爪，當向上捲動時，就像人類的手。

他們就是「哈雷氏星球」上的生物，被歌頓形容爲「兩棲人」的生物——哈雷氏星球人。

爲首一人，用他僅有的一隻眼睛，盯實最先上來的歌頓。

他的手——爪，抓住一具像火柴盒似的「翻譯器」。

他正用法語跟歌頓交談。

歌頓告訴他：狄卡是在美國紐約抓來的，狄卡是祖必達星球人，當時正被警方追緝，歌頓設下陷阱，將他誘捕。

那哈雷氏星球人對歌頓大表讚揚！

只見他「拍」的一聲，翻譯器上又轉換了另一個開關。

歌頓向六名穿上紐約警員制服的大漢示意。於是狄卡等人，立即被帶到那個哈雷氏星球人的面前去。

毫無疑問，他一定是個相當重要的人物。

他對狄卡說話時，翻譯器上傳來的聲音，却是英語。

「歡迎你！祖必達人。」他說話時，另一隻爪往上揚了揚，就像我們揮手示意一樣，「本來我們河水不犯井水，爲什麼你們偏要跟我們作對？」

狄卡告訴他：「我們到地球來探險，究竟爲了什麼？我們彼此應該心中有數才是。到了這個時候，我想我們也不必多言了。」

那個哈雷氏星球人又以英語對雅力和貝茜母子說：「你們好好的在我們這裏歇一陣，我會吩咐下去，叫我的人好好照顧你們，只要你們合作，我可以保證你們的安全。」

狄卡一句話也沒有再說下去。

他被帶走！

貝茜和雅力則被留下。

那個哈雷氏星球人似乎對地球人較爲客氣。

歌頓稱呼這一個哈雷氏星球人爲「洛洛」。

洛洛吩咐歌頓，好好的招呼貝茜母子二人。

×　×　×

「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雅力感到無限疑惑地，問歌頓。

歌頓道：「這兒是海底城，哈雷氏星球人的根據地。」

貝茜感到氣憤地質問歌頓：「爲什麼你要帮着外星球人？」

「這有什麼不可？目前地球上兩大陣營，有如兩個儲滿了炸藥的軍火庫，隨時隨地都會爆炸。」歌頓感慨地說，「我們地球人的末日遲早會來。惟有依賴哈雷氏星球人，我們才可以生存下去。」

貝茜道：「你這個想法太愚蠢了。他們只是利用你，事成後，你和你的同黨，一定會悲劇收場。」

「你放心好了。」歌頓成竹在胸地說：「我們是地球人。哈雷氏星球人那副怪模樣，如果出現在世人的面前，一定無法達到統治的目的，惟有我們才可以協助他們。當他們完成大業之後，仍然須要我們的。」

雅力道：「他們來地球上幹什麼？」

歌頓道：「協助我們發展地球上未開發的海底資源。」

貝茜道：「你這笨蛋，他們只要海底資源，並非協助我們開發你別太天眞！」

「你少囉嗾！」歌頓有些生氣，「這又有什麼分別？政治家爲了達到自己個人的野心，同樣可以犧牲別人的生命財產，何況我們地球上的海底，有着從未開發的資源，我也樂得做個順水入情。」

「歌頓，你聽我說好嗎？」貝茜道：「我們彼此同是地球人，總應該好好的爲我們的子子孫孫去想一想。怎可以帮着外星球人侵佔自己的土地？你不難想像得到，當哈雷氏星球人成爲地球上的統治者之後，我們人類的子孫，是否過着奴隸的生活？」

歌頓道：「你不必教訓我，我已想得十分清楚。看世人的勾心鬥角，我已逐漸明白做人的道理。算是他們利用我也好，我利用他們也好，總之，彼此都無非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已。」

貝茜嘆着氣。

她知道歌頓的一些來龍去脈，因爲她聽她兒子雅力講過。

歌頓是個有野心的人，曾參加黑社會。當時只是一個小頭目。但在紐約的帮會中，已顯得相當活躍。

雅力深恐觸怒歌頓，不斷打眼色，阻止貝茜說下去。

×　×　×

在「水牢」中，狄卡終於又會見了他的二名同伴——沈白和布魯斯。

這二名祖必達星球人，先後在不同的環境底下，落入敵人的手中。現在再加入狄卡。於是「水牢」之內，認眞熱鬧。

這是名符其實的「水牢」。

海底城的建成，大致是利用龐大的金屬罩造成眞空的環境，讓海水無法滲入；要解釋這原理不難，試用一個水杯覆在一盤水中，立刻就可以明白什麼是眞空。

然後再加上科學化的供氧設備，空氣調節設備等等。這就是十分科學化的海底城了。

「水牢」是另一座小型的獨立金屬罩

。有空氣調節，但沒有出路。

唯一的出路是朝向海底的，下面全是海水，要由此出去，必須穿上潛水衣。

但是，三個祖必達星球人都不是兩棲人類，又怎可以在水中活動。

他們被帶進來時，都須要配戴氧氣面罩，由哈雷氏星球人監視着，由海底送上這裏來。

當他們被押進來之後，面罩隨即被取去，所以他們根本不可能逃去！

這兒是海底，而且肯定是深海的海底。沒有氧氣面罩，只有被溺斃。

狄卡很高興，因爲他終於可以再見到二名同伴了。

沈白說出當日他和他駕駛飛碟墮海的經過情形。

當時正是祖必達星球人剛在南極設立了秘密基地。

他們一行人等，分別駕駛飛碟，漫遊地球各大洲。

就當他們的飛碟羣掠過大西洋與加勒比海上空時，突然一度寒光一閃，沈白頓然失去了知覺，飛碟亦隨即下墮！

當沈白甦醒時，出現他面前的，正是像八爪魚的哈雷氏星球人。

沈白當時已明白，他已成爲俘虜。

此後，他不斷被盤問，所問的問題，無非是：祖必達星球人，爲什麼也來了地球？

祖必達星球人的基地又在何處？

祖必達星球人遠征地球的眞正目的何在？

每一次沈白被帶出去問話，都由幾個哈雷氏星球人小心監視。

問完了之後，又被送回這「水牢」之內。

沈白也有過一段安靜的日子。直至到最近，也就是布魯斯在袖珍潛艇中被捕之後，沈白又再被帶去問話。

布魯斯也不斷接受哈雷氏星球人的問話。

所問的問題，也和沈白的一樣，哈雷氏星球人無非想知道，祖必達星球人的目的是否亦與他們的相同。

布魯斯是和地球人奧地一齊在一艘小潛艇被俘的。

那小潛艇原屬「海蛇號」海洋探測船所有，當時正在「死亡三角」的深海中探測。

突然之間，一切連絡中斷了。

原來是連貫住小潛艇與探測船之間的鋼纜和電綫，均被人悄悄剪斷。

小潛艇迅速進入黑暗世界。

根據布魯斯說，當時他們在小潛艇之內，只感覺得到，被人連人帶艇，一齊拖走。

不久之後，就在一輛較大的潛艇中被人救了出來。

當時出現在布魯斯和奧地面前的，就是八爪魚形狀的「哈雷氏星球人」。

歌頓將貝茜母子二人帶到一處地方——那是像課室一樣的地方。

×　×　×

有數十名地球人，正全神貫注地，聽一名「講師」的講解。

那名「講師」竟然是一名八爪魚形狀的哈雷氏星球人。

講師透過翻譯器，向數十名地球人說出未來的「大計」。

講壇之上，掛着一幅大地圖。

那是地球目前的形勢圖。

貝茜和雅力都可以聽到講師告訴他的學員們：地球人普遍有着貪婪，自私的心理，所以形成矛盾重重。

憑着哈雷氏星球人的智慧和合作，眼前這一班地球人，將會是未來世界的統治者。

數十名地球人聽得津津有味。

但貝茜却心裏明白：哈雷氏星球人的目的大概只有一個！

那就是：最終要統治地球，而不是掠取海底資源那麼簡單。

在這過程之中，毫無疑問，哈雷氏星球人將會遇到許多困難。

因此，他們不得不好好的利用眼前這班地球人。

這班人都是被有關方面列爲「失踪者」的。他們分別來自一些「神秘失踪」的飛機和艦艇。

與布魯斯一齊被俘的地球人奧地，也赫然在「學員羣」之中。

貝茜問道：「他們都是地球人？」

「是的。」歌頓說，「他們都是被挑選出來的地球人，他們終有一天會回到陸地上去，重回人類世界，那時候，他們將依照我們的計劃行事，大家向同一目標邁進。」

雅力道：「你肯定這班人忠心於你們麼？」

我們自有辦法從中監視。」歌頓說，「不過，你放心，地球人比其他星球人較易處置，因爲地球人都普遍自私，只要有點好處給他們，他們什麼也不顧。但其他外星球人就不同，例如與我們同來的狄卡，他的外型儘管與地球人相同，但意志力十分堅强。因此，我們決不會對那些祖必達人有什麼侈望。」

貝茜眞像發了一場夢。若非經此役之後，她也不知道狄卡原來是外星球人。

她望望他們的兒子雅力，就不禁有些百感交集。但是，她强忍着，不讓自己流淚。因爲她知道，此時此地流淚也是沒有用的。

歌頓對他們母子二人似乎很照顧，帶着他們到處走。

他們發覺這座海底城十分龐大。

這裏有他們自己照明系統，所有出入口都在地板上。

海底城分成許多部份，有些地方不准任何人進入，除了獲得特准之外。

×　×　×

哈雷氏星球人果然是名符其實的兩棲人類，他們可以不用潛水設備，亦可以在水底之下，來來往往，自由行動。

除了他們之外，不管是地球人抑或祖必達星球人，都必須配上了氧氣筒，才可以離開那裏。

即使由這一座到另一座海底城去，亦須要氧氣面罩的帮助，否則就只有溺斃。

因此，哈雷氏星球人對氧氣面罩的控制，十分嚴密。

每個人進入了這裏之後，都要把氧氣

面罩交到保安室去，統一保管。

每個人須要使用此等面罩時，亦同時須要申請才可以。

貝茜和雅力母子二人，似乎獲得厚待，歌頓替他們申請到兩具氧氣面罩，因爲歌頓有心讓他們大開眼界。

歌頓要帶他們漫遊海底城。

× × ×

海底的確是一個多姿多采的世界。

除了罕見的深水魚類之外，七彩的珊瑚礁，以及難得一見的海底植物，都足以令人大開眼界。

歌頓早就警告過貝茜和雅力母子二人，如果他們以爲有了一個氧氣面罩和一套深海潛水衣就可以離開這裏，那就錯了。

除非他們有一艘潛艇，否則，這氧氣面罩所能供應的氧氣是有限的。

貝茜和雅力也心裏有數，他們決不會隨便冒險。

他們眞正關心的是狄卡。

狄卡被關在另外一處地方，據說是因爲他是祖必達星球人。

目前哈雷氏星球人正視祖必達星球人爲第一號大敵。

貝茜和雅力儘管心裏想着狄卡，却不敢讓歌頓知道。

歌頓似乎要說服雅力，讓他們母子二人長留在海底城之內，或者接受歌頓本人的指揮。

貝茜母子二人被帶到一處很奇怪的地方——那是極富田園氣息的地方。

這裏竟然有田地種植蔬菜和生菓。負責照顧的，都是女人。

大部份的女性都是和貝茜一樣，是地球上常見的女人。

但是，有些則較爲特殊，她們有人類的體型，但「脚」像八爪魚的爪，「手」則只有一雙，像人類一樣。

據說：這是地球女人和哈雷氏星球人的男性的混合體。

這裏種植的蔬菓都是用人工方法，以機械控制氣候培植的。

歌頓告訴貝茜母子二人：這裏的人越來越多，單靠乾糧和海底可以吃的植物，是不足够的，所以必須自行種植。

種植的土壤，是他們用潛艇由地球陸地上偸來的。

日本也有成功種植的「溫室葡提」，想不到歌頓現在讓貝茜母子二人嘗試的，更爲成功；甜、爽可口。

歌頓又大讚哈雷氏星球人聰明。

「若非他們，我們地球人又如何懂得好好利用海底？」

貝茜和雅力自然無心聽這一套。

不過，地球上大部份是海，我們地球人不好好利用，也實在可惜却是事實。

海底混戰　出奇制勝

就在歌頓帶領着母子二人離開那座龐大的種植塲時。

突然之間，有幾個戴着氧氣面罩、身穿潛水衣的人，將他們包圍。

歌頓等人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人押走。三個手持魚槍的人，將歌頓、貝茜和雅力等，押到「水牢」中來。

歌頓被人除去氧氣頭罩時，忍不住破口大罵：「你們瞎了眼睛麼？怎麼連我也不認得？眞太豈有此理！」

然而三個手持魚槍的人，仍然用鋼矛的尖端指住他的咽喉。

第四個穿潛水衣的人，除下了他們的頭罩，冷冷地說：「歌頓，你這渾蛋，誰不認識呢？我們怎會弄錯？」

歌頓恃住有功於哈雷氏星球人，所以在海底城各處，正是橫行無忌，想不到現在居然有人敢罵他渾蛋！

貝茜和雅力母子二人難免感到奇怪，因爲對方並不理會他們。

他們心裏想：可能又是一幕「權力鬥爭」。

也許哈雷氏星球人覺得已利用完歌頓，所以現在就將他們整肅。

但是，這四個人從外型看，却又分明是地球人。

哈雷氏星球人雖然也有地球人的警衛，但是，令到貝茜他們大感驚奇的，就是這班人說話時的聲音聽來十分熟悉似的。

他們將狄卡等人由那邊角落帶過來。

貝茜和雅力他們發覺狄卡的態度絲毫未感到例外。

狄卡甚至還問第四個潛水人：「亞達和利加他們呢？」

「他們去放浮標、發訊號！」那人告訴狄卡。他們分明早已有了默契。

歌頓在這一刹那間，彷彿想起了其中的關鍵。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們不是蒙廸的手下！」

「猜對了，歌頓先生。」狄卡這時候反而變得得意洋洋，「幸好我聽得懂法語，這點你事前一定不知道，否則，你不會在電話中自行洩漏了天機！」

原來在歌頓的住所之內，狄卡一開始已感到可疑。

首先令他生疑的，是歌頓客廳那龐大的水族箱。

那水族箱中所養的海水魚，令狄卡不由自主的，連想到哈雷氏星球人方面去。

不過，當時狄卡只怪自己敏感，從未想到歌頓會是哈雷氏星球人的爪牙。

直到歌頓用法語撥出那一次電話，狄卡才恍然大悟。

當時狄卡聽到歌頓用法語吩咐蒙廸，教他帶人化裝成警方人員，如此這般的，在公路上佈局；狄卡却故作不知。

其實狄卡却有他自己的一套。

狄卡身上有着非常敏感的無綫電通訊儀器，隨時可以和他的同伴取得連絡。

當他曉得了歌頓的計劃和行動之後，便悄悄通知他的同伴。

他的同伴——一批與狄卡一齊被派到地球上來的祖必達星球人，包括了跟狄卡拍過檔的亞達等人。於獲得狄卡的通知之後，便將計就計，到公路上去，搶先一步，採取行動，用電子槍把蒙廸和佛烈等人射昏，然後脫下他們身上的僞裝——警員制服，自行穿上……

可惜狄卡他們的行動，絲毫未被歌頓發覺；結果，現在歌頓反而變成了階下之囚。

歌頓難免感到氣結，只是爲時已晚。

那三個手持魚槍的祖必達星球人，分別把他們背着的包裹打開，裏面是幾套潛深水衣和氧氣頭罩。

狄卡等三名祖必達星球人，分別把潛水裝置穿上。

狄卡又協助貝茜和雅力，母子二人同樣地穿上了潛水裝備。

最後，他們才一齊離開了那處「水牢」。「水牢」之內，只留下歌頓一個人。

這裏沒有氧氣頭罩，沒有潛泳裝備。

× × ×

「歌頓呢？」洛洛對身邊一名助手說，「我有些事對他說，快去把他找來！」

洛洛是哈雷氏星球人，外形有如一隻大的八爪魚，他的助手當然也似八爪魚。

他們的高度比一般人類稍矮，大約在五英呎左右。

他們潛水無須任何裝備。

因此，那助手立即由地板上的「出口」一躍而下。

助手剛游過一座水城時，就跟狄卡等人遇上了。

狄卡他們穿上了潛水裝束，加上身裁外型又是人類一樣，所以洛洛的助手也以爲他們之中最少有一人是他要找的歌頓。

於是洛洛的助手向他們打出了手勢。

一名手持魚槍的祖必達星球人，突然手扳機掣。

「嗤」的一聲。

水影一動，魚槍上的鋼矛立刻朝住洛洛的助手射去。

狄卡欲加制止，已來不及。

洛洛的助手早已十分注意那三個手持魚槍的人。

因此，水影一動，他立即迴避。

一支鋼矛落了空。

洛洛的助手心感不妙，急急想游開。

但是，另外二名手持魚槍的祖必達人，已不約而同地，發射了二支鋼矛。

兩條水影直透過去！洛洛的助手被二支鋼矛穿過。

一種綠色的血液，自洛洛助手的身體上滲了出來。

混入海水中，把海水變得更綠。

狄卡急忙打手勢！他們沒有去理會洛洛助手正在下沉的屍體。

一名祖必達星球人游在最前，率領着各人游向一座水城。

那是潛艇停放着的補給站。

祖必達星球人這番原是有備而來，所以他們早已弄清楚了這兒每一座水城的形勢。

狄卡最關心貝茜和雅力的安全，所以將他們母子安排在最後！他當然明白，當他們進入潛艇補給站之後，劇戰難免。

× × ×

亞達帶着另一名同伴，以最快的速度急急升出海面。

他們都明白所負的任務萬分重要！他們必須爭取第一時間，將訊號發出，讓太空中的同伴可以接收得到。

訊號器和潛水裝備都是他們帶來的，對於海底的狀況，祖必達星球人自問不及哈雷氏星球人那麼熟悉。

他們不知道訊號器開動了之後，能否透過海水，向天空中發射訊號。

不過爲了爭取時間，亞達已首先將訊號器開啓了。

雖然他還未浮出水面，但他內心却明白，他和他的同伴隨時都會死去。

他們甚至無法預測氧氣頭罩中所儲存的氧氣，能否支持他們浮出海面。

忽然出現了不少海藻狀的飄浮物，在他們的頭頂之上，擋住他們的去路。

亞達用手將那些東西撥開！豈料那些海藻却捲着海水，向他包圍過來。

亞達大吃一驚。他急忙再用手去撥。

但是，海藻一堆一堆的，好像有靈性的動物一樣！向他們包圍將二人糾纏住！

亞達首先將一個浮標放開，讓它自行往海面浮上去。

然後從他的腿上拔出了利刀！將纏住他的海藻割斷。

就在這時候，有二個影子移動，那是二名哈雷氏星球人。

他們像八爪魚一樣，分別向二名祖必達人捲來。

亞達和他的同伴急急上升。但是，他們不及對方游得那麼快，轉眼已被追及。

那些有吸盆的爪將二人的雙腿繞住。

亞達又驚又急！急揮動手中的利刀。

一股綠色的浪潮將他們包圍住，一名哈雷氏星球生物中刀死去。

綠色的血液，就像烏賊散播的「墨汁」一樣，把海水染得更綠。

亞達眼看見他的同伴被另一個哈雷氏星球人所纏。

但是，他只伸手過去，取去了他手中的儀器，未及救援。

亞達不知道由此升上水面還有多遠，也不知道能否來得及完成任務。更加不知道還有多少「敵軍」增援。爲了趕緊完成任務，亞達不得不爭取時間。

× × ×

當亞達穿過一堆海上植物之後，已感覺得到，水面在望。

他較早時放出的浮標，已在水面上飄浮着。橙紅色的浮標，冒出了水面之後，立刻自動發出訊號。

那是向祖必達星球人駕駛的二艘太空船發出的訊號。

所以，當亞達剛冒出了水面之後，他手中的通訊儀器，已有了反應。

亞達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敵人追殺上來，拖入水底去。

他急急對着通訊儀器道：「哈雷氏星球人的海底基地在這裏，快……」

話未說完，一隻脚已被有吸盆的爪纏上了，亞達身不由主的，被拖入海底去。

他又一次急忙揮動手中的利刀。

但是，他的四周最少也有十多條「八爪魚」——哈雷氏星球人將他團團圍困。

星際情侶　難分難捨

霍士船長親自率領一隊飛碟，由「幻景號」出發。

由祖必達星球人控制的太空基地「幻景號」，已飛到最接近地球的太空。

一隊八隻的作戰飛碟，體積較大；他們是接獲訊號之後，立即出發，直飛向大

西洋海面的。

其中一隻飛碟已找到了橙紅色的浮標。立刻向霍士船長報告。

霍士透過對講機，警告他的下屬，切勿操之過急；必須等待進一步發展，因爲他們的人仍在海中。

霍士船長率領着八隻大型飛碟，穿梭於「死亡三角」一帶的海面上。凌空飛翔，小心地監視着海面上的動靜。

時間還是日間。

雖然他們飛得很低，仍有可能被海面上經過的船隻發覺；但霍士他們已顧不了這些了。

祖必達的飛碟雖然速度奇高，却無法潛入海中。

但是，哈雷氏星球人的飛船，不但可以飛，也具有潛艇的功能。

因此，霍士船長他們也明知吃虧，無奈救人要緊。

突然之間，海面上出現了一具雪茄型的飛行物體。

由祖必達人控制的一隻飛碟，一邊向霍士報告，一邊就想採取行動。

發射死光的機掣眼看就要按下，瞄準器上的焦點也對準了。

霍士船長突然傳出口令：「小心！那是我們自己人！」

原來霍士船長在千鈞一髮之際，已收到了飛船發出的訊號。

剛浮出海面的飛船，裏面坐着的，正是狄卡等人。

狄卡等人進入潛艇補給站之後，與守衛展開了一場生死決鬥。

他們是有備而來，所以志在必得。

祖必達星球人手上的魚槍紛紛發射，另外一些人則紛紛揮動手上的利刀，把補給站內的哈雷氏星球人，殺個措手不及。

哈雷氏星球人若非給魚槍刺殺，就是爲利刀斷爪。

祖必達人大獲全勝，於是順利奪得一艘潛艇——出水能飛的潛艇，所以亦稱「飛船」。

狄卡等人都是受過訓練的星球人，若非有如此出色的表現，也決不會選派到遙遠的地球上來。

他們奪得飛船之後，一邊闖出海底城的範圍，一邊發出訊號。

那是祖必達星球人之間預先約好了的訊號。因此，霍士船長很容易就辨別出那艘飛船所載的，都是自己人。

×　×　×

也是狄卡等人的飛船剛離開了海面！綠波閃閃之下，又湧出了三艘同類型的飛船。

這一回，霍士船長終於發出了「攻擊」令。

祖必達星球人所控制的飛碟居高臨下，加上早有準備，所以看得老準。

五隻飛碟幾乎在同一時間按動機掣，死光閃爍之下，海面上立刻冒出幾團火光——三艘剛冒出海面的飛船，迅速變成了火球！

霍士船長指揮若定，透過無綫電通話機，命令道：「三〇七號飛碟，立刻掩護大雪茄；三〇八號飛碟展開海鷗行動！」

只見一隻飛碟竄向狄卡等人所乘坐的飛船；一隻飛碟則掠過海面。

掠過海面的「三〇八」號飛碟，姿勢極之美妙，有如海鷗一樣。

突然有些東西自飛碟上跌了出來！一直墮入海中去。

「三〇八」眨眼之間，直冲雲霄。

所有由祖必達星球人控制的飛碟，在這一刹那之間，也都緊隨着「三〇八」號飛碟，急急離開了海面。

到底「海鷗行動」是代表了什麼？

答案就在眼前。

海面驀地湧起了一股巨浪！宛如海嘯，更似海底火山爆發！

巨浪一個未平，另一個又告湧起。

刹那間，好像整個海底給翻轉了！

有幾艘剛飛出了海面的飛船，也受到劇烈震盪，給巨浪捲進了海底。

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若非及時高高升上了高空，恐怕也會像哈雷氏星球人的飛船一樣，死得不明不白。

但是現在，他們已安然回防。

×　×　×

「三〇八」號飛碟所執行的「海鷗行動」是指投擲一枚威力巨大的深水核彈。

由「三〇八」號飛碟彈出的一團東西，正是一枚威力驚人的深水核子彈。

由哈雷氏星球人控制的海底城，在這情形下毀滅。

祖必達星球人計準算準，迫於無奈才出此一着。

他們不擅水戰，偏偏哈雷氏星球人又不肯跟他們殺上太空。

假如他們雙方能做到「河水不犯井水」，那當然最好不過，最少他們還可以默默地在地球上各據一方，展開他們的「探險計劃」。

可惜所有的生物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弱點——自私貪婪。

「地球資源」有如一枚金蛋。

一枚金蛋又如何够兩者去分？

爲了獨佔這一枚「金蛋」，終於有一個必須死去。

爲了達到獨佔「金蛋」的目的，祖必達星球人終於不擇手段。

他們也明知如此一來，那一帶海水可能被染污。

那兒海上的魚類，以及可供他們採用的海底資源，可能一無所有。

但是，他們已顧不了這許多。

他們只知道，這是最可靠的辦法，也是穩操勝劵的辦法。

可惜他們沒有想到：除了哈雷氏星球人之外，宇宙間可能還有別的星球生物，也許此刻正盤據在地球的另一角。

也就是說：祖必達星球人的敵人可能不止一個，說不定還有另外一個、兩個、甚至三個。

無論如何，眼前他們已是勝利者！

祖必達人的飛碟，由高空俯視之下，有一份難以形容的自滿！

可憐地球上的人類，彷彿面臨一次大災難！

他們只以爲大西洋的海底突然產生了一次火山爆發！

所有在隣近一帶海面經過的船隻，都被捲進了海底。

海洋學家紛紛發表「權威性」，「理論性」的談話，表示此乃「自然現象」。

戰略家却懷疑這是蘇聯的一次「海底核彈試驗」！

×　×　×

正當地球上的人類忖測紛紛之際，祖必達星球人已在二艘太空船之內，設下了慶功宴！

數以百計的祖必達星球人，杯酒高歌，樂極忘形。

除了祖必達星球人之外，還有一些地球人亦夾雜其中。

他們包括了一名澳洲機師。

他是被宣佈爲「失踪者」的私人飛機機師。

祖必達星球人把他留下來，希望對他們的「探險地球」計劃，有所帮助。

此外還有「海蛇號」探測船員奧地！

奧地是在小潛艇中，和祖必達星球人布魯斯一齊被哈雷氏星球人俘去的。後來則被狄卡他們救出來。

另外還有貝茜和雅力。

貝茜是如假包換的地球人，但是，她和狄卡所生的兒子雅力，又算是什麼？

狄卡是祖必達星球人，貝茜却是個地球上的女性。

那麼，雅力只能算是兩者之間的混血兒了。

×　×　×

雅力成爲衆所觸目的人物！

因爲狄卡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迫住把他上次在地球上的艷遇，告訴了他的同胞，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雅力就是狄卡的骨肉。

狄卡在祖必達星球人之中，也算不了什麼，他只是個較爲熟悉地球情勢的「探險先驅者」而已。

但是，由於雅力是兩個星球生物的混合體，所以受到各方面重視，則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因爲雅力受到各方重視，連帶着貝茜這個媽媽，也「母憑子貴」。

在宴會中，母子二人便不期而然的，變成了核心人物！

在鬧哄哄的情況底下，不知誰提起了亞達——還有和他一起的另一名祖必達星球人。

宴會中的氣氛，立刻又罩上了一層陰霾。

是的，亞達和他的同伴已在地球的海洋中失踪！

以當時的情形忖測，他們根本不可能有生還的希望。

祖必達星球人只好爲他們默默致哀！

×　×　×

夜深人靜！

在深沉的太空中，沒有時間的存在，只不過當地球的陰影掩住了陽光，太空船上的祖必達星球人，就只好當作「黑夜已經來臨」！

在一間艙房之內，狄卡獲准與「非同類」的女子貝茜共處一室。

祖必達星球人這樣做當然是有原因的，他們希望征服地球，當然希望更深入了解地球人的一切。

所以，狄卡的上司，不但不阻止他這一段「星際戀愛」，還加以鼓勵。

但在貝茜這方面，却陷於極度矛盾之中。她一方面對狄卡舊情難忘，却又捨不得後夫的多情。

她到底是地球人的人類，她有人類的良知和天性。

因此，她儘管敷衍着狄卡，却一直沒有忘記過地球——她希望帶同她的兒子，一同返回地球。

×　×　×

突然有人叩門。

貝茜本來就未睡，她悄悄去開門。

出現門外的，是她兒子雅力。

狄卡睡着了。

「媽，我想我們應該離開這裏，」雅力低聲說：「我已摸到了飛碟的門路。」

「是的，我也這樣想。」貝茜嘆了口氣：「我們畢竟也是地球人啊！」

「那麼，你快跟我走。」

「你眞的會開飛碟？」

「那比起開汽車還要容易。」

於是貝茜跟着雅力悄悄離開了艙房。

他們剛離開，狄卡就追了出去。

狄卡沒有睡，所以剛才母子二人的每一句談話，他都聽得清楚。

他明白貝茜的心情，也十分同情母子二人。

狄卡担心他們失手被擒，所以悄悄由走廊上跟了過去。

突然間有人一把拖住他。

狄卡嚇了一跳！

那是霍士船長——他的上司。

霍士船長還以爲狄卡過去「追捕」母子二人，所以他低聲道：「別理會他們，我們是故意讓他們返回地球去的。」

狄卡怔怔地問：「爲什麼？」

「爲了將來？」霍士道：「你只要過去警告他們，回到地球之後，切勿提及我們，這已經够了，或者，你還可以告訴他們，不久之後你可能悄悄去探望他們。」

狄卡已明白霍士船長的意思。

×　×　×

一切出乎意外地順利！

雅力的確發夢也想不到如此順利。

他高興還來不及，狄卡已出現在他母子二人的面前。

狄卡道：「你們不必担心，我並非阻止你們離去，我是專誠來送你們回地球去的。」

貝茜本來就一直懷念狄卡，此刻更感動得流淚。

×　×　×

在地球之上。

美洲一處地方又有人見到了飛碟。

但是，雷達却無法可以探測得到它的下落，於是官方不相信民間的目擊報告。

×　×　×

在紐約一條公路之上。

在黑夜中。

數十名駕車人目睹一隻飛碟在遠處停下來！但是，當警方接得報告後，警車未到，飛碟已失了踪影。

事後有人發現貝茜和雅力母子二人。

但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剛才我們什麼都見不到。」

他們還問：「什麼飛碟？」（完）

奇招絕技

夜戰的脚法

・麥海雲・

中國功夫的確多姿多彩，有許多脚法是一般人很難想像得到的，經過苦練之後，施展出來，得心應手，故此，練過中國功夫的高手，往往出奇制勝，不必用拳或用掌出擊，只是使用脚法取勝，這種戰術並非西洋拳的高手所能想像得到。

從太極門的擺蓮腿說起，擺蓮的意思，等於蓮花擺動，在池塘裏面種出來的蓮花，不管狂風暴雨如何吹打，總是不會連根拔起的，擺動之際，姿勢非常美妙，太極門的擺蓮腿就從這種意境產生，施展這一招的時候，必須上面左右兩手跟對方的一雙手纏在一起，跟着乘機把自己的一條腿向對方掃去，所差異的是這一點，這種脚法並非橫掃對方的腰或小腿，而是從對方前鋒馬或後脚的腿彎壓落，就算馬步極穩的人，腿彎後面受到壓力，也會跌倒，何況擺蓮腿用脚壓下之際，那雙手跟着以相反的方向推出去呢？下壓上推，眞的一招取勝。

另外一種脚法也是橫掃的，看來有如掃堂腿，但却在較高的地方掃去，即是把掃堂腿的脚法掃在對方小腿之上，由於這種脚法施展出來，好像兩條腿一長一短，連續出擊，有如鐵拐李走動，故此，這一種脚法傳說是八仙當中鐵拐李最擅長的一招，由他老人家創下，不知是否屬實，不過，施展拐脚向對方橫掃之際，確是有如鐵拐李一般，假如用右脚向前掃去，自己的左脚就微微蹲下，這種脚法一定要苦練多時，首先要做得到尾後那一條腿的確有很大的支持力，恍如金鷄獨立，然後練習掃出去的另外一脚，由於這脚要有幾百斤力，故此，平時要把重達百斤過外的沙袋放在地面，左右橫掃，這種沙袋並非沙包，不必吊起來，如果兩百斤重的沙袋可以一脚掃跌，那就很難抵受得住。

李小龍的脚法多姿多彩，有一招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叫做「盤龍脚」，突然之間向前俯伏，左右兩手一齊壓在地上，有如掌上壓，跟着轉身把左右兩脚好像風車似的向對方橫掃過去，如果兩脚落空，再掃一次，甚至連掃幾次，假定他的對手有七八個人，他就索性把一雙手壓在地上，變成圓心，兩條腿分別向前後左右旋轉，碰着甚麼就掃甚麼，這種脚法倒是相當新穎的，比較舊日武林中人練習的掃堂腿更勝一籌，原因是掃堂腿要用脚根壓地，轉動之際，當然慢過脚跟掃地，再者，掃堂腿所掃的地方，只是對方足踝，並非向對方的小腿，脛骨，或膝蓋骨橫掃，對方受傷的機會較微，遠比不上盤龍腿，不過，這一路脚法是不容易練習成功的，最困難的就是兩隻手壓地，支持整個身體的體重，在旋轉當中，不會軟弱下來，倘非如此，自己的脚還是沒有把敵人掃跌，先行跌倒，那就太過可悲。

改談高踢。日本空手道有所謂掛眉腿，那雙脚踢到對方的眉毛這樣高，但却不是向對方前額出擊，而是向左右兩邊額角出擊，這種脚法並非橫掃或高踢那麼簡單，必須整體凌空飛躍到對方的眼前，然後用一條腿向對方左邊或右邊額角釘去，沒有練習過高踢的人，或者懂得這種脚法而未苦練沙包，踢中也沒有用，反過來說，苦練多時，脚力直透脚趾，眞的能够釘中對方的額角，就使敵人受傷，甚至倒地身亡，這一類高踢法，只是在日本空手道出現，中國功夫很少踢得這樣高，如果兩人交手，雙方使用高踢的脚法，多數是在正面出擊的，那是凌空飛躍的穿心腿，或者鎖喉腿。

泰國的脚法也很凌厲，至於高踢，並非正面出擊，而是突然轉身出擊，那條腿有如鱷魚擺尾，這一招就是叫做「鱷魚脚」，「烏龍擺尾」，暗示脚力橫掃過去，踢到對方身上任何一處，都有力量把敵人踢倒，未必一定要踢中額角。

泰國拳十分重視脚法，如果眞的一脚把對方踢倒，便即連環出擊，由於對方跌下來，暫時無法爬起，給使用低踢法連踢幾脚，其中有一脚傷及要害，便即無法再鬥，因此之故，泰國不一定用脚踢得那麼高，希望一招取勝，只是把對方踢到倒地打滾。

泰國拳的低脚法也是很有名氣的，把渾身氣力放在脚趾上面，或者放在脚趾底下的一塊硬骨，並非向前踢出，而是撑出，不管踢或撑，俱是向對方左右兩邊肋骨踢出的，根本上一個人驟然倒地，失去重心，暫時有些迷惘，在他還沒法站起來之前，判斷力一定薄弱，而且戰鬥力大減，充其量只能招架，不易出擊，如果發覺敵人已然倒下來，用脚踐踏，便要預防對方突然雙手接住那條腿，用力一拋，就此解圍。

泰國拳的低踢法，只是離地兩三寸，所踢的部位是左右兩邊肋骨，根本上無法把這一脚捉住，除非那個人轉身側臥，就算如此，也是難以接招的，因爲轉身側臥，伸出一雙手來，展開攻勢的人，就可以把那條腿向對方臉孔踢去，不一定踢對方的肋骨，轉變得這樣快，伸手去接的人，很難接得住，何況左右兩脚都可以使用低踢法，分別踢出呢？接得一脚，無法接第二脚，仍是打輸。

脚法千變萬化，愈是懂得多，就愈加有利，傳說黃飛鴻最擅長的一種脚法叫做無影脚，他使敵人防不勝防，任何一次搏鬥，黃飛鴻只是踢出無影脚，對方就應聲而倒，可見他的凌厲，據說無影脚並非從正常的狀態之下起脚，而是在對方絕不提防的狀態之下踢出，換言之，兩人糾纏在一起，四條腿走動不已，既然不分前鋒馬或後脚，甚至無法站穩，那時很難起脚，黃飛鴻就在這種情況之下起脚，換言之，

他只靠一條腿跳動，另外一條腿出擊，又有一種傳說是黃飛鴻先行在搏鬥中將一條腿伸到對方的馬步之內，突然轉身，再把這條腿向上踢出，好像俗語說的「後抽」，這種脚法也是在對方絕不提防之下踢出的，往往一招打贏。

如果他想對方受到重傷，後抽向上踢出，還可以拆祠堂，向對方的下邊神龍穴踢出，更加厲害。

現代人士很少在一雙脚所穿的鞋子加上鐵皮，古代行俠仗義之人，往往穿這種鞋的，即是普通小圓頭的布鞋，但却在鞋頭上加一塊鐵片，它是彎彎曲曲的，跟鞋頭的形狀一般無異，叫做鐵頭鞋，給鐵頭鞋踢了一下，當然是損害更大，日本空手道認爲不穿鐵鞋，只靠比較普通布鞋踢出一條腿來，如果不是用脚趾下面的硬骨撑出，或者用一雙脚的邊緣踢出，而是用一兩隻脚趾正面踢出，那是很危險的，往往折斷自己的脚趾，對方仍非受到重傷，只是苦練多年，使脚趾堅如鐵石的人，然後可以用脚趾釘對方的額角，倘以普通的搏鬥而論，那就用脚背，或脚的邊緣踢出，比較有份量，這種說法也是很對的，因爲脚的邊緣不必苦練也有一股強大的勁，日本人把它稱做脚刀，可見這種脚法很有威力。

至於用脚背去踢對方的身體，多數是踢肋骨，下頷、或者踢下陰，由於脚背的硬度不够，如果用脚背踢敵人的手脚，或胸前背後肌肉較厚之處，殺傷力很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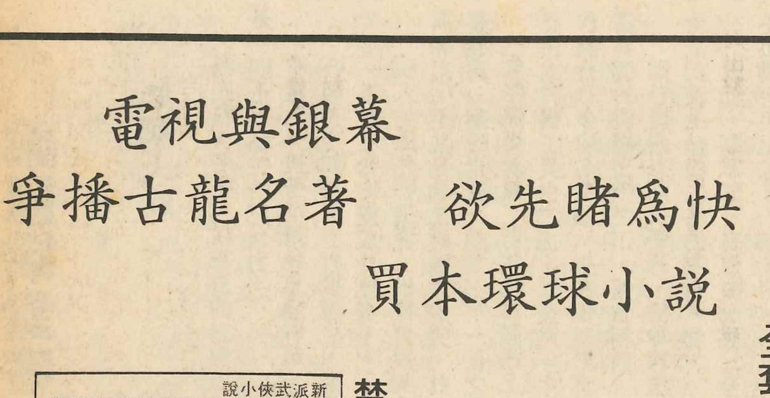
其實現代人士苦練脚法是很有利的，根本上有些尖頭的皮鞋，鞋頭跟鋼鐵同樣的堅實，至於鞋邊或鞋踭，可以選擇較厚的皮，定製皮鞋時略爲突出，殺傷力也相當强大，不必使用鐵鞋那麼呆板。

古今中外的武林高手相信這一點，碰着夜戰由於光綫太暗，對方所站的方位不容易看得清楚，發拳出擊，往往落空，收拳再打，就慢了一步，故此夜戰，仍使用脚法出擊比較有利，有些脚法可以連續踢出十多脚然後收脚的，不管對方所站的是那一個方位，而且不必理會對方如何躲閃，踢完了十多脚，便即收脚，那時才根據對方是否受傷的情況決定採取攻勢或守勢，這一路脚法是準備夜戰施展的，南北各派或日本空手道，又或泰國脚，都有這種脚法，純粹是爲了夜戰施展，多數是起脚就橫掃，跟着用那一條腿再掃，忽左忽右的掃了幾次，轉身出擊，仍是那一條腿，倦了然後用另外一脚踢出，所踢的脚是忽高忽低的，如果兩條腿先後出擊，右脚向左右兩邊橫掃，以掃腰腿爲主，跟着左脚出擊，忽高忽低，那就上下高低，左右幾方面都兼顧得到。

對於夜間作戰，視覺有些模糊，這種脚法最爲有利，除非對方懂得夜戰的招式，實在不容易躲閃，再又因爲這一路脚法可以自管自的踢完十多脚，然後收脚站定，對方無法在你展開急攻的時候出擊，不必担心對方偸襲。

——完——

小啓：「一身是胆」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見諒。



精選俠情短篇故事

楊威·文
盧令·圖

兒女英雄

乘龍嬌貴客
非銀樣槍頭

紀家大院

涿鹿很有名氣，在華夏的歷史上，這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好地方。

事實上，這是中華民族發祥地。

軒轅黃帝如果沒有打敗蚩尤，經過數千年，漢族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

漢人，居住在這裏，的確會感到自豪與滿足。尤其是鐵翅神鷹雲笑天，此時騎着駿馬，顧盼自豪，頗有不可一世之概。

雲彩麗更神氣，前年她在鬧市上，三招兩式打傷了長白三虎，以後兩年中，關內關外許多成名英雄，全在雲彩麗那雙欺霜賽雪的纖纖玉手之下，俯首稱臣。

雲彩麗還有兩個哥哥，雲龍與雲虎，全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

最近，雲家似乎有重要圖謀，全家好手出動，足足忙了一個半月。

父子女兒四人一回家，立即修書到開封，召雪獅子柳照青速來涿鹿一行。

× × ×

雪獅子柳照青，家學淵源，父親清風俠柳中州，威震關內關外，一身內外功夫，已到爐火純青境界，中原武林道，尤其是綠林豪傑，不敢輕易攖其鋒銳。

武林名門子弟，自幼就習得一身上乘武功，人又生得英俊挺拔，這樣的人材，自然是大家閨秀，江湖俠女理想的夫婿。

廿年前，清風俠柳中州與鐵翅神鷹雲笑天，已經指腹爲婚，將二人姻緣定下。

雲彩麗僅僅兩年，在江湖上已大大出名，雲彩麗已闖出大大的萬兒。

雪獅子柳照青臉上的笑臉一直未收過，想想未婚妻雲彩麗，也是心甜甜的，二人雖未謀面，江湖朋友已再三在這位雪獅子面前，繪影繪聲把雲彩麗說得天上少，地下無，或者有些過份渲染，相信總不會差得太遠。

未來岳丈鐵翅神鷹雲笑天見召，當然是議論婚嫁，雪獅子柳照青是君子好逑的弱冠之年，如何不喜上眉梢，心花兒朶朶開呢？

這條路很好走，雪獅子柳照青放轡徐行，心內想像着未婚妻的倩影，以及結婚後可以携手行走江湖，在長城上看古蹟，西湖邊漫步，蘇州亭園內小住，再到天下名山尋幽訪勝，那是何等美滿風光。

「砰！」「哎喲！」這兩種聲音令得雪獅子柳照青由美夢中驚醒過來，定睛看時，不由大驚。

原來一個老人家，看樣子七十歲，又好似像八十歲，已倒在馬前，看樣子給馬踏傷。像這樣年紀的老人，別說碰倒，即是扶着枴杖，或者有人在旁扶持，也時常出漏子，如今在路上給馬撞倒那還得了！

如果是強橫霸道的人，或者心性稍差之輩，遇到這情況，只要加上三鞭，放轡疾行，一走了之，反正沒有人認識，誰又奈何得了他呢？

但是，雪獅子柳照青也想都沒有這樣想過，急忙跳下馬來，小心扶起老者，細心查看着撞傷沒有。

老者雙目緊閉，似乎已昏了過去，手腳都沒有撞傷，只是不省人事。

雪獅子柳照青暗叫一聲「苦也」！這可如何是好，當下莫可奈何，小心抱起老者，扶到路邊上，靠着一株大樹下躺着。

等了兩個時辰，雪獅子柳照青不斷推拿敲拍，消耗了不少功力，老者似乎有了動靜。

又等了半天，老者才昏昏迷迷道：「小虎子，茶！」

雪獅子柳照青騰身而起，掠過三丈，一連七個起落，來到座池塘旁邊，雙手捧着水，怕它洩漏，回時上身紋風不動，脚下像抹了油，直在地上滑過來，然後小心送到老頭口中。

喝了幾口水，老者似乎清醒些，一見柳照青，頓時臉都變了，雖然聲音弱，那火氣卻極其旺盛。

雪獅子柳照青只有裝孫子的份兒，不敢頂嘴，還有可說，連態度也要裝成恭順尊敬，心內那股窩囊法，平生還是第一趟呢。

「混帳小子，不帶眼睛，騎着匹瘟馬，東衝西撞，竟然撞到你祖宗身上，嘿嘿，小子，咱們爺兒倆這筆賬有得算，嘿……哎喲。」

「老人家，你養養神吧，休息够了，恢復氣力，然後再罵也不遲。」雪獅子柳照青低聲勸道。

「小兔崽子，你給我滾遠點，老爹就是要斷氣，也要罵你這龜孫子，養養神，混蛋！」老頭罵到這裏，直透氣，眼珠兒泛白，似乎又快昏過去了。

雪獅子柳照青大驚，急忙衝上前，雙手揉搓推拿敲打，最後將本身性命交修的內家眞氣，源源渡入老者體內。

片刻，已是渾身大汗。

雪獅子柳照青大傷元氣，而老頭精神立即旺盛，他竟然掙扎着要站起來，又那裏能够，「砰！」又倒下。

「老人家，尊府在那裏？我送你回去吧！」雪獅子柳照青低聲下氣說道。

「好，等我同你算賬，」老者說時抬手往前指了指，又閉上眼睛。

還好那匹馬熟性，不用人招呼，自己會跟着。

一路罵，一路指，好不容易到了地頭，那是間鄉下人的茅舍，單獨的園子，自成一家，四周全是莊稼。

進了門口，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太婆，眼睛倒尖，見了老者，衝撞着撲過來，哭叫道：「老鬼，你是怎麼啦？別死去了才好。」

「我沒有事，」老頭似乎有點氣餒，看來老太婆平時比他更兇，所謂一物尅一物，碰到降他的人了。

雪獅子柳照青很小心將老者扶着，不待招呼，老實不客氣放在土床上，然後鬆了口氣。

「老鬼，發生了什麼事？」老太婆似乎平了氣。

「他不小心碰了我！」老頭盡量放低聲音。

「老人家，眞對不起！」雪獅子柳照青歉然道。

「好哇！你們也太狠，我和你拚了，」老太婆說時，全身衝上眞個拚勁十足。

雪獅子柳照青只有躲的份兒，還怕老太婆跌倒，所以有時帮忙扶持。

「老婆子！他不是有意的呀！」老頭子急叫道。

「你……」老太婆翻轉身來，嘶聲叫道：「你！老鬼，還不明白，他們是有意爲難，我們不死，這般狠心狗肺的東西怎會罷休！」

「我，看不……像！」老頭子感覺如此。

「懵鬼，死人，賣了你，還要說人家好！」老太婆火氣越來越大。

雪獅子柳照青說明自己身份時。

突然，門外一陣嘈雜脚步聲。

「砰！」的一聲大响，一名少年撞開大門，往地上跌倒，渾身皮破血流，看來是受了殘酷的刑罰。

室內三人急定睛看去，兩個老的稍爲窒了窒，立即撕心裂肺般大叫道：「小虎子！」

老太婆撲倒地上，人已昏了過去。

「小虎子！小虎子！」老頭急叫。

雪獅子柳照青伏下身去，細細察看，這少年只是受了外傷，不過一時昏暈，其實並無大碍，當下在他身上推拿了幾下，少年立即甦醒過來。

「小虎子，你怎樣了？」老頭子問。

「他們強迫我答應，我罵這般禽獸不如的人，所以他們打我！」少年說時已站起身來。

「嘿嘿，打你，只怕還要殺你呢？」門外一個冷酷已極的聲音响起。

老太婆絲毫不懼，急忙抓住把枴杖往門外衝去。

雪獅子柳照青身形微閃，已到門外，小院內已有四人，看樣子全是會家子，爲首一人，高高瘦瘦，雙目精芒暴射，顯然內家功夫已到了相當火候。

老太婆脚步踉蹌着衝出門外，巍顫顫的拿起枴杖往那人打去。

「找死！」旁邊一名壯漢說時左脚踢出，挾着呼呼勁氣，眞個存心要人性命。其餘三人冷眼旁觀，似乎並不怕打死人。

雪獅子柳照青在這裏，怎會容許這般惡徒逞兇，順手拿起枝竹竿往前拍去，壯漢像觸了電，渾身發抖，跳了開去。

「好小子！」另兩名壯漢怒喝，一齊衝上前，手中鬼頭刀高舉，兜頭劈下。

雪獅好柳照青半步不退，竹竿抖動，往前迎去。

鬼頭刀勢猛勁急，而竹竿看上去纖細弱質，如何可以硬碰呢？

雙方去勢極快，看看迎上，竹竿微微一頓，已搭在鬼頭刀側面，這一頓一錯，已消去對方勁道，就在間不容髮之間，竹竿輕點，鬼頭刀有股大力傳來，兩名牛高馬大的精壯漢子，竟然無法把握得住，脫手飛出。

兩名壯漢大驚，根本未弄清楚是什麼回事，手中刀丟了還不說，手腕上着了一下，半邊身麻木，動彈不得，這一驚非同

小可。

雪獅子柳照青當然是手下留情，所以站在原處，望住二人微笑。

老太婆與小虎子，甚至那老頭子，也全站在門口，見了這情況，三人臉上綻開笑容。

只有那高瘦漢子，像一座山屹立不動，臉上神色冷峻如故。

直到兩名壯漢逃開去，才冷冷道：「朋友，你是他們請來的幫手？」

雪獅子柳照青一聽，心內也感到好笑，自己給這老頭子老太婆罵得狗血淋頭，如今怎麼說好呢，當下笑笑道：「我與他們究竟怎樣關係，連我自己都不知如何說好，這些都無關重要，只是你們這樣强橫霸道，在下有點看不過眼，如此而已。」

「好，有胆量！」高瘦漢子冷峻道。

「以我看，這家人只不過是普通百姓，閣下氣度不凡，當是江湖上强者，與他們計較，似乎太失身份了！」雪獅子柳照青說道。

「他們要搶我家這塊土地，也把我妹妹搶去。」小虎子叫起來。

雪獅子柳照青以爲鄉下人，不懂事理，或者口頭上得罪人，小虎子如此說，對方已犯了江湖上禁忌，當下心內怒火頓時勃發，沉聲道：「是麼？」

「嘿嘿！一塊爛地，紀大爺托人好說，任你出價，老鬼竟然全不給面子，還要出口傷人，紀大爺好說話，我可看不過眼，給點小教訓，那也是平常事。」高瘦漢子一副自負神態。

「請教朋友高姓大名。」雪獅子柳照青拱手問，他準備伸手管一管，所以先盤對方來歷。

「黑面人屠宣正！」高瘦漢子傲然說道。

「久仰，在下雪獅子柳照青，今天我們相會，可說是巧遇。」說到這裏，雪獅子柳照青故意頓一頓，見對方臉色也變了變，當下繼續道：「買賣是雙方的事，這鄉下人不願，閣下竟然出手搶人，這的確太過份了。」

「嘿嘿！憑俺黑面人屠宣正，別說這麼件小事，即是再大的事也說了就算。」

雪獅子柳照青暗怒，黑面人屠宣正在江湖上，的確是塊金字招牌，二十幾年來，尚未失過手，但依此橫行，那還成話！

沉默了半晌，雪獅子柳照青心內有了決定，緩緩抬頭道：「今天，我們雙方，看來要表一表了。」

「哈哈哈……」黑面人屠宣正放聲狂笑，笑聲中有說不出的驕傲和自負。

雪獅子柳照青不動聲色，雖然面對的是黑道巨寇，他自幼學的家傳功夫，師門絕學，又豈是省油燈，再說大丈夫豈能屈服於淫威之下，無論如何，今日也要爲這鄉下人盡力，與黑面人屠宣正決一勝負。

笑聲響亮高吭，顯示黑面人屠宣正內功精湛，一旁的老頭子老太婆及那小虎子，天不怕地不怕，此時似乎也露出悖色。

足足有半盞熱茶時分，笑聲倏停，黑面人屠宣正聲音像迸出幾個冰珠子，冷峻道：「很好，有胆色，年青人的確值得欽佩，來吧，手下見高低。」

雪獅子柳照青雖然自負，却也不敢過於輕敵，冷靜的撤下寶劍。

黑面人屠宣正雙手拍處，弧形劍寒光閃閃，有股傲人的風彩。

雙方全是依着正當禮節，名家果與平常不同！

「請！」二人同時拱手，說了聲請，立即窺隙進擊，互相繞走起來。

盤旋三匝，黑面人屠宣正微一跨步，弧形劍有如電光火石，「神龍擺尾」，「流星趕月」及「天外來鴻」三招連環使出，招中套招，式中見式，流水行雲般一氣呵成。

雪獅子柳照青雖然聽說過弧形劍，今天還是第一次碰到，所以不求有功，只求無過，將門戶守得極穩，對方使出三招，立即展開長劍，「八龍護體」，噹噹聲中，依然是四平八穩，沒有露空隙。

五十招過去，仍然是個僵持局面，黑面人屠宣正心內不是味道，他在江湖上成名已二十幾年，多少不可一世的尖頂高手吃敗仗，今天，與個初出道的年青小子，糾纏了將近百招，仍然毫無寸功，而且，對方還是嚴守門戶，並未反擊。

心念動處，手上就有了遲滯，武術家所謂「趁虛而入」，雪獅子柳照青是何等人物，百招下來，對弧形劍路數已有了認識，這次，立即全力反擊，噹噹聲中，漫天劍氣縱橫，天地頓時充滿了肅殺。

稍一大意，頓失先機，黑面人屠宣正左支右撐，而雪獅子柳照青劍上威力越來越大，五十招過去，已掌握了主動，「颼」一道鮮紅血漬噴出，黑面人屠宣正右臂受傷，不知主筋曾否受創，看他那種面色灰敗神態，相信已受了極重傷勢。

雪獅子柳照青一招得勢，並未追擊，屹立原處，一言不發，望住對方，看他有何交待。

「好，屠某認栽，要殺就殺，任憑處置！」黑面人屠宣正額上冒汗，想來是十分疼痛，但他倒也十分光棍，正所謂輸得起！

雪獅子柳照青微微一笑道：「閣下已經盡了力，今日之事到此爲止，可是這鄉下人的女兒，你們得盡快放回，否則，只怕又要起干戈了。」

「這事，我也作不了主！」黑面人屠宣正道。

「很好，你走吧！兩個時辰內，不見女孩子，我會找上紀某人，叫他仔細想想吧！」雪獅子柳照青沉聲道。

颼颼颼，突然有三枝箭由草叢中射來，雪獅子柳照青大驚，自己或可躲避，老頭子及小虎子萬一有個損傷，那可不是玩的！

正在危急中，草叢中突然「哎喲」之聲不絕，似乎那般箭手受了傷。

噠噠噠，七匹馬，從草叢中直竄出來，正是埋伏的箭手，似乎給人趕了出來。

「誰？」雪獅子柳照青喝問。

空山寂寂，除了習習山風那有人影。

黑面人屠宣正，似乎知道絕望，只好垂頭喪氣，伴着三名壯漢，急急如喪家之犬，往來路走去。

「多謝大哥！」小虎子跪在地上，不斷叩頭。

「起來！起來！這算什麼？」雪獅子柳照青急忙扶起這鄉下少年。

「少俠，請趕快救回我們小妞兒！」兩個老人此時已知雪獅子柳照青不是敵人，反而是救苦救難的俠客，所以也跪地叩求了。

「你們起來，我決定去救人！」

「多謝大哥！」

好不容易制止這家人的感激。

原來當地有座紀家大院，極有勢力，無論是武林中的黑白兩道人物，以及官府，全有來往。

紀家大院的主人紀常，不知是什麼來歷，二年前到此落籍，大興土木，蓋了座美命美奐的紀家大院，之後常有兇神惡煞的江湖人來往，附近全是老實百姓人家，誰也不敢多事。

俗話說得好，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這話的確有道理，小虎子一家人，住在荒郊，普通莊稼人，流血流汗，混兩餐糊口。

紀大爺不知在興什麼念頭，突然喜歡這塊小地方，派人强買，小虎子的爺爺張老實不肯，倒不是價錢或其它原因，因爲這是祖地，張老實認爲賣祖地，那是子孫的不孝，紀大爺想不到會碰到這個怪事！

黑面人屠宣正拍拍胸口，担保把這件事辦好，紀大爺吩咐道：「老弟，這鄉下人難辦，我們還在此處，別出人命，縣太爺那兒不好交待。」

「我知道！一定包你滿意！」黑面人屠宣正拍胸口。

半個月下來，威迫利誘，官私兩方，什麼手段都用齊了，張老實一句話：「不賣！」

黑面人屠宣正火了，擄走了張家閨女小鶯，還把小虎子打了一頓，這才揚長而去。

小虎子追出理論，又討一次打，渾身血污跑回來，黑面人屠宣正領着紀家豪奴，想進一步威迫，誰知道陰錯陽差，碰到雪獅子柳照青，吃了大虧。

紀常一聽就火了，一掌拍下，大理石的桌面頓時粉碎，可想而知，紀老大的掌力可不簡單。

豪華大廳內總有十幾人，誰也不敢出聲。

「秦風！」紀常叫道。

「小的在，」一名虎背熊腰的壯漢，應聲走出，腰裏纏着條軟鞭，正是甘陝道上有名的纏魂鞭秦老大。

「你帶阮氏三雄，立即把姓柳的給我抓來，鄉下佬就地解決，張小鶯送到怡香院接客。」紀常一連串的命令，纏魂鞭雖然心狠手黑，也聽得直冒寒氣。

阮氏三雄走出廳來，一色黑衣服，沒有絲毫腳步聲，兼且臉上慘白，渾身鬼氣，雖然是大白天，也令人有股陰森森的感覺。

這次霹靂行動，只不過對付鄉下人，雖然雪獅子柳照青出面，如此明目張胆，殺人放火，強搶民女，迫良爲娼，可想而知，這紀常是個如何樣人了！

幾人正要走出大廳時，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突然從東方角落頭響起：「慢來！慢來！」

大家循聲望去，一個又瘦又矮又乾又癟的老頭子，手內正拿着枝烟管，此時正瞇起眼睛，吞雲吐霧，呼啦啦的自顧自忙着，十幾人二十幾隻眼睛瞪着，他似乎沒有看着，這份定力已非常人可及！

但是，沒有人現出不耐煩神色，看來毫不起眼的老頭子有其過人之處！

紀常何等氣概，這時也惟惶惟恐低聲道：「老夫子，有什麼不妥！」

又等了半天，這位老夫子才似夢初醒，瞇起眼睛道：「對付雪獅子柳照青，不能硬來；他父親清風俠柳中州威震關內關外，認識的當世名家極多，我們不能樹立這種敵人？」

「我們就這樣算了不成！」紀常吼叫道。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而且雪獅子柳照青的泰山，鐵翅神鷹雲笑天也是涿鹿一塊天，雲家父子女兒四人，也是難惹的人物！」

「天，這小子怪不得那樣橫法，有這麼大靠山，誰敢惹他呀！」黑面人屠宣正叫道。

「我要動他，無論是怎樣的靠山；在我地頭上，不容許反對我的人存在，紀常咬牙道。

「嗯！」老夫子輕輕用鼻子哼了一聲，紀常立即感應道：「老夫子一定有辦法吧！」

「等他來時，」老夫子慢吞吞道：「以禮相待，張小鶯也讓他帶走，然後才找地方攻擊！」

「雪獅子柳照青的靠山如果來了，我們一樣接戰，就我們地方，到底方便些，就此揚名立萬，河南地方，將這兩家徹底摧毀，那就是紀家天下了！」老夫子說到這裏，本來從不激動的臉色，也泛出少許光彩。

「好，就這樣辦，好好幹一番，大家兄弟也鼈得太久了，從江南跑到這地方，躲了十年，嘿嘿，如今只怕再不用躲了！」紀常大聲道。

「好！」廳內的人似乎也給鼓舞了起來。

他們究竟是何來歷？似乎從什麼地方搬到此處，是在避躲什麼勢力，如今似乎已經毛羽豐滿，又要闖出去，所以雪獅子柳照青的出現，令他們加快了步伐。

這帮人勢力不小，像黑面人屠宣正，只不過是跑龍套的小脚色，其餘的可想見一斑。

雪獅子柳照青由紀家大院出來，很順利，將張小鶯帶出來，紀家人陪小心，打招呼，說是黑面人屠宣正個人的主張，千對不起，萬對不起！

俗話說，伸手不打笑面人，柳照青只要帶走張小鶯，其餘的以後再說，他想快點到涿鹿，會見雲彩麗，這紀家大院，再慢慢調查！

張小鶯斯文秀氣的，與柳照青一起走，有點害羞，但心內却欽佩得不得了，尤其是雪獅子柳照青氣度軒昂，態度溫和，令得這位小姑娘心底深處，產生好感！

忙了老半天，柳照青還未吃過東西，當下徵得張小鶯的同意，順便在天香樓吃飯！

幾個簡單小菜，不想浪費時間，所以

未要酒。

「小鶯，別客氣，不吃白不吃，點了的菜，就得付錢。嚐嚐這味魚吧！」雪獅子柳照青笑道。

「我不餓，只想早點見爺爺及婆婆！」張小鶯怯怯道。

「哈哈哈，何必去見爺爺，不如跟哥哥走吧！」旁邊一張桌上兩名漢子出言不遜！

雪獅子柳照青皺了皺眉頭，不願惹事，所以硬將胸中怒火壓下。

兩名漢子以爲好欺，竟然走了過來，一隻手按在桌上面，右脚踏在櫈子上。

另一名漢子沉聲道：「小子，看你來路不正，這女孩子由那兒拐來的，說！」

雪獅子柳照青幾乎氣破了肚子，緩緩道：「兩位最好別無理取鬧，走開！」

「嘿嘿……」一名漢子右手竟然按在柳照青肩上。

雪獅子柳照青右手橫拍，那名漢子如何禁受得住，整個人橫飛開去，砰砰，碰翻幾張桌子。「嘭！」撞在根大柱上，才停下來，人已快昏過去！

另一名漢子見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麼個斯文秀氣的少年，竟有如此氣力，他一時呆住了，不知如何辦好！

「還不快滾！」柳照青一瞪眼喝道。

蹬蹬蹬，那漢子大驚，急往後退，碰翻幾張櫈子，才轉身往樓下跑去。

酒樓上本來是容易發生這種事，雪獅子柳照青以爲是流氓混混兒，想敲搾幾文而已，所以並未在意！

張小鶯從未見過這塲面，所以臉都白了，渾身發抖，坐立不安！

「我們走吧！」柳照青放了兩塊碎銀在桌上，然後伴着張小鶯下樓去！

「柳大哥，你眞好本事！」張小鶯過了半天，神情比較安定，忍不住怯怯道。

「唉！」雪獅子柳照青深深嘆口氣，張小鶯這句話，令他產生極大感慨，江湖上的仇殺，寃寃相報，就是一般人學了幾手武功，結果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連累朋友，今天，黑面人屠宣正不說，兩個流氓無賴也發橫，江湖上日子眞不好過呀！

「我說錯了麼！」張小鶯很害怕，以爲在言語上得罪了這位公子。

「沒有，沒有！只是我想到了其它地方，所以忘了回答，很對不起，小鶯姑娘！」雪獅子柳照青連忙道歉。

「你這身本事，想來不怕人欺負了！」張小鶯想想自己家裏的事，忍不住又問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這點微末之技，又算得了什麼，別看我今天打了兩名流氓，說不定就會惹來極大麻煩，還不如老老實實忍下一口氣，却沒有後患！」雪獅子柳照青出身武林名家，平時所聽所見，深知江湖兇險，所以感慨也特別深。

張小鶯沒有經驗，所以也無法答話，也相信這位年青公子一定是好人，所以他說的話一定對的！

這條路很幽靜，兩人默默的走，好久沒有說話，似乎各有各的想法！

颼颼颼，人影翻飛，總有二十幾個，將二人圍在中間，看來必須要經過一番火併，否則，別想走出去！

雪獅子柳照青將張小鶯拉到身前，往四周打量一下，然後抱拳道：「各位，究竟什麼一回事，可否說明來意，別弄錯了對象吧！」

「嘿嘿，小子行爲可鄙，拐帶良家婦女，俺風雷手萬永年實在看不過眼！」一名老者冷冷道。

「小子。」另一名渾身雪白衣服的矮子淡淡道：「今天侍候你的人可多了，雪狐陸小中不算什麼，在塲的全是江湖上有姓有名的人物。」

雪獅子柳照青環視左右的人，全是會家子，而且有極深的修爲，這小地方怎會有許多武林高手，豈非怪事，莫非另有原因！

風雷手萬永年又開言道：「小子，爲了你這小子，天魁星胡益、小金龍何平、酒怪劉存孝、黑豹李誠及大漠雙雄、中條七友全來了！」

「看來，各位是有心人！」雪獅子柳照青冷冷道。

「小子，你是乖乖的束手就縛，還是要作無謂的掙扎，俺風雷手萬永年等你一句話！」

雪獅子柳照青心內暗暗焦急，這般人全是黑道上兇殘暴徒，看他們這陣仗，存心殺人滅口來着；張家人只怕凶多吉少，張小鶯處境一樣不妙！

正在沉吟之際，黑豹李誠一聲不响，着地就滾，鴛鴦刀像爆散開來的水晶球，精光燦爛，往雪獅子柳照青胸腹及雙腿猛刺。

强敵環伺之下，兼且有名不會武功的女孩子，雪獅子柳照青不敢大意，疾伸手抱住張小鶯，往左移開五尺，雙腿倏彈，快如閃電。

衆人只不過霎眼時間，鴛鴦刀巳脫手飛出，直射前面的大漠雙雄；黑豹李誠右眼中了一脚，痛得昏了過去，翻翻滾滾，昏倒在地上。

事情發生太快，待大家清楚時，巳經過去。

雪獅子柳照青身手太高，出乎他們想像之外，看情形，他並未施展全力，手上還抱住個人，黑豹李誠地堂刀法何等霸道，只不過一招，就給打得昏了過去！

大家稍爲窒了一窒，立即激發了兇殘火性，紛紛抽出兵刄，準備拚命！

雪獅子柳照青迅速將張小鶯放下，抽出長劍，準備厮殺。

「大漠雙雄由前面攻，中條七友合後衝殺，其餘的人抽冷子放暗器！」風雷手萬永年發佈命令。

「殺！」中條七友人多勢衆，兵刄齊飛，由後殺至；大漠雙雄全是長兵刄，子母乾坤錘，九節連環鞭，絲絲聲中捲至。

雪獅子柳照青心內迅速有了決定，閃身衝前，子母乾坤錘緊貼着衣襟，九節連環鞭巳捲走一束頭髮，而雪獅子柳照青長劍挾着嗤嗤聲响，刺中一人，而右脚倏踢，大漠雙雄另一位左腰中招！

解決了前面的大漠雙雄，雪獅子柳照青翻身倒地，在塲之人全認爲柳照青受了致命重傷，中條七友甚至停止攻擊行動！

正在這時，雪獅子柳照青幾乎是貼着地面，像一枝箭射出，手中劍展開，有如

水銀瀉地，中條七友又驚又怒，全力抗拒，但巳有三人斷足，二人受傷！紛亂中，怒吼聲挾着沉吟聲，雪獅子柳照青手脚並用，長劍如矯龍升空，變化無窮！

砰砰，中條七友剩下的二人受了致命傷，大戰巳經結束，攻擊的人全部受傷，無一倖免！一下子，空氣似乎凍結了！

沉靜，令人沉悶的寂靜！

雪獅子柳照青施展了雷霆萬鈞之威力，只不過霎眼時光，大漠雙雄及中條七友，全部受傷，雖不至喪失性命，但也失去了戰鬥力！

這是何等令人震駭的武功！

花好月圓

過了好半天，風雷手萬永年困難地吞了口涎沫，費了極大氣力說道：「朋友，好高的武功！」

「這是爲各位所逼，柳某人實在不得巳！」

「沒有關係，江湖上的生涯，原是這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這筆帳我們會討回來，連本帶利的討回來。」風雷手萬永年沉聲道。

「既然如此，在下只好捨命陪君子！」雪獅子柳照青回答得很吃力！

張小鶯幾乎駭得昏了過去，滿地的傷殘、血污及殘肢斷腿，恐怖非常。

令人窒息的沉靜，橫亙在空中，這是大風雨來臨前的寧靜，有股令人透不過氣的沉悶！

雪獅子柳照青到現在爲止，大獲全勝，仍然無絲毫得意神色，他知道戰鬥中，變化萬端，常常有出人意表之事發生，剛才獲勝，一方面由於對方輕敵，同時不知柳照青深淺所致！

眼前敵手，全是獨當一面高手，較之剛才九人，不知高了多少級；所以說，眞正的强敵，還未交手，即將面臨的血戰，那才是極其艱辛的難關！

風聲呼呼，大地充滿了肅殺氣氛！

敵方五名高手，神情越來越嚴肅！

「托！」風雷手萬永年跨前一步，地面也在震動，他個人所形成的殺氣，愈來愈强烈，五步以後，殺氣頓時滙合成一股强勁無匹的波濤，排山倒海般衝擊過來！

這才是眞正的武林高手，未戰之先，雙方氣勢的爭戰，巳決定勝負！

「嘿！」雪獅子柳照青不敢怠慢，輕叱一聲，整個人的精神意志集中一點，根據目光往前激發！

雙方全是高手，所以意志定力極强；而雪獅子柳照青所習內功，是玄門正宗，雖然火候上較差，而心性堅定，成就比其它宗派，却高多了！

短兵相接，風雷手萬永年只覺得，面前的年青人，是一座山，自己以向無堅不摧的氣勢，受了極大反抗力，而且抗力逐漸增强，反而有喧賓奪主之勢！

又過半晌，風雷手萬永年極不情願的退一步！

俗話說，兵敗如山倒，風雷手萬永年氣勢剛歇之際，雪獅子柳照青是何等樣人，大喝一聲，長劍挾着排山倒海之威，猛劈過去！

「殺！」雪狐陸小中、天魁星胡益、小金龍何平及酒怪劉存孝一齊出手。

雪獅子柳照青長劍劈出，雖然相差一丈左右，凌厲的劍氣，早巳抵達，風雷手萬永年氣勢剛歇，全身防守力最弱之際，如何禁受得住，翻身往後就倒！

其餘四名高手急急出手，以爲可以解救風雷手萬永年危機，誰知他仍然昏倒，這令得四人心底深處起了莫大震駭！

雪獅子柳照青距離一丈遠，就可以傷人，這是什麼樣的武功；本來，四人這樣一等一的高手，全力出擊，柳照青也禁受不起，但風雷手萬永年倒地，令四人心神分散，攻擊力頓挫！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雪獅子柳照青奮起神威，長劍揮動，寒光閃閃，殺氣騰騰，嗤嗤，雪狐陸小中、天魁星胡益首先中招，小金龍何平及酒怪劉存孝，吼叫如雷，拚命抗拒！

雪獅子柳照青暗自冷笑，二十幾名高手，如今只剩下你們兩個，還有什麼作爲而已！

小金龍何平一雙判官筆專打穴道，酒怪劉存孝只在一旁遊走，窺隙進擊！

雪獅子柳照青微感不耐煩，大喝一聲，身劍合一，猛往小金龍何平衝去，想先解決小金龍，再回頭收拾酒怪劉存孝，不怕他跑上天去！

正在這時，酒怪劉存孝動了，雙手疾揚，一陣細如牛毛的小針，往雪獅子柳照青背後打去！

這小針發出，聲音極微，酒怪劉存孝却會運用，猛吸口酒，全力噴出去，一般酒香飛揚，很容易使人錯覺，這是酒水破空聲！

「嗤嗤！」總有十幾枝針，一齊射入雪獅子柳照青的左腿，只覺得微微一痲，顯然針上有毒！

小金龍何平重傷倒地，雪獅子柳照青回過頭來，眼中煞光閃動，一步步往前走去，看來恨極了，存心要把酒怪劉存孝收拾下來！

「你不怕毒發身死！」酒怪劉存孝叫道。

「就是死，也要拉你墊底，拿命來吧！」雪獅子柳照青步步進逼！

雖未動手，這股壓力也令人透不過氣來！

酒怪劉存孝突然大叫一聲，轉身就跑，連手上的葫蘆也丟了！

雪獅子柳照青腿上痲癢越來越盛，知道愈來愈危險，只要讓酒怪劉存孝逃開去，自己就別想活了；當下不敢怠慢，奮起神威，將寶劍全力擲出！

「撲！」長劍貫注了內家眞力，去勢何等勁急，從背後直透過前胸，酒怪劉存孝猶給帶出七尺，才倒地死去，而雪獅子柳照青本人也昏倒過去！

這一塲慘烈戰鬥巳經結束。

結束之時，巳是兩敗俱傷！

本來，以雪獅子柳照青當時優勢，可以不受損傷，只要小心應付，決不會中毒針。

勝利在望，快將成功，也是人最容易疏忽之際，雪獅子柳照青到底年紀青，經驗及定力稍差，所以才有此失；他的失着

，可說是危險萬分！

這是紀家大院勢力範圍內，今天的大戰，自風雷手萬永年以下，二十名黑手，怎會這樣巧在此處出現，可以想像到，這是紀家人的主使！

雪獅子柳照青昏倒，對方豈無人看到，紀家大院此時只要派個九流小卒，就可以要了雪獅子的性命！

張小鶯早已駭昏過去，等於是廢人一個！

果然，不遠處小山坡上，有兩名壯漢急急衝下來，想要立下驚人的大功！

「賀老三，姓柳的年紀青青，這身武功貞個驚人，不知他怎練的！」灰衣漢子一邊走一邊道。

「說貞個的，今天要不是親眼看到，誰相信二十幾名高手，會全軍盡墨！」

「嗯，注定我們哥兒倆要發財，只要把這小子交回去，紀大爺賞賜，够我們一生揮霍了吧！」

「好吧，我們也要先弄回去才能得奬吧！」

二人興高彩烈，直往雪獅子柳照青身前走去！

「賀老三，這小妞兒也揹回去，你道如何。」

「張得標，還是姓柳的重要，張家小妞兒不怕她逃上天去，回頭還要收拾他們全家，如今算了吧！」

「好，就依你！」

二人正要伏身去搬弄柳照青，突然眼睛一花，首先是一陣香氣透入鼻端。

情況似乎有點不對，急抬頭看時，一名絕色麗人，俏生生站在前面，冷峻望住二人。

張得標與賀老三，心頭怦怦跳個不停；俗話說，時來運到之時，處處都碰着好事，二人平空立下大功，眼看就要發財，而這女孩子好像從天下掉下來，財色兼收，以前只不過聽說而已，今兒個竟然親自享受這個，這貞是老天爺的厚賜！

「你們是紀家大院的人！」嬌美的聲音，更美的是她的人！

「是！」賀老三首先答應。

「這些打架受傷的也是紀家大院人麼？」女孩子又問。

「正是！」張得標這回搶着答應。

「好極了，你們自己了斷吧！」聲音充滿了肅殺之氣！

怔了老半天，二人才回過神來，立即怒喝道：「什麼，你要我們了斷！」

「嘿！」女孩子秀眉微皺，一隻欺霜賽雪的玉手揮出，兩名紀家大院的豪奴橫飛出去，翻倒地上，恐怕再也不會醒過來了！

女孩子立即轉身到雪獅子柳照青面前，目中露出無限關注神色。

× × ×

雪獅子柳照青醒轉時，腿上毒針全部取去，痲痺亦停止，傷口並敷好傷藥，試一運氣，毒已消除！

定睛看時，這是座茅舍，並非張家原有地方。

小虎子及張小鶯正坐在前面，一切看來並無不幸事件發生。

「柳大哥，你醒來了，」張小鶯站起來問，看她們疲倦不堪神色，相信已守候很久！

雪獅子柳照青茫然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柳大哥，這是離我家百里以外的山上，昨日你受傷後，有一位姑娘親手醫療，後來叫我們全家連夜搬來，說那地方暫時不能住，有危險！」張小鶯道。

「那姑娘是什麼人？」雪獅子柳照青問。

「她說，日後自然會知道，目前叫你好好休息幾天，紀家大院的事，慢慢再說！」張小鶯道。

雪獅子柳照青滿腹疑雲，這位姑娘是何許人物，看來必定是武林中人，張家搬離原地，這是對的，自己昨日沒想到，差點害了他們，想到此處，不由出了身冷汗，抬頭向他們兄妹望去。

二人也滿懷希冀的目光望住柳照青！

沉吟半晌，雪獅子柳照青即鄭重的對二人道：「你們全家人，這幾天少出門，紀家大院的全是殺人不眨眼的强盜，昨天我殺傷他們很多人，這班人一定恨極了你們，只要被他們見到，那時就很危險！」

「我們知道！那位姑娘已經說過！」張小鶯道。

雪獅子柳照青嘆了口氣，自己本來趕着去岳父家，想不到在路上，撞倒這位張老頭，牽帶到紀家大院，差點送了性命！

那位姑娘到底是何人？張家門外的伏狙手被殺，莫非也是她，有幾次危險，都有人暗中解救，她為什麼這樣做！

雪獅子柳照青無法想得明白，但知道對方是一番好意，所以也只好悶在心裏！

五天，很平靜，雪獅子柳照青已經痊癒，他暗自盤算了半天，決定採取行動。

夜黑風高，正是夜行人出動的時候，雪獅子柳照青問明方向，急往紀家大院趕去！

端詳了好半天，柳照青決定深入虎穴，探個明白，這紀常究竟是何方神聖，手下羅致了這許多黑道高手，當然不會是善類，還好發覺得早，如果羽翼已成，只怕為禍極烈，那時就難了！

四周牆高三丈，黑沉沉的，不知暗中有多少人看守，雪獅子柳照青端詳了半天，決定由一處懸崖上入手，那地方形勢險峻，根本無法下去，紀家大院的人在此處定然防守最弱！

究竟這想法是否正確，暫時無法知道，雪獅子柳照青只好冒險一行了！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已安全站在大院內。

左邊高樓，氣派與衆不同，柳照青仔細看了半天，決定先探，身形起處，有如一股沒有重量的輕烟，直往樓上撲去！

剛站穩腳步，背後一陣勁風，柳照青不由不驚，腳尖點處，人已凌空躍起，急定睛看時，原來是隻小牛般大狼狗，當下不敢怠慢，鐵掌疾拍，已按在狗頭上，連半點聲音都沒有，大狼狗已自了帳！

又費了半天工夫，將狼狗放置在花叢中，然後再往樓上躍去！

此處果然是紀家大院的重地，紀常、老夫子及另外兩名老者，已在一起密談！

「二十名高手，在一戰中喪失殆盡，

對方僅只一名年青小伙子，事後反給他逃去無蹤，這怎麼說……」紀常正在大發雷霆。

「東翁暫息雷霆之怒，由於這小子來歷不凡，一身武功，我們派出去的人，大概認為一個毛頭小子，還不手到擒來，輕敵之下，才中了詭計！」老夫子平和地述說。

「如果由他逍遙法外，我們紀家大院就別想再混了！」紀常怒道。

「東翁別急，這小子縱有三頭六臂，也逃不出紀家大院的掌心！」老夫子道。

「哦！」紀常及另二人似乎不信，但他們知道這位貌不驚人的老夫子，一向神機妙算，算無遺策，所以許多大事經他策劃，必操勝劵！

今天，他這話實在太過驚人，在場之人立刻打起精神，洗耳恭聽。

在窗外的雪獅子柳照青，又何常不是震驚，看他到底有何方法！

老夫子慢條斯理，重重地吸了口烟，然後又緩緩吐出，一個一個烟圈，在空中散開，相當好看！

大家屏氣凝神，並無不對之色！

「昨日一戰，」老夫子緩緩道：「我們雖然損失大，這年輕人一樣中了酒怪毒針，經過救治後，今日正好痊癒，在他的立場來說，首先要做什麼？」

「做什麼？」三人齊聲問。

老夫子又吞吐了一口烟，才有氣無力道：「他首先必然會來紀家大院探察！」

「什麼！」三人霍地站起。

「他現在已經來了！」老夫子緩緩說道。

紀常整個人幾乎跳起來，另二人更不用說，即是雪獅子柳照青，一樣震駭莫明，這老鬼太可怕了！

「颼！」三人反應極快，穿窗而出，越上屋頂上，身手高絕，全是一等的絕技高手！

雪獅子柳照青在這時表現了過人才智，看準了後窗空着無人，三人由前方及左右掠出，一定想不到柳照青敢衝進大廳重地！

在雪獅子心中，這老夫子是個極端可怕人物，所以他決定冒險，先除去這人再說！

大家動作奇快，雪獅子柳照青身形橫掠，在一丈遠近，劈空掌發出！

老夫子端然穩坐，掌力擊中時，但他再聰明，只怕也要一命歸天！

「嘭！」的聲響處，一陣濃烟冒開，散佈極快。

雪獅子柳照青幾乎不相信自己眼睛，老夫子怎會渾身冒烟，他知道有鬼，迅速後退，雖然離遠，也吸了少許烟，剛入口就有陣昏暈感覺！

「有毒！」心內暗驚，身形如一枝箭穿窗而出。

「拿命來！」一聲暴喝，人影翻飛，一股強勁雄渾的掌力當頭打到。

雪獅子柳照青不敢怠慢，聽聲辨形，右掌揮出，不待掌緣相接，藉着反力，縱身掠出五丈，腳尖輕點，又縱開三丈。

「那裏逃！」追的人輕功極佳，如影附形，他以為柳照青胆怯，不敢接招，所以未通知其他的人。

「颼！」雪獅子柳照青身形突然停住，「一鶴冲天」，反往追趕的人身前迎上去。

這一切都是反常，逃走的人自動回身迎敵，追趕這人心神微震，一股排山倒海掌力已到，他無暇多想，揮掌迎去！

「嘭！」大響聲中，追趕的人蹬蹬蹬，連退七步，胸腹內血氣翻騰，喉口一甜，已受了極重內傷！

雪獅子柳照青得理不饒人，無影腳飛上，那人連哼都未哼一聲，已自了帳！

紀家大院擧火如星，柳照青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迅速將那人衣衫換過，然後小心藏過屍首，三個縱落，躲入一棵大樹上！

等了半晌，只見紀家大院內四周點起火把，三五成羣的武士四周走動。

足足有兩個時辰，搜索的人羣似乎漸漸冷却，柳照青又想行動，趁這時候多消滅幾個爪牙也是好事，分頭擊破，應是好主意！

兩名武士雙雙走來，雪獅子柳照青準備妥當，二人正經過樹下時——

砰砰聲響，牛高馬大的漢子，緩緩倒下，連叫聲都未叫出，就此了帳！

雪獅子柳照青很得意，正想展開第二次行動時，四周火把漸漸移動，數十名高手，全神戒備，緩緩合圍過來，「這是詭計！」柳照青暗自叫苦連天。

「哈！……」老夫子縱聲大笑。

雪獅子柳照青心頭暗怒，老賊詭計多端，我難道怕了你不成，當下縱身下地，朝前走去！

紀家大院站滿了人，沒有絲毫慌亂，個個神色冷峻，嚴陣以待！

雪獅子柳照青處身龍潭虎穴之中，毫不氣餒，大踏步往前走去，就像一位從容就義的烈士，視死如歸，這種豪氣已令周圍的人暗暗心折！

一直走到場中，雪獅子柳照青運足內家貞氣宏聲道：「在下柳照青，今日闖入紀家大院，誰敢出來，與我決一死戰！」

人羣中起了一陣嗡嗡之聲，似在竊竊私議。

「好胆識，好氣概！」紀常雖然痛恨，此時見了，內心也不禁起了惺惺相惜之慨！

「好，俺兄弟們來會會高人！」人隨聲現，兩名中年漢子緩步走入場來。

外表看，很平常，如果在大街上，誰也不會相信二人有什麼特殊本領，此時衆目睽睽，而且數日前一戰，雪獅子柳照青，在紀家大院人的心目中，是從未遇見的勁敵，二人既敢會戰，決不是省油燈！

雪獅子柳照青仔細看，仍然看不出對方的長處，和氣一團，普通衣着，肥肥胖胖，眼神、步法，從任何地方看，都看不出對方是個有武功的底子的人！

柳照青深深震駭，這二人貞的可怕！

此時雙方相距不足兩丈，兩名中年漢子臉帶笑容，雙雙拱手道：「請指教！」

「請！」雪獅子柳照青自然不會打退堂鼓，他是三頭六臂的神將，今天也要拚個明白，所以柳照青不忘了禮數，規規矩矩還了一禮。

「颼!」二人同時出掌,一左一右,掌力强勁,當胸打到,柳照青閃身讓過。

十招過去,仍然看不出對方奇處,雪獅子柳照青再不客氣,鐵掌揮出,竟是硬碰硬打法!

砰砰,對方也老老實實接下。

雪獅子柳照青全力施爲,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氣勢越來越强勁,二人一副挨打模樣。

表面是挨打。

但並未露出敗象!

五十招很快過去,雪獅子柳照青感到有點不對頭,雙手有種軟瘫感覺,臂上似乎有股寒氣走動。

「寒陰掌!」柳照青叫起來。

「哈……」二人笑起來,並未答話。

「雪山派霍氏雙英!」柳照青心念電閃,心內記起父親說過江湖上有這兩號人物。

「正兄霍小庭,霍小英!」二人拱手道。

「你們也在紀家大院!」雪獅子柳照青心內暗驚,這雪山派的霍氏雙英,二十年前,縱橫大漠,寒陰掌所向無敵,所以武林中提起來,談虎色變。

可想而知,這雪山派的寒陰掌,是如何威力的武功!

霍氏雙雄只是微笑,不願多說。

雪獅子柳照青暗自駭震。

霍氏雙英寒陰掌,令人經脈慢慢麻痹,雖然柳照青以一口性命交修的內家眞氣,運行一周天,而麻痹並未消失,看來,今日凶多吉少,喪生在紀家大院了!

老夫子這時搖搖晃晃走出來,那雙豬泡眼,好像永遠睡不醒,此時却意外的擠出了一絲笑意,這大概是他想表示善意的標記!

雪獅子柳照青心內,對這位不起眼的老夫子,懷有深深的畏懼。

「小夥子,」老夫子笑道:「了不起,在當今江湖上,像你這樣的少年英雄,可說是絕無僅有,我們東家欽佩得五體投地!」

「哈哈!」紀常綏步走出,口內打着哈哈,然後拱手道:「老弟,英雄出少年,我們是不打不成相識,老哥平生最欽佩的是眞英雄,可否折節下交,與老哥做個朋友!」

雪獅子柳照青如今處身强敵環伺之下,而且寒陰掌毒素在體內逐漸擴散,再戰無力,甚至於逃走亦無望!

這時,對方竟提出以禮相待陣仗,的確十分誘人,甚至可以暫時敷衍,用作逃生機會,也是好的!

呆了好半响,雪獅子柳照青吞了一口痰,緩慢而沉重說道:「多謝紀先生及老夫子好意,柳某不願施詐術,今日盡一己之力,決一死戰!」

「呀!」紀家大院四周的江湖豪傑極多,大家親耳聽到,雪獅子柳照青氣節凜然,臨危不苟,大家由心底內產生敬意!

「哈……」豪笑聲中,一行人走出。

在前面一個老頭,像貌威武,氣概不凡,正是柳照青的岳父——鐵翅神鷹雲笑天。

在他後面,一位千嬌百媚的美人,正是柳照青的未婚妻!

雪獅子柳照青,一下子如墜五里霧中,不知是什麼回事。

他迷惘的望住他們,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賢婿,很好,很好!」鐵翅神鷹雲笑天不斷讚許,一面大力在他肩上猛拍。

「你……你們……」雪獅子柳照青喃喃道。

「賢婿,這是一次考驗,所謂眞金不怕火,你是一位難得的少年英雄!」鐵翅神鷹雲笑天豪笑道。

老夫子這時上前道:「老弟,雲老哥是一位英雄人物,他這位千金,當然也是了不得女豪傑,試想,她的未來夫婿,不是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又怎相配呢!」

柳照青心內很火,自己焦急、担憂,原來都是他弄的圈套把戲;這眞正豈有此理!

雲彩麗靈心慧性,大概看出柳照青的心思,立即上前,委委婉婉嬌聲道:「青哥,你是一位眞英雄,總不至於小心眼恨我吧!」

雪獅子望住這樣美貌如花的嬌妻,那楚楚可憐,瑩瑩欲淚神色,心內早已不忍了!

「我們進去喝一杯!」老夫子叫道。

「好極了,老夫高興頭上,正想大醉!」鐵翅神鷹雲笑天豪性勃發,與紀常老夫子走進大廳!

四周人聲漸漸散開。

只剩下一雙少年男女,在黑夜談心。

無限柔情,終於將雪獅子柳照青深深縛住。

說起這次試驗,雲家足足忙了好久,化錢用力,終於找出紀家。

又暗中找來黑道兇殘,臨時聘用,所以搏殺時眞實在幹。

張家人也是安排好的,否則,雪獅子柳照青怎會落入安排好的圈套呢?

直到解說明白,柳照青仍然悶聲不响,顯然心內怒火未息!

「青哥,你是我的愛人,如果因此討厭我,妹決定以死相報!」這位女英雄雲彩麗性格剛烈如火,說幹就幹,玉手一翻,手中已握着把寒光閃閃的短劍,直往那美麗的胸膛猛插進去!

雪獅子柳照青雖然有火,但也決不會容她如此做。

他大驚之下,不及細說,展開伸手入白刃絕技,往前搶救。

雪獅子施展全力,但雲彩麗也是名家之後,寒光閃閃,全是自殺招式!

二十幾招過去,雪獅子柳照青又急又氣,體內毒素發作,往後就倒!

「呀!」雲彩麗大驚,反而上前扶住雪獅子柳照青,驚叫道:「青哥,你怎樣了!」

「我……不能急,所以……」柳照青有氣無力道。

「你好好休息,我再不敢氣你了!」雲彩麗溫柔道。

「謝謝你!」

一片溫柔氣氛下,這段試夫婿喜劇也完滿收塲了!

——完——

正宗新派俠情 式期完短篇

凌波·文
鐵翅·圖

天目風雲 上

帶病走天目

是黎明時分,山行人少,偶或見三二樵夫出沒,山徑依然清靜,幾聲鶯啼,時聞咕咕,顯示了春田當耕。山田不多,也所以少見老農起早!

這裏是天目山下……突然,傳來了單聲!顯示出有人來了——

是一輛獨輪小車,獨輪將車身一分爲兩,左右就得份量平衡,否則推車人就會搖擺不定,現在,這輪車却是怪,左手一邊是個小包袱,而右手那邊,却有個人蜷臥在車板上……至於那個車夫却是個面黃肌瘦的小伙子,挺吃力的支持着車身平衡,奮力的推上山徑……好不容易,算是推上了一個山坡,山坡下有條小山徑,而旁各有山樹叢生……蜷臥的人開了口……「小四哥……你歇息吧……」才說七個字,這已可聽出,他的氣喘聲比車夫更急更促,好像他比車夫更吃力,更辛苦。可是語聲所示,他並不是個年老衰弱,疲憊不堪的老翁啊!爲什麼會如此的氣喘力促?

至於那個小四哥,他是只能點頭示意,然後,一瀉而下。可憐,瀉力極大,令他不克支持小車的瀉勢……幾次努阻吸氣,拚命擠勢,希望阻止這股瀉勁,對不起……這面黃肌瘦的伕子,是無論如何制止不住這股瀉勢……越來,他自己感到不是他推車,簡直是:車帶了他在飛……

砰然一响,咕咚,叭噠,轆……的响聲中,蜷臥的人是跌下了車——勢必如此。小車翻向右側,獨輪依然在空轉,至於

沿途遭截擊

那個推車漢子算是挫了一挫,總算極快的起了身,一見車上人跌翻在地,他是滿面焦急,驚惶失色,搶過去,一把抱住了他……一個翻身,看清了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年,面色發青。而唇無血色,雙目緊閉……額頭冷汗淋漓!小四將手移近他鼻端……不禁苦叫一聲……滿面是水……已分不清是汗、是淚!

突然,小四是一個翻身,將那個死人——依稀看來像個死人——平放在地,將車上的小包袱取來解開……裏面有一只小拜匣,開了匣,取出了一個小葫蘆,去塞,用咀對了那死人的咀,只抖了抖……然後收起。塞好,平放,他是再不怠慢,用力的又推又搖,又捏又拍,再將這死人半折,像是半坐那樣,他一手扶住,一手猛力推擦背部……好久好久……聽到了咕咕的微响。小四是長吁了口氣,才算是放了心那樣,將那個「死人」平放,仰臥……

半响,喘聲連連中,那個死人算是變成了半死人……並且,還在講話,即使是越說越喘得厲害,可是,他還在講,小四拚命阻住,你除了按住他咀之外,可絕對不能阻止他的說話……

「小四哥!我根本是廢人一個,你又何必多費心力,讓我死!你帶了信物上山,你代我報信……你代我報仇……」可憐,這一段話,幾乎說了一盞茶的時間,並且,這氣喘,簡直比牛更大,比心跳更促,眞可相信,他會就這樣喘得氣絕而亡……

「小主人！求你看我可憐，你就別再說話……」小四是翻過小車，左手邊安好了小包袱，然後抱起了他的小主人，萬分小心的，將小主人放在右邊，依然是蜷曲而側臥。他是再不言語，將架獨輪小車的皮帶，斜套在左肩，雙手一抱車柄……走……走得萬分吃力，蹣跚……向山徑深處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更不知轉了幾折幾彎……依稀可以看到眼前有幾株綠柳，有一泓溪水！而那柳蔭深處却見炊烟飄空……

「到了……我們總算找到了……」是小四的叫聲……

「是誰？」有一聲清越的語聲！微帶冷意，阻住了小四的小車，看看清，不知什麼時候，小車前多了一個年約三旬的漢子，此人雙眉斜飛，目光如鷹，而雖然一身山居人的打扮，不過，英風外露，一看便知是個江湖中人，小四因自覺已來到了目的地，所以，這說話也就比較的暢順，至少，他是不再有什顧忌……事實俱在，他遠走千里，吃盡千辛萬苦，尙幸沿途有不知名的朋友出手相助，否則，他與他的小主人，早已命喪途中，也不至於爲人暗算，氣穴被破，弄到如此狼狽之地步。

一路來，提心吊胆。

一路來，屢瀕於死……

今日，來到此地，在他認爲，已安抵平安境！所以，他是心情暢順，見到了江湖人，他是再無戒心，小四是雙手打拱：

「這位大哥貴姓……」

「誰與你稱兄道弟？」

第一句話，就被悶煞，小四是心中一陣酸痛，唉！自己氣穴被破，形如廢人，本不該與江湖中人稱兄道弟……面色微變，聲調已現怯意：「是……大爺貴姓？」

「憑你配問我來歷……」

又是一個「悶宮」，悶得小四沒頭頂腦，他是不再言語，推動小車就走，在他以爲，算了！怕了你這個太爺，道不同嘛，各走各路……

可是，你想走，他却阻住了你：「我問你是誰？你爲何不理不睬？」

小四心中苦笑，好！有功夫的人就是如此的恃強欺人，他看了看這位壯漢，苦笑道：「在下與你，素未謀面……」

「所以，我才問你！」嗨嗨！又讓他堵截了話頭，並且，反將過來……

「我何必講給你知……」

「你敢……」

「唉！敢與不敢，尙在未知之數！」

那壯漢却是陰損。

小四話尙未完，他已是一把，抓住了那個蜷臥在車板上的少年，一聲獰笑道：「講是不講？」

小四這可是怔住了，一瞬間，他是百感交集，想不到人到窮途，竟然會莫名其妙的受折辱，受排擠……一陣慘笑中：「好……很好……」

「好什麼？」

「眞英雄，眞好漢……」

「你太爺根本不是英雄，也不自稱爲好漢……我是個卑怯的小賊，無能的匪類，我不會老了面皮，自命不凡，我更不屑與人爭什麼英雄……老子任性而行！率性而爲！你明白了沒有……」

好，再來一個悶宮，可憐，小四是鬧了個啼笑皆非，莫知其可！想不到自以爲來到了地頭，却是在最後之時刻，還得面對不幸……

「好！我們認命……」

「也不必如此，我還得看你們值不值我出手！」

半晌無語……

「我問你是誰？」

「靈山門下，我姓孫，名四柱！」

「嘿嘿……這個是……」

「唉！靈山小島主丘維蓀！」

「哈！原來是靈山島丘家之後裔！」

「又該如何？想來是不值得大駕出手了……」

「哈！」一陣狂笑聲中，聽得出他是萬分的歡暢，還加夾七分狠意！孫四柱不由一凜！

「誰不知靈山島乃七十二島的總島主，誰不知靈山島的財富可敵國，更又有誰不知靈山島主丘神通的清靈訣，連山掌乃天下第一的殺手神招……哈……想不到，我可以扣住了他的後裔……」

「也是唯一的後裔了！」是孫四柱氣極而言。

「喔，那更加不壞，我得好好的欵待他……」

「就怕你不敢……」

「爲什麼？」這大漢可是個聞聲知意……分明，他已聽出言中有蹺蹊……

「我怕你沒這大的家底來招待我家小主人，你以爲，你可以從我家小主身上取得便宜，唉！江湖上有多少人在追踪我家小主人！再說；憑你大爺，不是我說句輕視之言，你還不配招待那些朋友呢！」

別看孫四柱面黃肌瘦，也別看他氣息不續，但是，他的說話，依然是鋒芒畢露，而且，刻骨心寒，那個大漢面上，一瞬時已連變數變，看得出，他也是信了四柱之言，他也得有所衡量得失之比……

「憑你一句話，老子就得會會那些江湖客！」

「可惜，你不會得到太多的酬勞！」

「什麼？」

「靈山島敵國之富，已有人執掌，清靈訣，連山掌也已失散……」

「啊！」

「非但如此，老島主多年來所搜集的七十二種劍譜，一百三十六種刀法，天下唯一的寂心內照法訣，全已毀了。」

「怎會毀的？」

「哼哼……靈山島也能毀了，試問；島上有何物可以倖存……除了我們這一對……唉！對頭的香餌之外，試問；又有誰能倖免……」

轟的一陣震，大漢是木立當地……

是啊！風聞靈山島島主；乃當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自從廿年前在靈山島樹起了七十二島總島主的大旗後，他們是絕足中原，只是在海域中稱雄……十八年前，轟動了江湖的渤海大戰，東瀛水月流劍道高手十七人，爲爭奪各執一詞的無名劍譜，丘神通仗劍單鬥十七高手，激戰一月，丘神通劍傷十七東瀛來客！捧得無名劍譜歸。從此之後，靈山島已顯示了其傲視江湖之能耐，一面日影海潮旗，令島國懾伏，武林俯首。

廿年前是樹起了海島聲名，分明植基立礎，又該在多少年前？於此可見，丘神通是個深謀遠慮，目光如炬的有心人，試問；有誰可以破得了他的總壇基地？而破得了靈山島。此人之精明，此人之計謀，武功，在在高出丘老之一籌，否則又怎能毀得了靈山島？問題也就更清晰了，試問；如此之人才，他怎會放得活人脫出其佈排圈？

大漢是惘然若失！

孫四柱是慢慢的。推動了這獨輪小車，在他以爲，大漢必定有所阻攔……但是，他失望了，因爲，這大漢宛如泥塑木雕的站在那裏！顯然，他已爲四柱這一番說話僵住了，他無法有所表示，可是，他却明白，自己的出言太莽太絕，令自己根本無法有個轉圜之餘地，他不敢豁出去，他更不忿莫名其妙的吃了啞吧虧……想不到，自己橫行天下，素來傲上狠下……今日，也竟然成了個畏刀避劍的懦懶漢……他幾乎發了狂……

小車吱格吱格的……已走在他身後，倏地他咬牙，可又立即平靜下來，面色一時血紅，一時鐵青……也不知過了多久，大漢眼前却飄來了一個苗條身影，一聲輕笑的，對大漢道：「蟹哥哥……什麼風，將你吹僵了！」

一聲極難聽，且又夾雜着三分乾澀之氣的長嘯！大漢是一個大盤旋。當地立即捲起一陣極强勁的旋風。那苗條的女子，好似知道大漢會有此一變的，格格輕笑中，一條青影一對一折，跟隨這股旋風，扶搖而上，飄然而下，可是；當女子脚步着地，眼前一暗，喉間一緊，一聲慘叫中，只見那大漢是滿面兇狠之氣，一手已扣住了一個少女的七寸……

「蟹哥哥！你瘋了……」

「是！我瘋了，我是讓你這一對兄妹氣得瘋了……」

「不要臉，是我們氣你？眞是不知廉恥……」

「白魚精！你與我滾出來！」

「是你自己有眼無珠，我幾時隱藏了？我幾時離開你三尺之遙了？」說話中，一個身穿簑衣，年約廿七八歲的漁夫在大漢的面前出現：「……你抓住了我妹子幹什麼？是我說你有眼無珠，是我批殺你，眼大量淺，是我斷定你虎頭蛇尾，是我吃準了你，是個第八流的江湖漢……」

「你還講？……」他的聲音，已顯示出無比之憤怒。

「老實說；我言無錯漏……如果你尙有三分廉恥之感……你放手……放下我妹子……」

半晌無言，而大漢是慢慢的，慢慢的，他低下了頭，而右手也慢慢的，慢慢的，將手指鬆了勁！更可以看到，這本來不可一世的漢子眼中，在慢慢的、慢慢的，流下了眼淚……

「蟹哥哥，你哭了？」沒回音！「你怕羞了……」還是沒有回答！而大漢却是一步步離開了那女子，慢慢的，他由胸前，掏出一物，向那個漁夫走來……

「老江，你這是幹什麼？」那個漁夫在問……

「我輸了……」

「輸了就輸了，你我眞會計較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

「大丈夫言出如山——」

語聲才畢，笑聲立起，是那個漁夫在笑，笑得極放肆，並且，好似他碰見了世上唯一可笑之事……忍不住，也根本無法可忍得住的那樣，笑……笑……笑！

刷的一陣勁風，大漢是滿面殺氣的，向那漁夫一劈掌，這可令人陡的一驚，爲什麼？這大漢的一掌，看來是同一時不憤而發出，也可說是隨手一掌，但在掌聲中隱聞風雷之响……分明是已絕跡江湖垂百年的九天風雷掌……據前輩言傳，這九天風雷掌是玄門中，無上之辟魔神招，掌力之强，掌法之精，密，愼，嚴，允稱武林一絕，可是，這大漢卅來歲年紀，照例；沒五十年的道家、玄門眞力的鍛煉，絕不可能練成這威震武林之玄門辟魔掌法……

可是，還有更怪的事，那個看來毫不起眼的漁夫子，對這如此具大威力的風雷神掌，竟然是毫無畏懼之感，他這裏一掌擊到，明明已將這掌力佈滿了前後三尺之方圍，即使不架不阻，就得立閃立避，以免受傷，那想到；我們的漁夫子是還在笑，並且，越來越高興，若然，當那風雷掌中一現之下，他老人家彎腰捧腹，還在笑個不停……

照理，漁夫子是走了個失着，不閃不避，那麼，勢必爲大漢佈置週密，而勁力驚人的一掌所中。

那裏想得到，漁夫子是捧腹大笑時，有意無意的，竟然已避過了大漢所發來「忍無可忍」的一招了——

壯漢算是清了清頭腦，雖然面露驚惶之色，但是他是不再進發第二招，只是惡聲惡氣的在嘟囔着：「爲什麼你不收贏注，爲什麼你不以我的十三頁玄都訣……」

「唉！」那個少女在一邊微微的嘆了口氣，繼續說了下去：「蟹哥哥！想不到自命機智過人，而今也會爲了一時的失着，而神昏頭迷，你非但料事不準，更且，看人也失了準。我哥哥豈是個貪小而失義之徒，他只不過要你對這江湖事，需得審愼詳密的思考而已！他豈會收取你性命相搏，力殺三兇而得來的玄都訣！」

「大丈夫願賭服輸……」

「賭什麼？」是那個漁夫又在嬉皮笑臉的接了口，總算，他是笑停了：「姓李的對朋友，兩脅揮刀，豈在乎這身外之物……並且，這又是我朋友的東西？老實說，蟹兄！你如此目空一切，你如此的獨來獨往，我眞代你担心。栢老前輩死得慘，這是事實，但是，你不能開展胸襟，你不能擇交而聚。並且，你又不肯深藏不露，我眞代你担心……你終歸有一日，會莫名其妙的消失在江湖中……」

「我不在乎……」

「將你的一身好本領，送給了武林敗類……」

「只要他們敢……」

「他們那會不敢……唉！蟹兄！走吧，總算，你也有個分寸，你會縮手……」

「沒有！我根本沒有放了手……不過，我得另有打算……」

「這更好……你不能用心思……作盤算……」

「可是……」

「算了，蟹兄……走吧！今日，我總算捉了幾條好的魚，請你喝酒……」

兩男一女走了，越走越遠，而幾個轉折，失了踪！

可是，在兩邊的密林中，突然，交叉而下，飛來兩條黑影……不，簡直如兩縷輕烟，而兩條黑影一對面。只見是兩個鬼也似的怪人，你對我點頭，我對你拱手，好似啞叭做戲的，半晌。兩個怪人是來到了左山咀、一人揀取一塊山石，雙雙用指甲有所抓劃，看來舒齊了，放下，一溜輕烟過處，兩個怪人不知去踪了……

在正午時分，這條山徑前，來了一個形如化子的小伙子！看來，他是跟踪這條獨輪車印而來到此地，此人看看是個化子，但是雙目精光閃爍，手輕脚健，分明又是個武林中的硬手！可是，當其看到了這兩塊山石時，他面色倏的一變，手一抖，嘶的一聲輕爆！就見一道黃色火烟，直竄半空……

然後，他一彎身，將這兩塊山石取起，上面分明有着極深的指甲紋，一塊清晰所刻劃着三支箭，一團火……另一塊則四個字，刻得蒼勁有緻：「擅動者、死！」

化子是冷冷一笑，雙掌用力一拍一震，咯咯聲中，微聞「且慢」，可是山石已爲其震成碎粒……

但是，叫且慢的，却也不慢，並且，聲到人到，乃是個年約四旬開外的中年美婦，當其趕到，看見山石已碎時，她是面色微變道：「你就是性子急！」

形如化子的，面色微變，而微帶不豫之色的道：「這又值得大驚小怪了，人家怕落魂教……我可不怕！」

美婦人是不再言語，而且，聲色不動……但是，遠處已隱聞煩複的步聲……漸漸的，漸漸的向這山徑走來，形如化子的壯漢，一聽步聲，面露驚疑交集之色，對美婦再看了一眼，發現她是神色恭肅的，站立一旁。

來了，只見一條人龍，走近來了，爲首的是兩個手托金斧的力士，後面是一張十分華貴的太師椅，上面坐了個面清目秀的文士，一身白衣，左手托一碧玉如意，面上帶笑，面容色憊懶，四個抬椅的，却是四個看來萬分妖嬈的少女，一色翠綠的雲肩，荷色長裙……而椅前，力士後，分左右，有兩個紅袍老人，一個面黑如漆，一個膚如噴血，而在椅後面，却跟來了卄來人……有男有女，有僧有道……

這是什麼來頭？江湖上幾時多了這樣個門戶？……

這一行人却是奇怪，好像全是啞叭：…不過，除了四名抬椅的少女，有些妖嬈之氣外，隊伍却是十分整肅，不見有什動作，也沒看出有什號令，嗨嗨，一停全停……就如突然之間，全中了佇身法！

全場肅靜……

莫名其妙的，有一股令人萬分不舒服的壓力，壓在化子的心頭……突然，他是好像經過了極大的掙扎那樣，張咀想狂叫……但是，他叫是叫出了，可惜，這聲音聽來，有着驚惶、嘶啞之感，「是什麼鬼門道……」就是這一聲叫，四處依然靜寂，化子却會莫明其妙的，感到了恐懼，而身邊却已聽到了柔和的語聲：「我們是鬼？而尊駕是人……請問，你爲什麼毀了這靈石信符……」

「什麼靈石信符？」化子可有些顫抖之感！

「你掌力不壞啊……」

「這……呃……原來，這是你們的信符……」他指着地下的碎石…看來，他已是明白了靈石信符的來歷，但是，他想說：「這明明是落魂教中之物……」但是，他耳中却聽到了這股柔和的語聲：「……如果它真是我的東西，你早已沒了命！」

嗨嗨！如此看來，是友非敵……化子不禁神經可鬆了鬆，說話也就是暢順了些，語氣也聽來有着水音了：「尚幸不是毀了貴教之物，明明這是落魂教下之物！」

「對！所以我留下你，來問口供！」

問口供？嗨嗨，這語氣又不對了，什麼！把我當作了犯人？

「你已是個犯人！」

啊！他還能料我心意？

「快講，石中有什麼消息？」語氣已轉森厲。

「那來什麼消息！」

「爲何毀它！」

「語氣極惡！哼哼！我就毀了！」

「好！好功夫……風夫人！聽說你教訓過他，說他太性急，那麼，我相信，你是另有打算，風夫人，可否說出來，讓下走猜詳猜詳？……」

「閣下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北斗教』主……」

「住口……」這可是閧然斥責……

「不可提說我教主的名諱！」是那個黑面老人的吼聲。

「在下勢孤力弱，原不敢提及教主的名諱！」

「這可好了，如此說來你是肯不吝賜教了！好吧！去一留一！」

「不可！」是風夫人的叫聲，而那邊廂，只見金光一閃，一股勁風起處，一柄大斧已向化子連發三招，化子其實身手不壞，並且，一直在戒備之中，那力士的大斧劈來，他是知此君的膂力可怕，不敢硬架硬接，即時施展靈狐身法，順勢挫身，游竄閃避，不想，這力士別以爲他施巨斧就是個莽漢、粗胚，他可是擧重若輕，而出招輕靈多變，一招之中，另有七着分式，並且，式式制人……尚幸風夫人發覺得快，而出聲、出手相助，否則，化郎是極可能在第七式下，爲那力士所傷……

風夫人是聲到人到，看她似個風度不凡的貴婦人，可是，這出手發招，分明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一等好手，她只見是五指扭曲，全不捏緊，只是虛攏成拳那樣，食、中兩指，雙雙挺出，似訣印，又如戟勢的，對準大漢的黃金斧，連晃三晃，這就可看出風夫人的出招凌厲，大漢的大斧非但無法進招，反而連退三步……

「好厲害的風雲劍法！」遠處傳來了喝采聲，風夫人是聞聲明意，分明是那個北斗教主的語聲，而這語聲雖然是並不響亮，却是似同對面，這就可看出了這教主的內力驚人，還有，聽來是他的稱讚激賞

之詞，其實，分明是他另一種示威之道……風夫人對北斗教主之名，也不過最近偶有耳聞，不過與自己的風雲劍法，失踪江湖至少有百年之久，自己也是偶一機緣，在近十年練成，爲了這一路風雲劍法，丈夫與兄弟，幾乎送了性命，歷盡辛苦，再加上覓地靜修，可以說是耗盡心力，得以習成，在江湖上，是並無半點風聲外露，也可以說，根本無人能在三招之下，看出來歷，可是這個北斗教主是毫無疑慮的，說出這四個字，這四個字算是讓風夫人心頭，捱了一下重擊……

化子總算憑仗風夫人之阻攔，讓他得脫厄運，爲了所謂「敵人之敵，即己之友」。又何況風夫人是出手救了自己，說什麼也得與她站在一綫。以示同仇敵愾，所以，當那力士住手不戰，他已自動的向風夫人身側靠近……風夫人雖說心中別有感受，但是神色依舊……聲調不變的「承讓，承讓……其實，小婦人是個無求於人，也無心插手干涉這些江湖過節之人，由於丐帮中人，有不少與我有些關連，這才請求教主慈悲……」

「風夫人！你也不必太謙，既已出手了，就得讓我一窺全豹……」

「教主！你我風馬牛不相及……」

「不！你我是大有關連……」

風夫人不禁轟的一震……

「本來，我的意思是去一留一，現在，憑你一句話，好！放了這化子走……」

語聲依然是如此之柔和，但是，在「放了這化子走」的語音間，微聞一絲勁風，其時，太陽已在上升，陽光已普照當地，也因此，風夫人是看到了一條極亮的銀光打來……

化郎本是丐帮中的能手，江湖奔波，歷盡風浪，自然而然的養成了他的戒備不懈的習性，勁風微聞，銀光微現。他已是有所警覺，由於聲勢所在，他是認準了今日所遇的，絕對不是好相與。所以對於這些人的出手，來招，全當上了兇神惡煞來看待，何況；是那個看來是一行之首的出手？因此，他是奮全力。用江湖上十七種接發暗器中，號稱第一的「觀音手」來相抵……

但見一條人影飛起，好個化郎，他是雙脚離地，頭下脚上，雙手下沉，一個「天覆地載」，虛勁一攏，而剛巧這一縷銀光打到，化郎是雙手微微一沉、一開，然後一合、一揉……好，爲其將北斗教主打來的銀光，憑其一股觀音攝鐵勁，吸住在雙掌之中……然後，他是一個倒翻，雙掌一用勁，還想用借勢還力，將雙掌所扣住的銀光擲出……奇怪，銀光一閃，不見了，而化郎的雙掌掌心，微微覺得一涼，咦，什麼暗器……可是，他還未弄清一切。而耳邊又響起了那股柔和聲音……

「你可以走了，一百日之後，你可在此聽候發落……」

什麼發落？爲什麼得一百日之後？化郎是莫名其妙的，看着人龍……面色惘然的……想問，可是，北斗教中，已無人與他說話了……

「教主！」是風夫人開了口，「……我已說過，愚夫婦與丐帮中人，有些干連，希望你們能高抬貴手……」

「我已放他走了啊！」

「分明！已中了閣下的暗器！」

「我這暗器？風夫人，想不到你對武學之道的見識，並不太多啊！」

「小婦人本就是個井底蛙……」

「哈……不凡，不凡……好！我就來解說解說……嗯！烈火先生，你代我說說……我倦欲睡……」

「是！」那個面如噴血的老人應聲而出，別看他在椅前沉肩拱背，看來有些猥瑣，奉命而出，面對風夫人，這一站。淵停嶽峙，分明是一派宗主的氣象……風夫人不禁一股消沉之意，襲上了心頭，唉！江湖，江湖，到底有多少奇異才能之士，埋姓隱名的，不來插手干涉啊！江湖，唉！實在是可怖、可驚……也難怪前人言之諄諄：「江湖走老了，胆子走小了」。老江湖，實在是得胆子小啊……

「風夫人！奉教主令旨，來與你說明了這氤氳化消之理，氤氳氣盛，可生萬物，可得其實，而返實爲虛，實而再化成氣……是乃妙術，夫人可明白否？」

風夫人不禁又是一震，什麼氣盛化生萬物，萬物返淨爲虛，這乃是中國生化之至妙至玄之理。乃是有道之士。悟天人至妙之哲理。雖然，中原之武學妙旨，大部份與哲理有所脗合，並且，自從禪悅之理傳入中國，與中國本有的哲理，有所交流之後，可就發展成一時之文風！當然，文風所涉，勢必會影响武林中人……而影响所及，就此形成了丹鼎派、與實用派之分……

有多少具大智慧的人物，步入了羽化冲擧，練氣煉丹的門庭，也有不少是滲入了武林的拳、脚門中。發展了「一元」，「兩氣」、「三才」、「四象」等武術法門，最後就演化成，八卦、太極門戶。而那妙參天人的武當祖師，張三丰出，建立了武當門戶，發揚了武當門戶，算是集其大成，而告一段落。可是，不可避免的，還是有不少參研古哲玄理的人才出，今日，這個北斗教，突然之崛起江湖，分明是在古哲玄理之間另闢蹊徑而成的門戶……

至於氤氳化生之道，別有發展！成爲一種妙技……這，還是第一次聽到，不過，依然難明其所以，有何種之妙用……這非得掏摸個清楚……

「風夫人，你已明白氤氳之原理，好，我再來告訴你，這位化子朋友，他已爲我教主的氤氳散所中，以後，每逢子、午兩個時辰，他就會受到痙攣、陣痛之苦。越來越厲害，這因爲，教主已將其功穴封煞……」

「憑什麼？」

「那一股返實還虛的銀光……」

化郎是聽得清楚明白，自己已是沒來由的中了暗器，並且，這暗器——

「百日不得解藥，哼……恭喜你……化郎大爺……你會變成一具乾尸……也就是說，教主的氤氳炁會化爛了你週身之氣血……你會嚐到這個苦味……」

轟的一震！化郎他是不禁心神俱顫，世上，那來有這種暗器……不，武功的？還有，自己是俠義滿天下的大門派下的丐帮子弟，誰又有這大的胆……來招惹威震江湖的第一大帮，北斗教？說來沒聽人提

說過，並且，連個邊也沾不上。自己又怎會中了這樣狠毒的武功，而會落得個如此陰毒的下場……

是自己囂張，是自己驕狂……不！北斗教可能有極大的盤算……

「走吧……別在這兒膩煩人……」又聽到了那股柔和之語聲。而化郎是眼前人影紛飛。一股極重的壓力，壓得他氣也透不過來，但是那裏肯束手就擒的，一個借勁消力，脚步一錯，正想閃避之後，再看清形勢……不想全身一緊，胸口一窒，眼前已看到了那個黑面老人，對他滋牙一笑道：「乖乖的，與我滾出山去……」

化郎是人已懸空，全身痠軟。抖然一股勁力推來。人已向半空飛去，分明爲老人擲出……自己更已發現週身大穴被封，不能運勁使氣……這一擲，可是要了他的命？可是，化郎實在不是個蠢人，心思靈活，想到這百日後，想到這身中暗算，他們那會這樣快毀了自己！他是長嘆了口氣。果然，人往下沉時，立即爲人托住，又一擲……唉！化郎可變成了人球，爲這些人……擲出了山口……

他閉目，他認了命！也不必討饒，也不必逞好漢，反正是這樣一件事……突然，他覺得心頭一麻。他就此昏死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算是醒來了。

突然，他感到左脚上部有股陰勁在遊竄，而右手的「少商」穴在顫動……不對，這兩股陰勁在移動，他突的感到混身不自在，不……一邊似墮寒冰地獄，而另一邊似被烈火烤炙，不一會，左邊的「中府」、「雲門」、「天府」、「俠白」、「尺澤」、「死最」、「列缺」、「經渠」、「太淵」、「靈際」、「少商」……這十一個太陰經肺所過的穴道，宛如有萬千燒紅的金針，在刺、在炙……至於右面是反逆而上，氣血似被冰僵般的——可憐，化郎是拚命運功相抵……果然，一邊用本身功力强制强壓，而另一面仗其內功之根基，名門正派，更且紮得不淺，奮力而爲，一炷香時，才算將這兩股相激相反的陰悉壓住，漸漸的，由十指指尖散去！他算是噓了口氣。倖出生天！看看天，太陽微偏，已是午後……

「啊呀不好！」化郎倏的驚醒，子、午兩時，得受熬煎，果然，午時一到……化郎本來有如出生天之感，現在，他算是心中一空，又是墮入了這萬丈深淵之中了。才第一次，他……他又該如何捱這百日……這百日中，得受二百次這樣的熬煎，並且，一次比一次厲害，這是非人生活啊！這……不能，他可是不能如此的，受那無窮無盡的熬煎，並且，百日後，「聽候發落！」他一陣心震……他會命令我，他會挾制我。更會壓制我，奴役我。……如果，他命令我欺師滅祖，敗壞武林大義，或者……還有其他更多更壞的事，逼迫我去做，那，他豈不是個禽獸不如的東西……他能甘心情願的，受他們控制利用……

任何人，如果他是個有血性的漢子，想到以後的日子是生不如死，並且，時時刻刻深受人控制，驅使，那麼第一個念頭，就是死。化郎是再也不想到計較其他，一個江湖上打滾的武林人士，想死比普通人是少了許多婆媽的手續，既不用找繩，也不必買藥，把身一起，向那山石撞去，一瞬時，紅光迸現，就可了事——化郎是人在半空……嗨嗨，莫名其妙的來了一股勁力，將個化郎是一下束住，化郎心中一動，發自本能的，反手就是一掌……

「什麼？想自殺？」是個女子的語聲，眼前一落，化郎已平平穩穩的站在當地，面對的是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笑靨似花，面色輕輕鬆鬆的看着這個化郎……

「你是何人……」

「你的救命恩公啊……」

「唔……誰要你多管閒事……」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那能算是閒事……」

「我自己不想活，要你費什麼心？」

「呃！過不下去了，連做乞兒也難求個溫飽了？所以嘛，前途茫茫！一死了事……唉！化郎，一行有一行之難，人死不能復生，再說，螻蟻尚且偸生，別一時看不開，鬧一個終身遺恨……」

「我不死，才是終生遺恨……嗨……沒來由的與這個小女子說這些廢話算什麼……走，換個地方死……」化郎算是自言自語的，打定了主意，說完話，拔脚就走，可是，你走，她就跟了走。

為了擺脫這少女，化郎展開輕功提縱術……想憑仗武功將她撇開……可惜，對不起，你快，她也不慢，你停步，她絕不走，漸漸的，化郎突的又有所悟！

「兀那女子，原來你是來消遣你老子的……」

「叭」的一聲，化郎面上一熱，依稀覺得捱了打。並且，打得不輕，似夢初覺的，才做了陣老子，已爲少女搧了個大耳刮子。

「你打我？」

「打你這個口無人言的畜生！」

化郎是再不言語，身形一動，他那截手破山掌，立即揮去向那少女身上打到！

這一來，化郎算是看清了少女的武功，非但是奇詭怪異，分明是輕靈穩勁，兼而有之的身手……化郎是丐帮中人，平常也着實肯用功，辦事也幹練，再加上江湖中人，對丐帮之聲勢，側目相視，有些更與丐帮中長老，前人有着不輕的交情，因此，化郎自出道以來，走慣了順風，當靈山島被燬，江湖通傳，有幾樣極重要的物件，使島主夫婦，與十二長老的苦心佈防，堵截下，將丘神通的小兒子丘維蓀在島中小輩第一條好漢孫四柱之護送下，闖出了靈山島，而有關機密，就全在丘維蓀的心中，這也可以說，唯一綫索是在他的心中……

江湖轟動，誰也想能找到，靈山島的秘密……丘、孫兩人，就此成爲各方矚目的要人……丘、孫兩人，走出靈山島，一路來，就不知碰上了多少江湖人物的騷擾，孫四柱功力不凡，更影潛踪、移宮之道，一路上迂迴曲折，一路上避重就輕，那料到，在嘉興，遇見了七煞星，尚幸有一對不知名的少年男女出手阻攔，丘、孫兩人算是避過了一場刦難，不料在餘杭，還是碰上了僻處西南的落魂嶺，落魂宮中來人！可憐，丘、孫兩人全爲這幾個不常見到的邪派人物，鬧了個氣息奄奄……

來了三個蒙面人，看身形是兩女一男，將來襲之落魂教中人，毁了個乾乾淨淨……其中一個男的，還來按了兩人的脈，嘆了口氣，放下兩服藥……還請丘、孫兩人候他們回來。可惜，孫四柱少年老成，而事事估計得太週到，他怕受人之恩，就會爲人牽制，因此，憑仗他一點元氣，受傷不重，奮力離開了餘杭，幾個轉折，成了一對病夫，走入了天目山中……

而化郎也已風聞傳訊，更與丐帮中的長老有了默契，他跟跡而入，可是，想不到這一對病夫，竟然是不少江湖人在監視……還有，自己莫名其妙的，受了什麼北斗教主的暗算！以後，還得受他們控制，現在，連想落得個自盡身亡也不可得，讓這個少女把自己困住了……

女子的出手越來越可顯示出，比化郎高出多多。

「兀那化郎！你還想不想死……」

「我與你拚了……」

「你想我打死你？成全你？哼哼，本姑娘大可如你所願，可惜，我不想，至於你的死活，與我何干？不過，我不得不提醒你，你難道就不想對帮中有個交待？告訴你。是大丈夫，就得分清個前後輕重！言盡於此，我去也……」

少女的說話是不慌不忙。雖然她的出手輕靈，但是，還得運氣發力，出掌提招，她却是舉重若輕，毫不顯慌張不支之感，這就可看出，她的功力與化郎相比，實在高出多多！不過，化郎却並不着眼這些，他可是僵住了……少女的說話是別有深意——「有個交待……」這四個字，算是將化郎震住在當地……

少女是語聲畢，身形動，一個「楊柳舞風」，人已飄出老遠，一晃眼，沒入樹蔭深處，再也不見人影，化郎是木立當地，面色越來越苦！神情越來越頹，然後他是淒然的發出一聲長嘆！脚步輕浮的，走，走，走——看來，他是不肯死，但是不能死了——

在天目山……在北斗教衆與風夫人碰頭處，一片空蕩，看來，一場架已打完了，也可能根本沒打架，談妥了！甚或別有解決辦法，總之，這兒已趨平靜，並且一無痕跡可查……翻過一個山坡，極目四望……離此十來里地，有一片平原，盡頭處，有着天然與人工相配合的樹木叢林，依稀看見條出來的途徑！炊烟起處，分明內中藏有人家……

嘎吱聲中，那輛獨輪車出現在山徑前，看推車人萬分吃力的推車進入山徑……突然，傳來一陣車倒、人墮地之聲浪，奇怪的是，沒人叫出聲……或者，掙扎等情……不一會，就見那獨輪車推了出來……這一次，可走得飛快！看看清，原來是兩邊各臥一人，擺平了獨輪車的平衡，而推車的，是個又高又瘦的黑衣人……而黑衣人後，還有一個黑衣人……看來是護車斷後……

這一對黑衣人分明已制住了兩個病夫……分明又是個不打好主意的人……不過，看看清，車子似飛而來，地下，輪影不見，這個黑衣人，根本不是推車，是提車疾奔，不問可知，他們是不願留下痕跡！還有，這一對黑衣人是令人震驚……你看，地下一無絲毫痕跡……這是眞眞正正的「踏雪無痕」之上乘輕功……

一對黑衣人走出山徑，在後的那個，不知在幹什麼，雙手空揚，似鬼畫符的，空揮空抓！走到那裏，他揮到那裏，漸漸的，越走越遠，沒入了另一條岔徑……突然，幾個轉折，竟然來到了天目山中的龍湫崖！這裏是一段斷壁懸崖……好一對黑衣人，人如兩朶黑雲般，飛越而過，那個手提獨輪車的，人在半空，也不知他有何手法，就見一條龐大黑影，在半空中，似被大力彈射般，向前面山崖投去！原來，是那輛獨輪車……後面的黑衣人是乘此一股阻力，人在半空借力用力，一個摩雲翻，人已如風般追上了車子……可是，獨輪車在飛越斷崖時，有一點小黑影墜下，可能是在震盪中失落，更可能是，車上人有心投下……

不料，後面又傳來了一陣怪嘯……立見一條黑影，似蒼鷹下掠的，向崖底翩然落下，嘯聲搖曳中，沒入雲霧深處……在另一邊的山崖上，車停，人穩，原來，那輛獨輪車與那黑衣人已平安越過這個險峻之處……

「唉！」那個黑衣人嘆了口氣，「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黑衣人在吐出了十四個字，充滿冷氣，也大有不滿之感……

「小子！你倆以爲我們來害你的？唉！非也非也！我們可是來救你們。並且，我們對你們有極大的助力，帮助你們重振靈山島，殺盡你們的仇人，我們會助你們練功，我們更得出盡心力，代你們擋橫……想不到，你們有眼無珠，反而視友爲仇……眞是豈有此理……」

奇怪，黑衣人嘮叨了一大輪，而這兩個病夫是一無反應！這個黑衣人也就不再言語……突然，雲霧深處，斷崖底下，傳來了斷續之嘯聲，分明，那個黑衣人未死……他投下斷崖，他能在這樣的一無依憑的山崖間，找到立脚點，並且，還能傳音衝破這雲霧封鎖，這份內力，實是非同小可……又是一聲長嘯傳來，一條黑影，就如勁矢射空的，現身了，除了黑衣上沾了些蒼苔、松針外，黑衣人手中却多了一只小拜匣，雙脚着地，他是將那只小拜匣往那丘維蓀的懷中一塞道：「小心，別再丟了……」

這可令丘維蓀——那個靈山島的唯一傳人——大爲震動，爲什麼？爲什麼？老實說，是江湖人，誰也會明白，這只拜匣的墮下根本是他弄的手脚，也可以說；是丘維蓀不甘心受人控制，更不甘心將丘氏門中的重物，爲江湖宵小所得，丘維蓀已抱必死之心，不得不有毁寶之意，但是，如此危險的斷崖深處，就算黑衣人功力驚人，但是，還是可以看出，黑衣人是拚了全力，以命相搏之下，取回拜匣，他就該自己收了，那怕，他說了一聲，墮於萬丈深淵，無踪可尋，暗中留下，自己也是無話可說，那料到，是黑衣人看來面目可憎，那裏想得到，他却是如此的大方，既無怪責或恐嚇之言，更且將拜匣，毫不在意的送還給自己……

難道他們是好人？

不……難道他們是故示大方？

對……江湖人，知人口面不知心！誰

也不會安下什麼好心腸！靈山島毀了，在最後關頭，丘神通生前的好友，有過過命交情的手足之中……竟然也會有人出了手……江湖人，江湖人的心腸，簡直是比蛇蝎更毒，不可輕信，不可輕信！一部秘笈，將個固若金湯的靈山島，兜底覆滅了，「不可輕信」，「不可輕信」！是他父母，在垂死時的呼號，滿口鮮血噴出時的呼號……

丘維蓀又轉冷靜，咬緊了咀唇，不再出聲，眼前，他看不見人與物，樹林或山景，他只是看到了血……還有，他永遠盤旋於心頭的是：為什麼？為什麼？

車在動，漸漸，耳邊生風，那個黑衣人又再施展了他極上乘的身法，將這輛小車推向遠處……丘維蓀也不再苦思其他，他雙眼一閉，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丘維蓀鼻端聞得一陣酒香，他神志一清，雙目一睜！「哈，醒了！好，來！我扶你起來，喝酒、吃肉，還有鷄，你看如何？」丘維蓀眼神一攏，他已看見那張不討人喜的、死人面孔，還在笑，挺殷勤，勸他飲酒、吃肉……事實也眞餓了，而且，頸部一緊，人已為這黑衣人扶起，也不知從那裏來的包袱，墊在他身後，再看一看，孫四柱已在吃東西了，他與孫四柱對了面，各各苦笑示意，也不再客套，來什麼就吃什麼……

「老二！」黑衣人開始交談了，「你可看出來，情形有些不對頭。」

「嗯，是有些不對頭。」

「難道有人敢來管我們閒事？」

「大有可能。」

「七祖座下，諸位同參，應該露面了吧。」

「來了！」傳來一聲怪叫，一陣勁風，「叭」的一聲響，將攤在地上的食物、酒葫蘆等，飛起激射……兩個黑衣人是面色不變的，一個手中執了只鷄腿，一個是手中抓了只鷄脚爪，冷冷的看了看東角：

「出來吧！」

說來就來！

在東山角轉出來一個人……是那個黑面老人——北斗教衆——看來，北斗教衆已趕到了此地。

「看清楚了沒有！」

「你是誰？」

「小輩，憑你也配問我來歷？」

「老大，來了個狂小子！」想不到那個黑衣人更陰、更損，這一句回答，簡直是打了黑面老人一下響亮的耳刮子。

「本來，本座體念上天好生之德！」

「別吹大氣！在江湖上打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說什麼留活命，饒不死！全是廢話，藝勝者生，技弱者亡，天公地道，你殺死了我同參，如果我比你強，哼哼，我就無論如何不會放過你。」語聲中，就見一縷黑烟，疾如鬼魅的，向那黑面老者迎面擊到……

至於黑面老者，乃是西域有名的魔星煞手，自視極高，並且，為人量狹，一生聽不得半句無禮之辭，今日，黑衣人算是犯了他生平之大忌，因此，他是已立下心意，要令這黑衣人死得極慘，極酷……故而，黑衣人一掌擊到，他不禁暗罵一聲：

「小輩，你好狂。」失傳中原垂百年的煩惱辟魔手展開，「咯」一聲，黑衣人第一招，就為這老者格住。黑衣人心中一動，立即一股鑽、翻之勁，向其腕間絞來，好個黑衣人，一聲厲嘯中，左手五指虛張，向老者當頂抓到……

老者原擬將黑衣人的右手，用煩惱無形箍將其箍住，然後施展最陰賊的九曲勁，將黑衣人的四肢絞成寸骨寸斷……不想，落魂敎下四大弟子是江湖特出的好手，又加上他們各具異稟，天賦加上了秘訣，就此將他們鍛鍊成難得的强敵！一招發現有失，黑衣人焉敢怠慢，更且心靈智巧，反應奇快，第二招立挾落魂門下的七煞玄陰力，向黑面老者强攻。

為了要應付這一下强攻，勢必要移勁就位。但是，老者實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怪傑，無形箍明明在左扣住了黑衣人的右手，那想得到，老者是一個抖亂訣，將黑衣人之右手，硬生生的移了過來，而一仰右手，一個「補天缺」，兩股不同的勁力，將個黑衣人雙手封煞！

一聲哼，老者正想展開「抖亂」、「無形煩惱箍」兩種陰殘之勁……左側突有勁風傳來，又見自己掌握中的黑衣人已順勢而起，雙腿凌空，直摧中門……老者不禁暗叫聲「好！」這黑衣人非但功力不凡，見機變招，更是一絕，如果自己還想傷人，那麼，勢必會讓這對黑衣人所傷，即使可以毀了一個，自己也得落個狼狽，不得已，收掌，還招，好個黑面老者，果然是一代宗主，饒是在如此强勁之對手合攻之下，他非但當機立斷，更且氣度雍容，不慌不忙的，一側身，一抖手，大袖飄拂之中，耳聞雙雙急叫，兩股黑影，就如兩縷輕烟般，分兩面斜射而出。

「好！俺弟兄佩服。」

「你倆也不賴，說個來歷與我老頭子聽聽。」

「哼！你不講，我弟兄又何必多費舌唇？」

「好！老夫是洪水先生，黑天王涂非我。」

「嗡」的一聲，這一對黑衣人算是呆住了。

黑天王！那個背後人稱為黑魔君的，竟然在此地出現，落魂教總壇在西域小崑崙，而黑魔君涂非我橫行西域時，落魂教主正在靜參游魂十三式，陰風七劍……不過，涂非我之殺人事蹟，卻是令落魂門下士，個個有所震驚，待到落魂教主功成出壇時，本來，落魂教就想誅殺黑魔君涂非我為立壇之擧，嗨嗨，這個黑魔君竟然失了踪，並且，數度尋訪，明查暗察，一無消息，黑魔君好像已從這世界中消失了。

那想到，今日會在此見面，並且，自命黑天王，而功力驚人，兩弟兄是落魂門下有名的人物，但是，黑天王之餘威猶在，他兩個就不得不有所怯意，再說，地下有一顆首級，乃是他門下的好手，奉命來與自己弟兄聯絡，然後，如何保送涂、孫兩人入總壇之中間要人，可是，他分明已為黑天王所毀，自己兩人已失了聯絡，即使自己已放下了靈石信符，師門尊者一定還有同參前來踩訪，不過，目下却是勢孤力單啊……

「小子，可以說出你們的來歷了。」

「咱弟兄乃是落魂教鬼靈祖師座下弟子，咱叫儲白骨，他是我兄弟儲黃沙。」

「果然是老鬼奚藐天的門下，好，來吧。」

「且慢。」

「嘿，怕了？」

「喋，黑魔君。」

「小子，你眞的想死得體無完膚。」

「老鬼，我們弟兄可是怕死的人，不過，得與你有個交待而已。」

「你倆死了之後，老夫自會帶你弟兄之首級，親自送上小崑崙，幻音洞，落魂宮中。」

「哈！好，可是，老鬼，萬一你死，我弟兄又該如何？事實俱在，你看來不是個無主孤魂，也算是個有名有望的魔頭，死在深山無人知，哼哼，也未免太可惜，老鬼你講，我弟兄得如何通知你家人？」

「好小子，竟敢如此輕視我。」

「涂長老，你為何不講？……」遠處傳來一聲極柔和的語聲，不徐不疾，明明語聲來自極遠之處，可是，在場人全感似與此君對面晤談一般。

如此驕橫狠厲的黑面老人，對這柔和語聲，卻是大有奉命唯謹之感，一點也不敢違背，並且，這語聲也轉變得萬分誠懇：「老漢如果有個三長兩短，也不勞兩位的跋踄，因為，老漢的一切，自當有人承辦。」

儲氏弟兄何嘗不知現在已身陷重圍，雖然，一個黑魔君，憑弟兄的本領，即使不可取得絕對的勝利，但是，設計脫身，當有把握，但是，有人能令這黑魔君如此的敬畏交加，分明，有個極大的魔王已尅制了他，控制住了他，這個人才是個眞正對頭……不，簡直是個莫測高深的可怖人物！在江湖上能道得字號，叫得門戶的，誰也是光棍眼，玲瓏心，聞聲能知意，辨貌可鑒色，如此場合，就算儲氏弟兄不知曉北斗教，卻也能依稀察覺到，來人是既具聲勢的江湖門派中人，目前是走，抑或留？自己的同伴，已莫名其妙的被殺，這已說明了，黑面老人及其主人是有備而來，看來，走，可能是難了。

現在，只有沉默！

至於丘維蓀與孫四柱反而是心平氣和了，這一堆酒、肉、鷄、包子等物，為一顆血跡模糊的人頭，打亂得不成模樣，並且，黑面老人的手勁極大，人頭是深陷於山石之間，不過，酒葫蘆尙在，鷄、肉、包子等，還有些未被沾染，好，不必客氣，吃……

反正來的不會是好相與，自己，本來就不想圖得個平安無事，毀了也就毀了，既然靈山島已經完了，以後，所有的秘密，就由自己帶入了陰曹地府吧！

想得開，對生死無所懼，人就會神態從容，世事不牽懷，人就更為瀟洒脫俗。

兩柄黃金斧作前導，後面是一個紅面紅袍老人，一張十分華貴的太師椅，四個妖嬈的少女抬着，上面坐了個神情慵懶的青年，後面是廿來僧道混雜的人龍！

來到了目的地，這條人龍算是停住了，那個紅面老人靠近在太師椅，聽那個教主在說話，很低，很輕，在場人可不敢偸聽，全是低頭閉目，神態恭敬，除了儲氏弟兄，及丘維蓀與孫四柱！

紅面老人看來已聽完了教主的訓詞，他越衆而出，面色凝重的來到了儲氏弟兄面前，沉聲地說着：「奉教主令諭，特來開示你弟兄，教主已知你倆乃落魂教主奚藐天的門下，不錯，你們有一身好本領，並且，天賦異稟，別有奇遇，很好，反正，落魂教得毀了，而教主慈悲，要你倆入我教下，代主落魂宮！」

突然，雙雙一聲厲嘯，兩條黑影，其疾似箭的，向紅面老者捲到，並且，叭叭連聲，這一對落魂教門下士，竟然在這一捲一掠之際，向那紅面老者，連下七招重着，可是，那個紅面老者的武功，分明比黑面老人，尙要高出一籌，明明是兩人出招有先後，其快似閃電，但是，老人一邊說話，一邊是萬分從容淡定的，雙手或揚，或拂，或點，或擊，兩弟兄如此迅疾，詭靈的影招，並且為了拚命而幾乎拚上了全副功力，卻也讓這紅面老者看來輕描淡寫的出手，化解得乾乾淨淨。

「兩位，你看如何？你們是無法可以對付老夫，如果，師主的金手一出，兩位勢必束手就擒。」

「也可能，讓師主也賞你倆每人一着氤氳掌。」是那個黑面老者的語聲。

「你們敢……」一聲又尖，又怪，並且語聲提得極長，微帶哭音的嘯聲，從極遠處傳來，而這一聲厲嘯，竟然令在場個個面帶驚慌之色，除了那個所謂教主，其中，有三幾個，竟然聞聲流汗，全身抖顫的。

這又是什麼來路，這可是何等樣人。

「我來也……」聲到人到，這一聲嘯叫，好，竟然將丘、孫兩人，叫得昏死了過去。

而北斗教衆更是隊形微亂，甚至於有不少人立腳不穩，搖搖欲倒……

一條人影，宛如自天而降那般，佇立在儲氏弟兄前，衆人看清了，來人乃是面相清秀的白衣人，手執青竹杖，這竹杖晶瑩翠潤，上面卻掛了個鮮紅奪目的小葫蘆，再看一看清，左手卻挾了個人，滿面笑意的，對黑白老者看了一眼道：「想不到烈火，洪水兩天王，竟然也會做了人家的門下奴，圈中狗……」這語聲可是不敢恭維，刺耳括心的難聽，並且，這語意可是如此的不客氣，如此不留情面……

紅面老者看來面色無什麼大變，可是那個黑面老者，卻變得有些豬肝色了，這就是說，這「門下奴，圈中狗」這六個字，令其下不了台……

至於那個白衣人是左手一揚，聞得嚶的一聲，嗯，是個女子，人被抖落，她是立即一長身，看一看清，原來是個十七八歲的妙齡女子，除了面色蒼白之外，依然掩不住她的清麗，她的憤怒，不過，當她發現北斗教衆齊在，突然，她變得萬分驚惶……戰兢兢的，走到了教主座前，她跪下，她叩頭……

「此事與你無涉……」那個教主依然是懶洋洋的說話，但是，那少女是萬分興奮的叫道：「謝師主慈悲，不過，師主，此人身具太陰玄磁勁……」

「很好，退下……」

少女是長身起立，而那個師主微微的

一彈指，少女突感前心一涼……面色大變，突然，她又面轉喜色……且再低頭拱手道：「多謝師主慈悲……」

「我也無法全部解除這股陰悉，不過，三日內，當可全部清理……」

「好功夫，」是那個白衣人的說話，「閣下分明深精陰陽吸攝之玄理，而出招分陰陽，一着剖天地，果然好掌法。」

「先生亦佳人耳！」

「你我暫且罷鬥。」

「看來，也只能如此。」

「果然高明！」

「先生亦不遑多讓！」

「如此，你我各走各路！」

「就該如此，退——」這個退字字音尚在室間盪漾，而步聲巳起，一條人龍，立向來處退出……

一轉山角，立見一股塵土飛揚中，漸漸變成了一條灰龍，半晌，灰龍消失了，人龍也巳消失了……

「師父……」儲氏弟兄向那白衣人叩頭。

「你倆很好……不過，丘家孩子又如何？」

「啊！」儲氏弟兄一聲驚叫中，一回身，只見酒肉狼藉，一顆人頭……其他，四外巳無一人，奇怪，丘、孫兩人呢？有師尊在，又有那個江湖人物，敢在師父面前出花樣？

「本來一件大功，現在，哼哼，功不抵過了吧。」

「這……」兩弟兄可是難以心服，事實俱在，師父！你是比弟子強啊，你在塲，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還有……這些人，洪水、烈火天王的主子……門下！難道你們，就不能發覺？

「唉，你們不服氣？你以爲爲師的，有所表示，可惜，你們却忘了，爲師的是全神貫注在這批人身上，尤其是那個看來年輕，其實巳深精昊天秘訣的女魔頭！」

「什麼？是個女的？」

「你們……唉，也難怪你們，不過，此事也不要再提，此人是我第一勁敵……落魂教如果想在江湖上豎起門戶，看來非得與此人有個交待……爲師的不敢稍有疏神，更怕她的猝然一擊……尚幸，她也怕我有此一着，而落個兩敗俱傷。」

「他有那麼多的手下……」

「唉，那些手下，又有幾個是眞正的心甘情願的？如果與我對掌，稍有挫損，並且，她相信一定全是有所受挫。那怕是兩敗俱傷，那麼，我尚可有脫身之道，她却再難脫出這些人的手……因此，她這才甘心一走，暫避我一陣，不過，將來，唉，可就得小心她……」

「這……弟子該死？」

「不，還得找到丘氏後人。」

「是！」

「走吧……」白衣人面色鄭重的，揮手示意，而他是一個騰身，一條白影其疾似箭的，向雲霧深處竄去，一晃眼，嘯聲巳起，四外，只是一片片深山青林……儲氏弟兄是看了四週，又低頭四處嗅聞，稍後儲白骨抓起了一把山石，濃眉緊皺，用力嗅了這山石……手一揚，山石紛飛中，儲黃沙也已看出些情形，立即與兄會合，雙抓起處，在丘、孫兩人坐地之所，劃出了一個大圈，噓了一口氣，儲老大道：「兄弟，想不到，這個傢伙如此有耐心。」

「但是，這些山石，他那會佈置得天衣無縫，本來，借地道引走兩人，豈是易事，並且，如何能走出你我的眼睛耳朶，我們不是死人……」

「就因爲師父猝遇勁敵，而你我是全神貫注在這雙方一觸即發的塲合上，這才讓此君出手、佈置……唉，姑不論如何，此人的出手，忍心，心機，智巧，却也令人佩服！」

「大哥，你可有什綫索？」

「我那個蟹兄？」

「唉……」兩弟兄身形微動，一晃眼沒入了暗處……」

四外更爲靜寂無聲，太陽巳開始了下山……

「好機靈的儲氏兄弟。」在這山石紛亂之地，突的出現了一個青衫苗條的女子，來到這裏，她是低頭尋索，然後，她是一手揑唇，嘘哩哩的一聲口哨，只見那個漁夫子在東角邊現身，慢慢走了過來，一到就問：「妹子，可看出什麼痕跡來？」

「什麼也沒有，不過，奇怪啊，那只拜匣的鑰匙應該在此地！我看得清楚明白，這一對鬼王弟子是根本沒揀到什麼東西，也不見他倆取走什麼東西？」

「難道根本就沒有鑰匙？」

「我看不對，」雖說是只小小拜匣，但是，分明是武當祖師當年所練的七劍一翻之外的三件小東西中的混元匣，也只有金面千將能打造出這樣件密不通風，更且刀兵難傷的寶貝，如果沒有鑰匙，試問，又怎能取出其中的東西，還有，丘神通號稱機智過人，臨危不亂，分明，這其中的東西，關係極大……」

那漁夫子邊聽邊點頭，分明，他妹子的分析是有理且有力，不過，面色是越變越沉重，而眉頭也越皺越緊了，看得出，他是十分關心着這拜匣，還有，更可能是他們巳將那個丘維蓀掌握在手中了。

四處搜索，可惜，除了山石，只有山石，他倆幾乎巳將丘、孫兩人坐過的地方，逐寸而搜……」

天，越來越黑了……

無可奈何，這一對兄妹只能洩氣而歸，本來，是脚步沉重，不過，越走越快，後來到，兩人簡直是如飛一般的，越嶺穿山而去……

這裏是個曲徑深處，隱聞水聲潺潺……一道山澗出現在眼前，遠角處一艘小舟，繫在岸邊小樹上，漁夫子是在前脚底一用勁，人巳向小舟落下，一上舟頭，雙手解纜，而青衣女也巳上船，抄槳，兩人配合得嚴絲合縫，這裏纜繩才收，少女巳將小舟盪開，然後逆流而上……

別看是個女子，這力氣可不小，山水下瀉之勢，萬分湍急，本來逆水行舟，巳是不易，逆衝而上，更是困難，何況舟小身輕，在在有衝翻之虞，可是，少女運槳如飛，並且看來擧重若輕，一晃眼間，這小舟巳沒入深處，而向一個山灣水曲處投去……

「嗡——」遠處傳來了一陣極悶的鐘聲……小舟上的兄妹，面色大變，而漁夫

子是手持長篙，只一點，一撐，好！小舟倏的飛起，也不知他用的什麼手法，而令小舟宛如大魚飛躍般，凌空而起，船底幾乎離水，就在這一瞬眼間，小舟竟然一個橫側而落，一疏神，小舟巳不見了，原來，巳沒入了側邊一個山洞中……

這山洞是看來不短，水聲蕩漾中，不少的時間，眼前大放光明，巳出現了個新天地，可是，雙雙驚叫聲中，小舟疾如飛箭，向那火起處投去，原來，在前面岸邊，有着火光……三間茅屋，正在起火……

突然，又是一聲「嗡」的悶音，兩兄妹是鐘聲未歇時，人巳由小舟中，撲向起火處，不料，兩道白虹，宛如靈蛇般，在暗處投出……並且，時間與部位，拿揑得十分準確，且有分寸，兩兄妹本來得找地落脚，現在，一落下，分明是送入了這兩道白虹的陷阱中……

別看是漁夫子，小姑娘，身法之快，變招之疾，令人嘆爲觀止，白虹縱橫中，就見這一對兄妹，雙雙憑空一揮掌，兩人本來是脚下頭上，突然在這一揮掌時，人巳一個倒翻身，變成了頭下脚上，這還不算，兩道白虹不知什麼一來，竟然會自己與自己絞在一起了——

還有更奇怪的事呢，一條人影巳橫在這兩道白虹中間，不知什麼一來，人影起飛了，而兩道白虹巳打了個死結，這可正應了那句俗語：「說時遲，那時快。」一絞一結，根本是在極短的時間中完成，這就更可說明了，那一對兄妹的身法手法之快！準！還有穩！

少女是將兩條軟鞭打了個結，至於漁夫子是一個「燕抄水」，身法輕盈地，向那左角投到，就聞得一聲哼，又是「屯」的一聲重物墮地聲，而少女也不客氣，向右角竄到，面前果然出現一個，身着黃衫的壯漢，一手還執住那條軟鞭，少女玉掌微揚，一股勁風，向壯漢劈面打到，不料，此人却也不弱，右手一鬆，軟鞭脫手，而左掌巳一迴臂，護住面門，少女一掌不能得手，身法似風的，一個大旋轉，一晃眼，也繞到了此人背後，雙掌攔腰一削！好個壯漢，明知巳無時間翻身回招，一挫身，腰一沉，先卸去一些削勁，而雙手是沉肘下壓，就勢一個「雙後衝」，肘鎚向後用力捶出……不料，一衝一個空，而後頸微微一涼，壯漢連聲也被窒在咽喉之間，全身一個逆勁所阻，不由自主的，合仆倒地，耳聞女子冷笑聲中，而一陣陣鑽骨之痛，佈滿了全身，而後面，却又傳來了小主人的怒斥……

「李天靈！」你還敢逞兇……」

「尊駕是誰？」

「別問我是誰？我只是命令你倆，立時離開此地，哼哼，你兄妹倆，自以爲無人知道你倆的來歷，你們又將玉鐘魔君收留在你倆家中，以示你倆的神通，哼哼，李天靈，本來，我們是只眼開，只眼閉，不希望多此一擧，可是，現在，你們是越來越放肆，越來越無忌憚了，竟然敢强扣我家的客人，並且，隱藏我客人的重寶要物，如此無禮，豈能再容你等隱居在此山中……」

「哼哼，看來，這天目山是閣下之產業？」

「李天靈！」聲音巳含盛怒：「還不快走？」

「哼哼，好兇横的口氣，你說我們强扣你家客人，有無此事，尚在未知之數，至於閣下，却是擅闖民居，更且放火燒屋，這那裏是善良人之所爲，分明是强盜賊子的作爲，對你這種人，我憑什麼聽你之言，要我們服爾之命令？」

「哈……憑這個……」在暮色昏黃，火光冲天的情景下，漁夫子是看到了那位白衣人手中，抓住一橛箭頭，箭頭上血跡斑剝——

李天靈一見這個箭頭，不禁面色大變，沉聲問道：「是血敕令符……」

「你認得就好！」

「如此，血令主人何在？」

「憑你也配問他老人家……」

「唉……」李天靈是長嘆一聲道：「如此，請放出玉鐘先生，我們覓地藏身如何？」

「老魔頭是非死不可……」

「哈哈……」一聲慘笑聲中，李天靈是人隨聲起，一個「鑽天翻」，竟然越過了白衣人的頭，而向火光中投去。

白衣人面色微變，沉聲怒喝：「勾魂弔客何在？」語聲中，只見一個黑衣，一穿蔴衣，一高一矮兩條人影，不知什麼一來，巳將李天靈截住，李天靈一見兩人不竟面帶苦笑道：「勾魂婆婆，矮弔客星，想不到你倆也是門檻中人？」

勾魂婆婆是陰惻惻的說了聲：「小子，乖乖的等死吧？如果，再敢踏前一步，你婆婆叫你立即倒地。」

「哈……」火光中傳來，一陣豪邁的狂笑，只見一條魁梧的身形在火光中出現，而後面却跟隨一個駝子，只聽得那魁梧漢子在說話：「陸元亮，你想不到吧。」

「蟹兄！」是那個少女，在驚叫。

正是那個打賭輸了的蟹兄……現在，他可是豪氣干雲的，站在火光之前，依然是雙眉斜飛，而目光如鷹，不過，他的面容却帶着三分鄙夷之色，你的四大金剛，對不起，巳由在下，會同了玉鐘先生，送他們進了封神台！至於一對勾魂，弔客，如果也想做他們的星宿！哼哼！我們也不會令他們失望……」

「你是誰？」白衣人是發了怒！

「陸元亮，你太爺是巨靈殺手，橫行天君，江蟹！」

「啊……你！就是横行山西的巨靈殺手！」

「正是……」

「你竟敢來到江南逞兇……」

「特來拜會令尊！哼！」

「你敢！」

「有什麼不敢，別人怕他的陰損，刻毒，卑鄙，無恥，可是，陸元亮，江某可比爾父更陰損，更刻毒……哈……你們打得好算盤，以爲瞞過了丘神通，也以爲丘小子是你們手中奴，囊中物！你們以爲可以長保太平，你們可以再振靈山島，將這個島賣給了韃子，不，不會如此順利的，哈……你們佈排得好的計較，好陰謀，你將靈山島的藏珍當作了香餌，引使天下英雄，集中於爭奪這一份藏珍，巨寶！哈……人算不如天算，又道是：强中更有强

中手，也可以說是，螳螂捕蟬，有你們這批兇狡之徒，佈置陷阱。可也有眞正的有心人，在萬方千計的在拆你們的台脚！」

「小子！你好狂！」聲到人到，一條黑影，直如一縷輕烟的，向江蟹射到，可是，那個駝背人，一直不聲不响的，站在江蟹的身後，一見黑烟竄到，也不見他有何動作，身形萬分詭奇的，已阻住了那勾魂婆婆！

「嗡」的一聲悶响！駝子是右手所持的一只微泛黃光的小鐘，一拍左手，發出了這一聲難聽的嗡聲，可是，勾魂婆婆是嘘哩哩一聲厲嘶，算是一阻鐘聲，而手一抖，火光中只見幾絲極細的碧光，分七股直釘駝子！

「是老勾魂的七煞碧玉梭……小心它會拐彎……」

「我不會讓它拐彎……」駝子是很簡單明嘹的回答聲中，他是看來僵硬木然的，移動手中黃鐘，可就是奇怪，如此迅疾厲害，江湖聞名喪胆的七煞碧玉梭，竟然會讓駝子的怪形怪狀的招式，沒收了，到那裏去？哼！進了他們的玉鐘之中矣……

勾魂婆婆乃是有名的煞手，毀在其手下的江湖成名高手，沒有一百，也有八九十，尤其是七煞碧玉梭，可以說是萬無一失。

由於她的暗器手法，與衆不同，而碧玉梭又是天材奇寶寒碧英玉所製成，而寒碧英玉本身具有解毒妙用，又是金精鐵英所難毀損，反而它却可以輕易的直透對手的護身利器，或者神功罡烝，勾魂婆婆仗此利器，她是毀了不少自信本身功力非凡的成名人物。

今日，她一上場，就使用了這件從無失靈之暗器，滿以爲可毀了這個江蟹，不想，來了個駝背，莫名其妙的毀了自己仗以成名的七煞碧玉梭。

可是一聲厲嘯，十指似鈎，似爪的向那駝子當頭擊下，可也怪，這個駝子是依然笨笨拙拙。木木獨獨的，起手，還招。

照道理講：笨；勢必至於慢，拙，勢必至於鈍，木，當然是不靈，獨，說明了不活，試問：慢、鈍、呆、蠢，如何可以對付老婆婆的輕靈快捷，但是，看來奇怪，明明是勾魂的快招早已將駝子毀了，現在，却是勾魂婆婆處處受阻於駝子！

勾魂婆婆是快，但是饒你如何快，快招一定會與慢招相碰，靈式勢必與笨式相格！

漸漸地，越來越明顯的是，慢而笨的駝子，非但一無受制，受困之象，倒像老勾魂處處受到了駝子的牽制。

嘯聲越來越密，而身法步法，越來越快，簡直是勾魂婆婆繞住了駝子在轉、在舞！

長臂曲伸之中，顯示了勾魂婆婆的攝魂爪，奪魂手的無比悽厲，陰狠之勁，老勾魂在拚命了，她必須殺死了駝子……可是，駝子又如何？唉，他連身也未轉過一轉呢……

「陸元亮，你看如何？」

「想不到養虎貽患，我們根本不想多事，因此，根本不來干涉這老虎頭，不想，反是你們來壞我大事……」

「如此，你該如何？該縮頭一走了事了吧！」

「只怕未必！」半空中傳來一聲嘹亮的語聲：「老太婆，你就別再浪費氣力，你不是這個神虎壇下的東方使者對手，乖乖的，站立一邊……」

「如果她能走出三步，老魔頭就永不向其出手！」是駝子的冷然語聲，並且，語聲才畢，就見他平平的推出一掌，而身子也穩穩的跨出了一步……

勾魂婆婆倏的感到面前壓力大增，本來，她是早已發覺自己的出手發招，莫名其妙的受到了極大的牽引，而引使自己莫名其妙的，隨了這股牽引力，將自己出手發招之勁力，引入了對手的圍中，自己不論如何沉勁，穩力，可也難以避免被牽引！受圍困。

現在，看來，這牽引力已減低，可是，壓力却加強了，看一看清，是那個可惡駝背在發招還擊了……

分明，自己不是此人之對手，而自己這方面，强援已臨。

好！走，她想走了。

但是，她却忘了這玉鐘先生的說話：「如果她能走出三步——」這就已說明了，老魔頭是不會由得她走！而且，殺手招已爲她準備好了……

勾魂婆婆才想退出戰圍，可是，眼前這個駝子依然是木然，笨拙的擧手，迴臂，右手鐘向左手一拍，嗡的一聲悶响，勾魂婆婆突然的覺到一股勁力，竟然破圍而入。

她是一聲厲嘯中，身形才動，可憐，一股牽引力又將她帶住了這衝勁，而眼前一花，七點星光一閃即沒。

勾魂婆婆心中一凉，不禁大叫一聲，身形一動……一股寒意已佈滿了全身，在一聲比鬼哭更凄涼的哭聲，直透在場人的耳膜。

在場人更可見到那個橫行江湖垂四十年的勾魂婆婆，竟然渾身抖戰中，慢慢的倒下來……而口中還在慘叫：「殺我！殺我……殺我！」

一個長身玉立的中年人，不知是什麽時候出現在駝子面前，他是目露威光的。對駝子沉聲道：「拿來！」

「拿什麼？」

「解藥！」

「哈——解藥？問我要解藥！朋友，你簡直是在開玩笑，哈哈……我那來什麼解藥？」

「你已勝了她，就不該再濫施這種小人手段！」

「什麼小人手段？」

「我風聞你，乃魔壇前五方使者之一，雖然，魔教爲人與別不同，但是，也算是江湖一脈，不過，邪門邪道，這樣的陰狠毒辣，折磨人的暗器，毒藥，大可不必在勝後肆毒……請拿出來！」

「唉！你叫我如何向你解釋？老實告訴你，這暗器根本不是邪門邪道的魔教所有，乃是你們自命爲正派正人的奇珍異寶……你別這樣大驚小怪！哼！老化婆她是中了自己殘殺武林道的成名暗器，七煞碧玉梭……」

「老太婆！此言可眞！」他是不得不去看顧這哀聲慘叫的勾魂婆婆了！而她又如何，可憐！越來她越是抖得厲害，而哀叫聲是越來越低，頭上的汗！一顆又一顆，在擠出來，在淌下來，而面色是微泛碧光，中年人到底是江湖能手，心中已然明白，是中了碧玉梭，但是，他不明白，老勾魂的碧玉梭，那會有毒——

其實，他是根本不了解這寒碧英玉的妙用，此玉本身無毒，並且是件天材異寶，至於，彫磨而成這殺人利器，也巳費了一代怪傑的不少心力。

可是，如此利器。却不能沾血，更不能沾上熱血，見血就變成了一種寒碧毒素，而這寒碧毒素，却具分解血液，收縮經絡之能。

一作暗器，一入人身，好！立即借血成毒，環行全身……慢慢，慢慢的，將人身鮮血分解，凝結，最後，血管經絡全被僵化！而人，則慢慢的，因心臟失血供養而陷於死亡……

死得極慢……

死得極苦……

更厲害的是：一入人身！血一中毒，永無解救之方，解救之藥！也就是說，你除了殺死中毒者，令其少受苦難外，其他一無辦法！

也難怪勾魂婆婆頻頻叫喚：「殺我……殺我！」

「這是自食其果！」是中年人沉聲的發問。

「也可以說是請君入甕……」

「哈……依我說是，活報應！哈……你！又想來與我們作對，你，也是陸魁的走狗……」

「小子！你好狂！」

「老小子，你好不要臉……」

「弔客星君！你竟然無動於中？」

「我不得不如此！」那個矮小的蔴衣老人，沉聲的吐出了這幾個字。

「啊！范缺！你此言何意？」

「或者，我是看厭了……」

「范缺，你意圖反背！」

「奇怪！我范某幾時入了你們的門下，而要用到反背這兩個字！我與陸兄是道義之交！」

「那麼，你就忘了勾魂婆婆……」

「我與她始終有些互不相容之感，不過，彭大慶，你自命爲其知己，可是，我在冷眼旁觀中，你是有着趁火打刦的表示，也難怪這位江兄弟說你不要臉！你意圖刦取老勾魂的百寶囊……唉，你怎怪我對你們看厭了？」

「范缺！你敢違令！」

「陸賢侄！你別再在我面前，呼么喝六，我去也！」

「哈哈，好！如此一來，你們是跑的跑了，溜的溜了！死的嘛，也總算你是得是人錢財，與人消災，你把她歸了位，如何？還想與我們鬥一鬥……」

「哈……好！你姓江！」

「對！我已說過，我姓江，名蟹！」

「後會有期，李天靈！李天儀，你們可別再想走出天目山……」

「彭大慶，想不到英名蓋九州，仁義值千金的中州大俠，竟然是這樣的面目！領教，領教！至於後會是否有期，我輩出不出得天目山，暫且別理，彭大慶，你看，那旗火起自天目山莊，依我看，你之所以打退堂鼓，分明是不得不退……」

天空中有着一股旗形的烟火，在半空中漸漸散去。

彭大慶是聲勢洶洶而來，灰溜溜而走的。

當他與那個陸少莊主走過李天儀面前時，李天儀是對兩人笑了笑道：「還有兩位是你們的同伴，請帶了走！」

彭大慶是哼了一聲，沉重地走到了來路之處，只見兩個壯漢，一西一東的躺在地上，分明中了對頭的「封穴」手，彭大慶是伸手環點……

可憐，你不點到還好，一點之下，那個壯漢是可以開口，可以叫痛，可以哀叫……可以哭了，爲什麼？分明，解穴不得其法啊！

彭大慶自命打穴名家，那想到，今夜竟然會讓這對兄妹的打穴手法僵住，這一仗，想不到是落得了如此下場。

若不是陸魁的天河旗烟火巳發，自己必需立即趕回，他眞是想與李氏兄妹打一架。

現在，却是窘住了……好個彭大慶，兇相畢露：「姚家兩位，對不住，以後，我再與你們報仇……」聲隨指動，分明他是想解決了兩人……

可是，勁風來，人影現，那少女李天儀已阻住了彭大慶。李天靈——那個漁夫子巳阻止了陸元亮，只聽得兄妹兩人斥責：「殺人滅口！走吧……」

彭、陸兩人狠狠的看了李氏兄妹一眼，而又一道烟火升天，兩人是面色大變，只能飛身而過，沿那澗水下游處，沒入了遠處——

「是那一位老人家的傑作！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巳將萬里雲的天目山莊，鬧了個天翻地覆，老兄！我看，咱們也該走了……」

「哼！什麼老人家？蟹兄，你在講什麼？」

「這位老人家是對付陰謀的要角，李兄，如果不是他，我也不會來出手解救這位魔頭，不是這位老人家，我更不願出手管這件閑事，現在，我算是有些明白了。我一個人恃氣獨行。終有一日，會讓人毀了，而且死得無聲無臭。這犯不着，我得殺那些昧良無恥，喪心病狂的江湖敗類。我一個人殺不盡那多的無恥人物，我得找同伴……」

「對！蟹兄！我早就知道，你是會醒過來……」

「好了，小兄弟，還有你，小妹子，該走了，帶了這兩個渾小子快些走出這個是非窩。這裏可是無法再住下去了！」是那個被人稱爲魔頭的玉鐘先生來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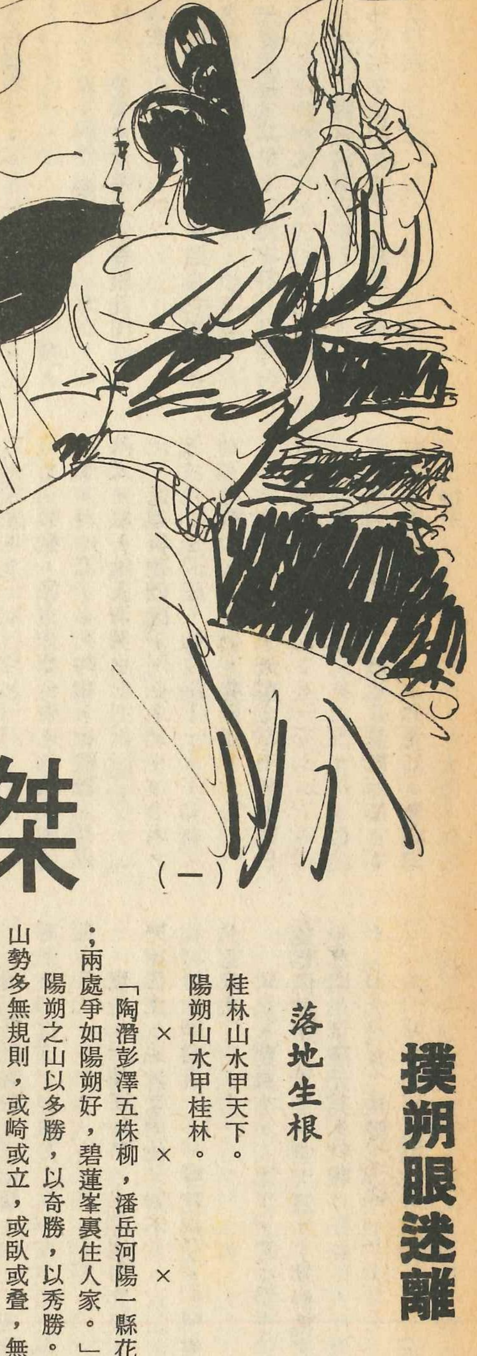
「找到了那一柄鑰匙沒有？」江蟹在問。

「沒有啊，因此，我現在是進退兩難，眞怕無法衝出重重難關！」

「據我所知，那位老人家是一定會帮助我們打通這些難關，問題在乎這一對渾小子，他們信不信我們的說話。」

四個人是怔住了，可是，在遠處天空，又飛起了一道烟花……

——未完——



兩廣豪傑（一）

神州奇俠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撲朔眼迷離 是敵還是友

落地生根

桂林山水甲天下。
陽朔山水甲桂林。

× × ×

「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

陽朔之山以多勝，以奇勝，以秀勝。山勢多無規則，或崎或立，或臥或叠，無所不有，却紊而不亂，奇峯凸異，令揮就山河之筆的大畫家，筆挽江山的大詩人，亦無從寫起。

陽朔之美，可想而知。蕭秋水一到陽朔即放出了「九天浣花箭」。

× × ×

「九天浣花箭」是浣花劍派的緊急聯絡訊號。

蕭秋水放出的那一種「九天浣花箭」，更是特殊的一種，浣花劍派的子弟們只要有一個見到，必定要不管一切，也放下一切，趕來聯絡。

從四川到貴州，由貴州至廣西，權力帮的追殺，實在太可怕了。

權力帮就像是一個史前的巨人，隨時可以抹去幾隻螞蟻的存在。

所以蕭秋水一入陽朔，即放出「九天浣花神箭」。

× × ×

鐵星月瞧着蕭秋水自懷中掏出浣花神箭，又發出神箭，神箭颼地一聲，昇上半空，轟地爆出千萬朶火樹銀花，鐵星月瞧了老半天，忍不住摸摸蕭秋水的額角，試探地道：「有沒有發燒？」

蕭秋水怔了一怔：「發燒？」

鐵星月關懷地道：「你有沒有病？」

蕭秋水道：「你發神經啦？」

鐵星月怫然道：「你才是發神經哪。我們被追得那末慘，又大白天的，你還有心情來放烟花！」

「烟花！」蕭秋水沒好氣道：「你以爲我在放烟花？」

左丘超然笑道：「那是訊號，浣花劍派的特殊緊急聯絡訊號！」

邱南顧道：「這訊號管用嗎？」

蕭秋水道：「這兒已是陽朔，桂林一帶的浣花劍派弟子一見沒有不來的，就算浣花劍派的熟悉朋友，見了也會趕來。」

邱南顧道：「自從烏江除七魔後，權力帮的人好像沒盯上咱們了，一路上倒是無事，眞不過癮。」

唐方憂心的道：「倒不知桂林浣花分局如何了？」

蕭秋水想了想，正色道：「有我大哥、二哥在，天大的事也扛得住，何況還有孟師叔，還有玉平兄，以及妳兩位哥哥也在，看來不是權力帮挑得起的！」

左丘超然歎了一口氣道：「成都浣花劍廬裏，也有蕭伯伯、唐大俠、朱大俠、蕭夫人，甚至有『掌上名劍』、『陰陽神

劍』二位前輩，但權力帮一樣敢挑了……只怕……」

這時遠處忽然傳來一聲長嘯，又一聲短哨，蕭秋水喜道：「接應的人來了！」

× × ×

來人快騎。

馬高大，在馬上的人却矮小。

馬後面揚起丈高的灰塵，馬衝過處連小樹都倒了，馬還是絲毫不減速度。

馬衝到五人身前，馬上的人一勒，却即時給勒止了。

連多衝一步都沒有。

邱南顧脫口讚道：「好馬！」

鐵星月却大聲道：「好臂力！」

馬上的人一點而起，落在地上，落時沒有聲音，到地後却鞋面與土齊平，原來已把硬地踩了兩個凹洞來。

左丘超然也忍不住道：「好內力！」

那短小精悍的漢子却向蕭秋水拱手，蕭秋水喜道：「馬竟終，你還在浣花！」

只聽那人大笑道：「我生爲浣花人，死爲浣花鬼，怎會不在浣花！蕭少主，咱們又見面了！」

× × ×

鐵星月忽然走前去，扳着臉孔問：「你是『落地生根』馬竟終？」

那人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問，當下正身向鐵星月冷冷地道：「我是，什麼事？」

鐵星月道：「是單刀鬥夜狠，九死一生渡怒江，在桂林浣花劍派的『九命總管，落地生根』馬竟終？」

馬竟終不耐煩地道：「便是我！你要怎地？」

鐵星月忽然對他的肩膀用力一拍，又抓住他的手力撼歡呼：「嘿嘿嘿，你這朋友我交了！」

馬竟終猶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向蕭秋水道：「他是——？」

蕭秋水還未回答，鐵星月已然道：「鐵星月，鐵樹開花的鐵，星星在眨眼的星，月色多麼美麗的月，鐵星月。」

馬竟終迷迷茫茫的望着那如瓜子般小的腦袋，小眼睛，大嘴巴，塌鼻子，和那一排白森森的牙齒，實在想不出那一點像鐵樹開花，那一點像星星眨眼，那一點像美麗月亮，只好勉强招呼了一下。

蕭秋水又介紹他與唐方、左丘超然、邱南顧相識，馬竟終一一點頭，道：「少主發緊急『九天浣花神箭』，是不是有什麼情況……？」

蕭秋水當下就把權力帮圍攻蕭家劍廬，唐大、張臨意、蕭東廣如何被暗殺，康出漁、康劫生、辛虎丘如何背叛，蕭西樓，朱俠武、蕭夫人如何拒敵，沙千燈、孔揚秦、左常生、華孤墳如何猛襲，四人如何衝出包圍，如何面對危機四伏，如何遇見鐵星月、邱南顧，如何黃梟殲魔，烏江除妖，概要地說個明白。

馬竟終聽着聽着，臉色越來越難看。

蕭秋水最後問了一句：「……只不知道桂林那邊的孟師叔，有沒有遇敵？」

馬竟終道：「遇敵倒是沒有。但我們一定要儘速通知孟先生等，以營救成都總部。」

蕭秋水道：「好的……我在成都，聽說你已離開浣花劍派，見你還在，我很高興。」

馬竟終目中閃動着憤怒的光芒：「還不是權力帮的中傷！他們一早已佈下了局，要吃定浣花蕭家，第一步就是要離間我們！我在蕭家已十二年了，從廿歲起，要不是蕭世伯、孟先生提携我，我還去得了那！」馬竟終說着目中隱動淚光。「這些日子來，武林中就是中了他們的離間計，再被一網打盡的就有括蒼派、崆峒派、司寇世家、太極門……」

蕭秋水等俱是一震，失聲道：「這麼多門派？」

馬竟終點點頭道：「豈止如此。連嵩山派也遭了殃，福建少林要不是各方少林救援得早，也不堪設想；此外，五虎彭門、天殘帮、烏衣帮、螳螂門也歸順權力帮，近日連鐵衣帮、恒山派也奉權力帮爲主皋，敢於抵抗的中原鏢局、黃山派、血符門、潛龍帮、中州派全給吞滅了！」

左丘超然變色道：「由此看來，權力帮確想號令天下，獨霸江湖了！」

馬竟終長嘆道：「正是。而今武林公推少林、武當二派，合力剿討權力帮，但屢被破壞，南海劍派鄧掌門、唐家二位公子，這些日子留在桂林，也是因爲此事，與孟先生、蕭大公子等共商大計。」

邱南顧道：「那還等什麼？我們快去便了！」

馬竟終飛身上馬，黃土中留下他二道深深的鞋印，他又像釘子一般的穩穩騎在馬背上，道：「現在就走。」

鐵星月忍不住向邱南顧交頭接耳：「這人小的時候一定常常摔跤，所以現在步都落地生根。」

邱南顧道：「就是呀，我看他外號該叫『釘子』才對。」

却未料蕭秋水在一旁聽到了，微笑道：「不錯，我們都叫他做『釘子』，什麼人給他盯上了，一定逃不掉，什麼東西給他的手拎上了，一定溜不掉，什麼地方給他一雙脚釘住了，一定拔不掉。」

蕭秋水笑笑又道：「他是我們浣花劍派的九命總管，跟『夜狼』那般人惡鬥過，却雖敗而不死，據說也曾與朱大天王交過手，亦傷而不死，在這樣的情形下還能活着的，只怕現存只有他一個。」

× × ×

六騎如飛，却不是直接回桂林，却在臨桂城郊歇了下來，只聽馬竟終道：「這裏風景如畫，鶯歌燕舞，諸位何不吃杯清茶，再趕未完之路？」

蕭秋水苦笑道：「風景雖好，但歸心似箭啊！」

馬竟終却微笑道：「我們不歇，馬兒也該歇歇了。何況，」馬竟終銳利的眼光竟也矇矓起來：「我的家鄉就在臨桂。」

——古來征戰幾人回？

——一夜征人盡望鄉！

就算是最勇悍的將士，也有懷鄉念家的時候，「落地生根」，不到家鄉，又如何生根。

蕭秋水等都明白了：——就算急如將令，但也該讓將士出征前，有辭鄉告別的機會啊。

——此去解劍廬之危，無疑是最凶險的一役，誰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回到家

鄉來。

唐方宛然道：「馬先生，你的家鄉在臨桂那裏？」

馬竟終笑道：「就在附近，這兒走過去，過橋就到了，」馬竟終嘆了一聲又道：「拙荊也在家裏，知道我要回來，會燒幾道小菜；」望向蕭秋水等，舐舐乾唇，又道：「只不知道諸位……？」

「喝茶！」邱南顧搶着道：「當然沒有問題！我口渴死了！其實喝酒更好！」

鐵星月悄悄加了一句：「有飯吃則更好！」

馬竟終微笑攬轡往木橋那邊走去，鐵星月、邱南顧二人又打打鬧鬧的隨騎而去，蕭秋水與唐方對望一眼，——這兩個瘋瘋癲癲，神神經經的夥件，是不是也懂得這一種感情，是故搶着要去呢？

誰知道！

× × ×

小橋，流水，人家。

住的地方的是一棟木板屋，幾縷炊烟嫋嫋飛上了天，門打開來，是一青衣婦人，第一句話是：「你回來了！」

馬竟終說：「馬上就要走了。」

那婦人只震了一下，似又立即恢復了平靜，那一震裝飾得極好，不留意幾乎完全看不出來。目光向他們一掃，淡淡地道：「我弄飯給你們吃。」

蕭秋水忙道：「不忙，我們吃過飯後才走。」

誰都看得出，馬竟終離家已久，這一次回來，竟又要走了。

他的妻子沒有問去那裏，也沒有挽留，他們的不捨都化成了淡然；有一天，這樣一個黃昏裏，他去看她，看完了就走了，甚至不知道，這一生會不會再回來。

唐方的眼睛潮濕了：爲什麼不吃這一頓飯呢，一定要吃這一頓飯的。

青衣婦人返身到厨房去燒飯，晚暮灶間的柴火，劈啪劈啪的染紅了她青布的衣裳。

馬竟終一面招呼着，一面禁不住偸偸把眼睛瞄向厨房，在在都是關切之情。

「有沒有辣椒？」鐵星月忽然怪叫道：「嗳，有沒有生辣椒？我每餐沒有生切辣椒，就嚥不下飯！」

邱南顧也道：「對！對！馬老兄，痲煩你跑一趟，去厨房替我拿點生辣椒來，哎哎，遲點再出來不要緊，只要我知道你一定拿得到就好了。」

蕭秋水也忙道：「是是是，我這兩位朋友怪脾氣，痲煩馬兄去跑一趟。」

馬竟終深深地望了他們一眼，沒有說話，大步走進了厨房。

厨房肉香正濃。

鐵星月向邱南顧擠擠眉，邱南顧向左丘超然弄弄眼，左丘超然向唐方點點頭，唐方向蕭秋水莞爾一笑。

這一笑眞好。

× × ×

好是好，可是肚子確是餓了。

餓得很了。

厨房火光正熾，菜香正濃，鐵星月忍不住咕嚕了一聲，邱南顧皺眉道：「咦，恭喜恭喜！」

鐵星月沒好氣道：「恭喜個屁！」

邱南顧道：「正是恭喜你的屁路又變了！」

鐵星月奇道：「什麼變了？」

邱南顧道：「以前你放屁總是『砰蓬』一聲，現在却是『咕嚕』一聲，以前像牛放屁，現在跟豬吃草差不多一樣……」

鐵星月沒好氣道：「你才放屁！我是肚子餓了的聲音，誰說是放屁！」

左丘超然一皺眉道：「你們每次吃飯前，總是要說放屁拉屎才甘心嗎！」

鐵星月却虎地吼了回去：「就是沒東西吃，才胡扯八道啊！」

唐方低聲叱道：「別鬧，菜來了！」

數人同時回頭——眞比遇敵時反應還快——

只見馬夫人端着兩盤熱騰騰的菜餚，玉蘭肥鷄與五彩蝦仁，走了近來。

邱南顧怪不好意思地道：「也不是我們貪吃，只不過餓了些，其實嘛，遲一些兒也不要緊，再遲一些兒也不要緊的。」

——肚子餓的滋味眞不好受。

可惜他們只看到了菜，却不曾注意到熱騰騰的烟霧後，馬夫人愁傷的臉。

× × ×

菜當然不止兩盤！

馬夫人繼續捧上來的有清炒筝片，螞蟻上樹，杏仁豆腐等等，蕭秋水等當然已開始吃了。

唐方忽然問道：「馬夫人閨名可是字姍一，原複姓歐陽。」

馬夫人正要轉身回厨房捧菜，不禁怔住，這時馬竟終正好從厨房出來，道：「是。她就是當日在江湖上被稱爲『迷神引』的歐陽姍一。」

唐方笑道：「昔日名震黑白道上的歐陽姑娘而今竟成爲馬夫人了，也爲夫婿洗手作羹湯，倒叫我們失敬了。」

馬竟終看着蕭秋水等已吃了近半，忽然沉聲道：「蕭少主，馬某該死，馬某若有對不起你之處，待來生做牛做馬，誓死以報吧。」

蕭秋水奇道：「馬兄何出此言？」

馬竟終慘笑道：「蕭少主，各位俠兄，唐姑娘，馬某此舉，乃情非得已，這菜中有『三日迷魂散』……」

蕭秋水忽然大叫一聲，伏地而倒。

邱南顧怔了一怔，也軟倒下去！

鐵星月大吼一聲，想站起來，却連人帶桌仆倒下去，盤碟盡皆破碎！

左丘超然巍巍顫顫的站起來，終於又順着木柱，滑倒於地。

唐方晃了一晃，也跌在地上，問了一句：「你們，爲什麼……？」就暈迷過去了。

「爲什麼？」馬竟終慘笑道：「爲什麼？我怎麼知道！只怪你們不該與權力帮爲敵，我們實在沒有可能挑得起這天下第一大帮啊！」

歐陽姍一一直咬着下唇，下唇白無血色，現在忍不住道：「竟終，你爲我這樣做，值得嗎？」

馬竟終一字一句的道：「但我已經做了。」

歐陽姍一冷聲道：「我情願去死。」

馬竟終道：「妳不能死，妳肚裏已有了我們的孩子。……我們這一代雖對不起

人，就留待下一代去報答這份恩情吧。」

歐陽姍一顫聲道：「那你要把他們怎麼辦？」

馬竟終道：「送去權力帮在永福的分部。」

歐陽姍一道：「可是……可是他們有五人之多，怎麼送去？……」

馬竟終道：「裝載在馬車裏，不會有問題的。」

忽聽一人揚聲道：「那不是太痲煩了嗎？」

另一人道：「我們自己走去，既省時又省力，豈不更好。」

還有一人道：「更好，更好，可惜菜不能吃，簡直把我餓扁了，餓壞了，餓死了！」

× × ×

第一個講話的人是蕭秋水，第二個是邱南顧，第三個是鐵星月。

左丘超然是個連說話都懶的人！

唐方也微笑睜開了眼睛。

馬竟終看得眼睛都直了，歐陽姍一臉色都白了，忍不住問道：「你們不是把菜吃下去了嗎？」

「能吃就好囉。」

「那個唐方未吃前總要用銀釵去探探，今天這一探，哈，探出個——！」

「銀針沒有變黑，倒是變灰，想不是劇毒，於是假裝倒下，看看你們怎樣！」

「那些菜啊，都吃到我們的袖子裏去了。」

鐵星月與邱南顧二人七嘴八舌的說着，得意非凡。

——從「烏江躍馬」一文蕭秋水等衝出來開始，唐方在膳食前總用銀釵試探一下，在甲秀樓一役中，就是這樣。

——四川蜀中，唐門唐家的子弟，既會用毒，也會防毒。

——就在歐陽姍一捧出兩道菜，又返身回厨房時，唐方立即用銀釵探了一探，這探了一探之後，大家都呆住了。

——他們決定假裝中毒。

× × ×

馬竟終沒有說話，忽然出脚！

一脚踢飛桌子，飛撞鐵星月。

回身一推，把歐陽姍一推出門口，大喝一聲，道：「快逃！」

接着拔出利刄，往腹中就插，一面大叫道：「要保住我們的孩子！」

事出猝然，要不是馬竟終顧着大叫那一句話，才一刀插下，馬竟終的自盡便要成爲定局了。

但就在馬竟終大叫的刹那，左丘超然的雙手已刁住了他的手腕。

馬竟終的利刄便插不下去，——有左丘超然的一雙鐵手，任誰也掙不脫的。

沒料歐陽姍一沒有走，却衝回來大叫道：「竟終，要死，我們一齊死——」

那面桌子「砰」地撞上鐵星月，「蓬」地碎裂，鐵星月却似沒事一般，虎地站起來，雷霆一般地吼道：「不准死！統統不准死！」

「正是。」蕭秋水緩緩道：「我們有話好說。」

× × ×

沒有說話。

左丘超然再也沒有抓住馬竟終，因爲他知道馬竟終不會逃的。

馬竟終也不是不敢跟他們交手，而是心在歉疚，所以根本不會動手。

誰都看得出來，馬竟終夫婦這樣做是有難言之隱的。

大家都不願意去強迫有苦衷的一對患難夫妻。

馬竟終夫婦在長櫈上對坐着，蕭秋水等五人倒是站着，暮色已靜悄悄地在外面四合、降臨。

終於還是馬竟終先說話了：「我情願死，不希望你們原諒。」

蕭秋水一本正經的道：「我們不原諒你，除非你講出主使你的人是誰，我們要去對付他。」

左丘超然一向沉靜，而今却忽然道：「對！我們一齊去對付他！」

馬竟終微吃一驚，茫然道：「我們……我們一齊去對付他？」

唐方靜靜的看着他，道：「『生爲浣花人，死作浣花鬼。』你不是說過嗎？今天的事，是你一時迷糊，我們還是把你當作浣花劍派的好漢，當然一塊兒去對付權力帮！」

馬竟終想着想着，忽然長嘆一聲，道：「我知道你們想原諒我，可是我不能原諒我自己。」

歐陽姍一忍不住掛下了兩行清淚：「我知道，他做的一切都是爲了我。本來權力帮要他捉殺你們，不然就要把他給毀掉，可是他不答應！」歐陽姍一凄然道：「可是權力帮却說要殺我，他就不敢不做了，但不忍下毒，只敢下迷藥……」

唐方嘆道：「便是迷藥。要是毒藥，我們也不會這樣待你。」

蕭秋水道：「權力帮的威嚇，你爲何不告訴我大哥，或者孟先生？他們自然會出主意，替你想辦法的！」

馬竟終木然道：「權力帮人多勢衆，我……我實在沒有勇氣告訴孟先生……就算孟先生的身邊，也有權力帮的人，更何況……何況姍一肚子裏，已有了我們的孩子……」

馬竟終說着，眼光望向歐陽姍一，歐陽姍一垂下了頭，兩人的眼兒，雖沒有相觸，但都柔情無限，凄惋無盡。

——江湖流浪的好漢，凄風苦雨的夜晚，既有了溫暖的家，既有了心襲的人，又何忍放棄？

——何況已有了下一代，一切都有了生機！

——誰忍以自己的任意來斵傷下一代的新芽！

——更何況是馬竟終，他渡過了夜狼的惡戰，在朱大天王手下逃過性命，更知道生命之可貴！

——落地生根，一旦給他落地，他再不願被連根拔起了！

——唐方不禁暗暗歎息。

「有什麼了不起！」鐵星月一拳搥在桌子上：「權力帮的什麼『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人魔中的孔揚秦，沙千燈，閻鬼鬼，就是給我宰掉的，他們有什麼了不起？惹不得的？」

馬竟終愕然道：「你們殺掉……？」

蕭秋水道：「正是，剛才你說孟師叔身邊也有權力帮的人，究竟是誰？」

馬竟終咬了咬口唇，道：「康出漁和辛妙常。」

蕭秋水訝然道：「哦！康出漁回來了麼？」

馬竟終道：「他昨天巳到桂林，就是他要我去『接』你們的。」

左丘超然恨聲道：「就是他，要不是他假裝中毒，伺機謀殺唐大俠、蕭大伯、張前輩的話，我們早巳穩住了成都劍廬的大局。」

馬竟終詫異道：「原來他是自四川回廣西的！」

蕭秋水道：「辛妙常就是辛虎丘的女兒，但辛虎丘巳在劍廬中爲大伯所殺，不足爲患。」

馬竟終舒了一口氣道：「辛虎丘巳經死了？」

唐方微笑道：「正是。你瞧，權力帮並不是無敵的，不但辛虎丘死了，連華孤墳也死於浣花劍派的大門口。」

馬竟終呆了半晌，蕭秋水道：「現在辛妙常正在桂林浣花劍派中麼？」

馬竟終點頭。蕭秋水叫道：「不妙！孟師叔不知辛虎丘是權力帮的臥底一事，更不知康出漁是大奸大惡的小人，我們要現在就通知他！」

邱南顧道：「康出漁在那裏！這老小子那麼可惡！我們不如先把他給逮着，送交孟先生嚴懲，豈不更妙！」

馬竟終一躍而起，竟也英風爽朗，道：「我知道他在那裏，我帶你們去！」眼光一瞥向歐陽姍一，竟也流露出一種傷心，剛剛挺立的身子忍不住就要坐下來，歐陽姍一泣訴道：「竟終，你不要管我，要做的事，就痛痛快快去做，只求你不要撇開我，讓我跟你一塊兒去。」

馬竟終頓足歎道：「不成不成，那裏危險，你又有了身孕……」

唐方忽然平靜地道：「馬兄，我會照顧歐陽姊姊的。」

馬竟終望着唐方清澈如水的目光，喃喃地道：「我，我……」

鐵星月實在看不過眼，罵道：「男人大丈夫，娘娘腔的幹什麼？要打，打個痛快——」

邱南顧接口罵道：「要罵，就罵個痛快！婆婆媽媽的，是眞英雄豪傑，怎可如此——」

鐵星月忍不住又罵：「想當年，你單身門夜狠，當時江湖上比你响噹噹十倍八倍的人，都不敢去惹他們，你却敢單身去挑，朱大天王橫行長江水道，你居然以一招『落地生根』，硬釘着船板不放——這等豪氣，了不起呀！沒料今日一見，王八旦！」

邱南顧想想不甘心，搶着又罵：「昔年『迷神引』歐陽姍一，也是敢做敢爲的女俠，沒料到却是今日的負累！嘿！嘿！權力帮有什麼惹不得！我們巳經挑了、惹了！有種就跟我們『神州結義』一樣，打出面武林中正義的旗幟來！管佈個狂風暴雨！」

鐵星月禁不住又想接下去罵，馬竟終虎地跳上來，一脚踏在櫈上，一脚踢在桌上，回罵道：「你們以爲你們都是英雄，別人都是狗熊了？是不是？他媽的！要是我老馬今日不是爲了日後一點香火種，才不怕什麼權力帮！你們無家無室的人，怎麼知道我老馬的難處？去就去！你鐵星月邱南顧敢去的，在下捨命陪君子。」

馬竟終越罵越起勁，一張臉由蒼白罵得通紅，連脖子都粗了，罵到激動處，神采悍然，竟連粗口話也搬了出來，罵得好不痛快。

邱南顧、鐵星月二人呆了一陣，兩人對望一眼，突然一齊大笑起來。

邱南顧笑着道：「有種有種，跟我鐵口邱南顧有得比！」

鐵星月也笑着大力拍馬竟終的肩膀：「果然有豪氣！不虧我屁王鐵星月罵得你狗血淋頭，識罵人者重罵人，罵得好！嘿嘿，罵得好！」

兩人不怒而笑，令馬竟終大爲驚訝，方才知道邱、鐵二人有意要激怒自己，不禁爲自己的失態赧然，但在剛才激起來的怒罵中，意氣風發，正是自己當日本色！

歐陽姍一柔聲道：「我們一齊去吧！不怕做不好，只怕該做時沒有去做！」

唐方莞爾道：「嫂夫人的話說得好！馬兄，不要負了嫂夫人的心意啊。」

蕭秋水微笑道：「馬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馬竟終猛地發出一聲冲天長嘯，道：「好！權力帮！咱們不死不休！我帶你們去找康出漁！」

「康出漁在那裏？」邱南顧即刻就問道。

「在永福。」

「在永福那裏？」鐵星月睜大眼問。

「跟『威震陽朔』屈寒山在喝酒！」

「威震陽朔？」

「屈寒山？」

四絕一君

「威震陽朔」屈寒山，不只是威震陽朔，簡直是威震廣西，甚至可以說得上威震武林。

江湖七大名劍，連蕭西樓等人的名氣，與他一比，都要矮了半截。

屈寒山是武林宗主，也是廣西武林的領袖，廣西正統武林的第一人，他的劍法，據說可以以一人之力，仍可與武林七大名劍打成平手。

屈寒山爲人沉着練達，而且公平正義，飲譽天下，廣西武林中，巳鮮少人像他一般術德兼備，文武合一的宗師了。

屈寒山七歲練劍，迄今五十七歲，足足練了五十年的劍，可以算得上一劍光寒四十州，近十年來，巳鮮逢敵手。

在聲譽、武功、實力上，唯一可與屈寒山平分秋色的，恐怕只是廣東「氣吞丹霞」梁斗！

× × ×

有屈寒山在，蕭秋水等人的眼睛都亮了！

屈寒山打從權力帮建帮之始，巳經是敵對，而權力帮也確認爲其頭號大敵，便是屈寒山、梁斗二人。

屈寒山一定不知道康出漁其實就是權

力帮中「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之一。

正如蕭西樓、孟相逢等不知道，康出漁是臥底、奸細一樣。

找到屈寒山，就可以打擊康出漁！

馬竟終道：「屈大俠設宴在『一公亭』，我可以馬上帶你們去，因爲本來我若逮着你們，也要送你們到那兒去，交給康出漁。」

鐵星月、邱南顧的眼睛更亮了：能見到桂粵大豪屈寒山，實在是一件令人興奮莫名的事。

× × ×

「一公亭」就是「天下一大公平」的地方。

這「天下一大公平」的橫匾，長十四尺，每字佔約兩尺，題字的人簽章，金漆龍舞，就懸掛在「一公亭」樑柱之上。

「一公亭」，任何人來到這裏，會武功的，不會成功的，富貴的，不富貴的，都一樣公平待遇。

你就算王親國戚，來到這裏，也是一樣，因爲這兒是廣西屈寒山的地方。

江南兩廣，只有兩個這樣的地方，一個就是屈寒山的「一公亭」，一個就是梁斗的「自量台」。

× × ×

「一公亭」內，確有許多人在喝酒宴樂，一張大圓桌子，足足坐有十二個人。

無論是誰，從燈火輝煌中望進去，第一個望見的，總是一個頎長、黑鬚、臉帶微笑，雙眉斜飛入鬢的老人。

這不是因爲他坐在居中，面向亭外，而是他從容的氣派，一方面可以參與喧鬧中毫不礙眼，一方面卻自有遺世獨立的意態，令人第一眼就看到了他。

而且看了第一眼後，還想看第二眼，看了第二眼後，還想看第三眼，看着看着，竟會給他的風度所吸引住了。

而他背上、腰間、身上，到處都沒有劍。

威震陽朔的「一劍光寒四十州」的屈寒山，居然沒有佩劍！

× × ×

蕭秋水等人雖沒有見過屈寒山，但是一眼就可以肯定他就是屈寒山。

當他們看到屈寒山身邊的人，就忍不住想衝過去把他揪出來。

那人正談笑風生，又一副正義凜然的樣子，却不是康出漁是誰！

康出漁身邊那個人，鐵星月一見，便忍不住衝出去了：他想立即衝出去把那個人的鼻子打扁，叫他以後再也不敢出賣朋友。

那人正是康劫生。

所以鐵星月就立時衝了出去。

他做夢都想不到這圍酒席坐着的是些什麼人。

× × ×

蕭秋水一把抓不住他，鐵星月巳衝了出去，眼前一花，「砰」，鐵星月巳打中康劫生鼻子一拳，酒菜翻飛，鐵星月跨桌而去，又想再加一拳。

鐵星月的拳快，他的拳可以打中飛行中的蒼蠅、蚊子，也可以一拳打碎一塊硬石，鐵星月的拳有力。

鐵星月自負沒有人能夠擋得住他的神拳。

但他也眼前一花，右拳巳被人一手拿住。

這還得了？

鐵星月「呼」地又打出左拳。

那人一刁手，又扣住了他的左拳。

鐵星月的左右雙拳，可以開碑裂石，但落到此人手中，猶如石沉大海。

鐵星月此驚非同小可，只見一人，白衣寬袍，精悍短小，猛想起一個名字：「江易海！」

× × ×

江易海！

「五湖拿四海」的「九指擒龍」江易海！

也就是「躍馬黃河」一文中，四川成都劍廬觀魚閣前，唐方轉述唐柔告訴她的左丘超然之大敵：江老爺子！

左丘超然乃天下第一擒拿手項釋儒與鷹爪王雷鋒的唯一嫡傳門徒，十五歲時巳以一雙手擊敗黑道上鼎鼎大名的「鐵環扣」佟振北，但有一次遇到這「五湖拿四海」，左丘超然不敵，給拿拏住了，要不是放了一個臭屁，臭不可當，逼得江易海退開，左丘超然就恐怕在那一役中給廢了。

沒料江易海也在座中！

鐵星月當然也聽說過這段傳奇，急中生智，大叫一聲：「你再不放手，我就要放屁了！」

江易海是一個最有潔癖的人，一聽此語，大吃一驚，趕快鬆手，鐵星月一旦得脫，虎地飛上桌面，雙脚一陣亂掃，把菜盤都掃落地上，居高臨下，四週一看，只見康劫生捂着口鼻緩緩站起，江易海遠遠的盯着他，其他的人都離開了桌邊，只有一人，安詳地坐在原來的位子上，微笑的看着他，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

鐵星月歪歪頭，看看他，招呼道：「你好！」

那人笑笑，也道：「你好！」

鐵星月問道：「你是誰？」

那人笑道：「我姓屈，草字寒山。」

鐵星月笑道：「哈哈哈，你就是屈寒山，一定能屈能伸，耐暖耐寒了！」

這幾句神來之筆，匪夷所思，也不知鐵星月的小腦袋，怎麼會聯想到那兒去了，衆人都按捺不住，屈寒山却依然笑道：「你又是誰？」

鐵星月認眞地道：「我叫鐵星月！」

屈寒山搖搖頭道：「沒聽說過。」

鐵星月怒道：「鐵星月啊，鐵星月你都沒聽說過，就是那個潮州屁王鐵星月啊，跟那個福建鐵口邱南顧齊名的呀！」

屈寒山呆了半晌，道：「還是沒聽說過。」

鐵星月罵道：「小邱，小邱，這厮沒聽說過我的大名，那一定不認識你了，眞是孤陋寡聞……」

屈寒山不笑了，道：「你在桌子上，要不要下來？」

鐵星月只覺一陣寒意湧上心頭，趕緊道：「等一下才下來，現在不下來較安全，有什麼事？」

屈寒山淡淡地道：「因爲有個問題，要請教你，你若要下來我就等你下來才問，你若不要下來我就現在問。」

鐵星月一昂首，道：「那你就現在問吧。」

屈寒山冷冷地道：「你和你的朋友，事先完全沒有通知，就闖進了『一公亭』，而且還衝進這個筵席來，更一拳打傷了我的客人，踢翻了我的碗碟，還站在我吃飯的桌子上，要我抬頭跟他說話——」

屈寒山頓了一頓，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所以你最好給我一個公平的交代；——否則，你也會受到公平的禮待，我會打扁你的鼻子，把門牙嵌在你的額頭上，教你把耳朵掛在眼蓋上，你相不相信？」

× × ×

鐵星月相信。

鐵星月活到二十二歲，從來沒有怕過什麼人來。

他在韓江上，打過鱷魚；臥龍岡上，踢過老虎；更在京城大道上，揍過仗勢欺人的五品大官。

這些，他都沒有怕過，甚至與他交手又厲害過他數倍的高手如閻鬼鬼等交手時，他沒有感到絲毫的害怕。

但是屈寒山說了那句話後，他却感到一陣寒意，籠罩心頭；他着實感些害怕，就算是現在屈寒山恢復了笑容，他還是抹不去心中的驚懼。

他一時說不出話來；幸虧這時蕭秋水已衝了出來。

蕭秋水衝出來之際，其他一旁的人正在紛紛喝罵鐵星月：

「那來的莽夫！敢在這『一公亭』鬧事！」

「一來就打人！你這小子欠揍啦！」

「誰敢對屈大俠如此不禮貌，活不耐煩麼！」

這些人七嘴八舌的在說話，只有一個人平平淡淡的講了一句話，就比這些聲音都有力量：「三十年來，沒有人敢對屈大俠如此；屈大俠只要一句話，老夫一定第一個出來。」

這個人把話這麼一講，無疑巳判了鐵星月的死刑。

講話的人是「觀日劍」康出漁。

他對自己兒子被打的事一字不提，却變成爲屈寒山不平而戰。

蕭秋水知道一切都在逆境之中，他卽時說了一句話：「屈大俠，我這位鐵兄弟之所以這麼魯莽無禮，皆是因爲被這康出漁所害！」

這一句話一出，大家都靜了下來。

× × ×

康出漁盯着蕭秋水，長髯無風自動，冷冷地道：

「你既然挑上了我，我只好奉陪了。」說着反手，緩緩拔出了劍。

觀日神劍，一個人在勞山觀了十年日出，十年日落，才創出來的一套與傲陽齊平的劍法，正是衆人都渴切要見識的。

觀日神劍，豈是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所能抵受得了的？衆人心中都是這樣想。

忽聽一個聲音道：「慢着，是怎麼一回事，也讓他說說。」

說話的人是屈寒山。屈寒山這樣一說，康出漁的劍便拔不出來了。

× × ×

蕭秋水忙長揖，向屈寒山行大禮拜道：「晚輩浣花蕭秋水。拜見屈老前輩。」

屈寒山笑道：「快別多禮。西樓兄可好？還有亭外的小弟妹們，也請一起現身進亭吧。」

——蕭秋水臉上一熱，知道原來屈寒山早巳查覺亭外有人，甚至連來人的年齡也知道了。

唐方、左丘超然、馬竟終一齊現身。

屈寒山道：「這位姑娘，步法最輕，看來又是暗器高手，可是近日江湖中以輕功見長的唐門女俠，唐方姑娘？」

唐方粉臉飛紅，抱拳揖道：「晚輩唐方，拜見屈大俠。」

屈寒山笑道：「另外一位，想必是蕭少俠的至交，項先生與雷老兄的高足左丘少君了；還有一位，落地生根，不知是不是馬老弟？」

屈寒山憑步法就把唐方、馬竟終的身份認了出來，鐵星月聽得心裏一寒，馬上就從桌子上走下來，恭恭敬敬向屈寒山行了一個大禮，道：「屈老爺，待會兒你要不要殺我都沒關係，但你俠名蓋世，虎威震天，我老鐵是知道的，剛才對不住，現在來向你行個禮，賠個不是，待會兒您還是要打我，也沒關係，我賠禮不是叫您待會兒不要打我，這點您記清楚了。」

蕭秋水怕鐵星月又胡亂說話，忙接着道：「屈前輩，適才的事，確是末輩等不識禮節，魯莽無規，前輩待會兒要處罰我們，我們當然聽命，只不過這件事的起因，的確是因爲這位康神劍……」

康出漁變了臉色，怒道：「胡說！胡說——」

屈寒山却揮了揮手，道：「怎麼回事？說下去。」

蕭秋水立即便道：「康出漁是權力帮派出來的奸細！」

這一句話一出，大家都怔住了。

康出漁怒道：「你含血噴人！我搏殺權力帮，與武林同道抗暴時，你還沒有拔劍之力呢！」

旁邊一名中年人，一身黃袍，臉容陰狠，手上却戴着一輕薄的手套，道：「屈公，我認爲對這種信口雌黃的無知小兒，確無必要聽下去。」

「九指擒龍」江易海也道：「聽他誣衊下去，倒是詆毀了康先生的人格。」

屈寒山點點頭，道：「蕭少俠，這種指證權力帮的事，不是可以道聽塗說的，除非你有證據，否則不可以亂講。」

蕭秋水急道：「屈前輩，事實確屬如此。康先生原在四川成都浣花劍廬，權力帮來襲，家父、康先生與唐大俠、朱大俠都在，而他却是臥底，暗殺了唐大俠、大伯和張前輩！」

屈寒山目中神光暴射，道：「此事當眞？」

屈寒山身側一名獨脚鑌鐵杖大漢却道：「不見着，權力帮圍攻蕭家劍廬一事，怎地我不曉得？當今武林同道也不曉得？而我昨天才從桂林浣花劍派出來，他們也無絲毫所聞，難道就是蕭少公子一人知道麼？」

那黃衣戴手套的漢子在一旁又加了一句：「究竟他是不是蕭秋水，這都很成問題。」

康出漁忿然道：「他倒是蕭秋水，如假包換，但他是浣花蕭家最不負責任、散漫愛鬧、不懂尊卑的傢伙，西樓兄對這個劣子也頗頭痛！」

蕭秋水怒道：「你人臉獸心，謀刺不遂，家父與朱大俠饒你不殺，你還有面子說我？」

那黃衣大漢怒叱道：「你是什麼東西！敢在這裏對康先生如此無禮！」

鐵星月忽然道：「你又是什麼東西，敢在這裏對老大這般無禮！」

黃衣大漢「嘿」了一聲，道：「我是『暗器三十六手．暗樁三十六路』屠滾，你聽說過麼？」

蕭秋水等一聽，都倒抽了一口冷氣，鐵星月却未聽過，照樣說道：「屠滾？屠豬屠牛屠羊倒是有聽說過，屠滾是什麼東西？」

屠滾大喝一聲，屈寒山却一擺手，屠滾强自忍下；鐵星月逕自道：「你窮叫什麼？你以爲我怕你呀！小邱，怎麼你還不快過來，一齊來跟這屠滾蛋罵過！」

蕭秋水却一把拉走他，一面急道：「切莫如此：小邱我叫他保護馬大嫂，不准出來；這人是屠滾，暗器與佈陣皆是一絕，功力絕不在唐大俠之下，切勿在此時招惹他！」

鐵星月忿忿道：「我就是看他不順眼！我就是看此等人不順眼！」

一中年文士輕搖摺扇，道：「蕭老兄的劣子，我倒是聽說過。」摺扇霍地張開，上書「天馬行空」四字。

屈寒山沉吟了半晌，道：「蕭少俠，你對康先生的指責，要有眞憑實據啊！」

蕭秋水道：「屈大俠，康出漁是權力帮走狗，我和唐家姑娘，都可以證實。」

屈寒山看了看他們，終於搖了搖頭，嘆道：「可惜你們太年輕了……」

——太年輕，也太沒有名氣了，這樣子講出來的話又有誰會相信？

蕭秋水急道：「屈大俠，請先把此人拿下，三日內，我可以請家父及朱大俠來辨明！」

中年文士摺扇一反，赫然竟是「天馬行地」四個寫得令人驚心動魄的字，冷冷地道：「可惜我們不能因爲你現在的一句話，就把康先生白白的留住三天。」

忽聽一人大聲道：「我可以證明！」

說話的人是馬竟終，他因緊張而連聲音都抖哆起來，但仍高聲喊道：「我可以證明，他一直向我施壓力，昨天又使我謀害蕭少俠等，以免成都浣花劍派危急之事不外傳，並以殺我妻兒來迫我就範。」

康出漁怒道：「胡說！」

在場共十二人，除屈寒山本人外，還有康出漁與康刼生、屠滾與江易海，以及中年文士與獨脚鐵杖人外，還有五個人。

這五個人一直沒有說過話，插過嘴，而今一名灰衣老叟禁不住說話了：「屈兄，看來此事不可信其無，審愼爲重；這『落地生根』馬竟終的爲人，我很清楚，想不致無中生有。」

屈寒山苦笑道：「我也如此想，多謝顧兄提點；」又向蕭秋水等道：「今日在場的都是武林名宿，我先來一一介紹。剛才說話的這位正是『落拓神叟』顧君山顧兄。顧兄身邊的四位正是武林中有名的『四絕一君』中的『四絕』：『掌絕』黃遠庸黃兄，『肘絕』姚獨霧姚兄，『拳絕』畢天通畢兄，『腿絕』文鬢霜文兄，這便是大名鼎鼎的『四絕一君』，蕭少俠、唐姑娘、馬兄弟敢情早巳聽過？」

——蕭秋水等當然聽說過。

——「四絕一君」在十五年前就成了名，有他們在的地方，就有仇殺存在。

——「四絕一君」嫉惡如仇，殺戮甚重，爲人于正邪之間，行事十分乖戾，但仍着重江湖上「信」「義」二字。

——「四絕一君」也是與權力帮勢成水火的，因爲顧君山、黃遠庸、姚獨霧、畢天通、文鬢霜五人，最看不起「權力帮」無義毀諾的作法。

屈寒山又笑向那中年文士介紹道：「想諸位一見他的摺扇，就會知道他是誰了；他就是武林中黑白二道聞名喪胆的『地馬行天』柳千變。」

——天馬行空。

——地馬行天。

——這種絕世的無上輕功，只有柳千變一人會。

——更可怕的不僅是柳千變的輕功，而是他一柄專打人體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的千變萬幻之摺扇。

屈寒山繼續道：「至於康先生與康公子，諸位早巳熟悉，屠公與江老，你們也有照面了，而這位賓（「金旁」．以下同）鐵杖高手，便是廣西龍虎關口『獨脚鎭千山』彭九彭爺！」

那獨脚人咧齒笑道：「我叫彭獨脚，不必對我多禮。」

屈寒山朗聲道：「現下座中盡是武林英傑，今晚之事，不可能沒有一個公正之了決。」雙目神光暴射：「這幾位少俠，雖行事莽撞，但若有人臥底造假，更爲武林中人所不齒，所以我們也請康先生出來爲大家解說一番。」

這一番話，說得鏗鏘有聲，震得衆人耳膜嗡嗡作响，一番話下來，康出漁的臉色甚爲難看，遲疑了半晌，道：「屈大俠，月前老夫多口，見蕭公子言行不檢，向蕭老兄告誡了幾句，因此惹蕭公子懷恨在心，也不一定；……至於這位馬老弟，老夫根本就不認識他，叫我……」

一個聲音冷冷地道：「只怕未必。」

康出漁猛回頭，只見說話的人是「肘絕」姚獨霧：怒問道：「此話怎說！」

姚獨霧沒有答話，「掌絕」黃遠庸却接道：「不幸得緊，兄弟等昨天巳到桂林，恰好看見康先生你與這位馬老弟在爭吵着，又恰好聽見你康先生拔出了劍，獰笑着說出那句：『你不答應？那你還要不要性命？要不要你妻子的性命？要不要你妻子肚裏那孩子的性命？』其實，今日我們來找屈大俠，爲的就是要屈大俠來主理你康先生這一檔子的事。」

康出漁臉色陣紅陣白，屈寒山怒道：「果眞有此事！」黑髯竟無風自動，飄飛而起。

康出漁却一時答不出來，「落拓神叟」顧君山却沉重的加了一句話：「是正君子、眞小人，我都不管，我最恨的是僞君子。」

這句話聽得蕭秋水心頭一熱，禁不住脫口想叫一聲：「好！」只聽屈寒山又道：「黑道白道我也不管，古語：盜亦有道，我屈某人殺的是『無道之盜』！」

康出漁終於沉不住氣，喝道：「你們要硬迫我認，老夫無話可說，你屈大俠究竟要我怎樣！」

屠滾忽地站出來，就站在康出漁身邊，冷冷地說道：「諸位也不要迫人太甚才好。」

屠滾這樣一站，他的雙手依然在背後，可是却給人一種不寒而慄，毛骨悚然的感覺。

他身上沒有一柄刀、一把劍，甚至沒有半枚暗器，可是唐方却深切地知道，這人一揚手間至少可以發出四、五種不同的暗器來，而且其中有二、三種是淬有劇毒的暗器。

連她也不知道該如何去接這些暗器；她希望唐大還在，可是唐大已經死了。

——要是唐朋在就好了，唐朋一向足智多謀；或者唐猛在也行，唐猛會把他的敵手打到透不過氣來。

「拳絕」畢天通却突然站出來，冷笑道：「屠滾，我也已經注意你很久了，近月來，你從湖北輾轉到湖南，再由湖南到江西，爲的是什麼！我們間關萬里的追蹤，到了福建，才抓到你的證據……」

屠滾臉色忽然脹紅，怒道：「你說！什麼證據!?」

畢天通冷冷地道：「嘿，嘿！你在連城見到權力帮十九人魔中的余哭余時，開始亮出來的是什麼!?」

在一旁的「肘絕」姚獨霧冷冷接道：「權力帮的血符！」

屠滾臉色大變，突然雙肩一震。

唐方急叫道：「小心——」

唐方是唐門的人，唐門是江湖上暗器第一家，她自然看得出屠滾要發暗器，而且是絕毒的暗器。

屠滾的暗器，絕不能接，連擅放暗器的唐方也絕無一絲把握。

但是畢天通突然衝上前去。

就在同時，屠滾的雙手就忽然一揚。

× × ×

暗器不多，只有兩點藍芒。

唐方一見到這種暗器，臉色就變了。

這種暗器本來就是多的，越少越不易發。

能够一揚手發兩枚而已的，唐家年輕的一輩中，只有唐大、唐宋、唐朋幾人而已。

唐方本身就不能。

而且這種暗器不能接，不能沾，也不能擋，是暗器中的至毒。

唐方實在想不出畢天通如何閃躲。

× × ×

畢天通沒有閃躲。

畢天通忽然擊出雙拳。

「嗤」！「嗤」！拳撞上暗器！

兩點暗器斜飛出去，隱沒不見。

畢天通的拳頭依然沒有收回來，直冲向屠滾。

——蕭秋水心中一動，他好像見過這樣的拳路。

——朱俠武的鐵拳，——無堅不摧的神拳！

屠滾怪叫一聲，驟然揚起雙手。

他用戴手套的雙爪要抓住畢天通的拳頭。

就在這時，一道急影掠起，掠起的同時，已到了畢天通身前，還沒看清楚這來人的身影，這人已「霍」地打向畢天通的死穴！

一柄合攏的摺扇！

畢天通全神貫注對付屠滾，怎避得開這如閃電的一擊！

便在此時，只聽一聲大吼！

一個人忽然衝了過來。

衝過來就是一記左肘！

肘冲使摺扇的「地馬行天」柳千變。

柳千變不及傷人，摺扇一開，「啪」，肘撞中摺扇！

柳千變臉色立時一變，那人又是大吼一聲，一記右肘又反撞而出。

柳千變立時不在那裏了，他猛退，翻身，觔斗，飄飛，落于丈外，那人一記右肘打了一個空！

但那人左肘立時又到了，就像背後長了眼睛一般，夾着一聲怪叫，力撞而至！

柳千變立時昇空，「砰」！肘撞中圍牆，圍牆嘩啦啦地坍倒了一半，柳千變輕身落在那人身前，臉上已沒了笑容。

——那三肘要是有任一肘撞在身上，那裏還有活命的可能？

——那人不是誰，正是「肘絕」姚獨霧！

× × ×

柳千變發動的同時，獨腳彭九，也挾着一聲排山倒海的厲嘯，一杖向畢天通的天靈蓋拍來。

——這一杖甫起，地上的碗筷被帶得齊飛，自動碎裂，這一擊下去，縱是鐵石，也得粉碎。

畢天通全力與屠滾對敵，當然避不開，但是一人立時飛了出來，一飛七八尺高，半空迎住了賓鐵杖，居然踢出兩脚！

兩脚踢在杖上，人影倏分。

「獨脚鎭千山」彭九依然獨脚而立，賓鐵杖却深入土中達兩尺餘，敢情是竭力使自己穩下來而運力于杖中，杖才深埋入土裏。

震飛的人是「腿絕」文鬢霜，他的足踝亦已深入土中。

康出漁大吼一聲，身前忽然亮起一枚烈日！

觀日神劍！

烈日的週圍掠起了兩片雲！

兩片烏雲要遮天。

兩隻手掌飛快如蝶，翩翩于烈日間。

烏雲始終遮不住烈日，烈日也始終照不開烏雲。

「掌絕」黃遠庸的一雙手掌！

× × ×

「五湖拿四海」江易海也想動，但是他發現一雙烱烱有神的眼睛正在望着他。

「落拓神叟」顧君山的眼睛！

顧君山緩緩的，緩緩的說了一句話：「你最好不要動。」

誰都知道，「四絕一君」中，乃以一君顧君山的武功最高。

江易海也眞不敢妄動。

而這邊「暗器卅六手，暗樁卅六路」屠滾大戰「拳絕」畢天通；「地馬行天」柳千變惡鬪「肘絕」姚獨霧；「獨脚鎭千山」力戰「腿絕」文鬢霜；「觀日神劍」康出漁苦戰「掌絕」黃遠庸；正殺得難分難解，把蕭秋水、唐方，左丘超然，馬竟終看得眼花繚亂，目爲之眩。

威震陽朔

從蕭秋水等伺伏亭邊，到鐵星月莽然出手，引起羣豪不滿，到蕭秋水挺身指出康出漁身份，屈寒山出面調停，四絕一君指責康出漁，甚至與柳、屠、康、彭大打出手，只剩下一江易海，遲遲不敢動手，眞是瞬息數變，令人目不暇給。

顧君山冷冷睨了江易海一眼，即向屈寒山拱手道：「屈兄請了。」

屈寒山忙欠身道：「顧兄請說。」

顧君山嘆了一聲，道：「今日我等來貴亭叨擾，又先行出手，無疑是破壞了屈兄清規，眞是罪過。」

屈寒山道：「顧君爲人，弟甚敬重，雖未深交，却爲相知，顧兄不必多慮。」

顧君山嘆道：「屈兄豪俠，弟深感佩，屈兄與五羊城梁斗梁大俠，合稱『東西二豪』，但在廣西境內，人道是『廣西三山』，屈兄當知指的是什麼？」

屈寒山悠然道：「若指名山，則是指柳象山，大明山與大容山，若指聞人，則指君山兄，濛江杜月山兄、以及兄弟。」

顧君山點點頭，傲然道：「正是，我們之所以能受武林中人同稱道爲『三山』，除我們的名號恰好都有『山』字外，更重要的是我們不作僞，不行詐，敢急人之難，仗人之義。」

——武林中一個稱諱，來自多少血汗，得自多少努力，是值得爲此高傲的。

屈寒山沉吟不語，顧君山却激動了起來，道：「今日我之所以斗胆借兄之雅地剪除賊黨，一方面乃則重『一公亭』之正義，一方面亦即表達對屈大俠之崇敬。」

屈寒山長嘆道：「何敬之有？卽兄更爲一代人傑風範……只是，顧兄可知不會殺錯？」

顧君山揚眉道：「絕不會。近三個月來，我們一直在調查這幾人的行踪，我可以斷言的是：康出漁就是權力帮中『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無名人魔』，柳千變就是『無影神魔』，屠滾就是『千手神魔』，彭九則是『獨脚神魔』，只剩下這江易海，亦是權力帮的人，身份地位尚未清楚而已，絕不會殺錯。」

這時場中的四對打鬥，都甚爲激烈，然而都未分勝負。

——蕭秋水等人眼裏看得清楚，心裏想得分明，屠滾、彭九、柳千變、康出漁等人的武功，絕不在自己父親蕭西樓之下，但黃遠庸、畢通天、姚獨霧、文鬢霜的武功，也與朱俠武相若。

但是，還有尙未出手的屈寒山與顧君山。

權力帮這邊只剩下了江易海。

這個戰局誰都知道是穩勝的。

× × ×

屈寒山喟然道：「沒有殺錯，那就好了。」

顧君山斷然道：「絕不會殺錯的，可惜我們還未找出他們在桂林的聯絡人，以及那手段殘毒的『瘟疫人魔』余哭余，否則一併殺了！」

屈寒山大笑道：「一併殺了，正是人生一快！」

說着雙目神光暴射，投向江易海。

江易海唬得心神一散，屈寒山長笑道：「你就認命吧！」

身如大鵬，突然掠起！

江易海一面退，一面要想應對招架。

就在這一刹間，屈寒山的姿勢完全變了！

變得角度、高低、勁道、方向，都不一樣！

變得撲向屠滾與畢天通之戰團來！

在同時間，屈寒山手中已多了一把寒光閃閃的寶劍，一劍刺進了錯愕中的「拳絕」畢天通之心口。

就在姚獨霧發出一聲長唬之際，屈寒山已倒飛到柳千變與姚獨霧的戰團中，手中一閃，一柄精光四射的短劍已刺入「肘絕」姚獨霧的咽喉。

姚獨霧半聲慘嘶，一肘却擊中屈寒山的胸膛！

屈寒山「砰」地撞飛兩丈，飛掠過一株小松樹，順手一帶，「呼」地又盪了回來，立即穩住了身形，哈哈一笑，那小松樹應聲而折，敢情姚獨霧瀕死一擊之力全都轉注到那棵樹上去了。

這時顧君山發出一聲尖嘯。

這聲尖嘯眞是驚天動地。

屈寒山立時收了笑容，轉身面向顧君山。

正在此時，一公亭內忽然轟隆一聲，現出一個大洞，一條人影忽然自洞內飛出，撲向黃遠庸與康出漁的戰團之中。

顧君山大喝一聲：「余哭余？」

場中人影倏分，黃遠庸跌出七八步，本來一張血氣紅臉，刹那間都變白了。

顧君山挾着厲嘯掠起，彭九見有機可趁，挾排山倒海之力，一記「橫掃千軍」攔腰打到！

顧君山完全不避，依然衝出，蓬然擊中，鐵杖却變成半月形，顧君山已扶住跌退中的黃遠庸。

然而黃遠庸蒼白的臉色已在刹那間變成慘綠。

黃遠庸跌在顧君山懷裏，只掙扎說了一句：「瘟……瘟……疫……人……人……人魔……」

這一句一說完後，臉又呈暗灰色，抽搐了一陣，五官溢血，便沒有氣了，死時全身瘀黑之色。

顧君山放下黃遠庸，狂吼一聲。

這一聲狂吼，眞是山搖地動，連「一公亭」也被震得搖搖欲墜。

那邊的「腿絕」文鬢霜，立時一輪快攻，迫退彭九，飛閃至顧君山身側，兩人對望一眼，一眼都是，老淚盈眶！

× × ×

屈寒山還是站在那裏，隨隨便便的站在那裏，全身上下還似沒有一柄劍，但別人還是可以知道他就是廣西屈寒山。

不過不是「威震陽朔」屈寒山。

而是令人不寒而悚的屈寒山。

屈寒山還是沒有說話，但比說話還要可怕。

屈寒山臉上還是微笑，但比不笑還要深沉。

× × ×

適才自洞內飛入的人是一名全身白袍的人。

這人長有一張大臉，就像發水麵包一般，然而眼睛、鼻子、嘴巴都極小極小，跟臉部面積簡直不成比例，像偌大的卷軸中都是空白，空白中淡淡一點筆墨一般。

這人走到屈寒山身邊，恭聲道：「屈劍王聖福。」

屈寒山微微點了一點頭，還是臉帶微笑。

× × ×

若那白袍人就是「瘟疫人魔」余哭余，那屈寒山究竟是誰？

這瞬息之變，局勢完全不同，但蕭秋水、鐵星月、左丘超然、唐方、馬竟終都猶如墮五里霧中，摸不清楚。

顧君山緩緩抬起了頭，銀髮紊亂，嘴角滲出了一絲血水——他情急悲切下硬受獨脚神魔彭九一擊，畢竟受創不輕。

顧君山雙目望向屈寒山，連眼睛也似滲出了血絲。

這個人，一舉手間毀了他三個十餘年來同生共死的兄弟！

屈寒山也望向顧君山，目中却全無怒火。

顧君山白髮無風自動，切齒問道：「你……你究竟是誰？」

屈寒山嘆了一聲，惻然道：「顧兄，實不相瞞，小弟就是權力帮中『八大天王』中的『劍王』。」

顧君山呆了一呆，雙目停滯，慘笑道：「好，好，我追查這一干人，居然就沒想到你！還借你的地方來……我竟然與你同列『廣西三山』！」

屈寒山唶唶嘆道：「顧兄何需如此悲觀……權力帮要用的是人才。」

顧君山嘿地一笑，道：「屈兄眞是風趣，先殺我三名兄弟，再來說這話兒……」驟然向身邊的「腿絕」文鬢霜低聲疾道：「我困住他，你走！」隨着一聲尖嘯，一掌把文鬢霜推了出去，人却撲向屈寒山！

屈寒山一皺眉道：「這又何苦……」

顧君山再也不打話，手上已多了一枝曲尺，瘋狂一般，點、打、掃、砸，力攻屈寒山。

屈寒山一面騰、挪、閃、避，一面笑道：「顧兄又何必太固執呢……」

原本高手相搏，怎有機會言語，而顧君山似拚盡全力攻擊，而屈寒山只閃不攻，仍有餘力談笑風生，其武功高低立分。

但屈寒山的話才到一半，下面的聲音便忽然聽不見了，顧君山曲尺的聲音忽然增强、增烈，猶如羣鬼厲嘯，尖銳如裂，屈寒山的聲音便斷了，屈寒山的臉色也變了。

文鬢霜被顧君山一推之下，飛出丈餘，本可藉力遁遠，但文鬢霜狂吼一聲，叫道：「老大，我寧與你同生死……！」

居然硬生生止住，再撲向屈寒山，就在這時，瘟疫人魔余哭余與九指擒龍江易海，巳攔住了他。

文鬢霜那一聲大叫，聽得蕭秋水等熱血奔騰，鐵星月大吼一聲：「拚了！！」鐵拳一揮，迎面來了一條人影，却是一杖砸了下來！

來人正是獨脚彭九！

鐵星月拚出了豪氣，大叫道：「你來得好！我正要找你的碴！」

蕭秋水「颼」地衝出，迎面却來了一團烈火劍芒！

觀日神劍！

康出漁！

康出漁敢情巳恨蕭秋水入骨。

馬竟終也沒有考慮，也衝了出去。

他眼前人影一閃，「天馬行地」四字迎面蓋來！

馬竟終强一吸氣，硬生生頓住，險險避過一擊！

來人正是「地馬行天」柳千變！

唐方見到的却是千手屠滾。

唐方倒抽了一口涼氣——屠滾却對她笑道：「聽說妳是唐家的女子弟，是麼？妳只有兩條路走，一是乖乖聽我的，二是供給我試暗器用。」

唐方沒有答話，白生生纖細的十隻手指突然彈出了十數度星花，直襲屠滾。

刹時間，屈寒山與顧君山，文鬢霜與余哭余及江易海，鐵星月與彭九，蕭秋水與康出漁，馬竟終與柳千變，唐方與屠滾，盡皆對上了。

× × ×

顧君山的曲尺猶如狂風暴雨，不斷地襲打向屈寒山，屈寒山忽然手中一震，竟又多了一柄極之平凡的鐵劍。

屈寒山大笑道：「對付顧兄，若用寶劍神兵，簡直是輕敵，顧君山這便莫怪我用此凡劍了。」

——似屈寒山這樣的劍術宗師，寶劍反而成爲累贅，因爲他本身能使劍好，所以根本不需要好劍才能發揮出來；對付姚獨霧等等，使的還算是利劍，對付顧君山，用的却是凡鐵之劍。

——劍越是平凡，一落在屈寒山手裏，反而更易發揮。

——一個眞正好的劍手不見得一定要用好劍，一個非要好劍不可的劍手，不見得就是好的劍手。

——屈寒山一劍在手，又可以談笑自如了。

× × ×

文鬢霜若與余哭余、江易海任何一人單打獨鬥，都絕不會落下風，可是以一敵二，則力不從心了。

「五湖拿四海」江易海只有九隻手指，他十年前有十隻手指，但那時他在武林中並不出名，直到他在十年前有一次用擒拿手拿住別人的兵器，那人力扳刀鋒，把他左手一根尾指削去後，他才眞正的痛下苦功，去練好擒拿手，分筋錯穴法。

而他也眞正的成了名。

「瘟疫神魔」余哭余更是可怕。

他所過之處就猶如一場瘟疫，他人之毒，也可以由此想見。

他幾乎是完全碰不得的，他初加上戰團時，黃遠庸就是想打他一掌，但掌沿觸及他的衣衫，便中毒跌了出去。

文鬢霜的雙腿自是無人能擋，但江易海牽制住他的馬步，余哭余的毒却防不勝防。

他暗叫要糟，這時場中忽然多了一個人。

左丘超然。

左丘超然一出現，即對上了江易海。

他以前是江易海的手下敗將，可是第一擒拿手項釋儒及鷹爪王雷鋒的嫡傳子弟，也不是好惹的。

左丘超然至少暫時纏住了「九指擒龍」江易海。

文鬢霜即感壓力頓輕，全神貫注對付余哭余。

余哭余甚爲畏忌文鬢霜的雙腿，而文鬢霜也對余哭余的毒極爲顧忌，亦因彼此雙方都甚爲忌憚，一時相持不下。

然而那邊的左丘超然對江易海，又能支持多久？

鐵星月對上的獨脚彭九。

彭九的賓鐵杖，號稱九十三斤，加上他一掄之力，少說也有三百斤的力道！

鐵星月居然毫不畏懼，一伸手便要去抓！

彭九心中暗笑：除適才顧君山硬捱他一杖外，從來沒有人能空手抓得住他一杖，憑這小子也配？

在他矢志要一杖把鐵星月斃之於杖下之際，鐵星月却眞的抓住他的拐杖！

彭九一呆，鐵星月却一拳飛了過來。

彭九百忙中一閃，險險閃過，一抬足，砰地踢在鐵星月胸膛上！

鐵星月一怔，因爲彭九獨腿，又如何出脚？

原來當鐵星月一把抓住他的賓鐵杖，彭九一抽不回，但彭九闖蕩江湖數十年，應變十分之快，借力而起，一脚踢出，再行收回，穩落於地。

但是彭九心中，更是吃驚不已，原來鐵星月捱了他一脚，居然還挺得住，依然抓住他的鐵拐不放！

不放就是不放！敢情這小子是鐵打的不成？

殊不知鐵星月自己心知肚明，挨了那一脚後，胸口痛楚難當，但他更知道一旦鬆手，彭九的鐵杖一旦得脫，自己就更退無死所。

所以他死硬挺着。

唐方也是。

她的暗器一發出去，屠滾便已滾了近來。

屠滾的身法竟不是閃或躲，也不是進或逼，而是「滾」了近來。

唐方所有的暗器都打了個空。

唐方心下一凜，立時飛起。

唐方的輕功，在唐家年輕一代裏是翹楚。

也幸好她飛昇得快，直到她飛昇到七八尺高，才聽見她適才站立的地方發出了兩聲輕微的「嗤嗤」之聲。

那是幾近無聲，極其犀利霸道的暗器，所發出的聲響。

唐方再飄下來時，手心裏巳捏了一把汗。

唐方再也不敢冒進。

她不知道下一輪暗器來時，她逃不逃得過屠滾的毒手。

可是她也不能退避，屠滾是大敵，她也不能把他讓給別的不懂暗器的弟兄。

那邊的柳千變，巳變了三種步法，四種輕功，滴溜溜的圍着馬竟終轉着。

只要馬竟終有一絲疏忽，他就可以立時致他於死地。

他的摺扇隨時可以變成刀子，也可以變成利劍，更可以變成判官筆。

但是他隨即發現馬竟終並沒有像想像中那般好對付。

馬竟終最大的優點就是「定」，定得令人完全攻不進去。

而且馬竟終眼睛定定地盯着他，連眨也不眨一眼。柳千變只要馬竟終霎一下眼睛，只要眨一下的刹那，他就至少可以擊中對手五次。

可是馬竟終從開始格鬥到現在，眼睛就像釘子一般，牢牢地盯着他不放。

柳千變不知道馬竟終的外號就叫「釘子」。

只是柳千變知道，就算釘子也會因日子久遠而腐蝕鬆脫，只要一旦鬆落，他就可以給對方致命的一擊。

他在等待機會。

蕭秋水不是第一次與康出漁交手。

他以前與康出漁交手過一次，那時有鄧玉函的南海劍法控制着他的中鋒，左丘超然的大小擒拿手牽制着他的後方，然後他以劍法逼他入死角，再由唐方用暗器招呼他。

而今却是他一個人，用浣花劍法，力敵名列當今武林七大名劍，與他父親蕭西樓齊名的「觀日神劍」康出漁作生死鬥。

烈日愈熾，落花飄零。蕭秋水巳經不是仗着劍法支撑着，而是仗着他平日對各門各派武功的見識與悟性，拚死應付着。

好幾次他差一些被觀日神劍所傷，他用鄧玉函死前緊握的佩劍，險險應付過去，有幾次他差些兒喪命，還是覺得不是自已渡過這九死一生大難，而是鄧玉函的劍魂在庇護着他化險爲夷似的。

一想到鄧玉函，他氣就壯了——

——玉函，我要替你報仇！

一想到鄧玉函，他就想起唐柔。

——唐柔，你死得好慘！

他想到他們，就想起昔日大家在「觀魚閣」練劍的情形，所談的話：

——鄧玉函論劍：辛虎丘那一劍，勝於氣勢，一個人氣勢練足了，劍勢也自然不凡；蕭伯伯那一劍却勝於無處不成劍，無物不成劍，無事不成劍，於是也無可抵禦，無招不是劍！

——鄧玉平論劍：要出劍就要快，快可以是一切，快到你不及招架，不及應變，一出劍就要了對方的命。要出就要怪，怪得讓敵人意想不到，怪到讓敵人招架不住，一出劍就殺了對方，對方還不知道是什麼招式。要出劍就要狠，狠得讓對方心悸，心悸便可以使對方武功打了折扣，就算自己武功不如對方，只要你比他狠，還是有勝算。

——蕭東廣向辛虎丘論劍：十一年前，我巳知道練的不是手中劍，而是任何一事一物，只要你心中有劍，皆成利器！

（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劍歸何處（一）

秦紅·文
盧令·圖

離家急父仇

「錚！」
「錚！」
「錚！」
眼快！
步快！
劍更快！
正花反花，劍及履及，蹈空抵隙，每一劍都是要命的絕招！
左旋右轉，縱跳閃掠，每一個動作都那麼輕靈快捷，恰到好處！
兩柄利劍，在月夜下閃電般互相搶攻着，刺目的劍光似匹練迸飛，震耳的劍聲似連珠炮響個不停……

進行搏鬥的是一老一少，老的年靠五旬，少的僅在弱冠，他們正在一片松林邊展開一場熾烈的劍鬥；任何人只要對這場劍鬥看上一眼，都會立刻斷定他們之間必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因爲他們打得太激烈了。

如果從相貌上看，老少二人都不像邪派人物，但是他們的臉上都佈滿着强烈的殺氣，出劍都那麼凌厲無情，似乎都恨不得立刻將對方刺斃於劍下。

這分明是一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殊死戰，要不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們怎麼會進行這樣慘烈的搏鬥呢？

畢竟薑是老的辣，這場搏鬥在進行了約莫一刻時後，老的終於技高一着，在一招巧妙的絞封之下，將少年的長劍挑上空中，緊接着一劍迫得少年跌坐於地。

歸家痛娘瘋

劍抵在少年的心口。

但老人面上的殺氣反而完全消失了，換上來的是和氣的微笑：「你出手還是不夠狠。」

少年緘默着。

老人含笑又道：「我早就警告你出手不要有所顧忌，如果你放開胆量來打，至少還可支持百招以上。」

少年還是緘默着。

老人再說道：「你使爲師很失望，爲師還以爲你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呢！」

少年依然緘默著。

老人收回長劍，神色一正道：「所請不准，再練一年再說！」

他納劍入鞘，轉身走去。

就在這時，一條白色腰帶，落到他脚下。

老人脚步一停，整個人在一刹那間僵住了。

少年忍住了笑，雖然他知道老人絕對不會生氣，但他還是維持着爲人弟子的禮貌，不敢笑出來。

老人僵立了好半晌，才慢慢轉回身子，有些難爲情的笑了笑道：「所請照准，不過爲師要警告你：如果你對別人也如此手下留情，死的一定是你！」

× × ×

一壺酒。

三碟小菜。

師徒倆對坐而飲。

老人舉杯道：「南丹青，爲師這杯酒，是祝你藝業圓滿，這十多年來也够你受的了。」

南丹青恭恭敬敬的飲下了一杯酒。

老人喝下手上那杯酒後，忽然感慨萬端的輕嘆一聲道：「你下山之後，爲師又是孤零零一個人了。」

南丹青問出了久藏心底的一句話：「師父，弟子跟隨您十二年，從未見到一個親友前來拜訪您，爲甚麼？」

老人沒有立刻回答，他又喝下一杯酒，沉默了好一會，才冷冷答道：「因爲爲師沒有一個親友！」

南丹青追問道：「爲甚麼？」

老人目光一盛，說道：「你一定要知道？」

南丹青道：「不，師父如不願解釋，就不要解釋好了。」

其實他很想知道，他跟隨這位可敬可愛的師父已整整十二年之久，他非常了解自己這位恩師的爲人，確信這位名滿武林的老人絕不是個使人「敬鬼神而遠之」的人物，爲甚麼這樣一位老人會沒有一個親友？

老人的心情好像變得很不平靜，又喝下一杯酒，又沉默了片刻，才又冷冷道：「因爲我是佟熊！」

佟熊，是他的姓名，他的姓名有何不對？

看見南丹青一臉的困惑，他忽然微微一笑道：「你下山之後，只要向人間起佟熊這個人，他們一定會回答你兩個字，一個是『狂』，一個是『狠』！」

南丹青道：「弟子跟隨您老十多年，却沒有這種感覺。」

這是眞的，老人對他，除了要求嚴格之外，可說沒一點使他無法忍受的壞脾氣，甚至是個十分和藹可親的老人，怎麼他在別人的印象中，是個又狂又狠的人呢？

老人微笑道：「你不信？」

南丹青道：「不信！」

老人道：「這因爲你是我的徒弟，我對自己的徒弟當然不會狂也不會狠。」

他停頓了一下，繼道：「但是，我的確是個很狂很狠的人，狂得使人憎惡，狠得使人痛恨。」

南丹青沒有開口，但他的表情明顯的在問：「爲甚麼？」

老人道：「我狠——因爲我出手絕不留情；我狂，因爲我打遍天下無敵手。」

南丹青道：「這是……」

老人道：「在收你爲徒的前十多年，爲師爲了成名，就四處去找武林高手比劃，也許是年輕氣盛，又也許是急於想出名，爲師出手都不留情，雖然死在爲師劍下的人並不多，但傷在爲師手下的人却是不少，就這樣爲師出名了，但是所有的親友，也因此而遠遠的離開我了，他們罵我不是人……」

南丹青道：「可是您老人家已十多年未下江湖走動，大家對您老人家的看法也許已經改變了。」

老人笑道：「其實，他們對爲師的看法如何，爲師並不在乎，身爲一個習武之人，難免要與人發生打鬥，如果不狠，就會傷亡在別人手下，你願意傷亡在別人手下麼？」

南丹青道：「不。」

他眞的不願傷亡於別人手下，因爲他拜師學藝的目的不止想出名，他還有別的目的；此次他請求下山就是要去完成那個目的。

老人凝視着他，問道：「今天爲師告訴你這些，也許你對爲師會生起反感，是吧？」

南丹青道：「不，您是我的授業恩師，而且弟子知道您不是爲非做歹的那類人物。」

老人道：「爲師的確沒有作奸犯科，爲師只是個嗜武之人！」

南丹青道：「弟子就要下山了，師父可有教誨？」

老人搖搖頭道：「沒有，十多年相處，爲師對你已十分了解，甚麼事可以幹，甚麼事不能幹，你一定能够分辨清楚，爲師只想提醒你一件事：你下山之後，不要告訴人你是佟熊的傳人！」

「爲甚麼？」

「第一：有許多人對爲師十分痛恨，他們知你是我的傳人可能會對你不利。」

「這一點弟子倒不担心，弟子既然拜您爲師，人前人後您都是弟子的師父。」

「還有下文——第二：你如想成名，就得憑你的本領去闖，不要抬着爲師的招牌去唬人！」

「哦……」

「所以你下山之後，不要告訴人你是我佟熊的傳人，一定要憑自已的本領去闖，這才是武士本色！」

「是。」

「接下來，爲師要問你一句話。」

「師父請問便是。」

「當初爲師發現你根骨奇佳，習武必成大器，是以樂意收你爲徒，從未問你爲何要習武，現在你可以告訴爲師你習武的目的麼？」

「報仇。」

「甚麼仇？」

「殺父之仇。」

「誰殺了令尊？」

「不知道。」

「那如何去報？」

「弟子遲早會把他找出來的。」

「那人爲何殺死令尊？」

「不知道，那時弟子才六、七歲，甚麼事都不懂，只知爹被人殺了，我發誓要報殺父之仇，所以弟子即離家出走，到處尋訪名師。」

「以前你說令堂住在你外婆家，此事是眞還是假？」

「是眞。我爹被殺之後，我們母子即去投靠外公外婆，後來弟子就從外公家出走的。」

「好，有仇就該報，尤其殺父之仇更該報，你就此下山去吧！」

× × ×

南丹青苦練了十二年的武功，等的就是今天，所以這一天對他來說意義非常重大——下了山，就是爲父報仇的開始！

但是他第一個行動却不是報仇，他先要回去見見闊別十二年的母親。

十二年前，母親才二十八歲，十二年後的今天，母親已是四十歲了，她現在是甚麼樣子呢？

孺子思親，渴望見到母親的心情，在這十二年四千多個日子裏，天天都在衝擊着他的心弦，要不是更强烈的爲父報仇的意志在支持着他，他是無法忍受的，每當午夜夢回想起母親，便不禁心如刀割，輾轉反側，澈夜難眠。

現在不是午夜，現在是白天，現在南丹青坐在金陵一家酒樓的臨窗座頭上喝着酒。

他並不是愛喝酒的人，可是此地距離他外公家只有一天的路程了，近鄉情怯，使得他情緒極爲激動，因此上酒樓喝起酒來。

他喝着酒，出着神，想着母親……

——娘，您好麼？

——十二年了，您的兒子離開您十二年而毫無音訊，您一定很傷心絕望……娘，原諒您的兒子，不是我想離開您，而是父仇不能不報，我忘不了爹被人殺死倒臥在血泊裏的情形，這個仇我不能不報啊！

——娘，現在您的兒子已練成了一身劍術，是跟隨天下最著名劍術家佟熊練的，而且已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明天我就可以見到您了，然後我要天涯海角去尋找那個殺死爹的兇手，我一定可以找到他，一定能够叫他死在我的劍下！

「嘻嘻！」

南丹青正想得入神，忽然聽見身邊有人發出一聲傻裏傻氣的輕笑。

他轉頭一看，頓時爲之愕然。

因爲，站在他座頭邊的是個蓬髮垢面的婦人！

這個婦人年約四十，不但蓬髮垢面，而且牙齒都快掉光了，身上的衣裙又髒又破，任何人看了都知道她是個精神不正常的瘋婆子！

她正對着南丹青咧口傻笑，一見南丹青轉頭看她，就伸出手道：「我要吃東西，我要吃那個東西。」

她指指桌上的一小盤板鴨。

她看來是餓壞了。

南丹青有點手足無措，也有點嫌惡，怎麼堂堂一家酒樓竟容許一個瘋婦上來乞食？太煞風景太不像話了！

他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幸好堂倌也發現了，立刻過來大聲喝叱道：「出去！出去！」

瘋婆子委委屈屈地道：「我餓了，我要吃東西嘛！」

堂倌掄起一隻櫈子，做勢要打，怒聲道：「妳出不出去？不出去我打死你！」

瘋婆子怕了，拔脚便跑，一溜烟似的跑下樓去了。

堂倌接着向南丹青賠罪道：「眞對不起，小的一不留意，她就混了上來，上次小的狠狠揍了她幾下，今天她居然還敢上來，眞是拿她沒辦法，您客官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一面說，一面連連拱手。

南丹青問道：「她是個瘋婆子？」

堂倌道：「是呀！也不知是從那裏來的，天天在茶樓酒肆乞食，要不就是哭哭啼啼的說要找她的兒子。」

南丹青一怔道：「找她的兒子？」

堂倌道：「是的，有人說她的兒子死了，又有人說她的兒子被人拐走了，她因傷心過度而發瘋，一天到晚喊着『兒啊！兒啊！你在哪裏？』——您聽，她又在街上喊叫了！」

從樓窗上往街上看，果見那瘋婦神情茫然的在街上躑躅，口中喃喃的喊着：「兒啊！兒啊！你在哪裏？兒啊！兒啊！你在哪裏？」

南丹青突然感到心中陣陣絞痛，突然感到眼睛濕濕的。

——娘，您在外婆家居住，您的情況當然不會像這瘋婦這樣悲慘，可是您一定很悲痛傷心……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那種痛苦，眞能使人發瘋……娘，您沒事吧？

他突然有歸心似箭之感，再也沒有胃口飲酒，當即結賬下樓，拔步便往城外走去。

忽然，街上傳來一片喊打聲：「打死妳這個瘋婆子！打死妳這個瘋婆子！」

南丹青掉頭一看，只見那瘋婆子手上拿着一塊芝蔴餅在跑，後面追着一個拿扁担的小販，氣勢洶洶的在追打那個瘋婦，一看就知道瘋婦搶了他的芝蔴餅。那瘋婦當然跑不過小販，很快就被小販追上，一個扁担掃出，那瘋婦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手上的芝蔴餅掉在地上，可是那瘋婦顧不得痛楚，急急爬過去檢起那塊芝蔴餅，大口大口的搶吃起來。

那小販怒不可遏，掄起扁担又要打，南丹青大喝一聲「住手！」飛身電撲過去，一掌格出，正好格中扁担，一聲「卡察！」扁担斷了！

小販呆了。

南丹青沉容道：「你幹麼打她？」

小販憤憤不平道：「她搶了我的芝蔴餅？他媽的，昨天搶了一個，今天又搶了一個，你說她該不該打？」

南丹青慍聲道：「一塊芝蔴餅能值幾何？你要是打死了她怎麼辦？」

小販餘怒未息道：「哼！打死乾淨，這瘋婆子到處搶人東西吃，可惡透了！」

南丹青道：「她是餓了才搶人東西吃的。」

小販眼珠子一翻，尖聲嚷叫道：「哦，照你這麼說，我是該送給她吃的了，是不是？你要是可憐她，何不帶她回家當自己的親娘供養？」

南丹青冷冷一哼道：「一個芝蔴餅多少錢？」

小販道：「一塊一個銅板！」

南丹青摸出十個銅板給他，說道：「她搶了你兩個芝蔴餅，我打斷了你一條扁担，這十個銅板賠你，你再去拿三個芝蔴餅給她吃，這樣可以吧？」

小販當然接受，就去拿來三個芝蔴餅，像扔給狗吃一樣扔給那瘋婦。

那瘋婦一陣狼吞虎嚥吃下了三個芝蔴餅，然後掙扎站起，跛着一隻脚慢慢的走開，口中又喃喃叫道：「兒啊！兒啊！你在哪裏？兒啊！兒啊！你可知道娘找得你好苦……」

南丹青掉頭便走。

他恨不得背上長出翅膀，一下飛回外

婆家，因爲，瘋婦悲慘的狀況太使他害怕了。

來到金陵郊外，正想放開脚步趕路，忽聽身後有人叫道：「喂，那位朋友你等一等！」

南丹青回頭一看，見是三個模樣怪裏怪氣的青年追上來，乃轉身問道：「有何指教？」

三個青年一上來，就採取包圍之勢，其中一個擺出地痞流氓的姿態，嘿嘿冷笑着，說道：「剛才，我們看見你救濟那個瘋婆子……」

南丹青道：「這有何不對？」

那青年聳聳肩道：「沒甚麼不對，我們只是覺得你很慷慨。」

南丹青道：「這又怎樣？」

那青年伸出一隻手道：「我們兄弟正窮得發慌，你也送我們幾個吧！」

南丹青詫異道：「這甚麼意思？」

那青年道：「也沒甚麼意思，我們兄弟是在金陵混的，你送我們幾個，我們替你照顧那個瘋婆子。」

南丹青冷笑了一聲，道：「這好像是勒索。」

那青年居然點頭道：「勒索，是我們兄弟對人最客氣的一種手段！」

南丹青笑道：「要是我不給呢？」

那青年冷冷一笑道：「那麼我們就用最不客氣的手段對付你！」

南丹青一側頭道：「你們沒有瞎了眼吧？」

那青年道：「沒有，我們招子亮得很，你剛才一掌拍斷扁担，那一手沒甚麼了不起，我們三人是從龍虎武館出來的人，你那一招嚇不倒我們！」

南丹青笑道：「好，要銀子容易，不過我喜歡你們使用不客氣的手段來要！」

那青年陰森森一笑道：「我再告訴你，我們殺過人！」

南丹青道：「請別客氣。」

那青年向另兩個同伴一使眼色，三人立刻磨拳擦掌向他迫去。

南丹青站著沒動。

「打！」

三人一聲喝叱，一擁而上，對着南丹青拳打脚踢起來。

他們的確練過武功，出手相當的重。

但南丹青沒還手，站着讓他們打。

怪的是他們對南丹青一陣踢打之後，忽然狠狠而退，一齊吃驚的看着自己的拳頭。

原來他們的拳頭巳又紅又腫，好像他們打的不是人，而是石頭！

其中一個青年老羞成怒，突然大吼一聲，一個餓虎撲羊縱過去，張口便咬！

打的不行，用咬總可以吧？

他一口咬住南丹青的手腕，使盡吃奶之力想咬下南丹青一塊肉！

南丹青微笑道：「龍虎武館怎麼教出一隻狗來了啊？」

「哇！」

那青年突然慘叫一聲，倉皇地顚退下去。

一看，他滿口鮮血，牙齒沒有了！

牙齒留在南丹青的手腕上！

南丹青搖頭嘆息，說道：「你們都年輕力壯，爲甚麼不去好好的幹活？太可惜了！」

說話間，手腕一運勁，留在他手腕上的兩排牙齒，突地迸飛而起，飛起一丈多高！

三個青年魂飛魄散，那裏敢再停留，急急忙忙抱頭鼠竄而去。

「好俊的功夫！」

驀地，附近傳來一聲喝采！

南丹青循聲望去，就看到了一個文士打扮的中年人，那人一表人才，手執一把摺扇，態度很瀟洒的舉步走過來。

一個武功造詣不凡的人，他的目光就像看相的一樣厲害，南丹青一看見這個中年文士，就知道他是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南丹青現在一心只想趕回去看母親，沒心情與人打交道，他向對方點頭笑笑，拔步便走。

中年文士道：「請留步！」

南丹青停下道：「有何賜教？」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老弟身手不凡，剛才那一手可謂神乎其技，區區十分佩服。」

南丹青說道：「誇獎了，雕虫小技而巳。」

中年文士含笑道：「貴姓大名？」

南丹青道：「敝姓南，賤名丹青。」

中年文士道：「好姓名。」

南丹青拱手道：「尊駕是……」

中年文士道：「簡，簡丕仁，匪號『無腸公子』。」

南丹青再拱手道：「幸會。」

說畢，又要走。

無腸公子簡丕仁笑道：「老弟何必急急乃爾？咱們聊聊不行麼？」

南丹青道：「抱歉，在下有事。」

無腸公子簡丕仁抖開摺扇搖了搖，笑吟吟道：「那也不必急在一時呀！」

南丹青心中有些不悅，但仍維持禮貌問道：「老兄有何指教？」

無腸公子眉毛揚了揚道：「老弟想必是剛出道的吧？」

南丹青點點頭。

無腸公子道：「這就難怪了。」

南丹青表示聽不懂他的話意。

無腸公子又揚揚眉毛道：「只要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聽到我『無腸公子』四個字，沒有一人不想跟區區結交……」

南丹青又表示不解其意。

無腸公子解釋道：「因爲區區在江湖上薄有虛名，區區只要頓頓足，就可使天地變色。」

南丹青笑了笑，說道：「老兄會變魔術？」

無腸公子一怔道：「變魔術？」

南丹青道：「在下長了這麼大，還沒見過有人頓頓足就能使天地變色的人，請你頓一頓足給在下見識見識好麼？」

這當然是一句搶白，無腸公子本是武林中名頭極爲响亮的人物，如何受得了這樣的搶白，聞言不禁面色一沉，冷笑道：「哼，我『無腸公子』行道十多年，今天頭一次有人敢這樣頂撞我，你小子胆量可不小啊！」

南丹青不想惹事，又拱拱手道：「抱

歉，在下有事待辦，不便耽擱，異日有緣再敬領教益，告辭了。」

轉身要走，一股勁風突襲腦後！

南丹青身形微晃，人已閃開數尺，怒道：「這甚麼意思？」

無腸公子笑道：「見獵心喜！」

南丹青皺起眉頭道：「閣下文質彬彬，想必讀過不少書，何以如此無聊？」

無腸公子哈哈笑道：「你錯了，區區只是喜歡附庸風雅，其實肚裏墨水有限得很！」

南丹青開始對他生起憎惡，問道：「你要替剛才那三個混混出氣？」

無腸公子搖頭道：「非也！區區只想跟你切磋一下，你是罕見的高手，區區不欲失之交臂！」

南丹青道：「你是成了名的人物，跟我這個無名小卒動手，勝之不武，敗則一世英名付諸東流，這樣划算麼？」

無腸公子笑道：「當然不划算，問題是區區出道迄今，尚未敗過一場——你接招吧！」

摺扇「刷！」的一收，平胸點出！

南丹青下山帶着一把長劍，但這把長劍現在放在包袱中，倉卒間不暇取出應戰，他因此對這個無腸公子更增一分憎惡，覺得此人風度翩翩，行爲卑下，心中大怒，當下錯開一步，揮掌拍了出去。

佟熊是天下最著名的劍術名家，但一個劍術名家並非只會劍，任何人在練劍之前都要先有相當程度的拳脚功夫，這樣練劍才能有成，而像佟熊這樣的武林高人，他的拳脚功夫當然絕不含糊，他所敎出來的徒弟當然也絕不含糊。

此刻，南丹青拍出的一掌看雖平平無奇，却是攻其必救，其中之奧妙，只有被攻者才能體會得到。

無腸公子面色微變，手中摺扇一撤，快速的移形換位，同時變招再度攻出！

摺扇翻動間，刹那間好像有七八把摺扇同時點向南丹青身上七八處穴道！

南丹青右掌上下翻飛，將其攻勢一一化解，抽空施展「連環十八踢」，但見他身如陀螺疾轉，雙腿以各種不同的姿式連續踢出，頓時就把個無腸公子踢得後退不迭！

無腸公子在武林中名氣的確十分響亮，出道以來可謂戰無不勝，由於行爲專橫霸道，故贏得「無腸公子」的外號，一般人見到他如見了鬼一樣害怕，但是今天他的「橫行」碰到尅星了，他被南丹青的「連環十八踢」攻得連退了十八步，這是他成名以來從未有過的事；像他這種人一旦落了下風，不是老羞成怒就是兇性大發。

他的眼睛紅了，突然發出一聲厲嘯，拚命式的搶攻而上，殺手連施！

南丹青也被他一陣猛攻迫退了數步，他當然看得出對方的出手非常狠辣，這使他想起了師父經常說的一句話：對敵人手下留情無異自殺，所以出手一定要重、要狠！

他忽然覺得師父說的話不無道理，自己要是不發狠，今天只怕要傷在這個無腸公子的摺扇之下了。

所以，他突然發狠了。

他使出了師門最得意的「迷踪步」再配合幾招自己苦練多年的碎玉指，展開了強烈的反擊。

玉，是很堅硬的東西，手指練到能够碎玉，其威力是可想而知的。

無腸公子被他的「迷踪步」搞昏了頭，一個閃避失當，左胸口頓告中指！

好像被箭射中，他大叫一聲，仰身倒下，面色一下變得蒼白如紙，冷汗都冒出來了。

鮮血跟着嘴角溢出，毫無疑問內傷甚重！

「抱歉！」

南丹青丢下這句話後，掉頭便走了。

× × ×

天剛破曉，南丹青已到了一處瀕臨長江的龍潭鎭，此地，即是他外公外婆的家鄉。

這是個大鎭，由於地處要衢，街上商店林立。

六歲那年，他父親被人殺死後，他外公便把他們母子接來此鎭居住，十二年前他曾在這鎭上住了一年以上，對鎭上的一切還有一些記憶，今天遊子返鄉，看見街上的一切無多大改變，他心中有一種溫暖的感覺，然而近鄉情怯，他還是有些不安，當然最使他担心的是寡母的處境……

——娘，您好麼？您還健康吧？您現在大概還在睡覺，您可知道您日思夜想的兒子已經回來了？

——您……會不會已經……不！不！您不會的！記得當年外公希望您改嫁，您曾堅決拒絕，我想您一定還在外公家的。

——對了，您最會刺綉，當年您爲兒子綉成的一個錢囊，兒子現在好好保存着哩！

——娘，我現在甚麼都不要，只要您平安無事，您平安無事吧？

一座大宅，在他思忖之間，忽然已呈現在他眼前！

——就是這一家！

這就是外公外婆的家沒錯。

——可是，怎麼有些不一樣了呢？

——外公在城中開了一家茶行，在鎭上也是有錢人之一，記得以前門庭好光顯，怎麼現在却變得一幅冷冷清清的衰敗之家？

——唔，對了，已經十二年了，十二年不是一段短日子，人都會老，房子當然也會老……

他上前叩門。

好久好久，才有人出來開門，開門的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看樣子是剛起床的，面上還有濃重的睡容，但是使南丹青看了心頭突感沉重的是：這個人穿得並不好，一身中衣好像已好久沒洗了。

中年人打量着他，沒好氣的問道：「找誰？」

南丹青依稀認得他是大舅趙明，便問道：「您是大舅？」

中年人一對惺忪睡眼突然有了光彩，瞪大眼珠子道：「你是……」

南丹青道：「我是丹青。」

他是興奮的，雖然心中有一股不祥的感覺，但情緒還是興奮的。

趙明仔仔細細的，上上下下的打量他一遍，嘴唇有些發抖起來：「你……你說你是丹青？」

南丹青笑道：「是的，大舅，我是丹青！」

趙明一把抓住他的臂膀，又驚又喜道：「你眞是丹青？」

南丹青點頭，笑道：「是，我是丹青，十二年前離開這裏的那個丹青！」

趙明神情激動極了，用力搖撼着他道：「你……你終於回來了，你終於回來了！」

可是，次瞬間，他忽然重重摑了南丹青一個耳光，悲憤的罵道：「你這個混帳東西，我該打死你才對！」

南丹青沒有生氣，他知道自己當年的出走一定帶給了許多人痛苦，他含着眼淚道：「大舅，我娘……她好麼？」

趙明接著他入宅，一直把他拉到客廳上，大聲道：「來福的娘！來福的娘！妳快出來，看誰回來了，快出來呀！」

一個中年婦人匆匆入廳來了。

她是南丹青的舅媽，南丹青離開龍潭鎭的時候，她也還只有二十多歲，如今却已是黃臉老太婆了！

南丹青叫道：「舅媽！」

他的心情好沉重好沉重，因爲他已料到這一家人一定發生了重大的變故，母親八成已不在此宅之中，因此舅舅才只叫舅媽出來，而沒有叫自己的母親出來。

中年婦人瞪大了眼睛，已經想不起眼前這個少年是何許人了。

趙明流着眼淚道：「來福的娘，他是丹青，是妳二姑的兒子南丹青呀！」

「南丹青？」那婦人的神情也激動起來了：「你……你還活着呀？」

南丹青道：「大舅，舅媽，我娘好麼？她在不在這裏？還有外公外婆他們也好麼？」

婦人流淚道：「你外公外婆過世了，一個病死，一個被氣死……」

南丹青呆了呆道：「被氣死？」

婦人指着趙明，哽咽着道：「是被他氣死的！你這個大舅沒出息，不是喝就是賭，把偌大一個家當全揮霍光了，你外公一氣之下——」

趙明吼道：「他媽的，妳少說一句成不成！」

南丹青道：「大舅，我娘又怎樣？」

趙明忽然又拉着他往外走，道：「走，我們找個地方談談！」

經過一間廂房，他匆匆入房披上一件外衣，就拉着南丹青往大門口走去。

婦人追出客廳，大叫道：「丹青，不要給他銀子，他有了銀子就去吃喝嫖賭，你千萬不要給他銀子！」

趙明一邊罵，一邊拉着南丹青出門，左轉右轉來到街上一家小館子。

這時天已大亮，小館子剛剛開門，他們進入揀了個座頭坐下來。

一個伙計懶洋洋的上來招呼，口氣相當冷淡：「小趙，你這麼早呀！」

趙明拍拍桌子道：「來一壺酒！」

伙計看看南丹青，見他穿的也不光顯，就搖搖頭道：「小趙，我們店東交待過了，不能再賒了。」

南丹青道：「把酒拿來，我付賬！」

伙計回望趙明道：「這位是……」

趙明神氣活現地道：「他是我外甥，從外頭回來看我的！」

伙計聽了就去拿來一壺酒，趙明迫不及待的斟滿一杯，一骨碌灌了下去，這才發出一聲愜意的長吁，看樣子他已被酒癮折磨得慘了。

南丹青道：「大舅，我娘她究竟怎樣了？」

趙明低頭沉默了片刻，才嘆了口氣道：「你娘還活着，不過……」

南丹青急問道：「不過怎樣？」

趙明囁囁道：「她……她……」

南丹青顫聲道：「改嫁了？」

趙明搖頭道：「不是……」

南丹青着急道：「大舅，你快說，我娘究竟怎樣了？」

趙明又喝了一杯酒，情緒似已漸漸冷靜下來，抬目盯着南丹青反問道：「丹青，你眞該打，你爲何要離家出走？」

南丹青道：「我去尋訪名師，準備爲我爹報仇，我知道我娘不准我去，所以我就偸偸的跑了。」

趙明嘆道：「一去十二年音訊全無，你可知道你娘有多傷心？」

「當時我年紀太小，沒想到這些。」

「我告訴你，你娘還活着，只是情況很不好，這都要怪你……」

「我娘在哪裏？」

「在……唉，這叫舅舅怎麼說呢？對了，先談你自己，你這十多年在何處？」

「在北雁蕩山練武。」

「跟誰？」

「佟熊。」

「他是誰？」

「天下最著名的劍術大家。」

「哦，那你練成武功了？」

「是的。」

「要爲父報仇？」

「是的！」

「你知道你爹是被何人殺死的麼？」

「不知道，不過我可以查出來。」

趙明又喝了一杯酒，長嘆一聲道：「只怕無從查起的……」

南丹青道：「怎麼說？」

趙明道：「這件事要從頭說起，你還記得你爹是甚麼樣一個人麼？」

南丹青點頭道：「當然記得，我爹當年是蘇州一地的第一把好手。」

趙明點了點頭道：「是的，快刀南雅堂，當年在蘇州是頭號人物，他的刀法確實很厲害，有一次，舅舅親眼看見他把一個石榴拋上空中，石榴落到地上時，已經被他的刀劈成四片，眞是太高明了。」

南丹青沒開口，因爲以他目前的成就來看當年父親的武功造詣，父親只可說是個小地方的高手而已，比之名滿武林的人物還差了一大截。

趙明接着道：「所謂『樹大招風，名高遭謗』，就因爲你爹武功很高，所以經常有江湖人物來找他比武，這些事你還記得吧？」

南丹青點頭道：「記得的，我見過我爹打敗過好幾個人，可是我爹爲人厚道，他並不是個喜愛爭強鬥勝的人，除了在蘇州一地居住，從未下江湖走動，也從未與人結過樑子。」

「是的，你爹確實是個淡泊名利的好人，但是由於他武功太高，就有不少人想擊敗他來成名，那次他被殺，就是死在一個去找他比武的人的手裏的。」

「我記得那年我才六歲多，有一天黃昏，一個人來向我爹挑戰，我爹推拒不掉，只好跟他去郊外比武，後來有人來通知我們母子，說我爹被那人殺死了——大舅，後來我娘有沒有查出那人是誰？」

「沒有，因爲去找你爹比武的人太多了，而每次打勝的都是你爹，你娘司空見慣，就沒把那回事放在心上，等到你爹被殺身死那人已鴻飛冥冥，無從查知了。」

「大舅，我爹從未得罪過人，那人可以將我爹打敗，却不能殺死他；他殺死我爹是毫無道理的，所以我要找他報仇！」

「可是，你不知道他是誰，又不知他在哪裏，如何去報呢？」

「我記得那人年約三十來歲，他的武器是一把鯊魚劍，武林中使用鯊魚劍的人並不太多，我相信可以找到他！」

這時，趙明已喝乾了那壺酒，他叫伙計再拿來一壺，再灌下一杯後，才搖搖頭道：「丹青，舅舅沒出息，眞的把你外公留下的家當全揮霍光了，如今這鎭上的人個個瞧我不起，不過舅舅還懂得一些道理，你若是肯聽舅舅的勸告，就放棄報仇之念，全心去照顧你娘吧！」

南丹青道：「我娘在哪裏？」

趙明道：「聽說在金陵一帶流浪。」

南丹青心頭一震道：「流浪？」

趙明道：「你失蹤後，她就四處去尋找你，後來……後來精神有些不正常……」

南丹青跳了起來，震駭欲絕道：「你說甚麼?!我娘她精神不正常?!」

趙明點點頭，無限感傷地道：「是的，你想想看，丈夫死了，兒子又離她而去，叫她怎不傷心？起初舅舅把她關在一間房中，可是……她天天在房中大吵大鬧，舅舅沒法子，只好放她走了。前一陣子，有人告訴我在金陵見到她，已經瘋得認不得人了，餓了就搶人東西吃，一天到晚在街頭上叫着：『兒啊！兒啊！你在哪裏？』——咦，你幹甚麼呀？」

南丹青丟下一錠銀子，飛也似的衝了出去……

× × ×

「娘！娘！娘！」

南丹青滿臉淚痕衝入金陵城中。

他一口氣趕了百來里路，抵達金陵時，才只晌午時分；這段路程如由普通人來走，最快也要走兩天，但他只化了半天的時間，因爲他已不在乎甚麼驚世駭俗，一路施展陸地飛行術，像一顆流星從龍潭一直飛到金陵。

他兩眼瞪得直直的，發了瘋似的滿街奔跑尋找，一直找到這天黃昏，幾乎已踏遍了全金陵的大小街道，却還沒找到他的母親。

沒找到母親，却找到了龍虎武館。

他大步走入龍虎武館的練武場，居然一眼就發現昨天向自己勒索銀子的那三個地痞，他上前抓住其中一個的胸襟，厲聲道：「她在哪裏?!」

那青年嚇壞了，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找誰呀？」

昨天的一場衝突，已使他了解南丹青的能耐，可說已嚇破了胆，因此今天一見到南丹青，頓時就矮了半截。

南丹青吼道：「那位婦人！」

「哪位婦人呀？」

「昨天，我買芝蔴餅給她吃的那位婦人！」

「哦，你說的是那個瘋婆子呀！」

南丹青左右開弓，兩記耳光打得他一張臉頓時腫了起來：「甚麼瘋婆子，是南夫人！」

那青年已被打得牙齒鬆動，滿嘴是血，但他已忘了痛，他怕死怕得要命，戰戰兢兢的顫聲說道：「是……是南夫人！是南夫人！」

南丹青氣勢洶洶道：「她在哪裏？」

那青年哭喪着臉，道：「我怎麼知道呀！」

南丹青還要再打時，一個彪形大漢已從館中奔出，雷鳴也似的大喝一聲：「住手！」

這個彪形大漢衣著華麗，看那氣派，分明就是龍虎武館的館主！

他寒臉來到南丹青面前，憤怒地道：「是哪裏跑來的瞎了眼的東西，竟敢到我龍虎武館撒野！」

南丹青放開那青年，如刀的目光盯上了對方：「你是館主？」

彪形大漢道：「不錯！」

南丹青道：「叫甚麼？」

彪形大漢道：「地虎魯雷！」

南丹青一指那三個青年道：「昨天，他們在城外向我勒索銀子那件事，你可知道？」

地虎魯雷冷笑道：「不知道！」

南丹青道：「現在該知道了吧？」

地虎魯雷道：「現在也還不知道！」

南丹青跨上一步，一拳擊了出去。

地虎魯雷早已蓄力以待，他左手一揚，扣拿南丹青的手腕，豈知剛覺已經扣住之際，忽覺整個人離地而起，在空中翻了一轉，然後被重重的摔倒在地，只摔得他目冒金星，發昏章二十一。

南丹青跟着一脚踩上他的小腹。

地虎魯雷登時像被大象的脚踩着，面色煞白，冷汗直冒，殺豬般的叫了起來。

他的一羣徒弟一聲吶喊，一齊攻上，但被南丹青很漂亮的幾個動作打得紛紛飛跌出去。

「現在知道了麼？」

「知……知道了！」

南丹青縮回了脚，道：「好，現在仔細聽我說：他們三人昨天向我勒索銀子，說甚麼要替我照顧那位南夫人，我沒有答應，今天我跑遍金陵也沒找到她，這是怎麼回事？」

地虎魯雷掙扎而起，喘着氣道：「郭艮、邱仁貴、石必達，你們過來！」

那三個青年走了過去。

地虎魯雷指着他們罵道：「你們這三個瞎了眼的狗東西，爲師平時是怎麼教導你們的？我教你們要鋤强濟弱，要善待婦孺，你們可好！竟背着我去幹壞事，如今把禍帶上門了，害得爲師一世英名——」

越說越有氣，就順序每人一個耳光打過去，然後大喝道：「快說，你們把那瘋

——不不不，是南夫人，你們把那位南夫人怎麼樣了？」

其中一個喊冤道：「師父，我們沒把她怎樣啊，昨天我們三人回館後，到現在大門都沒跨出一步，這你是知道的呀！」

地虎魯雷怒道：「胡說！」

那青年道：「是眞的，弟子可以對天發誓，我們眞的沒去傷害她。」

魯雷振臂一指道：「去！快去替我把她找來，找不到就別回來見我！」

「是！」

郭艮、邱仁貴、石必達應了一聲，急急而去了。

魯雷回對南丹青抱拳道：「這位朋友，在下有眼不識泰山，請多多包涵，你先請到裏邊來坐坐，我魯雷這一吩咐下去，保證可以找到那……那位南夫人！」

這傢伙能死能活，他知道南丹青的武功高得可怕，因此轉過來巴結奉承了。

南丹青反而有些過意不去，就改變態度道：「剛才多有得罪，請多原諒。」

魯雷連聲道：「好說，好說，所謂不打不相識，打了就認識，在下能交到你這位朋友，可說是畢生最大榮幸——請！」

南丹青乃與他入廳坐下。

魯雷叫下人奉過茶後，滿面堆笑道：「這位朋友，你貴姓大名呀？」

南丹青道：「南丹青。」

魯雷翹起大拇指道：「南少俠年紀輕輕就已練成這麼高强的武功，眞是了不起，太了不起了！」

南丹青問道：「魯兄今年貴庚？」

魯雷道：「我快四十了。」

南丹青道：「是本地人？」

魯雷道：「是的，是的。」

南丹青道：「去過蘇州沒有？」

魯雷道：「去過，去過，上個月我一個徒弟成親，我還去那裏喝酒哩。」

南丹青道：「十多年前，蘇州有一位名叫『快刀南雅堂』的人你知不知道？」

魯雷眼睛一亮道：「南少俠與你那位『快刀南雅堂』是甚麼關係？」

南丹青道：「他是先父。」

「啊呀！」魯雷叫了起來，神色興奮極了：「這眞是海水冲進了龍王廟，原來你是『快刀南雅堂』的兒子，這麼說咱們是一家人呀！」

南丹青一怔道：「一家人？」

魯雷道：「當年我曾拜令尊爲師，跟他練了兩年的功夫——對了，我想起來了，那時你已出生，我離開蘇州的時候，你才兩歲大！」

南丹青道：「眞的？」

魯雷連連點頭道：「眞的！眞的！你們家門前有一條河，河邊有一棵柳樹，對不對？」

南丹青很高興，雖然他對此人仍無好感，但能見到父親當年所教的一個徒弟，仍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他面上首次露出了笑容，道：「這麼說，你眞是先父的徒弟了。」

魯雷表情忽然轉爲悲傷，嘆道：「後來……大約是我離開令尊三年之後，聽說他被人殺死了，當時我眞是義憤塡膺，原想替他報仇，可是却不知那人是誰……」

南丹青道：「那人當時的年紀大約三十出頭，使用一把鯊魚劍。」

魯雷急忙問道：「你知不知道他的姓名？」

南丹青搖頭道：「不知道，但我一定會查出來，因爲，武林中使用鯊魚劍的人並不多；這次我藝滿下山，就是要爲父報仇。」

魯雷突地神色一愕道：「那……那位南夫人莫非是……」

南丹青點點頭，悲戚地道：「她是家母！」

魯雷搥胸頓足的叫道：「天呀！我要是知道她是師母，打死我也不會讓她在街上流淚！」

南丹青憮然道：「家母因先父之死傷心過度，再加上我於七歲那年不告而別，致使她精神失常……昨天我見到她時，根本不知她是我的母親，今早才聽我大舅說的。」

想到母親的悲慘狀況，他不禁淚如雨下，失聲痛哭了起來。

魯雷連忙勸慰道：「別哭，別哭，大少爺，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如今既知她是師母，我說甚麼也要把她接來龍虎武館居住，你放心好了。」

正說着，忽見那個叫「郭艮」的青年匆匆跑入客廳，說道：「師父，我們找到那瘋婆子了！」

魯雷大怒道：「混蛋，甚麼瘋婆子，是南夫人！」

郭艮吃了一驚，連忙改口道：「是是，是南夫人！是南夫人！」

魯雷喝問道：「她在哪裏？」

郭艮道：「我們在城隍廟的後面找到她，要請她到這裏來，她不肯，吵着要坐轎子才肯來，我們沒法子，只好去雇了一頂轎子，如今已快到了。」

南丹青起身衝了出去。

魯雷隨後追出道：「大少爺，你就在這裏等候，不用再出去了。」

南丹青覺得在街上認母親確有不宜，便在練武場上等候。

不久，兩個轎夫抬着一頂小轎子隨在邱、石二人後面走入龍虎武館，在練武場上歇了下來。

南丹青已激動得全身發抖起來。

一個轎夫打開轎門，叫道：「到了，妳出來吧！」

南夫人坐在轎中不肯出來，笑嘻嘻道：「我不要！我還要再坐一坐！」

那轎夫頓足叫道：「唉唉，這甚麼話呀！」

另一個轎夫抱怨道：「他媽的，我抬了幾十年的轎子，今天頭一次抬個瘋婆子，要不是衝着你們龍虎武館，銀子再多我也不幹。」

魯雷瞪他一眼道：「你住口，再敢胡說八道，我叫你爬着出去！」

南丹青急急趨至轎門前，彎着身子道：「娘，我是丹青，您的兒子，您還記得我麼？」

南夫人傻笑道：「我的兒子？嘻嘻嘻，你是我的兒子？妙啊！妙啊！」

毫無疑問，她已沒有了記憶，也已不會思想，已經變成一個「活死人」了！

南丹青壓抑着滿腔悲痛，以親切的聲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郭子儀




國家安危，繫於一人。

郭子儀，他是陝西華州人。身高七尺，身體非常雄偉，長得非常英武，他是由武舉人才出身的。他在小的時候，曾經在並州軍營從軍，担任小校的職位，後來因為某件事情得罪了主將，主將很生氣，便下令將郭子儀處死，當正要執行處決的時候，詩人李白剛好路過並州，看見了郭子儀長得一表人才，不像是壞人，便向前問他的名字，知道了他叫郭子儀，十分地同情與惋惜他，便一面吩咐刀下留人，一面送名片請求見主將，主將見了他之後，李白便請求主將為國家保存人才，願為郭子儀保釋，郭子儀因此便得救了。

從此之後，郭子儀便一帆風順，官位一直升高。

天寶八年，郭子儀官拜左衞大將軍，並兼九原太守。十四年，安祿山造反，郭子儀改任朔方節度使，領兵往東討伐。

郭子儀原來就和李光弼有一些宿怨，現在李光弼恐怕郭子儀的報復，郭子儀怕他因此辭職不幹，急忙握着手說：「現在國家動亂，王室遭變，局勢危險，我們的軍隊馬上就往東討伐，非要你協助達成任務，我們怎樣能為了私人間的不愉快的事而影响整個計劃呢？」李光弼聽了以後，深受感動，便隨了郭子儀一同出征。由此可見郭子儀善於用人的雅量。安祿山自范陽出兵，聲勢浩大，不到兩個月，安祿山的兵馬已經到了潼關，並自稱是大燕皇帝，計劃攻打長安，派他的部將領兵開往河北，攻佔了常山，守將顏果卿被他殺害。郭子儀在這時候已經領着人馬離開單于府，收復了靖邊軍，把賊將周萬頃，捉住斬首，並把他的人頭割下，軍心為此非常振奮。

此時突然聽說常山失守，顏果卿殉職，特薦封光弼為河東節度使，並領兵經過井陘，隨時準備收復河北。十五年二月，與李光弼的部隊聯合起來，援救常山，在沙河把史思明打敗，接着又收復了趙郡，駐進恒陽，又乘史思明疲憊的時候，與史思明大戰於嘉山，殺死了敵人四萬人，並割下四萬個人頭，史思明大敗逃了，於是河北所有的郡縣都紛紛反正，殺盡安祿山的部將，投降了郭子儀，因此郭子儀的威名揚天下。

當子儀正在作戰有利的時候，不料，潼關的守將哥舒翰，一時疏忽，把潼關失守。

接着長安也跟着陷落了，玄宗逃到四川了，肅宗在靈武即位，下令叫郭子儀快把部隊撤回。子儀和李光弼，領兵返回武夷，重新計劃收復兩京，以河東地界兩京間，掌握了賊兵最重要的地方，如果能掌握河東地界，兩京就能收復。這時，守河東的賊將，名叫崔乾佑，子儀暗地派人到河南，聯絡唐朝的官吏，現在陷在賊兵的人，做為內應，安排好了以後，馬上領兵進攻，四方響應，賊將崔乾佑逃走，便收復了河東。

此時正是安祿山被他兒子慶緒殺死，子儀立刻從鳳翔進兵長安，而廣平王這時也領兵前來會師，一舉把長安收復。子儀整隊進城，老百姓夾道歡迎。休息三天，郭子儀再領兵往東追擊慶緒殘部，在新店又把慶緒打敗，慶緒逃到相州，於是東京又收復。子儀把廣平王迎接到東京，子儀因功加官司徒，並封為代國公。

當子儀回朝時，肅宗派遣兵杖親自在霸上迎接他。

肅宗並當面慰問子儀說：「我的江山，能有今天，都是你的功勞。」

安慶緒把部隊敗退到河北以後，肅宗命令子儀會同九個節度使發兵去討伐，因為沒有主張，指揮不能統一，所以並沒有多大的戰功。等到史思明領兵來攻打的時候，突然刮起大風，飛沙走石，眼睛都不能睜開，無法作戰，雙方面的部隊，就停戰撤退。子儀叫兵卒先把河陽橋摧毀，以阻止敵人渡河來侵犯，這樣可保住東京。史思明進了鄴城，見了安慶緒就責罵他，不該殺害自己的父親，吩咐兵士把安慶緒斬首，便領着人馬返回范陽。九個節度使兵敗以後，也班師回朝，在回朝途中，所經過的地方，都搶刦一空，只有子儀的部隊，紀律非常的嚴明，一點都不侵犯老百姓。九個節度使便向肅宗請罪，但都把作戰不力的情形隱瞞起來，宦官魚朝恩曾經隨部隊觀戰，因對子儀的戰功非常嫉妒，竟把戰敗的責任，推到子儀身上，肅宗竟聽信了他的話，召子儀回朝，免了現在的職務。

於是便派李光弼代理他的職務，派子儀領邠寧節度使的名義，但却不讓他前往，於是子儀的兵權完全被解除了。

第二年，李光弼的兵在邙山大敗，河陽也失守，過了一年，河中的士兵反叛作亂，把主帥李國貞殺死，同時太原節度使鄧景山也被部下殺害，肅宗恐怕這兩個部隊和史思明連合起來，想派人去鎮壓和慰撫。

但又沒有適當的人，不得已便起用子儀，封子儀為汾陽王，駐紮絳州，子儀到了任所以後，馬上把賊首殺了，這時太原縣也把反叛的首領殺了，並把他的頭割下獻上。

於是河東所有的城鎮都被平定了。

肅宗死後，廣平王繼位，是為代宗。他聽信奸臣魚朝恩的話，又把子儀的兵權解除。

不久僕固、懷恩兩個人却勾引吐番進犯，攻陷了涇州，接着奉天，武功失守，再渡過渭水河，直向長安而來，朝廷都害怕起來，又把子儀封為關內副元帥，鎮守在咸陽。這時土蕃的兵已經過了橋，便代宗逃到陝西，吐蕃的兵攻進了長安，把長安城內，搶刦、燒殺一空，無惡不作，子儀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馬上把部隊從咸陽開來，派三千騎兵防衞南山，自己領兵到商州。

他得到散兵遊勇四千人，哭着向將士們說：「我們要發誓洗刷國恥。」所有的將士都被感動的哭起來，子儀把部隊分成兩路進攻，做了很多旗幟，鳴鼓吶喊，以壯軍威，吐蕃見到以後，非常害怕，紛紛逃走。

長安又被收復，代宗馬上封子儀為西京留守。

代宗三年，僕固、懷恩又被吐蕃，回紇的兵三十萬人來侵犯，一路經過涇陽、汾州、鳳翔、醴泉、奉天，毫無遇到抵抗，朝中震驚，代宗親自把他的禁衞軍下令出征，並且馬上把子儀派在汾陽守衞，子儀現在只有一萬多人，剛到達就被包圍起來。子儀叫李國臣等各守一面，他自己領二千騎兵出入敵人陣地，敵將問此人是誰，蕃兵說是「郭令公」。吐蕃、回紇非常驚奇的說：「令公又來了？」答道：「確是令公來了。」回紇怒道：「懷恩欺騙我。」於是子儀派李光讚去向回紇說：「從前回紇帮助我們收復二京，本來我們感情很好，現在你們不認老朋友，却去帮助叛逆僕固、懷恩這兩個小人，你們怎麼會愚蠢到這種地步呢？」回紇說：「懷恩他說：『令公已經死了，如果令公仍然健在，我們也不會來，令公既然在此地，我們可不可以見見他？」李光讚回去向郭子儀報告。

子儀馬上就要前往，他的部下要遴選五百名精明的騎兵來護衞他，子儀說：「現在，回紇的人數比我們多幾十倍，我現在前往，是以非常誠懇的心意去和他們見面的，如果帶五百名騎兵去的話，反而不好。」

郭子儀只帶了少數的人，一邊走，一邊喊：「令公來了。」回紇聽了，還不相信，準備放箭，以防備突襲，等到令公脫帽挺着身子，騎着馬走進以後，回紇非常高興地說：「果然是我們回紇之父！」於是一齊下馬迎接他，並把所有的首領喊在一起飲酒，並發誓要協助令公打敗吐蕃，吐蕃聽了這個消息，連夜逃走，子儀領着回紇的兵去追擊，在靈武那個地方，把吐蕃打敗，殺了六萬人，捉到一萬多人，從此以後，再沒有外患發生。

子儀一生都是領兵打仗，國家的安全，都在他一人身上，始終保持一種大將軍的風度，只知道為國家，從來就沒有為自己。他人格的偉大，足能叫後世的人敬仰和敬佩！

音道：「娘，您請出來好麼？」

南夫人搔首弄姿的儍笑着：「我要坐轎子，我要坐轎子……你們快抬啊！」

南丹青改變策略，努力在面上擠出一絲笑容，道：「喂，昨天我買芝蔴餅給您吃，您記不記得？」

南夫人好像沒聽見，忽然輕輕的哼起歌來：「一個大姐整十七，嫁個女婿才十一，二人井上去抬水，一頭高來一頭低，不看爹娘待奴好，一下推你到井裏。」

唱完，還咧嘴一笑！

南丹青强忍眼淚，大聲道：「喂，妳要不要吃芝蔴餅？」

南夫人嘻嘻笑道：「我要坐轎子……我要回娘家……小娘兒，走娘家，娘看見，背包袱，爹看見，抱娃娃，嫂嫂看見扭一扭，哥哥看見醜一醜，不用扭呀不用醜，當天來呀當天走……」

南丹青伸手入轎，欲將她扶出，她突然臉色大變，恐怖的縮成一團，尖叫道：「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看樣子，她是被人打怕了。

南丹青連忙縮回手道：「別怕！別怕！我不打妳，妳還要坐轎子是麼？」

南夫人惶恐的瞪望着他，顫聲道：「你不……不打我了？」

南丹青又努力露出和善的笑容道：「不，我怎麼會打妳，妳要吃甚麼，我給妳吃甚麼，妳要坐轎子，我給妳坐轎子，好麼？」

南夫人笑了，道：「我要坐轎子！」

南丹青立刻向那兩個轎夫吩咐道：「來，你們再抬着她在塲上走一走，要多少給多少。」

那兩個轎夫已知瘋婆子是他的母親，這種事不論誰看了都會一洒同情之淚，他們當然也很感動，當下一言不發的抬起轎子，在練武塲上兜起圈子來。

南丹青接着轉對魯雷道：「魯兄，麻煩你拿些吃的來，我看只有用食物來引誘她，她才肯出轎。」

魯雷立刻叫一個徒弟去街上買吃的，不久買來了兩隻鷄腿，南丹青接過鷄腿，示意那兩個轎夫歇下，再趨上轎門，揚揚手上的鷄腿，笑道：「這兩隻鷄腿給妳吃，要不要？」

南夫人道：「我要吃！我要吃！」

南丹青道：「要吃就下來，妳下了轎子我就給妳吃。」

南夫人果然一頭鑽了出來。

南丹青把鷄腿遞給她，原想扶她入廳，她却一屁股往地上一坐，似餓狗般咬食起來。魯雷立刻將轎夫打發走，然後吩咐徒弟們關上大門，因為這時已有不少人聚在大門口看熱鬧了。

南丹青眼看母親瘋成那個樣子，眞有痛不欲生之感，他在她面前坐下，含着眼淚笑問道：「告訴我，妳要找妳兒子是不是？」

南夫人只顧吃鷄腿，沒理睬。

南丹青又說道：「妳兒子是不是南丹青？」

「南丹青？」南夫人好像受到輕微的震動，停止吃鷄腿，瞪着南丹青喃喃道：「……南……丹……青……」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身世頓成謎 回堡查眞相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强秦帮帮主秦大官人與飛龍帮帮主郎如鐵火併時受傷，在雪地一間破廟內調息，劉孤零無聲無息的走了進去。接着，慕容天軍大模大樣的進入廟中。由於秦大官人曾乘慕容天軍走火入魔之危，敲了他父親五十萬兩黃金，因此他懷恨在心，種下宿怨，表面上依附强秦帮，目的却在伺機報復。他獲知秦大官人受了傷，更誤認劉孤零與强秦帮有隙，所以，邀請劉孤零前來合力殺害秦大官人。劉孤零在他慫恿之下，與他聯手夾擊秦大官人，秦大官人以無名刀迎敵，劉孤零則以紫玉刀相拒，刀光閃處，兩把刀竟不約而同，砍向慕容天軍的咽喉，登時身亡。兩人望着他的屍體喟然而嘆……

劉孤零冷冷一笑：「他敢背叛帮主，早已駐定是死路一條。」

秦大官人目中露出了笑意。

就在這時候，一陣急驟的車馬聲自西方傳來。

劉孤零精神一振，道：「是黑犬堂的車馬到了。」

秦大官人忽然道：「我很想泡一個熱水浴。」

劉孤零微笑道：「要不要找鳳仙姑娘陪伴帮主？」

秦大官人一怔，繼而笑道：「賢弟消息靈通，居然知道愚兄在雪城裏，喜歡上一個鳳仙姑娘。」

劉孤零道：「鳳仙姑娘本來就是本帮的女弟子，小弟又豈有懵然不知。」

「很好，」秦大官人悠然笑道：「江湖上的人都稱讚慕容天軍辦事精明，事無大小鉅細不遺，比起你還是差了一點。」

車輛滾動的聲音已靜止，古廟外傳來一陣清澈的馬嘶聲響。

兩輛華麗的馬車已停在廟外。

秦大官人登上第一輛馬車，劉孤零坐在第二輛馬車內。

秦大官人登上馬車後，感到已有點倦意。

車廂很寬闊。

車廂內早已有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在等候他，這個女人當然是鳳仙。

鳳仙半坐半臥的挨在軟墊上，她身上除了一襲貂裘之外，裏面的衣裳居然薄如蟬翼。

秦大官人盯着她，就像是在欣賞一件價值連城的古玩。

他並不着急。

鳳仙也不着急。

在這種事情上，秦大官人固然是老手，鳳仙也顯然很懂得男人的心理。

他們互望着，車廂內的空氣彷彿已漸漸溫暖。

秦大官人終於轉動身子，緩緩的靠近鳳仙。

他笑了。

他的笑容，看來就像是一頭看見了山羊的餓狼。

有些山羊生下來，就已命中駐定是豺狼的腹中物。

鳳仙沒有抗拒！

而且這也不是她的第一次。

(三)

馬車行駛的時候，平穩舒適，就像是置身在一張又寬敞又溫暖的搖床上一樣。

秦大官人本已很累。

但鳳仙却把他重新引進「精神奕奕」的境界。

秦大官人畢竟還是個男人。

每個男人都有他的弱點，就算他的弱點平時掩飾得很好，但在女人的面前，反而往往會顯露出來。

鳳仙知道秦大官人的弱點在哪裏。

所以，當秦大官人要對她採取更熱烈舉動的時候，她的短刀已像一支利箭般向秦大官人的背心刺去。

× × ×

殺機四伏。

在這充滿春天氣息的車廂裏，居然也有這種凶險的殺着在等候着秦大官人。

短刀一直都藏在鳳仙的貂裘上，而且藏得很巧妙，連秦大官人都沒有發覺。

但鳳仙還是沒有得手。

秦大官人不但是豺狼，也是狐狸。

鳳仙的刀幾乎已將刺在秦大官人的背心上，但秦大官人的手却從一個不可思議的角度疾彎過去，輕輕一折就把她的腕骨捏斷。

鳳仙差點沒痛出眼淚。

但她却還是很倔强，左手反掌一切，就向秦大官人頸際大脈劈下。

這一掌居然內蘊眞氣，勢子之猛烈實在令人意外。

但秦大官人根本全不閃避。

又是一陣骨頭折裂的異响。

但斷折的並不是秦大官人的頸骨，而是鳳仙的左掌。

她這一掌明明已擊中目標，但秦大官人安然無恙，但她的手掌却反而斷了。

就在這個時候，秦大官人忽然有一種從高處墮下的感覺。

(四)

馬車一直向南邁進。

趕車的是杜中勝，他是强秦帮黑犬堂年紀最老的車把式。

他的年紀雖然最老，但駕駛馬車的技術也是數他最好。

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參加過無數次競馬比賽，而且多次掄元奪魁。

秦大官人很欣賞他。

在强秦帮數以百計的車把式中，他的薪酬是最高的。

但秦大官人怎樣也想不到，這一天杜中勝竟然會把馬車駛到懸崖上，讓馬車凌空掉下。

× × ×

在强秦帮的秘密卷宗裏，有一份關於杜中勝的資料。

資料上很清楚的顯示：杜中勝完全不黯任何武功。

這份資料大致上來說，是很正確的。

但杜中勝不懂武功，却懂輕功。

輕功算不算是武功？

假如說輕功不是武功，那麼這份資料是完全正確。

但假如說輕功是武功的一種，那麼這份資料就完全錯誤。

(五)

杜中勝懂輕功。

他的輕功雖然不算高明，但要從一輛奔馳中的馬車飛躍到地上，還是可以應付裕如。

就在這一輛馬車快要墮崖的時候，杜中勝已從馬車跳到地面上。

馬悲嘶，車輛凌空虛轉，馬車急速下墮。

這一個懸崖也許不算很高，最少還不超過一千丈。

但八九百丈深倒還是有的。

懸崖下沒有湖，沒有河，也沒有水，就算本來有，現在也必已變成又冷又硬的冰塊。

在懸崖之下，只有數之不盡的嶙峋怪石。

無論是誰掉下去，結果都是絕對相同的，即使是武功已達到天下無敵地步的人也不例外。

秦大官人和鳳仙都必將粉身碎骨，再也沒有活命的機會。

× × ×

當這輛馬車凌空墮下的時候，劉孤零笑了。

他的笑容看來比秦大官人更像狐狸。

這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刹那，而整個武林的形勢，也將會在這一刹那之後完全改變。

在當今武林中，還有甚麼事能比秦大官人的死亡，更能震動每一個人的心絃？

秦大官人最相信的三個人，是劉孤零、勾中魂和方殺。

但勾中魂和方殺已死，而他最後的一個心腹親信劉孤零，却在這個時候要把他置諸死地。

(六)

為了一千兩金子，杜中勝這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居然能殺了秦大官人。

杜中勝的臉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因為他已達成了劉孤零給他的任務。

他對自己剛才的表現很滿意。

劉孤零亦然。

他豎起拇指，對杜中勝說：「你幹得很好，我本來是答應在事成後再付其餘五百兩金子，但我現在已決定給你更多的獎賞。」

杜中勝抹了抹額上的汗。

在這種寒冷的天氣，他居然滿頭汗珠，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些汗是冷的還是熱的。

但他現在體內的血液却在發熱。

劉孤零主動給他更多的獎賞，不禁令他喜出望外。

劉孤零從懷中取出一張嶄新的銀票，遞給杜中勝。

但這張銀票仍然是五百兩金子。

杜中勝拿着這張銀票，看了半天，總算看出那是五百兩金子。

但劉孤零答應給他的獎賞呢？

劉孤零淡淡一笑，道：「我給你的獎賞並不是金子，而是人。」

「人？」杜中勝楞住了。

「人」也能作爲獎賞？

他不懂。

劉孤零道：「春宵一刻值千金，一個漂亮的女人，本來就是男人的無價寶。」

杜中勝總算明白劉孤零的意思。

但他所明白的，只是劉孤零說話的表面。

直到劉孤零的說話全都講完，他才算完全明白過來。

劉孤零的臉色，忽然沉下，冷冷的道：「聽說你對鳳仙很有點意思，你曾經目不轉睛的盯着她。」

杜中勝臉色鐵青，忙道：「不！卑職豈取如此斗胆？」

「你不必客氣，」劉孤零冷冷一笑：「鳳仙姑娘現在就在下面，我已決定把她賞給你。」

杜中勝全身冷汗直冒。

「不！我不要！我不要！」

劉孤零冷喝一聲，道：「大胆！我給你的獎賞，你敢不要。」

杜中勝面無人色，全力施展輕功，向左方狂竄。

但他只是奔出幾尺，就已給一隻手輕輕托起。

那是劉孤零的右手。

杜中勝除了輕功之外，完全不懂其他武功，當然無法掙脫。

劉孤零冷冷一笑，手臂輕揮，就把杜中勝拋進懸崖之下。

一聲慘呼，由近而遠，直向深淵裏漸漸消失。

杜中勝不見了，他將會永遠的在人間消失。

但在杜中勝慘呼聲剛剛停下的時候，懸崖邊緣突然冒出了一張冷酷的臉。

這人竟然是秦大官人。

× × ×

——馬車下墮的時候，秦大官人仍然在車廂之中。

——但秦大官人反應敏捷，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他的人已從車廂中飛躍而出，而且立刻抓住了一根冰柱。

倘若這根冰柱折斷的話，秦大官人的輕功就算再高明百倍，他也是死定的了。

他畢竟不是一隻飛鳥。

但冰柱沒有斷，他也沒有死。

無勝無敗

（一）

看見了秦大官人這張冷酷的臉，劉孤零的心沉了下去。

但他的反應極快，就在秦大官人臉孔剛從懸崖邊緣冒上來的時候，文王紫玉刀已向他的額子上削去。

刀快如電。

但秦大官人的身形更快。

刀光閃處，秦大官人已騰空躍起，居然雙腳踏在文王紫玉刀的刀背上。

劉孤零反手舞刀，刀光如雪急罩秦大官人下三路。

秦大官人輕功絕頂，文王紫玉刀連攻十二刀，依然無法把他傷害分毫。

秦大官人冷笑，突然身形倒飛，無名刀展開凌厲無比的反攻。

劉孤零面色一變。

颼颼颼，秦大官人殺氣嚴霜，一連三刀反擊劉孤零。

劉孤零剎那間身形蹌踉，由優勢轉爲劣勢。

呼！劉孤零突然以左掌相迎，發出沉重的一記劈空掌。

劈空掌並不難練，但要練到劉孤零這種地步，江湖上恐怕還找不出幾人。

秦大官人冷笑。

他內力湛深，雖然與郎如鐵一拚之後受傷，但仍然不怕劉孤零的劈空掌。

叭！

秦大官人亦以掌相迎，兩大高手雙掌緊貼在一起。

他們的手中都有刀，而且都是削鐵如泥的寶刀。

但他們却都棄刀用掌，戰況更是凶險無比。

秦大官人的目光，就像是深山洞穴裏的毒蛇，他冷冷的道：「你敢背叛我，就得死！」

他們正在以內力相拚的時候，但秦大官人仍然開口說話，顯然是胸有成竹。

劉孤零不敢說話，這已是他生死存亡的關頭。

秦大官人掌上的壓力越來越强，劉孤零的額上已冒出陣陣冷汗。

漸漸地，冷汗化爲一層薄薄的蒸氣，他的臉色也越來越是青白。

秦大官人面色依然，但嘴角間忽然又再沁出一絲鮮血。

劉孤零精神陡地一振。

秦大官人的掌力雖然還是很强勁，但他畢竟受了內傷。

再拚下去，秦大官人未必會支持得住了。

他們已陷入苦戰中，無論誰勝誰負，雙方都勢必付出極重大的代價。

× × ×

風雪忽停，日已偏西。

秦大官人在這一天之內，連戰三大高手，倒算是對付慕容天軍最爲容易。

因爲那時候他是與劉孤零聯手合力擊殺，兩把刀同時刺入慕容天軍的咽喉。

那是速戰速決，而且輕鬆、痛快兼而有之。

但要殺劉孤零，却是大不容易。

劉孤零功力湛深，而且秦大官人又已受傷在先，吃虧不少。

初時秦大官人還能佔着優勢，但短時間之內未能一攻而下，形勢又反過來對劉孤零有利。

主要原因，是秦大官人的傷勢已漸漸發作。

但劉孤零要反敗爲勝，仍然不易。

於是，戰局膠持着，誰也不勝，誰也不敗。

（二）

第二輛馬車的車把式，是一個年青小子。

他叫鄺小猴。

雖然他已十九歲，但人如其名，長得就像是一隻又瘦又細小的猴子。

鄺小猴武功平平，江湖經驗平平，資質天賦俱平平。

他沒有過人之處，他是個無名小卒。

他唯一最大的本事，就是趕車的功夫不錯。

但這個平平無奇的無名小卒，却在這一個白雪茫茫的懸崖上，看見了當今武林兩個武功絕頂的高手在作殊死戰。

他眼福不淺。

但他却是「眼在福中不知福」。

他根本就看不懂，他只覺得這兩個江湖上可怕的煞星很笨。

他們各以左掌相拚，那還罷了，但他們的右手都有刀，爲甚麼居然都不加以利用？

在鄺小猴的想像中，只要他們其中一人揮動右手中的寶刀，像斬瓜切菜般把對方的腦袋砍了下來，豈不是乾淨俐落，穩操勝劵？

但他看了很久很久，他們居然沒有想出這種簡單快捷的法子，還在那裏痴痴呆呆的拚掌。

鄺小猴越看越奇怪，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他當然不知道，秦大官人和劉孤零以掌相拚，其凶險程度尤在刀來刀往之上，倘若此刻他們其中一人揮刀，必然削弱了左掌上的力量，那怕只是分毫之差，也勢非立時當塲命殞不可，更遑論以右手中的寶刀傷敵了。

但以鄺小猴的武功和江湖見識來說，又如何能看得出其中利害關鍵？

如此凶險的武林高手大戰，鄺小猴居然看得有懨懨欲睡的感覺。

他的視綫漸漸糢糊，差點沒有眞的睡着。

直到他再度奮起精神的時候，秦大官人和劉孤零的姿勢還是沒有改變。

鄺小猴咬了咬手指。

也許他實在是看得太納悶了，不禁壯起胆子，悄悄的走上前看個究竟。

他的行動小心翼翼。

他知道這兩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萬一弄個不好，這條小命恐怕就得白丟了。

鄺小猴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平平之人」，他可沒有「視死如歸」的那種胆色和豪氣。

他現在只是抱着瞧熱鬧的心情來看看這兩大高手，究竟拚到了怎樣的田地。

他走到兩人對峙十尺開外之處，駐足而觀。

兩人神色木然，四目相投，但却四肢完全不動。

鄺小猴一怔。

這算是甚麼決戰？

過了半晌，鄺小猴又把脚步移得更接近，停留在兩人五尺外的地方。

這一次，他看得很清楚了。

他楞住，完全的楞住。

（三）

鄺小猴沒事。

他連一丁點兒的不妥當都沒有。

不妥當的是秦大官人，不妥當的是劉孤零，他們兩人都不妥當。

不是小小的不妥當，而是大大的不妥當。

這兩個足以影響整個武林局勢安危的絕頂高手，竟然已同時斷絕了呼吸。

× × ×

鄺小猴的腦袋再大八十倍，也絕對想不到這兩個絕頂高手，已互相拚盡最後一口氣，一齊僵斃在這懸崖之上。

初時鄺小猴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又站立了許久，越來越覺得他們實在很不妥，他們的呼吸的確已經斷絕。

最後，他大着胆子，輕輕的推了秦大官人一下。

若在平時，別說是叫他去推推秦大官人，就算要他多望一眼，他也是萬萬不敢的。

江湖上又有多少人能有勇氣面對秦大官人。

但現在，鄺小猴只是輕輕一推，秦大官人就像是一根失去了平衡的冰柱倒在地上。

他的身子已僵硬，就和他臉上的表情一樣。

秦大官人倒下去之後，劉孤零也同時失去了平衡。

他也倒下，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鄺小猴簡直瞧得傻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兩個這麼可怕的人，居然會在這裏莫名其妙的死去。

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但却看見了這件足以轟動整個江湖的大事。

他在這兩具屍體的面前蹲下，托着腮帮子想了大半天。

由於他平凡，所以他也和世間上絕大多數平凡的人一樣，起了貪念。

他看上了文王紫玉刀和無名刀。

雖然他並不是刀法上的大行家，對於刀也沒有多大的認識，但他畢竟並非呆子，他已看出這兩把刀，都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結果，這兩大高手死了。

他們的刀也在這一天之後忽然在江湖上失踪。

（四）

幾件鬨動江湖的大事，俱在同一天之內發生。

郎如鐵挑戰秦大官人，結果人不見了，只留下一灘血漬，和他那桿從不離身的英雄槍。

單是這一件事，就已足夠轟動整個中原武林。

但令人吃驚的事，陸續有來。

中原武林人物聞名喪胆的鐵胆戰帥慕容天軍，咽喉中刀，暴斃在一座荒廢多年的古廟內。

（初時秦大官人是下令厚葬慕容天軍，並要發出傳言，說他是練功走火入魔致死的，但後來這兩件事都沒有人去辦。）

這一件事，的確令人吃驚。

然而，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却還是第三件事。

秦大官人和劉孤零在懸崖上決戰，結果同歸於盡。

英雄人物

（一）

十五天過去了。

這半個月的光陰過得很緩慢，而且每

個人的心中，都籠罩着一種無法化解的愁緒。

八腿貓平時吃飯也好，吃饅頭也好，總是精神奕奕，胃口大佳。

但這半個月來，他却連清粥都嚥不下去。

他只是喝酒。

八錢五分一壺的酒也喝，貴得嚇死人的陳年舊釀也喝，有時候甚至跑到厨房裏，隨手抓起一壺白醋也照喝不誤。

呂柔情沒有勸阻他。

她知道無論怎樣勸，都是白費心機，而且，她自己的心情，也許比八腿貓更惡劣。

呂柔情並不是愛上郎如鐵。

自始至終，她一直都只是愛着八腿貓而已。

雖然八腿貓貌不驚人，在外表上和許多方面都不如郎如鐵，但呂柔情絕對沒有改變過對他的印象。

但呂柔情尊重郎如鐵。

她尊重郎如鐵，有如她尊重自己的父親。

她至死也不會忘記，那一次在河北刦殺江湖五君子的時候，若不是郎如鐵及時出手相助，她已死在這五個君子的劍下。

江湖五君子不錯是君子，可惜却都是僞君子。

呂柔情性格坦率，最憎恨的也就是這種徒負虛名的眞小人、僞君子。

她已把江湖五君子的老四打傷，但却無法敵得住其餘四人的劍法。

這幾個君子不但要殺她，而且還想在殺她之前，用迷藥把她迷倒，然後來一套先姦後殺。

江湖五君子本來就是這種卑劣無恥的淫賊，只可惜江湖上的人都懵然不知，還以爲他們眞的是君子、俠客。

就在呂柔情感到絕望的時候，郎如鐵來了。

江湖五君子的迷藥沒有迷倒呂柔情，却反而把自己迷倒。

郎如鐵用超過八倍份量的迷藥，強自塞進他們的嘴巴裏，結果他們很快就昏倒，而且以後永遠也沒有再醒過來。

自此之後，郎如鐵就成爲了女飛盜黑蝙蝠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二）

海飄的心情當然也很惡劣。

無論郎如鐵是否喜歡自己，那是他的事，但海飄已深深戀上他，却是無可置疑的事。

海飄已不止一次要忘記郎如鐵，忘記這個既可愛又可恨的男人。

但她辦不到。

她可以忘記許多事，甚至可以忘記自己的生辰，但却無法忘記郎如鐵。

郎如鐵畢竟還沒有成親，而她也是雲英未嫁。

又有誰能說海飄是錯了？

有誰能？

× × ×

整整十五天沒有看見郎如鐵，也沒有任何有關於郎如鐵的消息。

八腿貓快要醉死了。

呂柔情憔悴得無精打采。

海飄想郎如鐵，想得心碎、腸斷。

她本是個很倔強的女孩子，要她刻骨銘心的記住一個人，很難，要她忘記一個忘也忘不了的人，更難。

沒有人看見她流淚。

她的淚，在白天吞到肚子裏，在晚上濕透了軟棉棉的枕頭。

相思——

她相思的人，是不是已經死了？

（三）

他們已漸漸變得更消極、更絕望。

但就在他們感到最消極、最絕望的時候，雪城中突然傳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郎如鐵沒有死，而且還在雪梅樓包下了觀雪庭。

× × ×

他們幾乎是用一種拚命的速度趕回雪城的。

郎如鐵果然還沒有死。

他包下了昔日秦大官人最喜歡的觀雪庭，靜靜的坐在一張椅子上，觀賞着開得很茂盛的梅花。

不見了十五天的郎如鐵，風采依然，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臉色略見蒼白，而他的英雄槍也不在腰間。

英雄槍在海飄的手裏。

× × ×

英雄槍又再物歸原主。

郎如鐵從海飄的手中接過這一桿槍，終於不禁發出一聲唏噓長嘆。

他忽然輕撫着海飄的頭髮。

「妳瘦了一點點。」

海飄頷首：「你也是一樣。」

郎如鐵眼睛裏露出溫暖的光芒，道：「我還能活着見到你們，實在是一種可遇不可求的運氣。」

呂柔情忍不住道：「你曾受傷？」

郎如鐵點頭。

呂柔情又問：「很嚴重？」

郎如鐵苦笑一聲：「那時候我最少已有一半個身子踏進了鬼門關。」

海飄眨動着清澈明亮的眼睛，情深的道：「但你沒有死，你是不該在這個時候死的。」

郎如鐵又是一陣苦笑。

海飄的說話，驟然聽來似乎有點稚氣，但却帶着一種濃厚的感情，就像是一根柔軟的帶子，緊緊把郎如鐵纏繞着。

郎如鐵並不是個獃子。

海飄對他的感情，他何嘗不明白。

他知道自己早已很喜歡海飄，但也僅能達到「喜歡」二字而已。

他的心裏，早已有了白盈盈。

除了白盈盈，又有誰能令他變得像個呆子？

海飄也不能。

最少，現在還不能。

至於將來的事，又有誰能逆料？

（四）

與郎如鐵再度相逢，八腿貓的心情豁然開朗，輕鬆得簡直可以在半空中飛翔。

他把一封信交回給郎如鐵。

這是郎如鐵與秦大官人決鬥前，親手交給八腿貓的。

當時郎如鐵曾對他說：「我若戰死，這封信就交給海小姐。」

結果，郎如鐵雖然失了踪，連英雄槍也遺留下來，但却無法證實他已陣亡。

他既是生死未卜，八腿貓也就一直把這封信保存着。

現在，這封信當然應該原封不動交回給郎如鐵。

但郎如鐵沒有接下。

他却對八腿貓說：「把它送給海小姐吧。」

海飄一楞。

這封信究竟寫着些甚麼？居然會由八腿貓交給郎如鐵，但郎如鐵又要把它轉送給自己？

她不明白其中的緣故。

事實上，她不明白的事實在太多，即使是她自己的身世，也是完全不知道……

（五）

信箋內有一張紙條。

紙條上密麻麻寫滿一大堆蠅頭般的大小的細字，令人一眼望去，煩透了。

但海飄却不能不看。

她已經知道這張紙條是誰寫的。

這不是郎如鐵的筆跡，而是霍十三刀的字。

字體歪歪曲曲的，就像是一個初學書寫的小孩子寫上去的。

霍十三刀當然不是個小孩子。

但海飄却體諒這一點，因爲當霍十三刀書寫這張紙條的時候，他的雙手已斷。

他用的是一雙製作巧妙的鋼手。

鋼手的製作雖然巧妙，但書寫起來，自然不及原來有血有肉的一雙手。

但這張紙條上寫的，却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

× × ×

紙條上的字，海飄終於全部看完了。

這張紙條，寫的竟然是海飄的身世。

海飄的手不禁孱孱發抖，紙條上的字，實在使她難以置信。

她本來覺得霍十三刀的說話很可信，但這張紙條上所寫的故事，却令她無法接受。

霍十三刀寫道：「海三爺根本就不是海飄的父親，而且還把海飄的母親折磨慘死。」

這是多麼令人心悸的字句？

霍十三刀又說——

「海飄的親生父親，就是劉孤零」

這一點，更令海飄難以置信。

還有，霍十三刀說——

「海飄的母親許碧翎，本與劉孤零青梅竹馬，但却爲海三爺垂涎其美色，終於把她刦走。」

當海三爺刦走許碧翎的時候，她已懷孕，生下來的女嬰就是海飄。

紙條上又說：「孔大媽可以證實這一切。」

紙條上的字句很紊亂，但大概的意思海飄都看得很明白。

「這都是謊話！他是存心誣衊！」海飄很生氣。

但郎如鐵却搖頭。

他說：「空穴來風，當非無因，妳冷靜一點，不妨想想當日在洞仙堡內，海堡主爲甚麼不由分說就要追殺劉孤零？」

海飄道：「他們也許有仇，但……」

「不錯，他們的確有着很深的仇恨，」郎如鐵嘆道：「海堡主是想滅口，他恐怕劉孤零找妳相認，把當年的事都說了出來。」

海飄道：「聽說劉孤零早已娶妻，而且還有一個做賊的女兒。」

郎如鐵道：「這一點妳說的不錯，這個女兒也就是妳同父異母的姐姐。」

海飄頻頻搖頭。

「你們都在撒謊，我爹絕不會是劉孤零，我爹是海堡主。」

郎如鐵嘆道：「這種事本來就很難令妳相信，但霍十三刀是江湖上罕見的硬漢，他寧願自斷雙臂也不肯失信於人，倘若說他故意揑造事實，我也是無法相信。」

海飄沉默着。

她想了想，終於咬牙道：「我要回海星堡。」

「找孔大媽？」

「不錯。」

「妳相信孔大媽的說話？」

「我不知道，但在我心目中，她總比霍先生的說話可信。」

（六）

久違了的海星堡，又再重現在海飄的眼前。

海星堡，這是她的家，也是她喪失了十八年自由生活的地方。

海小姐回來，當然是海星堡的一件大事。

海三爺很高興，下令設盛筵慶祝。

這一天，海星堡很熱鬧，不少人大醉狂歌，平時嚴肅沉寂的氣氛已化爲肆無忌憚的歡樂。

因爲海三爺下了一道命令——

「誰不喜歡，就重罰誰。」

海三爺一向令出如山，但這一個命令乃最令人興奮。

在這一天晚上，人皆盡歡，連孔大媽也不例外。

× × ×

孔大媽平時很少喝酒。

但這一天晚上，她已喝了兩壺女兒紅了。

海飄一直都暗中留意着她。

她發覺她表面上看來很高興，其實心裏却是心事重重。

海飄也是個女人，女人總是比較容易瞭解女人的心情的。

她終於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悄悄的把孔大媽帶到一個小花園裏。

孔大媽忽然抱着海飄。

「妳長大了。」

「嗯……」

「自從妳離開這裏之後，海堡主一直鬱鬱不樂，他老人家……」

海飄忽然掩住了孔大媽的嘴巴。

孔大媽一怔。

海飄問道：「妳知不知道一個人的名字？」

「誰的名字？」

海飄沉默了很久，才咬牙一字一字的說道：「劉孤零。」

× × ×

聽見了「劉孤零」這三個字，孔大媽

忽然有一種暈眩的感覺。

她的臉色本來因爲喝酒而很紅潤，但刹那間已變成一片鐵青。

她突然用一種嚴厲的聲音對海飄說：「妳在外面聽到了甚麼瘋言瘋語？」

海飄的臉色也變了。她只不過是提起劉孤零這三個字，就已令到孔大媽大爲緊張，顯見其中果然大有蹺蹊。

她毫不放鬆道：「妳認識劉孤零？」

孔大媽斷然否認。

「我不認識甚麼劉孤零。」

海飄上上下下看了她幾眼，忽然臉上淌着淚珠。

「妳一定知道劉孤零是誰，妳爲甚麼不肯告訴我？」

孔大媽依然不肯承認。

海飄生氣了。

她忽然拔出飛星劍，冷冷道：「妳若不說，今天我就死在妳的面前！」

五步斷魂針

（一）

劍鋒晶瑩。

淚也晶瑩。

海飄已流淚，海飄已準備流血。

孔大媽臉色大變，急急奪劍。

在四位大媽之中，孔大媽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堪稱出神入化。

她身手依然矯捷，空手入白刃的功夫還是和以前般瀟洒、漂亮。

但海飄已非昔日的海飄。

以前她的武功不如孔大媽，但寒暑一易，她的武功已遠勝從前。

孔大媽連揆三招，盡皆撲空。

她連海飄的衣角都沾不着。

劍鋒寒芒仍在閃耀。

海飄冷冷的道：「妳若不告訴我一切，我就死！」

她的說話並不是用來嚇人的。

孔大媽是親眼看着海飄長大的人，海飄那種倔強、固執的脾氣，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兩人在相峙着。過了很久，孔大媽終於長長嘆了口氣，道：「妳把劍收回。」

「妳肯說？」

「我說。」

孔大媽的目光遙注在遠方，她的臉色極其沉重。

她說：「這件事妳知道了多少？」

海飄道：「雖不算多，也不算少。」

孔大媽沉聲道：「海堡主待妳可算不薄，妳是他的命根子……」

說到這裏，黑暗之中突然閃過七道寒芒。

孔大媽急閃。

她閃過了六道寒芒，但却無法閃開最後一枝毒針。

海飄大驚。

暗算孔大媽的人，身形肥胖，但輕功之高，却令人驚奇。

海飄已知道這人是誰。

但孔大媽背心中了毒針，她已無暇追拿兇手。

孔大媽臉色急變。

海飄立刻出手把她十八處穴道封住，防止毒氣攻心。

但這枝毒針劇毒無比，孔大媽已有口難言。

她突然以口咬指。

指尖在冒血。

冒出來的血竟然已變成灰黑之色。

她在自己的衣衫上寫了兩個字，這兩個字是：「香香。」

當地寫完這兩個字的時候，人已氣絕畢命。

（二）

海飄把寫着「香香」兩個血字的布割下，毀掉，然後就去找方團。

當她找到方團的時候，他正和海星堡的幾個守衞拚酒。

方團酒量不錯，幾個守衞都已被他灌得七葷八素，其中更有一人忍不住口吐黃箭。

方團大笑，道：「吳老六，你的酒量果然不錯，來來來，舊酒吐盡再來新酒，俺與你再喝三百杯。」

那吳老六挺着微微向外凸出的小腹，道：「今夜不醉無歸，就算再喝千杯、萬杯又何妨？」

他果然舉杯又喝。

喝醉了的人，反而往往最不怕醉。

他喝，方團也喝。

但方團的杯子忽然「波」的一聲碎裂，瓷杯碎片散落如雨。

方團吃了一驚。

他看見了一把冰冷的劍，劍尖正抵在他的頸子上。

他的酒意最少驚醒了一大半。

吳老六却猶在夢中，居然捲起衣袖，大喝道：「妳是那裏來的婊子？竟然敢管我們喝酒？」他實在是醉了。

但他千不該萬不該，絕不該用這種說話來罵海飄。

海飄沒有理會他。

這種事若在從前，她一定會大動肝火，但現在她要找的人不是這個醉鬼而是方團。

她不理會，方團可沒有放過他。

雖然他仍然在海飄劍尖威脅下，但他仍然能出手對付吳老六。

「你太放肆，該殺！」

一聲該殺，吳老六的身子突然像是斷綫風箏般，倒飛數丈之外。

當他再免強抬頭的時候，赫然發覺全身已陷於虛脫的狀態。

他的酒意終於醒了一點點，但却很快又進入另一個世界。

他就此歸登極樂世界，死得糊裏糊塗，死得不明不白。

這是小人物的悲哀。

誰叫他生下來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呢？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但有時候努力未必就能成功，還得靠一點運氣。

吳老六是個很勤力、辦任何事都很認眞的人。

然而，那又如何呢？

（三）

方團「教訓」吳老六，海飄根本視如不見。

她無動於中。

她的劍仍然指着方團的頸子。

她忽然冷冷說道：「你殺了人，居然還能若無其事的喝酒，眞是了不起。」

她這些說話可說是毫無意義。

武林之中，不知有多少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人，殺了人喝喝酒，又有甚麼了不起之處？

方團却說：「我承認曾經殺人，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

「很久？」海飄冷冷一笑：「究竟多久？」

「大概有好幾個月了……」

「你信口雌黃的本領，大概比五步斷魂針還要高明得多。」

「五步斷魂針？」方團一凜，「那是蜀中唐門的獨門暗器。」

海飄冷冷一笑。

「在你的身上，還有多少？」

「沒有！」方團搖頭不迭：「我沒有這種暗器，除了唐門弟子之外……」

「住口！」海飄叱道。

方團果然乖乖住口。

平時，他在海星堡威風凜凜，誰也不敢輕易得罪他。

但在海飄面前，他彷彿已變成了一隻被馴服了的豹子。

海飄冷冷一笑，又道：「把五步斷魂針交出來，饒你不死。」

方團苦笑。

「屬下身上並無這種暗器，又如何能交出來？」

海飄忽然挽起劍花。

劍尖就在他的鼻尖前晃來晃去。

但方團還是站在哪裏，動也不動。

突聽一人冷喝道：「飄兒，妳休得無禮。」

海飄的臉已扭曲。

冷喝的人是她的父親，也是海星堡的主人海三爺。

（四）

海三爺就站在她身後還不足三尺的地方。

海飄沒有回頭。她極力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讓自己在這個時候崩潰下來。

海三爺雖然就在她身邊只有三尺，但海飄却覺得自己和父親之間的距離，已很遙遠、很遙遠。

因爲海三爺極可能根本就不是自己的父親，而且還是殺母仇人。

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

海飄一直都被人視爲世間上最幸福的女孩子，但這件事倘若是眞實的話，她以往一切的幸福，都將會成爲她日後的痛苦回憶。

人，往往就是這樣。

誰能永遠活在幸福之中？

誰能永遠保持着孩童時代的快樂？

× × ×

海三爺的臉色，在燈光下依然顯得很蒼白。

「飄兒，妳累了，回去休息罷。」

海飄咬着嘴唇，忽然指着方團，道：「他殺了孔大媽。」

海三爺一怔。

「有這種事？」

「確有其事。」

「妳有證據？」

「沒有，」海飄冷冷道：「但我親眼看見他施放五步斷魂針。」

「五步斷魂針？」

海飄道：「不錯，那是蜀中唐門的獨門暗器。」

「妳看得很清楚，施放五步斷魂針的人就是他？」

海飄一陣子猶豫。

她沒有眞的看清楚。

她說：「我看見了一個人的影子。」

海三爺沉着臉：「妳看不清楚他的臉孔？」

海飄搖頭：「看不清楚，但這人很肥胖……」

「這人很胖？」海三爺一怔：「妳就是憑着這一點，斷定兇手是方團？」

海飄咬了咬牙。

「難道這還不足够？」

海三爺的臉色變得更難看：「這當然不足够！而且簡直是荒謬。」

海飄突然轉過臉：「你爲甚麼要袒護他？他明明是兇手。」她大嚷：「他是暗殺孔大媽的兇手！」

海三爺沉默半晌，忽然抓住了其中一個守衞。

「你的名字？」

那守衞的臉色又變得比泥土還難看，忙道：「屬下司徒安。」

海三爺冷冷問道：「你在這裏已多久了？」

司徒安道：「已快將兩個時辰了。」

海三爺道：「方護法呢？」

司徒安道：「他一直都和我們在一起喝酒、猜拳。」

（未完）

下期預告

雪刀浪子
傳奇故事「鐵旗英傑」

龍乘風·著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代魔王回頭是岸，却是惹來險惡波濤。

本文故事構思獨特，情節新穎緊湊，武打場面，尤爲驚心動魄·扣人心弦，佳作當前，幸祈留意下期購閱·

精選俠情中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雲海雙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彥假扮耿天心參加雲夢爭奇大會，經過幾番比鬥，獲得「萬妙駐顏丹」，突然，擂台上跳出三個人，正是柳文宗和一紅番僧人，一高瘦苗人，三人是謀定而動，使全場燈光全滅，趁機把台上寶物偷走，而主持會塲的岑大化也被擊斃台上，一陣騷亂之後，作爲主人的齊醉天，紀西屛答應衆人以一年時間尋回遺失的寶物，衆人才離去……司馬彥趁舟離去，半路，忽見康醉天，紀西屛追來，要向司馬彥討回「萬妙駐顏丹」，却爲一名黑衣蒙面女子所阻止……

書生遇妖女　乘桴赴巫山

大智禪師微微一笑，說道：「司馬施主，你可否知道那青衫少年避不見我之故麼？」

司馬彥搖頭笑道：「晚輩與他萍水相逢，尚不識名，正想向老禪師請教！」

大智禪師唸了一聲「阿彌陀佛」佛號笑道：「老衲見他是我佛門中人，欲加度化，誰知因緣未到，色界難勘，他竟跳不出脂粉關頭，處處避我！」

司馬彥聞言，忽然覺得自己一身煩惱，不如皈依三寶，投入佛門，遂合掌當胸，含笑說道：「老禪師，司馬彥一身孽果，响往佛門，你度他不成，不如度我！」

大智禪師仔細看了司馬彥幾眼，搖頭笑道：「有事方登三寶殿，無緣難入大乘門！又道是『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司馬施主與佛無緣，老衲如何度你？何況施主俠骨仁心，滿面祥和，那裏會有甚麼孽果？」

司馬彥苦笑說道：「司馬彥渴欲領佛門清淨旨，化心中煩惱絲，常言道得好：『佛門廣大，無不度之人』，老禪師何獨不肯慈悲慈悲我呢？」

大智禪師笑道：「欲除煩惱但無我，各有因緣莫羨人！司馬施主不要一味響往佛門，要善體這『各有因緣』四字！」

司馬彥「哦」了一聲，口中低聲喃喃唸道：「欲除煩惱但無我，各有因緣莫羨人……」

大智禪師宣聲「阿彌陀佛」佛號，合掌低眉，含笑說道：「司馬施主雖非我佛門之徒，却是佛門之友，此番『黃鶴樓』頭巧遇，不妨留些雪泥鴻爪，以爲他日紀念！」

「老禪師莫非要向我化點善緣？」司馬彥喜道。

大智禪師點頭笑道：「且種今日因，好證他日果！司馬施主能與老衲結些善緣最好！」

司馬彥知道對於這種世外高僧，自然不便佈施金銀，遂伸手入懷，略一摸索，恰好摸着那匣在「雲夢爭奇會」上，自樂

天游手中贏得的『八寶神泥』，遂取出來，恭恭敬敬地，捧向大智禪師，微笑說道：「此物是司馬彥新近所得，據稱名叫『八寶神泥』，頗具妙用！只因見識淺陋，不識用途何在？敬以轉贈老禪師，似乎正合東坡居士『泥上偶然留指爪』之語，宜作風萍留念呢！」

大智禪師接過「八寶神泥」，反覆詳細看幾眼，呵呵笑道：「司馬施主，這匣『八寶神泥』，萬金難覓，是當世武林中的獨一無二異寶，司馬施主仁心俠骨，慷慨絕倫，這樁善緣，結得大了！」

司馬彥聞言微愕，正想請教這匣「八寶神泥」，究竟有何妙用？大智禪師已把匣兒揣入僧袍，向司馬彥合手一拜，轉身敲着木魚，緩步走去！

他既未見縱，又未見跑，祇是宛如流水行雲般，從容舉足，但第二聲木魚才響，僧袍背影已在十來丈外，凌空虛步，落往「黃鶴樓」下！

司馬彥方自心驚這位大智禪師，竟然精擅佛門絕頂神功，「無相旃檀身法」，耳邊又忽聽得一片祥和歌聲，與那「篤篤」的木魚聲響，一齊送入耳內！

這歌聲唱的是東坡詞，但對於後四句却已加改動：「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印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及東西？佳人半死存軀殼，此日無端得妙機，各有因緣終好合，江湖彈劍羨雙栖！」

司馬彥聽在耳中，知道歌聲以內，包含了莫大玄機，似是大智禪師，在對自己，作甚預示？

「佳人半死存軀殼」一語，居然有點像是指的秘洞女主人服食「冬心九毒草」，遺恨長眠之事！

但百日之限早過，「大還丹」未能及時獲得。

傾城艷骨，定然化枯屍，那裏還會僅屬半死？並猶存軀殼！

「此日無端得妙機」的「機」字，雖嫌出韻，但顯然指的是自己慨贈「八寶神泥」之舉！

難道這匣宛如燒磚紅土般的所謂「八寶神泥」，竟能使猶存軀殼的半死佳人，重生復活？

至於最後兩句「各有因緣終好合，江湖彈劍羨雙栖」，則無疑是預示自己將來還有一段美滿姻緣！

這段姻緣應在誰的身上？是秘洞女主人，是「玉琢嫦娥」聶小冰？抑或是新交的「東海龍女」艾紫君？

秘洞女主人，玉殞香消，「東海龍女」艾紫君交情太淺，似乎還是自己送了她一粒「萬妙駐顏丹」，她又送了自己一冊「龍虎風雲劍訣」的「玉琢嫦娥」聶小冰，比較有望！

但自己自經「天姥山削成崖」那場「銷魂之約」之後，心中對於秘洞女主人，太以愛慕，決意從此永斷情絲，不興綺念，那裏再會與其他女子，好合雙栖？故而大智禪師所謂唱這首偈語似的歌聲，不知究竟是何含意？

司馬彥疑念未消，大智禪師的歌聲已杳，夕陽也自沉山，餘霞萬幻之下，終於變作了一天夜色！

夜色既籠罩，司馬彥遂想起那位青衫少年之約！

一聲長嘯，暫時舒散了胸中積鬱的種種閒愁，儒衫飄拂，下樓而去！

尋到約會之處，果然在座精緻小園的扶疏花木以內，現出了一角紅樓！

園門以外，有塊橫額，題的是「不羨神仙小築」，下欵落着「游天樂書」字作瘦金體，勁秀飄逸已極！

司馬彥看了這「不羨神仙小築」六字，不禁失笑說道：「願作鴛鴦不羨仙，這位仁兄，果然是位多情人，無怪大智禪師說他色界難勘，因緣未到！」

自語至此，忽又對那下欵盯了兩眼，訝然忖道：「游天樂之名，頗為熟悉，好似在何處聽過？」

一面思忖，一面伸手輕扣園門。

少頃以後，園門便啓，兩名垂髫小婢，恭身含笑問道：「公子是否耿天心耿相公？」

司馬彥方一點頭，青衫少年已在那小紅樓之上，現出身形，倚欄笑道：「耿兄怎的此刻方來？小弟以爲你將爽約不至了呢！」

兩名小婢見是主人佳客，遂恭身引導登樓，青衫少年在樓外相接，與司馬彥把臂入室。

司馬彥見樓上佈置得精緻異常，並早就設筵相待，遂向青衫少年，含笑問道：「仁兄，小弟然已不揣冒昧地，遵召而來，仁兄應將尊姓上名，見告了吧！」

青衫少年長揖一笑，道：「小弟游天樂！」

司馬彥笑道：「游兄名熟人生，却如何認識小弟？」

游天樂微微一笑，說道：「耿兄請待片刻！」

話完，起身走入室內，片刻之後，珠簾一揭，却出現了那位與司馬彥一同參與「雲夢爭奇大會」，相貌猥瑣不堪的樂天游來！

司馬彥一呆，沉思半晌才恍然大悟地失笑說道：「妙極，妙極，原來仁兄竟擅易容妙術，化身千億！」

游天樂伸手解開衣襟，取下一直套到頸下的猥瑣人皮面具，恢復了他那俊逸風神，含笑說道：「耿兄……」

司馬彥見對方以眞實面目與自己相見，遂也除去化裝，搖手笑道：「游兄，我們既然投契，便應開誠，小弟不叫耿天心，複姓司馬，單名一個彥字！」

游天樂失驚問道：「司馬兄就是以『三陽神功』絕技，譽重武林的『離垢書生』麼？」

司馬彥遜笑說道：「小弟浪得虛名，游兄不必如此謬讚！」

游天樂突然避席而起，向司馬彥長揖到地，苦笑說道：「司馬兄，游天樂有萬死之罪，尚請司馬兄寬仁相宥，否則便不敢論交的了！」

司馬彥訝然問道：「游兄怎的如此說話？」

游天樂滿面飛紅地，愧然笑道：「司馬兄還記不記得你在『三奇水塢』中的『爭奇台』上，與『大頭仙子』紀西屛，互鬥玄功之事？」

司馬彥點頭笑道：「事在眼前，如何

不記？若非游兄暗中相助，我還贏不那到粒『萬妙駐顏丹』呢？」

話完，也自起身，向着游天樂長揖致謝！

游天樂窘得連連搖手說道：「司馬兄不要折煞小弟，小弟正為此事，歉疚無比，不知應向司馬兄怎樣解釋才好？」

司馬彥聞言茫然，弄不懂這游天樂的葫蘆之中，究竟賣的什麼藥？」

游天樂向內室看了一眼，壓低語音，悄悄說道：「司馬兄，小弟在『爭奇台』上，代你取得那粒『萬妙駐顏丹』，再復轉交之間，曾經卑鄙無恥地使了手法！」

司馬彥含笑問道：「游兄使了甚麼手法？」

游天樂滿臉愧窘神情，低聲說道：「小弟一時貪心大熾，用偷天換日手段，取了那粒眞的『萬妙駐顏丹』，所交給司馬兄的，祇是一粒尋常益元丹藥！」

司馬彥聽得一陣哈哈大笑！

游天樂不由惑然問道：「司馬兄為何發笑？」

司馬彥笑道：「游兄怎的拿我開起心來了？司馬彥並非泥塑木彫之輩，那有被你當場掉換『萬妙駐顏丹』，而會毫無所覺！」

游天樂苦笑說道：「司馬兄，你記不記得你在『雲夢爭奇會』上，曾經問我外號，我推說太以難聽，見不得人，故而未曾相告！」

司馬彥想了一想，點頭說道：「游兄確曾有過這樣說法！」

游天樂低聲說道：「如今我對司馬兄坦白招承，小弟外號『妙手郎君』，精於胠篋之技，故而才會使司馬兄毫無所覺地，當場換藥！」

司馬彥半信半疑地，飲了一杯美酒，目光凝注游天樂有頃，驀然放下酒杯，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游天樂俊眉雙蹙問道：「司馬兄為何又復發笑，小弟有什麼話兒講錯了麼？」

司馬彥目光一閃，搖頭笑道：「我不相信有這樣年輕，這樣瀟洒，這樣風神秀發的蓋世神偷！」

游天樂苦笑說道：「小弟早就知道司馬兄不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故而不得不稍弄狡獪，取下一點證明！」

司馬彥「哦」了一聲說道：「游兄居然還有證明？」

游天樂尷尬異常地，自袖中摸出一冊小書，向司馬彥恭身遞去。

司馬彥接書在手，目光微注，便不禁臉上烘地一熱，面紅過耳！

原來，這冊小書，正是「玉琢嫦娥」聶小冰贈送自己的「龍虎風雲劍訣」。

游天樂顯然是乘着在樓前迎接自己，相互把臂入室之際，把自己深藏懷內的「龍虎風雲劍訣」，下手取去！

如此看來，他自稱「妙手郎君」，倒是名符其實，「爭奇台」上換取「萬妙駐顏丹」之事，也決非虛語！

游天樂見司馬彥緊蹙雙眉，遂含笑說道：「司馬兄請勿怪罪，小弟此舉，祇是同司馬兄取信之意！」

司馬彥長嘆一聲，搖頭說道：「游兄，你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游天樂聞言，失驚問道：「莫非司馬兄對這『萬妙駐顏丹』，有什大用途？」

司馬彥嘆道：「我若自己用？倒無什大碍！但我已將那粒假的『萬妙駐顏丹』送人，對方倘發現是件贋鼎之物，向我責怪起來，却便怎好交待。」

游天樂問道：「司馬兄既捨得以這種罕世駐顏聖藥送人，則對方定然是位天人體態的絕代紅粧！」

司馬彥指着手中的「龍虎風雲劍訣」，苦笑說道：「就是這『龍虎風雲劍訣』的主人！」

游天樂適才雖把「龍虎風雲劍訣」，偷到手中，却未過目，如今聽得司馬彥語後，目光一注，失驚說道：「司馬兄是把那粒假的『萬妙駐顏丹』，送給『玉琢嫦娥』聶小冰了麼？」

司馬彥微一點頭，游天樂皺眉說道：「這位聶小冰姑娘，出名剛傲，劍下無情，她若知『萬妙駐顏丹』竟屬贋鼎，確實難免會對司馬兄嗔怪的呢！」

司馬彥苦笑說道：「所以我說游兄這個玩笑開得太大，小弟倘早知實情，不將假丹送她，也就沒有事了！」

游天樂深思有頃，不禁搖頭嘆道：「聚鐵九州，已鑄大錯，如今祇有趕緊設法彌補！好在司馬兄與聶小冰姑娘，交情極深……」

司馬彥不等游天樂說完，便自搖頭說道：「游兄估計錯了，小弟與聶小冰姑娘，並非深交，祇是萍水初識！」

游天樂驚異地失聲叫道：「哦！司馬兄，你肯把罕世聖藥，送給一位萍水初識之人？」

司馬彥應聲說道：「倘若游兄在『爭奇台』上，向小弟明索『萬妙駐顏丹』，司馬彥也必慨然相贈！」

游天樂頓足道：「司馬兄肝胆照人，委實可佩！但如今錯已鑄成，却應如何處理？難道眼看將來『玉琢嫦娥』聶小冰，怒發如狂地，向司馬兄橫劍問罪不成？」

司馬彥目注游天樂，緩緩說道：「游兄，事到如此，似乎祇有一條上策？」

游天樂大喜說道：「司馬兄快講，祇要能令游天樂有以贖罪，我便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司馬彥笑道：「此事容易解決，祇要把眞的『萬妙駐顏丹』，再復送與『玉琢嫦娥』聶小冰，不就……」

游天樂苦笑招手，接口道：「司馬兄，你所言雖屬上策，但可惜辦不到了！」

司馬彥聞言，失驚問道：「游兄此語何意？」

游天樂滿面羞紅，目光又復一注內室，壓低語音，不使他人聞得似，悄悄答道：「不瞞司馬兄說，這小紅樓主人，是當地風月場中的第一名妓！但生平自視極高，任憑王孫公子，如何千金一擲地，重贈纏頭，均不肯輕薦枕席！小弟戀她至深，弄來那粒『萬妙駐顏丹』，給她服下，從此朱顏綠鬢，永保青春，她才感激獻身，昨夜與我定情了呢！」

司馬彥聽游天樂竟把武林中人人艷羨的「萬妙駐顏丹」當作與青樓名妓的定情之物！不禁反而憂煩盡祛，拍着身邊這位「妙手郎君」的肩頭，縱聲狂笑說道：「妙極！妙極！不是游兄這等妙人，也決做不出這等妙事！捨將永駐紅顏藥，贏得青樓名妓心，這不能不說是足以流傳千古的一段風流佳話！聶小冰之事，暫且撇開，等她將來尋我再說！游兄，快把尊寵請出，讓小弟瞻仰瞻仰這位福緣蓋世的花魁娘子！」

游天樂想不到司馬彥如此豁達，反而深覺愧咎地，皺眉說道：「她正在梳妝，妝畢自會向司馬兄敬酒，我們還是先研討研討怎樣設法向聶小冰姑娘解釋誤會？方較妥當！」

司馬彥搖頭笑道：「這樁誤會，恐怕無法解釋！好在我問心無愧，最多說明實情，並退還她所送我的這冊『龍虎風雲劍訣』，倘若聶小冰當眞不肯相諒，也祇好看她怎樣表示，再復相機應付了！」

游天樂想了一想，含笑說道：「小弟想出一個辦法！」

司馬彥問道：「游兄有何高見？」

游天樂俊眉雙揚，微笑說道：「聶小冰姑娘聽了司馬兄告以實情之後，如肯諒解，自然萬事全休，否則便再送她一粒與『萬妙駐顏丹』價值相等的罕世聖藥，不是也就可以補償了麼？」

司馬彥訝然問道：「萬妙駐顏丹在當代之中，祇有一粒，却到那裏去找與它價值相等罕世聖藥？」

游天樂含笑說道：「那『大還丹』的價值，不會遜於『萬妙駐顏丹』吧？」

司馬彥哈哈大笑說道：「那『萬妙駐顏丹』功能駐青春，保紅顏！『大還丹』功能令死人還生！這兩種罕世聖藥，確實可以並稱，但『大還丹』現在何人手中？是否業已用去，均不得而知，祇怕比那『萬妙駐顏丹』更難找呢！」

游天樂失笑道：「常言說得好：『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又道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大還丹』不是正在司馬兄的懷內麼？」

司馬彥苦笑道：「游兄怎麼講起笑話來了？小弟曾因至友重病，渴欲『大還丹』為之續命，但茫茫宇宙，無處可尋，終告束手飲恨，那裏還會有這等罕世聖藥，藏在懷內？」

游天樂笑道：「難怪司馬兄不知，小弟本來祇想利用司馬兄，代我暫藏『大還丹』！但惟忽起私心，掉換了你的『萬妙駐顏丹』以後，深覺天良有愧，遂立意把那粒『大還丹』送給你了，如今司馬兄倘若以贈送『玉琢嫦娥』聶小冰姑娘，作為補償，豈不便可獲得她的諒解了麼？」

司馬彥聽得一頭玄霧，愕然問道：「游兄能否說得詳盡一點！」

游天樂問道：「司馬兄是否與一友人，同去參與『雲夢爭奇大會』？」

司馬彥點頭答道：「那位是我結義盟兄崔明桂！」

游天樂繼續問道：「崔明桂兄好像和小弟席上一位俊美少年，頗為熟悉？」

司馬彥道：「那位少年，名叫伊碧奇，是我盟兄好友，我盟兄曾經為我引見，游兄提他則甚？」

游天樂道：「伊碧奇三字，可能祇是化名，因為此人是個女子，不是男子。」

司馬彥問道：「游兄怎樣發現？」

游天樂臉上一紅，低聲笑道：「伊碧奇坐在小弟身旁，令我不覺手癢，遂小試胠篋之技，才發現她是個女孩兒家！」

司馬彥聽得失笑問道：「游兄在這伊碧奇身上，得了甚麼彩頭？」

游天樂應聲答道：「大還丹。」

這「大還丹」三個字，使司馬彥聽得深蹙雙眉，心中大為驚愕！

因為據自己所知，「大還丹」本在「九幽冥后」司徒璐的「龍湫舊友」手中。

照此看來，「大還丹」如今應在「九幽冥谷」司徒璐的「龍湫舊友」手中。

伊碧奇既是女身，必非司徒璐的「龍湫舊友」，她怎會獲得「大還丹」這種被武林人物珍逾性命的罕世聖藥。

還有一點最令人可疑之處，就是盟兄崔明桂既知道司徒璐與她「龍湫舊友」的十年往事，又與伊碧奇熟識，但其中情由，却未對自己說明，豈非對自己保留了甚麼重大的顧忌？才不肯推心置腹！

司馬彥心中雖已大起疑雲，但仍未能疑到崔明桂就是自己渴欲相尋，好為秘洞女主人報仇雪恨的馬空羣！以及伊碧奇就是「翠眉妖女」姬綠綺之上。

游天樂笑道：「司馬兄，你猜出我怎樣把『大還丹』，寄藏在你身上的麼？」

司馬彥面含苦笑，伸手入懷，細一摸索以後，搖頭答道：「小弟莫測高深，如今我身邊也沒有這粒功能令死人還生的罕世聖藥。」

游天樂微覺得意地，揚眉笑道：「小弟從那名伊碧奇的男裝女子身邊，偷得『大還丹』以後，因此丹過於珍貴，對方倘若發覺？必會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會搜查同席諸人，故而亟須覓一妥當所在，來個移花接木地，暫寄贓物。」

司馬彥苦笑說道：「照游兄這樣說法，小弟豈不是成了窩主，但你又是怎樣看中小弟的呢？」

游天樂笑道：「小弟與司馬兄這番結識，也是天緣！因小弟在籌思怎樣安置那粒剛剛偷到手的『大還丹』之際，恰巧『眇目仙翁』岑大化，便抽中了小弟與司馬兄的號碼，要我們登台較技爭奇！」

司馬彥「哦」一聲，恍然說道：「原來游兄是藉着較技機會，使小弟變成了藏贓窩主。」

語音方住，忽然覺得不對，又復蹙眉問道：「但小弟記得游兄當時與我是一掌相交，並無其他接觸，你縱有通天手段，也難於把那粒『大還丹』……」

游天樂不等司馬彥話完，便自搖手笑道：「司馬兄，想錯路了，我不是採取直接手段，把『大還丹』寄藏在你身上，是想出了神不知鬼不覺的絕妙手法？」

司馬彥覺得這位「妙手郎君」游天樂極有趣味，遂含笑問道：「游兄想出了什麼神鬼不知的絕妙方法？」

游天樂笑道：「當時我因不知司馬兄竟是名馳八方的『離垢書生』，又因自己輕功不弱，遂在抽得『輕功』籤兒後，立即還籤入筒，誘稱係應相較『內功』！」

司馬彥點頭說道：「當時我便看出游兄是故意隱技不施，讓我獲勝！」

游天樂伸箸夾了一片火腿，一面入口細嚼，一面得意笑道：「小弟倘若不讓司

馬兄獲勝？我又怎能把那粒『大還丹』神鬼不測地，寄藏在司馬兄的懷內？」

司馬彥本也是位聰明絕頂之人，聽到此處，忽有所悟，不禁神色大變！

游天樂見狀，訝然問道：「司馬兄，你……」

話猶未畢，司馬彥便苦笑連連地，搖頭說道：「一錯再錯，一誤再誤，糟透，糟透！」

如今輪到游天樂莫名其妙起來，目注司馬彥，滿面驚愕的神色，問道：「司馬兄，你這幾句話是甚麼意思？」

司馬彥雙眉緊蹙，兩手連搓地，向游天樂苦笑說道：「游兄，你是不是把那粒『大還丹』，藏在你故意輸給我的那匣『八寶神泥』之內？」

游天樂撫掌狂笑，說道：「司馬兄果然聰明，你把小弟的一番心思，完全猜透了……」

司馬彥聽自己所料果然不差，臉上神色簡直懊喪到了極點！

游天樂見他這副神情，笑聲一歛，失驚問道：「司馬兄，你如此神情則甚？你總不會把那匣燒磚紅土，被我胡亂編稱『八寶神泥』，又復送了人吧？」

司馬彥長嘆一聲，廢然說道：「一粒假的『萬妙駐顏丹』，被我送給『玉琢嫦娥』聶小冰，一匣內藏『大還丹』的『八寶神泥』，又被我用以結緣，送給一位老和尚了。」

游天樂聞言，吃驚得跳將起來叫道：「這簡直是椿天大善緣，但不知那位老和尚是甚麼羅漢轉世，活佛化身？司馬兄竟把一粒蓋世難求的靈丹聖藥送了他呢？」

司馬彥苦笑答道：「這位老和尚，就是曾經想度化游兄歸入佛門，使你在『黃鶴樓』上，不願見他的大智禪師！」

游天樂頓足笑道：「原來是他，起先我祇覺得這老禿驢可厭，如今竟在可厭之外，還要加上可恨二字，司馬兄是怎樣和他結識的呢？」

司馬彥應聲答道：「我與這位老禪師，並非素識，是在『黃鶴樓』頭，萍水相逢！」

游天樂突伸出雙手，把住司馬彥肩頭，向他臉上仔細端詳片刻，由衷發話地，讚佩說道：「司馬兄，你在驀地相識，萍水相交之下，先把『萬妙駐顏丹』，送給『玉琢嫦娥』聶小冰，又把『大還丹』送給大智禿驢，這等俠骨高懷，眞叫小弟不知怎樣欽佩才好。」

說到此處，忽又笑問道：「司馬兄慨然把『萬妙駐顏丹』，送給聶小冰一舉，尙可說是本諸紅粉贈佳人之意，但與大智老禿驢，却爲何又復大結善緣？莫非司馬兄有意當和尙麼？」

司馬彥點頭道：「游兄猜對了，小弟一生煩惱，滿腹憂思，委實想投入三寶門中，靜參空門妙諦！但大智老禪師偏偏說我，與佛門無緣，不肯加以接引！」

游天樂哈哈笑道：「這老禿驢一心一意，想度我作他徒弟，我因忍受不住佛門中的那種清寂之苦，處處設法躲避，不願與他見面，但司馬兄却想作和尙，他却又說你與佛無緣……」

司馬彥苦笑接口說道：「由此可見，游兄的夙慧，高於小弟，司馬彥孽果太深了……」

游天樂連連搖手，縱聲狂笑說道：「夙慧是前世因，孽果是來生果！前世渾渾噩噩，不必再提，來生渺渺茫茫，更不必再想！我們應該盡今夜醉，博眼前歡，曹孟德說得好：『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李青蓮說得更爲超脫：『但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這杯中綠螘的解愁妙用，恐怕比甚麼『大還丹』，『萬妙駐顏丹』等罕世聖藥，都要靈得多呢！」

一面說話，一面引壺爲司馬彥及自己各斟了一巨觥美酒，舉杯笑道：「司馬兄，來來來，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司馬彥俊眉雙挑，把杯中酒一傾而盡，緩緩說道：「萬古愁萬古難消，李青蓮便說得明白，舉杯消愁愁更愁，祇要能仗酒力，忘却眼前憂思，也就頗不錯了。」

游天樂哈哈大笑，側臉向內室叫道：「香禪，你梳完妝了麼？還不出來見客，並以一曲琵琶，爲司馬相公消愁侑酒。」

司馬彥一聞「香禪」之名，便覺不俗，遂想仔細看看對方究竟是怎樣一位絕代佳人？

已然身入青樓，却仍自守身如玉，目高於頂，看不上一般走馬章台的公子王孫，終竟有緣得服「萬妙駐顏丹」，嫁給了這位蓋世神偷「妙手郎君」游天樂！

心中正自思忖，內室香風微拂，珠簾一飄，緩步走出一位懷抱琵琶，淡掃蛾眉，不施脂粉的絕色白衣女子！

這白衣女子，目光微注司馬彥，便自深深爲禮，含笑說道：「賤妾孟香禪，拜見司馬公子！」

司馬彥見這孟香禪，不僅容貌美好，身材曼妙得宛如一株亭亭玉立的出水芙蓉，更具有一種清華高雅韻致，絕對不帶絲毫風塵俗骨！

遂一面含笑點頭，伸手讓坐，一面向游天樂嘆道：「司馬彥在金樽檀板之間，見識過不少生具絕色的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但多半身有俗骨，那裏比得上孟姑娘這等清華高雅韻致？游兄三生慧業，慧眼無差，那粒『萬妙駐顏丹』，也算是毫不委屈地，物得其主的了！」

游天樂聽得高興異常地，看着孟香禪，縱聲狂笑說道：「香禪，聽見了沒有，爲了司馬公子這幾句話兒，你也應該以一曲琵琶，答報知音呢！」

司馬彥聽游天樂這等說法，便知孟香禪定然極精樂律，遂含笑說道：「孟姑娘莫吝指法，司馬彥恭聆雅奏！」

孟香禪嫣然一笑，便即慢撚輕攏，嘈嘈切切地，彈出了一闋琵琶妙曲！

司馬彥對於樂律，原是知音，一聽便知孟香禪的琵琶指法，造詣極高，不同凡響。

但在她玉指連揮，宛如彈出無數珍珠，滾落玉盤的美妙音韻之中，却使司馬彥聽得雙眉微蹙！

因爲在泉流鶯語，掩仰紆徐的轉軸撥絃以下，彷彿隱蘊哀怨，烏孫馬上，白傅江頭，聽得自己心中，竟會微興悽惻！

司馬彥好生詫異，暗忖孟香禪既服駐

顏聖藥，又嫁得如意郎君，怎會指下仍生哀怨？莫非天妬紅顏，此女竟生成薄命？

想到此處，不禁抬頭仔細打量孟香禪，祇覺此女妙相端莊，神情高雅，容貌中清氣雖重，却絕無薄命之狀！

司馬彥的看法想法，雖然不錯，但人事瞬息萬變，天有不測風雲！

照說孟香禪綺年玉貌，又服食了「萬妙駐顏丹」這等罕世聖藥，自應從此永駐青春，紅顏長存！但今宵一別以後，等到彼此風萍流轉，在江湖間再度相逢，孟香禪那裏還保存得這種絕世風姿？其容貌之醜，竟使司馬彥驚怖欲絕！

後事不提，且說目前光景！

孟香禪一曲既終，四絃齊歇，司馬彥却仍爲餘韻所醉，悠然出神！

游天樂雙眉微揚，含笑問道：「司馬兄，香禪奏這一曲琵琶，是否彈得尙堪入耳？」

司馬彥連連點頭，極讚賞道：「竹枝珠海淚，楓柳玉關愁，彈成龍塞引，寫出雁門秋……」話猶未了，孟香禪放下琵琶，亭亭起立，搖手嫣然一笑，道：「司馬公子，你再若如此謬讚下去？孟香禪即將赧顏無地的了！」

游天樂撫掌大笑說道：「香禪，你的琵琶妙技，今日才遇知音，心中分明被我司馬兄讚得歡喜萬分，口頭上又何必仍作謙語？」

孟香禪雙頰微赧，低鬟一笑！

游天樂又復笑道：「故作矯情，是否該罰？」

孟香禪妙目流波，含笑問道：「你要怎樣罰我？」

游天樂道：「先罰你敬司馬兄三大杯美酒，以謝知音之賞！」

孟香禪點頭微笑，親自提壺，斟了六大杯美酒，向司馬彥襝袵爲禮，嫣然說道：「孟香禪敬謝司馬公子知音俊賞。」

話完，便即先行連飲三杯，然後在司馬彥身邊，俏生生地，捧杯侍立。

司馬彥自然也把孟香禪所敬的三大杯酒，一仰含笑飲盡。

孟香禪敬酒完畢，側顧游天樂嫣然笑道：「司馬公子已然賞臉，你還有甚麼事兒，要叫我做？」

游天樂笑道：「我還要罰你唱首歌兒，最好是唱自度曲。」

孟香禪低鬟一笑，說道：「我那些自度曲兒，俚俗不堪，那裏敢污司馬公子法耳？還是唱你昨日新塡的那闋『唱火令』吧！」語音了後，遂命侍兒調起絲竹，輕拍紅牙，慢敲檀板的啓唇唱道：「楊柳青侵戶，桃花紅入檽，牽愁無奈自調箏！譜遍絲絃，算是別離聲！

乍見初疑雲，移時各涕橫，

投懷和淚細呼名，

最愛嬌嚶，最愛臉微赧，

最愛低鬟輕碎，一笑太憨生！」

詞意艷絕，歌聲繞樑，聽得司馬彥連飲幾杯，目注游天樂，狂笑說道：「月殿仙人論小謫，溫柔不住住何鄉？怪不得那大智禪師，說游兄色界難勘！但若據司馬彥看來，不僅游兄不是塵俗中人，連孟香禪姑娘，也是一身盎然道氣！」

游天樂道：「司馬兄來時，可曾看見小弟所題『不羡仙小築』匾額？」

司馬彥點頭笑道：「我懂得游兄『願作鴛鴦不羡仙』之意，但人生若夢，爲歡幾何？……」

游天樂見司馬彥神情語意，均微有醉態，不禁失笑問道：「司馬兄難道有點不勝酒力了麼？」

司馬彥雙眼惺忪地，搖了搖頭，長嘆說道：「心中有事，酒易醉人之語，委實半點不差！小弟平素頗有二三十斤酒量，如今幾杯入腹，便自醺然，倘若失言，游兄莫怪！」

游天樂微笑說道：「司馬兄既已不勝酒力，便請到內室安歇，小弟並命香禪薦一武昌名妓，爲司馬兄侍枕如何？」

司馬彥聽得慌忙搖手說道：「游兄千萬莫開玩笑，司馬彥已心若死灰，身如槁木，那裏還敢衣香鬢影，到處留情？」

游天樂含笑答道：「司馬兄，你是名震八荒的『離垢書生』，又不是甚麼頭巾氣息極重的迂腐秀才，應該知道逢場作戲之擧，祇屬風流不下流呢！」

司馬彥避席而起，向游天樂抱拳笑道：「游兄，今宵一聚，足慰平生，常言道：『樂不可極』，司馬彥就此告別！」

游天樂見他忽然而走，不禁皺眉說道：「司馬兄何必見棄？小弟不再使你爲難，也就是了！」

司馬彥苦笑說道：「小弟並非爲此逃席，委實尙有要事待辦，不能不走！」

游天樂聽他這樣說法，祇好點頭笑道：「司馬兄既然身有要事，小弟也不敢强留，但彼此總還算氣味相投，是否訂個後會之約呢？」

司馬彥想了一想搖頭笑道：「江湖多事，世刦方殷，我們風萍流轉，南北東西，有時身難自主！倘定約會，或有不便，還是隨着緣份安排最好！六合原如一芥子，人生何處不相逢？彼此後會方長，請游兄與孟姑娘，各自珍重！」

語音方了，儒衫已飄，靈妙無儔地，飛縱出了這「不羡仙小築」，隱跡不見！

孟香禪遙望司馬彥飛仙般的身影，失聲說道：「這位司馬公子，文采風流，翩翩儒雅，想不到竟也是身懷絕技的武林英雄人物！」

游天樂笑道：「他是以『三陽神功』威震八方的『離垢書生』司馬彥，名氣大得很呢！」

不提「妙手郎君」游天樂與孟香禪的相互纏綿情事，且先表敍那位滿懷悵惘的「離垢書生」！

司馬彥出得「不羡仙小築」以後，第一件事兒，便是把「青囊神叟」諸葛仁所贈的那副人皮面具重又戴好！

他與「妙手郎君」游天樂這次相聚之下，雖然明白了不少事兒，但心中也自添了兩團疑雲，兩樁悵惘！

第一樁悵惘自然是好容易才鬼使神差地，得到那粒想尋已久的「大還丹」，却偏偏用來結甚善緣？送給了那位法名「大智」的老和尙！

對方倘若發現「八寶神泥」之中，藏着這粒罕世靈丹，用以濟世活人，倒也罷了，最怕的是根本未曾發現泥內藏丹，平白糟塌，那才可惜之至！

尤其自己與老和尚在「黃鶴樓」頭，空自談了好久却不曾詢問對方卓錫何處？

如今若想再復尋他？則天涯海角，渺渺茫茫，滄溟撈針，無殊夢想！

第二樁悵惘是自己隨手贈送「玉琢嫦娥」聶小冰的那粒「萬妙駐顏丹」，竟屬贋品？這位聶小冰姑娘，在武林中，素稱剛强，決不容人妄加戲弄，何況她還把成名秘笈「龍虎風雲劍訣」相酬，這樁誤會，幾巳不可解釋，將來聶小冰橫劍問罪之時，自己理屈詞窮，如何處理？

除了這兩樁悵惘以外，司馬彥心頭還添了兩團疑雲！

第一團疑雲便是盟兄崔明桂向自己介紹的伊碧奇，竟是女子所扮！此女是誰？崔明桂明知故瞞？還是與自己同樣不知道這件秘密？

第二團疑雲是「大還丹」係「九幽冥后」司徒璐之物，在十年前，被她「龍湫舊友」搶去，如今怎會藏在女扮男裝的伊碧奇身邊？究竟是司徒璐的「龍湫舊友」巳死，此丹輾轉落入伊碧奇手中，還是伊碧奇與司徒璐的「龍湫舊友」有甚特殊關係！

悵惘難排，疑雲難解，司馬彥漫步之間，竟又走到「黃鶴樓」上！

這時夜色正深，曙光未透，又是新正初二，天空無月，故而「黃鶴樓」頭，一片黑暗！

司馬彥舉目四顧，雖覺茫茫，但耳邊聽得滔滔東去萬里長江的奔騰澎湃之聲，到也可使胸襟略暢！

他岸立迎風，口中微吟「東坡居士」的「念奴嬌」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但吟聲方出即收，因為聽得樓下居然又復有人走上！

司馬彥暗忖如此深夜，何來遊人？會不會是那位大智禪師，仍自徘徊未去？

他希望大智禪師再度現身之故，無非為了那粒「大還丹」！

因為司馬彥暗忖倘能得回「大還丹」，竭盡心智，覓路重入秘洞，看看秘洞女主人是否化朽骨？能不能憑藉這粒罕世聖藥靈效，使她刦後重生，解除「冬心九毒草」的毒力！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怕希望微茫到了極致，但不到最後關頭，誰也不自承絕望！

司馬彥自赴「銷魂之約」以後，對秘洞女主人印象太深，他始終不肯相信她業已由絕代紅顏，化作一堆枯骨！

如今，聽得「黃鶴樓」下，起了步履之聲，司馬彥便凝神注目地希望是大智禪師走上！

人影巳現，那裏是大智禪師？竟是化名為伊碧奇的「翠眉妖女」姬綠綺！

司馬彥見是姬綠綺，心中微感一驚，但却裝做不知她是女扮男裝，以及「大還丹」被竊等情，祇是含笑問道：「伊兄，我崔大哥呢？怎的未與你同來此處？」

姬綠綺微笑說道：「你崔大哥發現了兩樁重大秘密，必需親自查察，他暫時不能趕來與你相見的了！」

司馬彥「哦」了一聲，軒眉問道：「我崔大哥發現了甚麼重大秘密？」

姬綠綺冷笑答道：「他發現這次『雲夢爭奇大會』，完全是樁大大騙局！」

司馬彥聞言，大為吃驚，問道：「怎會是樁大大騙局？伊兄與我崔大哥有何發現？」

姬綠綺答道：「我們發現『雲夢三奇』是藉着『天蠶軟甲』、『萬妙駐顏丹』等罕世異寶的吸引之力，誘使武林人物，各懷珍奇，自投『三奇水塢』，然後他們便照預謀刦奪，席捲而去！」

司馬彥原是絕頂聰明人物，聽了姬綠綺這等說法，略一尋思，便自恍然說道：「照伊兄這樣說法，『雲夢三奇』與『南荒毒蜎』柳文宗等，竟是互相串通，預謀勾結的了！」

姬綠綺點點頭，說道：「耿兄猜得不錯！」

司馬彥想起一事，訝然問道：「他們既是預謀勾結，為何『眇目仙翁』岑大化又會死在『南荒毒蜎』柳文宗的奇毒暗器之下！」

姬綠綺一陣陰森森冷笑說道：「他們就是倚仗此舉，瞞過與會羣雄，但也就在此舉之上，使我與你崔大哥看出破綻！」

司馬彥從「看出破綻」四字之上，發覺端倪，目注姬綠綺問道：「莫非『眇目仙翁』岑大化，竟是詐死不成？」

姬綠綺點頭說道：「我們在『梁子湖』水面之上，竟偶然發現『眇目仙翁』岑大化獨自乘船遠颺，方觸動靈機，想出其緣故！」

司馬彥又復問道：「我崔大哥除此以外，還發現了甚麼重大秘密？」

姬綠綺雙眉一剔，眉梢深籠殺氣答道：「耿兄，你還記得與你在爭奇台上，互較內力，輸給你一匣『八寶神泥』的樂天游麼？」

司馬彥聽對方忽然提到游天樂，不禁心內微驚，點頭答道：「記得，記得，那人是個相貌猥瑣的中年漢子！」

姬綠綺冷「哼」一聲說道：「他相貌才不猥瑣，年歲亦非中年，本來面目是風姿俊逸的少年人，眞實名號則叫做『妙手郎君』游天樂！」

司馬彥一來因看出馬空羣所扮的崔明桂，下手至辣，二來與「妙手郎君」游天樂，長談半夜，巳是深交，如今聽得姬綠綺所扮伊碧奇，業巳知他底細，自然頗代担心地，故作不知問道：「那『妙手郎君』？這外號不是像位扒手兒麼？」

姬綠綺點了點頭，冷笑說道：「他正是當世第一神偸，並在『雲夢爭奇會』上乘着同席之便，偸了我一樣要緊東西！」

司馬彥知道對方業巳發覺「大還丹」被竊，遂明知故問地，目注姬綠綺說道：「伊兄被那『妙手郎君』偸走了甚麼緊要東西？」

姬綠綺咬牙答道：「大還丹！」

司馬彥故作失驚地，訝然叫道：「那『大還丹』？是不是當年百善禪師所煉，如今業巳絕無僅有，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罕世聖藥？」

姬綠綺點點頭，說道：「耿兄說得不錯！」

司馬彥故意試探地，皺眉說道：「這

等罕世聖藥，怎可失去……」

話猶未了，姬綠綺便接口說道：「你崔大哥不能趕到武昌之故，便是一面查探『雲夢三奇』，設詐弄鬼之事，一面追尋『妙手郎君』游天樂的蹤跡！」

司馬彥聽了這樣說法，知道崔明桂、伊碧奇，尚不知游天樂在武昌，方代他把心放寬！

但轉念一想，不禁茫然失笑，因為崔明桂是自己結義盟兄，游天樂不過新交好友，怎的自己在心理上，竟似有些偏袒游天樂的模樣？

姬綠綺見司馬彥忽作深思，愕然問道：「耿兄，你在想些甚麼？」

司馬彥聞言，想在對方身上，打破自己心中的一個疑團，遂率然答道：「我在想伊兄身邊何來『大還丹』？」

姬綠綺忽然伸手，拉着司馬彥手兒，並肩走向一旁，憑欄凝望江流，緩緩說道：「耿兄，我獲得『大還丹』的經過，說來頗長，請坐下，我們促膝而談便了！」

司馬彥因巳自游天樂口中，得知伊碧奇是女扮男裝，如今與她携手並肩而立，鼻中似有似無地，傳來陣陣蘭麝暗香，不禁感覺奇窘！

遂藉着為姬綠綺拂袖驅塵，縮回手來，並把自己坐處，也裝做無意地，往後退了一些！

姬綠綺不知司馬彥這種動作，是出於有心，遂不曾在意地，坐下笑道：「這粒『大還丹』，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司馬彥問道：「據我崔大哥所說，這粒『大還丹』的舊主人，似是『九幽冥后』司徒璐？並由司徒璐在十年前，送給了她的『龍湫舊友』！」

姬綠綺應聲答道：「你崔大哥說得對，我就是『九幽冥后』司徒璐的『龍湫舊友』！」

司馬彥想不到對方竟會這等坦率相告，心中一動，索性對姬綠綺看了幾眼，搖頭說道：「不對！不對！」

姬綠綺被他弄得莫名奇妙起來，軒眉問道：「耿兄，有甚麼不對？」

司馬彥起身長揖笑道：「伊兄，小弟倘若有所失言？還請看在我崔大哥的面上，不要怪罪才好！」

姬綠綺生性極為淫蕩，此時因為馬空羣不在身旁，頗有拿司馬彥解饞之意！遂目光微颺地，含笑說道：「何必看他面子？耿兄的面子，也不在小，你有話儘管直說，我決不怪你便是！」

司馬彥說道：「據小弟看來，伊兄不像是位英俊少年，到像是位巾幗俠女！」

這兩句話，司馬彥是大着胆兒說出！

因為萬一游天樂所言不實，伊碧奇勃然，反顏相責，則必將弄得尷尬無比！

誰知話完以後，祇換得姬綠綺的一片銀鈴脆笑！

司馬彥惶然問道：「伊兄是要責備我麼！」

姬綠綺搖頭淡笑說道：「耿兄既然看破我是女扮男裝，你便不必叫我『伊兄』，應該叫我姬姑娘了！」

司馬彥見她坦然相承，這才心中一放，含笑問道：「伊兄原來姓姬！」

姬綠綺一陣格格蕩笑，妙目流波地，微睨司馬彥說道：「我叫姬綠綺，你怎麼還是稱呼伊兄？為甚麼不叫我姬姑娘，或是綺妹均可！」

人之正邪，雖正內心，但於言笑舉止之間，往往也會自覺的流露本來氣質！

司馬彥對大智禪師，及「妙手郎君」游天樂，肯以本來面目相見之故，便因不僅大智禪師，慈祥愷悌，顯然是位有道高僧，連「妙手郎君」游天樂，也除了風流洒脫以外，眉宇間含有一片逼人正氣！

馬空羣所扮的崔明桂，則時時流露內心的凶殘狠毒，使司馬彥雖因一盟在地，不能不承認他是義兄，但却深含戒心，迄未透露自己「離垢書生」的本來面目！

如今，姬綠綺坦承身是女兒，並告以眞實姓名，若照司馬彥的堂堂君子性格，似應也取下人皮面具，彼此開誠相見！

但一來司馬彥自從聽完「妙手郎君」游天樂所說以後，巳對馬空羣所扮的崔明桂，及姬綠綺所扮的伊碧奇，深具戒心！

二來目前姬綠綺這副流波送媚的蕩逸飛揚神態，更使司馬彥為之哂薄厭惡！

有了這兩點原因，司馬彥遂不僅不吐露自己來歷，也不採取「綺妹」兩字的比較親密稱呼，祇是微笑問道：「姬姑娘，你既是女兒之身，怎會又是『九幽冥后』司徒璐的昔日情人，龍湫舊友？」

姬綠綺笑道：「我母親因為祇有我一個獨生女兒，故而從小便把我扮作男孩，等長大成人之後，遂多半都以男裝行世！司徒璐她要愛我，甘願送我『大還丹』，我有甚麼辦法？」

司馬彥緩緩說道：「司徒璐愛上了姬姑娘，虛凰假鳳，夙願難酬，其情已極可惻！何況她還把罕世聖藥『大還丹』，送給姬姑娘，似乎最多說明眞相，携丹而去，使司徒璐空留苦痛，也就够她受的，何必還要把她容貌，加以殘毀？」

姬綠綺「喲」了一聲，目注司馬彥媚笑說道：「耿兄，我今日初次與你以眞姓名相會，你怎麼便對我如此嚴厲責備，莫非你和那『九幽冥后』司徒璐，有甚深厚交情麼？」

司馬彥如今因心頭疑雲，越來越重，立意藉機探清崔明桂、姬綠綺等底細，遂不肯彼此鬧僵地，含笑搖頭答道：「姬姑娘會錯意了，我與『九幽冥后』司徒璐，僅是上次陪同崔大哥前往『北邙鬼府』的一面之識，那裏有甚交情可言？所以動問之故，祇為了不明白姬姑娘毀去司徒璐容貌，是何用意而已？」

姬綠綺揚眉笑道：「耿兄，你曾聽說過兩句詩兒，『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司馬彥點頭說道：「這兩句詩兒，與姬姑娘殘毀司徒璐容貌之舉，似乎看不出有何關繫。」

姬綠綺笑道：「我把它改上幾個字兒，耿兄便明白了！」

說完便即慢聲吟道：「美人自古如豪傑，不許人間有比倫！」

司馬彥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姬姑娘是不願有人能與你比較顏色！但……」

話猶未了，姬綠綺便搖手笑道：「耿兄不要再說下去，我知道你的意思！」

司馬彥愕然問道：「姬姑娘知道我要

說的是甚麼話麼？」

姬綠綺妙目含春地，看着司馬彥嬌笑說道：「耿兄，姬綠綺雖無師曠之聰，但既聞絃歌，亦可略知雅意！你是不是說人間美貌女子尚多，我縱然毀去司徒璐容顏，仍難艷絕天下？」

司馬彥聞言，暗驚此女聰明，遂點頭笑道：「姬姑娘冰雪聰明猜得一點不差，耿天心正是此意！」

姬綠綺雙眉騰煞，冷然說道：「我也知道要以顏色稱絕天下，比想以武功稱霸江湖更難！但在這小圈圈內，我却有雄心，要把那些略堪比擬之人，能毀一個，便毀一個！」

司馬彥不禁愕然，問道：「甚麼叫小圈圈？」

姬綠綺笑道：「小圈圈是指武林，一般世俗女兒不論，凡屬武林中的絕代佳人，均是我的深仇大敵！」

司馬彥既驚此女聰明，更驚此女狠毒，遂又復笑道：「武林中稱得起絕代天姿的巾幗英雄，似乎不多。」

姬綠綺揚眉說道：「也不在少！除了『九幽冥后』司徒璐之外，據我所知，便有三個！」

司馬彥試探問道：「不知姬姑娘所指爲誰？」

姬綠綺屈指數道：「武林中絕色美人有：『無爲仙子』歐陽絮、『玉琢嫦娥』聶小冰，及『東海龍女』艾紫君！」

聶小冰、艾紫君均屬司馬彥的新識紅粧，但他却不知「無爲仙子」歐陽絮，便是曾與自己訂下「銷魂之約」的「天姥山創成崖」秘洞主人，聞言以後，目注姬綠綺問道：「姬姑娘，『玉琢嫦娥』聶小冰與『東海龍女』艾紫君，均曾參與『雲夢爭奇大會』，耿天心見過她們姿色，確實當得起比花解語，比玉生香，落雁沉魚，傾城傾國之讚！但却不知『無爲仙子』歐陽絮，是怎樣一位人物？」

姬綠綺銀牙微咬，目光中似恨似妬地說道：「歐陽絮在容貌方面，不會弱於聶小冰及艾紫君！武力方面，却比她們高得更多！」

司馬彥微吃一驚問道：「『東海龍女』艾紫君的武功深淺難知，但『玉琢嫦娥』聶小冰的『龍虎風雲劍法』，却威震武林，大非等閑，還會弱於名頭不甚響亮的『無爲仙子』歐陽絮麼？」

姬綠綺道：「歐陽絮性情清靜，少入江湖，名頭才不甚響亮！其實她一身武功，可能冠絕當世？『玉琢嫦娥』聶小冰的『龍虎風雲劍法』，雖尚略具威力，但比起歐陽絮所擅『無爲眞經』中的一切絕學，却還差得遠呢！」

司馬彥聽得失聲叫道：「什麼！『無爲眞經』？」

姬綠綺點頭說道：「歐陽絮是『無爲眞經』主人，性情又復冲淡無爲，才獲『無爲仙子』之號！」

司馬彥目光遙望東南天邊，痴然出神，口中喃喃自語說道：「原來是她，我明白了！」

姬綠綺愕然問道：「耿兄，在說甚麼？你認得『無爲仙子』歐陽絮麼？」

司馬彥不願洩漏這樁歐陽絮已死的傷心秘密，遂搖頭道：「我不認識歐陽絮，但對『無爲眞經』之名，却景慕已久！」

姬綠綺繼續笑道：「耿兄，除了這『美人自古如豪傑，不許人間有比倫』的理由外，我還有一樁莫大理由，要把司徒璐的容貌毀掉！這樁理由，你猜得出麼？」

司馬彥想了好久，搖頭答道：「我想不出姬姑娘還有其他理由，要毀司徒璐的容貌！」

姬綠綺忽然微嘆一聲，向司馬彥幽幽問道：「耿兄，我再請教請教，『情』之一字，因何而生？」

司馬彥蹙眉笑道：「這玩藝兒，魔力無邊，它支配了整個人生，孕育了大千世界，也造成了古往今來的興興廢廢！其各種因緣，一時那裏闌敍得盡？但歸納起來，却不外乎兩者，就是『一見傾心』，及『長期相聚』而生情！」

姬綠綺點頭說道：「耿兄說得極對，昔年之事是司徒璐因對我『一見傾心』而有情，我對她則是因『長期相聚』而生情的！」

司馬彥「哦」了一聲問道：「姬姑娘居然還對司徒璐生情？」

姬綠綺悵望天空，嘆了一口長氣說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司徒璐對我那樣好法，我便是鐵石心腸，也應該有所感動。」

司馬彥訝然又道：「姬姑娘既對司徒璐生情，還毀她容貌則甚？」

姬綠綺銀牙微咬說道：「情之一字，既造成了古古今今的興興廢廢，自然更能造成了你你我我的怨怨仇仇！在我與司徒璐，無法再維持這段假鳳虛凰之時，我不肯讓她去愛別人，所以才索性把她容貌毀掉！耿兄試想，我若對她無情？殺了她豈不乾淨！」

司馬彥搖頭說道：「具有絕代容光的美貌女子，可能對容色重視，甚於生命！龍湫飲恨以後，把位司徒璐活生生地，在『北邙鬼府』的黃泉之下，埋了十年，與幽燐白骨，磨盡青春，其情委實可憫！姬姑娘當初下手時，曾否想到，這毀容手段，比殺了她更會使她難過麼？」

姬綠綺問心有疚，聽得愧然垂頭，低聲答道：「我不曾想到這些！」

司馬彥目注姬綠綺，正色說道：「故而姬姑娘倘若要我發表持平之論，我是覺得姬姑娘過分自私了些！」

姬綠綺是昔年馳名凶人，「紅粉閻王」姬玉霞之女，狠毒天生，聽完司馬彥這兩句責備之言以後，良知又泯，雙眉一揚，冷笑答道：「耿兄，人不在愛情方面自私，還在甚麼方面自私？放眼乾坤，能够毫不自私的『情聖』，却有幾人？我認爲倘够資格，作上一個『情魔』，也就算不錯的了！」

司馬彥知道各人觀點不同，不必爲此辯論，遂岔開話頭，向姬綠綺問道：「姬姑娘，『九幽冥后』司徒璐分明前來參與『雲夢爭奇大會』，她怎肯不向姬姑娘一算昔年舊債？」

姬綠綺軒眉笑道：「司徒璐說得倒頗漂亮，她說她急於相救一位至交好友性命，祇要我把『大還丹』還她，便將新仇舊恨，一筆勾却！」

司馬彥聽得不解問道：「你們之間，彷彿祇有舊恨，何來新仇？」

姬綠綺知道對方尚不知曉馬空羣在「北邙鬼府」以內，暗放「瘟癀散」之事，遂也不再說明地，微笑說道：「不論有甚麼舊恨新仇？也無法解釋，因爲『大還丹』已被『妙手郎君』游天樂偷得去了！」

司馬彥道：「司徒璐知道姬姑娘被竊之事了麼？」

姬綠綺點頭說道：「我自然照實說明，如今你崔大哥在追尋『妙手郎君』游天樂，司徒璐也在拚命找他！不論被誰找到，這位『妙手郎君』，都吃不消，兜着走了！」

司馬彥聞言本想替「妙手郎君」游天樂開脫開脫，說明「大還丹」已被自己誤贈大智禪師之事，但又恐姬綠綺追問起來，一個應答失當，反易洩露游天樂的蹤跡，使他立遭慘禍，故而只好默然不語！

姬綠綺初意是想施展風流解數，對司馬彥加以勾引，但因一席長談，曙光早透，紅日將升，遂祇好暫遏情思，向司馬彥笑道：「恭喜耿兄，其他參與『雲夢爭奇大會』人士，所携爭奇異寶，都被『南荒毒蛸』柳文宗等搶走，你却贏到一粒罕世聖藥『萬妙駐顏丹』，眞所謂得天獨厚了呢！」

司馬彥知道姬綠綺既是女兒身，則對於那粒「萬妙駐顏丹」，也深懷覬覦艷羨之想！

但自己如今却有兩點原因，不便把眞丹已被孟香禪服食，假丹送與「玉琢嫦娥」聶小冰之事說出！

第一點原因是倘若說出游天樂暗換眞丹，取悅名妓之事？則無疑將這「妙手郎君」的蹤跡洩露！

第二點原因是崔明桂分明早知姬綠綺的眞實身份，却與自己去「北邙鬼府」，編了一套謊話，把「九幽冥后」司徒璐誘來，顯然心懷叵測，耐人尋味！

自己倘若不透露「萬妙駐顏丹」已被孟香禪服用之事，使姬綠綺希望未絕，或許可以從她口中，探聽出些疑惑難解的絕大機密！

主意既然打定，遂微笑答道：「一粒『萬妙駐顏丹』有何足貴？對女子或可使其永保風姿，誇耀顏色，但對於我們男子，却似毫無重要價值，比起姬姑娘的那粒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大還丹』來，簡直有天淵之別！」

姬綠綺嘆息一聲，扼腕說道：「看法不同，看法不同！假如我那粒『大還丹』，未被『妙手郎君』游天樂偷走，我定然願意與耿兄交換！」

說到此處，銀牙一咬，煞氣騰眉地，厲聲說道：「游天樂實在可恨，他祇要被我找到，若不將其碎屍萬段，挫骨揚灰，我就不算是紅粉……」

姬綠綺本來要說：「就不算是『紅粉閻王』之女」！但話到唇邊，忽地想起自己這種家世，並不光明，遂又倏然住口！

司馬彥起初遊俠天涯之際，事事以誠待人，但自與馬空羣所扮崔明桂，長途同行以來，却又悟出「青囊神叟」諸葛仁所叮囑自己「逢人祇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之語，委實絲毫不錯！在這等險惡江湖中，固然爲了自己的身份道德，不可蓄意欺人，但若過份坦白，往往更會引來許多無謂煩惱！

如今姬綠綺口氣之中，分明極爲想得那粒「萬妙駐顏丹」，司馬彥却故作不知，也未告以眞丹已失，假丹送人的詳情，祇是微微一笑，岔開話頭說道：「姬姑娘，我崔大哥約在何處相會？」

姬綠綺笑道：「他因查得『妙手郎君』游天樂是來自『四川』，業已入川追緝，叫我特來約你前往『巫山神女峯』下相會！」

司馬彥笑問道：「我反正身無要事，姬姑娘打算何時動身，趕往『巫峽』？」

姬綠綺風情萬種地，睨他一眼笑道：「隨你的便，你若愛這『黃鶴樓』景色？我便陪你玩上兩天再走，也無不可！」

司馬彥在姬綠綺流波送媚之下，不由大吃一驚，暗想此女身着男裝，猶具如此風情，倘換了女兒裝束，豈非魅力無倫？自己與她長途同行，倒要特別加以戒懼才好！

姬綠綺見司馬彥目注自己，凝神不語，還以爲他已生情愫，遂指着樓頭所懸的一副對聯，嬌笑說道：「耿兄請看，這副對聯，運用前人詩句，妙造自然，毫無斧鑿之痕，作得眞不錯呢！」

司馬彥抬頭看去，只見那對聯寫的是：「何時黃鶴歸來？且共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

此日彤雲何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看完對聯，驀然想起昨日與「妙手郎君」游天樂在此談論之事，深覺不宜久留，應該趕緊離去才好！

因爲游天樂萬一再來，或是携着孟香禪一同遊賞，與姬綠綺互相遇上，必然大起風波，却叫自己左右爲難，帮誰是好？

司馬彥想清利害，遂微笑說道：「這『黃鶴樓』景色雖佳，但我已遊賞兩日，不僅仙人渺渺，黃鶴茫茫，連弄笛江城的落梅幽韻，也未聽得！目中所見不過是奔流江水，鸚鵡荒洲，悠悠白雲，萋萋芳草而已！我們還不如立即動身，一覽三峽風光，及蜀中之勝！」

姬綠綺媚笑說道：「耿兄說得極對，人世間最美之事，無過高唐雲雨！你既有襄王之願，我便陪你共赴巫山便了！」這幾句話兒，語語雙關，滿含挑逗意味！

司馬彥聽得始則一驚，繼而微笑說道：「姬姑娘既把巫山雲雨說得這般美好，我們便一同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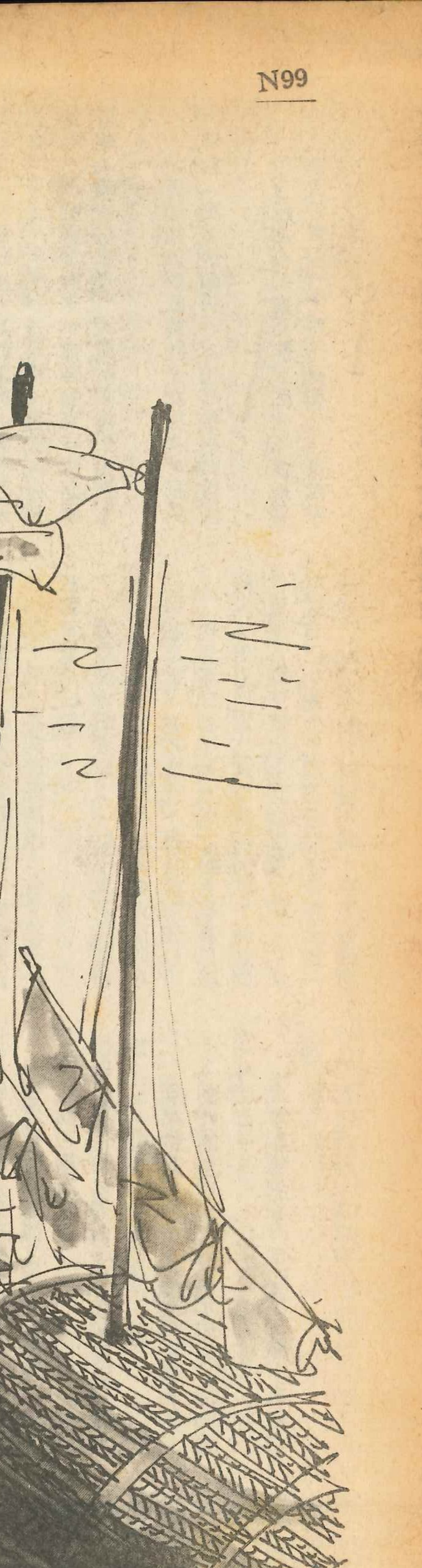
姬綠綺含笑點頭，兩人遂雇了一隻客船，經「沙市」，過「宜昌」，入「西陵」地，溯江而上！

舟中僅有兩人相處，雖然神女有心，襄王無意，但女是傾城尤物，男是絕代俊傑，兩人把盞對飲，促膝深談之際，風光也自極爲旖旎！

姬綠綺幾乎賣盡風情？但司馬彥却故作癡呆地，心如古井，未起絲毫漣漪！

逆流上行雖慢，但夾岸風光，過於奇麗，也就使人在不知不覺之間，進入「巫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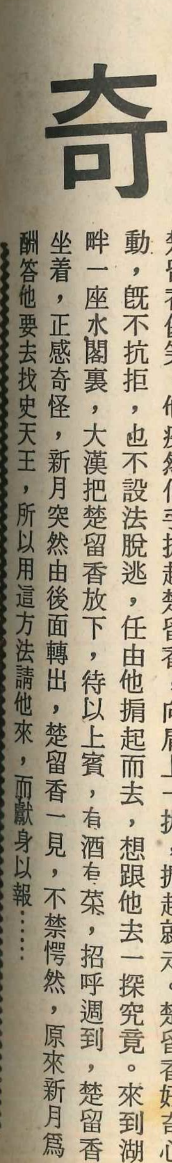
（未完）



奇傳劍玉

楚留香新傳

古龍・文
新培・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馬車停了，楚留香坐在車廂，突見車門外拉開，一個形如巨無霸的大漢站車門外，一言不發，只對楚留香傻笑。他疾然伸手抓起楚留香，向肩上一拋，掮起就走。楚留香好奇心動，既不抗拒，也不設法脫逃，任由他掮起而去，想跟他去一探究竟。來到湖畔一座水閣裏，大漢把楚留香放下，待以上賓，有酒有菜，招呼週到，楚留香坐着，正感奇怪，新月突然由後面轉出，楚留香一見，不禁愕然，原來新月爲酬答他要去找史天王，所以用這方法請他來，而獻身以報……

斟酒藏妙諦　驚煞老倭奴

楚留香問道：「他也一直都沒有抱你？」

新月低聲回答：「他沒有。」

楚留香什麼都不再問了。

一個流蕩在天涯的浪子，劍鋒上可能還帶着仇人的血，忽然看到自己親生的女兒已經那麼大了，那麼純潔，那麼可愛，他怎麼也不忍心讓她爲了惦記着他而終生痛苦，他怎能伸出他的手？

這是有情？還是無情，就讓人認爲無情又何妨？一個流落在天涯的江湖人，又是誰能瞭解他心裏的獨孤和寂寞？他又何嘗要別人去瞭解他？

×　　×　　×

晨霧如烟，往事也如烟。

「從此我就沒有再見到過他，以後我恐怕也不會再見到他了。」新月說：「我只希望你能告訴他，我一直都活得很好。」

楚留香沉默着，沉默了很久：「以後我恐怕也未必能見到他。」

「是的，以後你也未必能見到他了。」新月幽幽的說：「以後你恐怕也不會再見到我。」

第十五章

(一)決生死於杯酒間

長江，野渡。野渡有人，却沒有空舟，人就像空舟一樣橫臥在渡頭邊，仰望着天上一朶悠悠的白雲。

白雲去了，還有白雲會來。人呢？

×　　×　　×

「睡在那裏的人是不是楚香帥？」

一條船順流而下，一個白衣童子站在船頭上，遠遠的就在放聲大呼。

「船上有個人想見楚香帥，楚香帥一定也很想見他。」童子的嗓子清亮：「你要是楚香帥，就請上船來。否則你一定會後悔的。」

可是，這條船並沒有停下來迎客上船的意思，仰臥在渡頭上的人也沒有動。

江水滔滔，一去不返。

這條船，眼看着也將要隨着水浪而去了。人却已飛起，忽然間飛起，掠過了四丈江流，凌空翻身，足尖踢起了一大片水花。

然後他的人就已經落在船頭上，看着那個已經嚇呆了的白衣童子微笑。

「我就是楚留香，你叫我上船，我就上來了，」他說：「可是船上如果沒有我想見的人，你最好就自己先脫下褲子等着我來打你的屁股。」

他笑得似乎有點不懷好意。

「櫻子姑娘，你自己也應該知道，我完全沒有一點想要見你的意思。」

× × ×

船艙裏一片雪白，點塵不染，艙板上鋪着雪白的草蓆。

白髮如雪的石田齊彥左衞門盤膝坐在一張很低矮的紫檀木桌前，態度還是那麼溫和高雅而有禮。

「能夠再見到香帥，實在是在下的幸運，」老人說：「在下特地爲香帥準備了敝國的無上佳釀菊正宗，但願能與香帥共謀一醉。」

帶着淡香的酒，盛在精緻的淺盞裏，酒色澄清，全無混濁。

他自己先盡一盞，讓跪侍在旁邊的侍女將酒器斟滿，再以雙手奉給楚留香。

這是他們最尊敬的待客之禮。

「在下還希望香帥能明白，櫻子上次去找香帥，絕不是在下的意思。」

「不是？」

「香帥風流倜儻，當世無雙，世上也不知有多少好女子願意獻身以進，又豈是別人的主意，」老人微笑，「這一點香帥想必也應該明白的。」

他的態度雖然溫和有禮，一雙笑眼中却彷彿另有深意。

楚留香凝視着他，忽然問：「你怎麼知道我會在這裏？怎麼能找到我的？」

石田齊的目光閃動。

「實不相瞞，在下對香帥這兩天的行



踪確實淸楚得很。」

「有多淸楚？」

「也許比香帥想像中更淸楚。」

楚留香霍然站起，又慢慢的坐下，將一盞酒慢慢的喝了下去，臉上也露出了笑容。

「此酒淸而不澀，甜而不膩，淡中另有眞味，果然是好酒。」

他也讓侍女將酒器斟滿，奉送給老人，忽然改變了話題：

「你知道我想見的人是誰？這個人此刻也在這裏？」

石田齊却不回答，只是靜靜的望着窗外的滾滾江流，過了很久之後，忽然輕輕嘆息。

「你看這江水奔流，終日不停，就算有人將萬兩黃金投下去，也只不過會濺起一片水花而已，等到水花消失時，江流還是不改，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老人說：「不管你投入的是萬兩黃金，還是百斤廢鐵，結果都是這樣子的。」

楚留香也在看着窗外的江水，彷彿也看得痴了。又過了很久，老人才接着道：

「世事本就如此，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有很多無可奈何的事，一過去之後，便像春夢般了無痕跡可尋。」

石田齊的嘆息聲中，的確是充滿了悲傷。

「事如春夢了無痕，此情只能成追憶，讓人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的笑眼中忽然射出了利刃般的精光，逼視着楚留香：

「可是你有，」石田齊說：「別人雖然沒有，可是你有。」

「我有什麼？」

「你可以選擇，是要成全別人，讓此情永成追憶？還是要成全你自己？」

他的聲音也如利刃般逼人：「只要你願意，我就可以助你尋回你的夢中人，載你們到一處世外桃源去，讓你們兩情歡洽，共渡一生。」石田齊厲聲道：「這是別人夢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你若輕易放棄

了，必將後悔痛苦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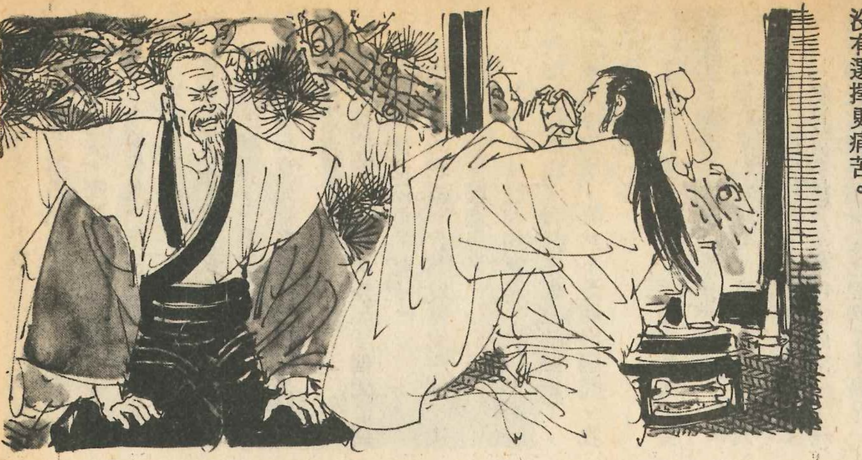
楚留香靜靜的聽着，好像連一點反應也沒有，只有他最親近的朋友，才能看出他深藏在眼中的那一抹痛苦之色。

可是他最親近的朋友不在這裏。

老人的聲音又轉爲溫和：「這是你的事，選擇當然也在你。」

× × ×

這種選擇無疑是非常痛苦的，甚至比沒有選擇更痛苦。



楚留香却忽然笑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說：「你刦人不成，殺我又不成，所以只有用這種法子，要我助你破壞這門親事，因爲史天王和杜先生聯婚之後，你就沒法子對付他了，簡直連一點機會都沒有。」

石田齊神色不變。

「縱然我確有此意，對你也是有好處的。」老人說：「既然是對彼此都有利的事，又有何不可行？」

「只有一點不可。」

「那一點？」

「其實還不止一點，最少也有兩點，」楚留香悠然道：「第一，我並不想到什麼見鬼的世外桃源去，燈紅酒綠處，羅襦半解時，就是我的桃源樂土。」

他自女侍手中接過了酒壺：「第二，我根本就不想娶老婆，我這一輩子連想都沒有去想過。」

× × ×

石田齊沉默。

楚留香一手托酒盞，一手持酒壺，自斟自飲，一杯接着一杯喝個不停。

石田齊看着他，瞳孔彷彿在漸漸收縮，聲音却變得更溫和。

「江湖傳言，昔年血衣劍客薛衣人劍法號稱當世第一，可是也曾敗在香帥手下，」老人道：「在下也曾學劍多年，也想領教領教香帥的劍法，就請香帥賜教。」

他並沒有站起來，他的手中，也沒有劍。

這個自稱曾經學劍多年的老人，只不過用兩根手指拈起了一根筷子，平擧在眼前。

這不是攻擊的姿勢。

可是一個眞正學過劍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出，這種姿勢遠比世上所有的攻擊都凶險，甚至遠比春雷的刀和杜夫人的花枝更凶險。

就在這完全靜止不動的一姿一勢一態間，已藏着有無窮無盡的變化與殺機。

他的手中雖然沒有春雷伊夫那種勢如



雷霆的秘劍，但却完全佔取了優勢。

因爲楚留香全身上下每一處空門都已完全暴露在他眼前。他手裏的這根筷子雖然也沒有換取杜夫人那種搶盡先機的一刺，可是他也沒有讓楚留香搶得機先。

搶就是不搶，不搶就是搶，後發制人，以靜制動，劍法的精美，已盡在其中。

何況楚留香根本不能搶，也不能動。

× × ×

楚留香正在倒酒。用一隻手把酒盞，一隻手持酒壺，爲自己倒酒。

他自己已經將自己的兩隻手全都用在這種最閑適最懶散最沒有殺氣的行動中，他心裏就算有殺機與戒備，也已隨着壺中的酒流出。

他怎麼能動？

× × ×

可是壺中酒總有倒盡倒光的時候，酒盞也總有斟滿的時候。

無論是壺中的酒已倒完，還是酒盞已被斟滿，在那一刹那間他不動也要動的。石田齊的殺手也必將出於那一瞬間。

這一杯酒，大概已經是楚留香最後的一杯酒了。

(二)勸君更進一杯

酒在杯中。

花姑媽滿滿的爲胡鐵花倒了一杯酒，雖然是金杯，也只不過是一杯。

一杯酒就是一杯酒，不是三杯，也不是三百杯。這一杯酒和別人喝的一杯酒唯一不同的地方是這個杯子。

連胡鐵花都沒有見過這麼大的杯子。

幸好他是胡鐵花，他喝酒的歷史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喝醉的次數大概已經有四五千次，有時候他一天喝的酒甚至比別人一輩子喝的加起來都多。可是他喝了這杯酒之後，還是喘了半天氣才能開得了口。

「我的媽呀，」胡鐵花大叫：「你給我喝酒的這玩意兒到底是個酒杯還是個洗澡盆？」

花姑媽吃吃的笑，又捧起了個大酒罈，好像又要替他斟酒的樣子。

胡鐵花的眼睛，立刻瞪得比牛彈子還圓：「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會有什麼別的意思？我只不過想再敬你一杯而已，因爲你馬上就要走了，要去辦大事去了，雖然不是西出陽間，我也要勸你更進一杯。」

花姑媽的聲音溫柔，笑得也溫柔，笑容中居然還帶着點淡淡的離愁。

「勸君更進一杯酒，東海之濱無故人。」她說：「來，我也陪你喝一杯。」

「就算沒有故人，我也會同來的，何況那個老臭虫現在一定已經到了那裏？」胡鐵花苦笑：「可是我如果眞的再喝這一杯，恐怕就要死在這裏了。」

花姑媽笑了笑。

「你認爲楚留香眞的會去？」

「他說他會去，就一定會去，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鍋，也一定會去。」

「要是他去不成呢？」

「怎麼會去不成？」胡鐵花又瞪起了眼：「如果他自己要去，有誰能不讓他去，有誰能攔得住他？」

花姑媽一嘆：「如果沒有人知道他要去，現在他確實很可能已經到了那裏，只可惜他有個朋友的嘴巴比洗澡盆還大。」

「不錯，我是個大嘴吧。」胡鐵花理直氣壯：「這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我爲什麼不能告訴別人？」

「你當然可以告訴別人，隨便你要告訴誰都行，」花姑媽說：「只不過知道這件事的人越多，他的麻煩也就越多。」

她又嘆了口氣：「史天王的手下不是吃素的，單只一個白雲生，就已經足夠讓他吃不消了。」花姑媽說得很愼重：「我可以保證，白雲生的劍法絕不在當年的薛衣人之下。」

胡鐵花還不服氣，還要爭辯，可是外面已有人通報，送親的行列已將啓程了。

花姑媽忽然抱住了胡鐵花。

「這一路上凶險必多，你一定要特別注意，多多保重，」她在他耳邊說：「我雖然不是你的親媽，可是一直都把你當寶貝兒子一樣，你千萬不能死在路上。」

第十六章

（一）劍道與勢

夜已漸深，江上已亮起了點點漁火，看來彷彿比天上的星光更亮。

船艙裏却仍是一片黑暗，石田齊一個人靜靜的坐在黑暗裏，那個裝着京都御守屋精製的火鐮和火石的錦囊雖然就在他手邊，可是他並沒有擊石點火燃燈的意思。

燈光是櫻子帶進船艙的。

嬌小的櫻子仍作童子裝，漆黑的長髮挽成一對垂髻，閃亮的大眼中充滿驚奇。

「只有先生一個人在這裏？」

「這裏本來就只有我一個人，」石田齊的聲音疲倦而沉鬱，聽起來就像是個剛跋涉過長途自遠方歸來的旅人。

「楚留香呢？」

「他走了。」

「他怎麼能走的？」

「來者自來，去者自去，來來去去，誰管得着。」

櫻子睜大了眼睛，顯得更吃驚。

「可是我剛才還看見先生以筷作劍，成青眼之勢，楚留香明明已完全被控制在先生的劍勢中，怎麼能走得了呢？」櫻子緊接又問：「難道他能躲得開先生那必勝必殺的出手一擊？」

石田齊望着江上的漁火，過了很久，



才悠悠的說。「他沒有躲，也不必躲。」

「爲什麼？」

「因爲我根本沒有出手。」

× × ×

櫻子坐下來了，吃驚的看着他：「先生爲什麼不出手？」

「我不能出手，」石田齊說：「因爲我完全沒有把握。」

遠方的漁火在他眼中閃爍，老人的眼中却已失去原有的光采。

「當時他正在斟酒，我本來準備在他那杯酒倒滿時出手的，」石田齊說：「酒杯一滿，他倒酒的動作勢必要停下來，否則杯中的酒就要溢出，那一瞬間，正是我最好的機會。」

「我明白。」櫻子說：「在那種情況下，牽一髮又足動全身，無論是酒杯滿溢，還是他本身的動作，和姿勢改變，都會胳合他的精氣與神貌，只要他的神貌，有一點點破綻，先生就可以將他刺殺於劍下了。」

「是的，」石田齊黯然嘆息：「當時的情況本來應該是這樣子的。」

「難道後來有了什麼特別的變化？」

石田齊苦笑。

「楚留香實在是非常人，他應變的方法實在令人想像不到。」

「難道他那杯酒始終都沒有倒滿，」櫻子說：「難道那壺酒恰巧在那一瞬間倒完了。」

「你這種想法已經很好，」石田齊說：「可惜你還是想得不對。」

「哦？」

「如果那壺酒眞的恰巧在那瞬間倒完，現在他已死在我劍下，」石田齊說：「酒壺倒完，精氣洩出，也是我的機會。」

「那壺沒有倒完？」

「沒有。」

「酒杯也沒有倒滿？」

「也沒有。」

櫻子看着燈下的酒杯和酒盞：「他一直在倒酒，可是一直都沒有把酒壺倒完，杯中的酒也一直都沒有溢出來？」

「是的。」

「那麼我也實在想不通這是怎麼同事了！」櫻子也不禁苦笑：「難道這個酒杯有什麼魔法？」

石田齊輕呼一聲：「酒杯無法，他的人却有法。」

「什麼法？」

「循環流轉，生生不息。」石田齊說：「這八個字就是他的法。」



「這是什麼法？我不懂。」

「他以一隻手持酒盞，一隻手持酒壺，壺中的酒流入杯中時，已將他左手與右手間的眞氣貫通。」石田齊說：「眞氣一貫通，就循迴流轉不息，杯中與壺中的酒，也隨之循迴流轉不息。」

「所以壺中的酒永遠倒不完，杯中的酒也永遠倒不滿。」

「是的。」

「眞氣與酒永遠在循迴流轉，就把他的勢造成了一個圓。」

「是。」

「渾圓無極，永無破綻。」

「是！」

「所以，先生一直都等不到出手的機會？」

石田齊長長嘆息：「圓如太極，生生不滅，我那裏會有機會？」

櫻子也嘆了口氣。

「這麼樣一個花天酒地不務正業的人，居然有這麼大的本事，這種事有誰會相信？」櫻子苦笑：「可是現在我好像也不能不相信了。」

石田齊又沉默了很久。

「你相信，我也相信，」他說：「除了你我之外，最少還有一個人。」

「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可是我知道的確有這麼樣一個人，而且的確到過這裏。」

「先生沒有看見他？」

——未完——



侠義奇情
長篇連載









天蠶變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飛揚眼看着青松死去，正在驚愕之際，倫婉兒、燕沖天、蒼松等人正好趕來，見狀，竟以爲是雲飛揚所爲，雲飛揚正要辯解，但各人均不聽他的話，立刻動手要捉拿雲飛揚，雲飛揚無可奈何之下，只好逃離開去，傅玉書見自己陰謀得逞，心中暗喜……同時，在山中被囚的山老怪物也脫牢而出，武當門人正當追捕雲飛揚之時，老怪物則上武當放火殺人，使武當派損失慘重……途中，雲飛揚結識了一位少女，並助她力敵萬毒仙翁，但萬毒仙翁敵不住雲飛揚的雙掌，而死於他掌下……

枉將情絲斷　空懷覬覦心

黃昏。雲飛揚與錦衣少女從一間小酒樓中走出來，這一頓，他們的確吃得很痛快。

但總有吃完的時候，走出了小酒家，少女反而顯得有些憂鬱，沒有作聲。

雲飛揚也沒有說甚麼，兩人默默的走了一段路，來到了一條岔路前，不約而同停下。

相望了一眼，少女忽然問：「你真的要走了？」

雲飛揚點頭。

「你家住在什麼地方？」少女又問。

雲飛揚搖頭，並沒有作聲。

「不想告訴我。」少女眼中的憂鬱之色更濃。

「不。」雲飛揚苦笑。「我沒家。」

少女關心問道：「那你現在要到那兒去。」

「還沒有想到。」

「那我們以後要再見……」

「若是有緣，總會有再見的一天。」

少女說：「是了，還沒有告訴我你的姓名。」

「萍水相逢，又何必問姓名？」雲飛揚淒然搖頭。

「你救命的大恩……」

「別放在心上，我走了。」雲飛揚隨即舉起脚步。

少女想叫住，又將話嚥回，目送雲飛揚，眼瞳閃起了一抹淚光。

雲飛揚頭也不回，向前面走去，夕陽之下，看來是那麼孤獨。

夕陽樹下。

× × ×

燕沖天仍站在那方巨石上，風吹起了他蒼白的鬢髮，但却吹不開他深鎖着的雙眉。

他現在看來彷彿又已蒼老了十年。

看着大刧後的三清殿，燕沖天感慨萬分，心境與晚景同樣蒼涼。

倫婉兒站在燕沖天身旁，也一直沒有離開，她垂着頭，彷彿有很多的心事。

也不知過了多久，燕沖天忽然開口：「婉兒，你可是有話要跟我說。」

「要說的，我都說了。」倫婉兒抬起頭，眼淚盈眶。「師父，這是我第一次求你。」

「你要我阻止玉書出家入道，繼任掌門？」燕沖天微喟。

倫婉兒頷首。

「師父並沒有強迫玉書，你青松師叔未死之前，玉書豈非亦已經表明心跡，爲武當，甘願犧牲一切？」

「玉書他……」

「這孩子深明大義，你若是喜歡他，就應該成全他才是。」

倫婉兒搖頭。「就放開兒女私情不說，傅家爲武當全家被殺，只剩下玉書一人，如果他出家入道，傅家豈非就從此絕後？」

燕沖天當場怔住。

「師父就算不爲婉兒設想，也該爲傅家三思。」倫婉兒神情堅定。「若是玉書入道，做了掌門，婉兒惟有終生不嫁。」

燕沖天看着倫婉兒，歎了一口氣。「讓爲師再考慮一下，回去。」

倫婉兒舉袖輕拭眼淚，倒退了下去。

× × ×

翌日清晨，武當山上鐘鼓齊鳴。

所有的武當弟子，都集中在三清殿內，等候燕沖天決定這一任的掌門。

鐘鼓聲持續了半炷香之久，一個人從殿內奔出來。

那是倫婉兒。

眼淚就像是珠串一樣散落，在地上滴碎，她的心，也盡碎。

× × ×

鐘鼓已絕，淚未流乾。

倫婉兒面對一泓湖水，獨坐在亂石之上，眼瞳一動也都不一動，彷彿一個沒有生命的木偶。

她雖然睜着眼，其實什麼也沒有看入眼，感情已麻木，思想已停頓。

脚步聲在後面傳來，她沒有察覺，甚至傅玉書走到她的身旁，她也完全沒有反應。

傅玉書雙手輕按在倫婉兒的雙肩上。

倫婉兒沒有動。

「婉兒——」傅玉書的聲音低沉。

倫婉兒緩緩轉過頭，看着傅玉書，就好像在看着一個陌生人，並沒有作聲。

「婉兒——」傅玉書一聲歎息。

「掌門師兄！」倫婉兒終於回答。冷淡的語聲，陌生的稱呼，接說道：「男女有別，請你自重。」

傅玉書怔住，却沒有將手收回，倫婉兒伸手拂去，反而給傅玉書抓住。「婉兒——你怪我。」

倫婉兒再也忍不住，眼淚泉湧。

傅玉書再聲歎息。「我應承接任掌門，都是爲了武當，爲了大局設想。」

「那你怎樣處置我？」倫婉兒聲淚俱下。「你說過……」

「我說過什麼，我全都穩記在心。」傅玉書緊緊握着倫婉兒的手。「可是，你叫我怎忍心看着武當的百年基業，毀於一旦？」

「武當並不是只得你一個弟子。」

「但強敵當前，決鬥之期又將至，武功最好的白石大師兄，謝平二師兄都先後橫死，數下來，就只有我了。」

倫婉兒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是我負了你。」傅玉書長歎。「悔不該當初與你訂下婚約。」

倫婉兒垂下頭，傅玉書一咬牙，突然道：「不若這樣，我與你逃下山，找個地方住下，從此不問江湖之事。」

倫婉兒聽說混身一震，「霍」地抬起頭來。

「你說好不好！」傅玉書神情激動，看去並不像是在說謊。

倫婉兒呆呆的望着傅玉書，好一會，搖頭。「不，你走了，武當派怎樣？」

傅玉書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那你說，我應該怎樣做？」

倫婉兒悽然道：「就目前這樣做下去算了。」

「那你呢？」傅玉書眼中亦似有淚。

「只有怨自己命苦！」倫婉兒眼淚迸流，埋首傅玉書懷中。

淚水染濕了傅玉書的衣襟。

× × ×

過三天的清晨，傅玉書頭挽道髻，一身白衣，在武當弟子的跪送之下，走進齋室。

「送掌門入關齋戒七天——」燕沖天的語聲沉重而蒼涼。

弟子相和，倫婉兒亦在其中，語不成聲，淚流面頰。

入關再無反悔，七天之後，傅玉書就正式是武當派的掌門人。

逍遙谷

連山的葉未紅，飛瀑仍有如天河倒瀉，激起如霧水花。

激流兩旁岸上立着兩列紅衣大漢，人手一支哨吶，若有所待。

「嘩啦」的一聲瀑布陡開，一個人如箭穿過瀑布射出，淩空落在激流中的那方巨石上。

正是此前被囚在寒潭二十多年的那個老怪物。

他腕上的鐵鍊已弄去，換過了一身華麗的錦衣，只是一把頭髮仍散開。

哨吶立時齊鳴，聲震長空。

老怪物看在眼內，心頭大樂，忍不住連聲怪笑。

瀑布又一開，無面人一掠而出，卻落在激流之旁，隨即恭立在一側。

對瀑布楓林小路前亦恭立着四個人。

黑衣，瘦削，彷彿隨時都會被風吹起來的就是「風」，一身紅衣，手勢斬馬刀的是「雷」，白衣長劍，臉如凝霜的是「電」。那個一身彩衣，風情萬種的，也就是白花針「漫天花雨」射殺寒江釣叟，令無敵門中人爲之震動的「雨」了。

爾其動也，風雨如晦，雷電共作。

爾其靜也，體象皎鏡，是開碧落。

他們就是江湖上那個被認爲最神秘，最可怕的門派「碧落賦」中的風雷雨電。

電劍雨針雷刀風輕功，二十年前，無一不名動江湖，那個老怪物更就可怕。

他其實姓傅名天賦，也就是碧落賦之首，江湖中人聞名色變的天帝。

碧落賦流傳了數百年，本來是一個光明正大的門派，但到了這幾代，已完全改變。

他們一心要雄霸江湖，可惜心有餘力不足，江湖上除了武當派，還有無敵門。

武當派敗給無敵門，碧落賦中人代之而起，本欲與無敵門一爭長短。

這一爭，就分出勝負，無敵門滅絕神功到底勝一籌，碧落賦連戰皆北，終於被迫出江湖，隱居在這個逍遙谷。

天帝終於發覺碧落賦的武功還是缺乏變化，所以才不惜紆尊降貴，混進武當，企圖偷學武當派的七絕。

他悟性過人，可惜就操之過急，偷學了六絕，就急着學天蠶功，企圖偷取天蠶訣，卻被武當掌門發覺，他雖然出其不意暗算了武當掌門，但亦被燕冲天擊倒，囚在寒潭之內。

這件事武當派爲顧存聲譽，並沒有宣揚出口，對外只說是掌門因病去世，寒潭更就被劃爲禁地。

風雷雨電以天帝消息斷絕，亦知道已發生了變化，數度偷進去武當派查探，所得到的消息卻是天帝已伏誅。

他們在失望之餘，只有靜下來，在逍遙谷之內苦練武功，但進展始終不大，也所以才有傅玉書混進武當，偷學七絕這件事。

他們安排得很巧妙，不惜冒充無敵門的人苦苦追迫青松，然後讓傅玉書將青松接入所謂傅家莊。

傅家莊的慘變，當然也是一個佈局，死的全都是沒相干，不足輕重的人。

這一場滅門慘禍，卻使傅玉書取得青松信任，被青松收爲弟子。

他們本來只希望傅玉書能夠偷學得六絕，讓他們的武功再進一步，與無敵門再爭天下，那知道，傅玉書竟然還探出天帝的下落。

這更刺激他們的野心。

在無面人的接應下，天帝終於再回到逍遙谷。

人猶在百里之外，消息已傳至，風雷雨電立即作好了安排，迎接天帝的回來。

× × ×

哨吶聲未絕，風雷雨電已拜倒。

「不必多禮！」天帝在石上一揮手，雖然被囚多年，王者之風仍在。

野心也仍在。

× × ×

楓林後矗立着，無數奇形怪狀的巨石，一幢幢奇形怪狀的屋子建築在巨石之間，花木叢生，但顯然都經過修葺，構成一組組美麗而妖異的圖案。

天帝目光所及，拈鬚微笑。「這些年來，你們在這個地方顯然花了不少心思，莫非打算在這裏終老?」

風雷雨電亦步亦趨，一齊搖頭，風冷然一笑。「那都是谷中婦女閒中無事弄出來的成果。」

雨接道：「她們也都是不適合練武的一輩。」

天帝「哦」一聲，接問：「其他的人呢?」

雷應道：「在我們四人督促之下，一直在苦練，比起一般的江湖人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很好。」天帝不住點頭。

電趨前一步，接道：「方才我們接到少主的飛鴿傳書……」

「怎樣說?」天帝一揚眉。

「掌門一事，成功在即，追雲飛揚，格殺勿論！」

天帝露出得意的笑容。「那你們有沒有發現雲飛揚的下落?」

「還沒有。」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這件事，加派人手，必須盡快將之找出來！」

風雷雨電一齊點頭，電沉吟接道：「雲飛揚的外公那兒倒是要着意一些。」

「不錯。」雨同意。「我們不是一直都有人留在那附近?」

× × ×

逍遙谷的人的確一直沒有撤走，所以雲飛揚才進村口，便已被發覺。

他的畫像早已被繪好多份，分派給逍遙谷的人來辨認，何況他問路時那座茶寮，本就是逍遙谷的一個暗卡。

雲飛揚卻一些也瞧不出來，他的江湖經驗實在太少，心思也不夠精細。

離開的時候他雖然不太懂事，但現在看來，周圍的環境，仍然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有些人看來亦似曾相識，那些人卻都以奇怪的目光望着他。

幾個村女跟在後面，指指點點，對於這個陌生人，似乎有很大的興趣。

他並沒有理會，思索着向前走去。

——左面有三株丹桂，右面有一幅竹林。

× × ×

風吹竹濤一陣又一陣，一種難以言喻的寂寞瀰漫在天地間！

一株丹桂樹下的一方巨石之上，悠然挨坐着一個老蒼頭，不住在吸着水烟，偶然望一眼對面顫搖的竹林，若有所思。

雲飛揚緩步走來，目光盯着那個老蒼頭，雙眉不覺的輕蹙起來。

老蒼頭沒有在意，雲飛揚在老蒼頭面前停下腳步，呆盯了一會，蹲下來。

老蒼頭終於在意，側首望一眼，一口烟噴在雲飛揚的面上。

雲飛揚一陣眼酸，嗆得乾咳了幾下，老蒼頭忙道：「對不起——」

「不要緊——」雲飛揚揉了揉眼睛，傻笑了起來。

老蒼頭亦慈祥的一笑。「外來的?」

雲飛揚搖頭，老蒼頭也搖頭。「年青人學得這樣不老實並不是一件好事。」

「我沒有說謊！」

「那你知道我是那一個?」

「你……」

雲飛揚才說出一個「你」字，老蒼頭已截住。「你當然不知道，可是這條村的人，又有誰不知道我雲老頭。」

一頓又說道：「這條村的人也沒有一個我不認識，我可是沒有見過你。」

「他們什麼時候改叫你做雲老頭?」雲飛揚反問。

雲老頭一呆。

「我記得我離開的時候，這條村的人，都跟着桃姐的口叫你做雲相公。」

雲老頭吃驚的望着雲飛揚。「你離開這裏有多久了。」

「十三年有多了。」雲飛揚笑笑。「我是十三年前的清明離開的。」

「十三年前?清明?」雲老頭沉吟起來。

「你眞的認不得小飛了?」

「小飛?」雲老頭突然叫起來。「你是小飛?」

雲飛揚噗地跪下。「外公！」

這一聲外公叫得雲老頭老淚縱橫，雙手捧着雲飛揚的臉，細意的端詳。

雲飛揚亦感覺有些鼻酸。「外公，你給我打的那個紅布小包袱我沒有留着，否則……」

「你眞的是小飛，眞的是小飛！」雲老頭的一雙手顫抖了起來，語聲亦顫抖。「來！快進來！」拖了雲飛揚就走。

才走進大門，雲老頭又停下，手一探。「這麼高了，你離開的時候……」

「只有這麼高。」雲飛揚手指着門框上的一道刀痕。

雲老頭大笑。「你還記得外公在你離開時，給你刻下的這道刀痕?」

雲飛揚點頭。

「這就十三年的了。」雲老頭感慨之極，一面走進去，一面問：「你武功是學好了。」

雲飛揚搖頭。「我也不知道。」

「那你是有事下山，順道來一探外公的了。」

雲飛揚又搖頭。

「偷走出來?」

「逃出來！」雲飛揚垂下頭。

「什麼?逃出來?」雲老頭追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武當發生大變，主持被人暗殺，所有人都寃枉我是兇手，要殺我，我怎能不逃?」

「什麼，他們寃說你殺了主持?」雲老頭用力搖頭。「你怎麼不跟他們說清楚呢?」

「他們根本不給我分辯。」雲飛揚苦笑，「外公，我實在不明白。」

「不明白……」

「我是主持親自帶上武當的，可是他始終不肯收我做弟子，又不肯正式授我武功，只叫我在山上做担水燒飯的工作，一任我怎樣懇求，都無動於中，反而在深夜，化裝成一個黑巾幪面人，在後山一處沒有其他人到的地方將武當派的絕技一一傳給我，若不是他死前吩咐我到他的房間拿一方玉玦，看見了那襲黑衣，到現在我還被蒙在鼓裏。」

雲老頭只是聽，沒有作聲，神色卻越來越凝重，雲飛揚終於察覺，奇怪地追問：「外公，你到底在想什麼?」

雲老頭如夢初覺反問：「青松眞的什麼也沒有跟你說?」

「說什麼?」雲飛揚更加奇怪。

雲老頭沒有立即回答，轉走向旁邊的房間。「你過來。」

雲飛揚走了過去。「這是我娘親的房間。」

「你還記得就好了。」雲老頭將房門推開，走進去。

小小的房間，陳設雖然很簡單，卻令人看來有一種脫俗的感覺。

雲飛揚四下一望：「跟我離開的時候好像一樣。」

「事實一樣。」雲老頭在左側牆壁之前停一下。

牆壁上掛着一幅畫，雖則已褪色，畫着的一男一女仍然是栩栩如生。

男的英俊瀟洒，女的亦是天姿國色，非常登對。

雲老頭手指那個女的畫像。「小飛，你可還記得這個……」

「是娘親。」雲飛揚目光突然凝結在那個男的面龐上。

「這個呢?」雲老頭接指那個男的。

「好像是主持！」

「不錯，他就是青松——也就是你的父親羽萬里！」

「我的父親?」雲飛揚瞪大了眼睛。

「十三年來父子朝夕相見，卻不能相認，也實在難爲他。」雲老頭歎息。

雲飛揚聽得直眨眼。

雲老頭歎息接道：「你娘是我惟一的女兒，自小我就很疼她，也還算孝順，就在她十七歲那一年，你爹來探我，住在我家中，你娘跟他是表兄妹，自小就玩在一起，久別重逢更就親密，當時我也曾勸過你娘，長大了就不能夠再像小孩子那樣，要知道避忌，可是你娘沒有理會，結果在你爹離開之後不久，就發覺你娘懷了你，卻又不知道你爹去了那兒，你娘於是終日

以淚洗臉，終於傷心過度，在你出世之後不久病逝。」

雲飛揚聽得怔在那裏。

雲老頭接下去：「之後過了六年，你爹終於回來，知道了這件事，非常難過，在你娘的墳前跪了三天三夜，最後他懇求我，讓他帶你上武當山。」

雲飛揚總算完全明白，盯着青松的畫像，恨恨的說：「爲什麼他總是不肯說出來，還要我飽受譏諷，被別人笑罵爲小雜種？」

雲老頭一聲歎息。「當時他已是武當派的掌門，爲了武當派的存亡，怎能不狠起心腸？你若是給人笑罵作小雜物，肯定他絕對不會好受。」

雲飛揚垂下頭，在他的記憶中，的確難得見青松歡樂過，眉宇終年難得一開。

雲老頭移前兩步，輕撫雲飛揚的頭顱，又一聲歎息。「不管怎樣，這些事都已經成爲過去，你也就忘記了算了。」

「不！」雲飛揚雙手握拳。「我一定要找出兇手，洗刷自己的罪名，替主持——替爹他報仇！」

他說得很堅定。

「報仇？」雲老頭雙眉不禁又深鎖。

× × ×

急風——

一條人影隨風一掠數丈，雙袖一振，飛雲一樣捲向天帝的咽喉。

那是風，逍遙谷之中只有風才能夠這樣隨風飛行，才能夠充份發揮流雲袖的威力。

天帝一閃便避開，身形原勢一拔再一拔，「梯雲縱」連變三式，非獨避開流雲袖，而且還閃開雨的大部份暗器，左手一抄，再將其餘的以袖捲下來。

雨第二把暗器緊接出手。

天帝凌空一翻，雙手各捏了一支百花針，其急亦如雨，迅速啄下，竟然將射來的第二把暗器一一啄飛。

這一份眼睛之銳利，動作之迅速，判斷之準確，簡直匪夷所思。

雨的百花針根本就沒有多長，一把射出就是七七四十九支，要將之避開已經不容易，何況要凌空將之啄飛。

雨看在眼內，不由得驚歎失聲，雷斬馬刀已向天帝當頭劈下去！

天帝身形斜落，雙掌隱作霹靂聲響，「叭叭叭」三聲，接連三掌，都正擊在刀背之上。

雷膂力驚人，但仍然被天帝的雙掌將斬馬刀震開，大喝聲中，再一刀刺出！

天帝身形一翻，雙掌疾按在刀身上，倒豎蜻蜓，凌空急滾，「哧」一聲，電閃電一劍迅速刺至！

天帝凌空身形再一滾，雙掌一合，竟然就避過來劍，再將來劍夾在雙手中！

他也就雙掌夾劍，倒衝了回去，一脚倒踼電面門，電左拳立即擊出。

天帝那一脚，却只是虛招，一踼即收，雙掌接一鬆，雙臂陡振，「呼」的飛上激流中那方巨石之上。

風雨雷電身形隨即一合，都是一臉駭然之色。

天帝在巨石上盤膝坐下，大笑。「好，你們的武功果然沒有退步，相反精進了很多。」

雨嬌笑。「還是不及你老人家。」

天帝大笑不絕，雷接問：「我們的武功比起武當的六絕如何？」

「遜一籌，」天帝的笑聲一頓。「更就難以與天蠶訣相提並論的了。」

雷大爲氣餒，天帝接問道：「你們有沒有嘗試過四人聯成一個陣，一齊出手攻敵？」

風搖頭。「沒有，我們所練的武功無一相同，又如何聯成一氣？」

雨接口：「不錯，尤其是到我的暗器出手其他人便要讓開的了。」

天帝笑道：「你的暗器難道一定要下雨一樣一把撒過去？」

雨頓有所悟。「風曾經說過，可以用武當的一手七暗器手法，來補充我的變化不足。」

天帝道：「他沒有說錯。」

雨一笑。「那要看你老人家的了。」

天帝拈鬚微笑，一臉得色。「由明天開始，我就將武當派的六絕斟酌傳授給你們，一方面設法令你們組成一個風雨雷電陣，以祈能夠發揮最大的威力。」

風點頭。「看來你老人家已經胸有成竹，並不是信口開河。」

天帝大笑。「寒潭二十年，我一直就在想着如何才能夠擊敗武當、無敵，使碧落一門再雄霸江湖。」

雨歎息。「我們却是在兩年前才想到讓玉書混進武當派偷學六絕。」

「自信並不是一件壞事。」天帝輕捋鬍子。「雖然遲一些，但能夠反省知道取捨，亦需要很大勇氣。」

「你老人家仍然在武當山上，却是我們的意料之外。」

天帝的面色立時一沉。「若是不將武當派夷爲平地，難洩我心頭之忿。」

風笑道：「武當山現在已亡了一半，有玉書裏應外合，要滅武當已不成一個困難，倒是無敵門……」

「我們練好了武功，又何懼獨孤無敵？」電不以爲然。

天帝不住點頭。

「一切倚仗你老人家了。」雨補上一句。

天帝又大笑。「這些年不見，你的嘴巴還是這麼會說話。」

雨嬌笑，風情萬種，天帝一揚眉，接道：「樣子也沒變，看來比十年前還要漂亮。」

「你老人家又說笑了。」

電一掠已斑白的頭髮。笑接道：「三姐駐顏有術，却是秘而不宣。」

「你又不是女人，這麼着重容貌幹什麼。」天帝呵呵大笑。

這笑聲未絕，瀑布陡開，一個錦衣女孩子走了進來，也竟就是日前被萬毒仙翁苦苦追迫，遇上雲飛揚，合力將萬毒仙翁擊殺的那個女孩子。

天帝立即發覺，目光一轉，一亮。「怎麼這裏還有一個這樣漂亮的女孩子？」

雨目光亦自轉過去，冷哼一聲。

「是誰的女兒？」天帝接問。

「她不就是香君了？」風應道。

「香君？」

「也就是玉書的妹子，你老人家的孫女兒。」雨又一聲冷哼。「她很討厭我們，一個人孤單到處走，難得有幾天留在谷裏，聽說是尋訪名醫，學如何醫人。」

天帝沒有理會，只是怔怔的望着傅香君。

傅香君只是瞟了他們一眼，低着頭，一旁走過去，雷忍不住喝聲：「香君！」

傅香君停下脚步，淡然望了雷一眼。

雨冷冷一笑，接道：「香君，你爺爺回來了。」

「爺爺？」傅香君的目光轉向天帝。

天帝露出了一臉慈祥的笑容。「你就是香君？」

傅香君脫口一聲。「你是我爺爺？」

「像不像？」天帝分開了披肩長髮。

「你跟我爹爹，倒有些相似。」

「我是你爹爹的爹爹，不相似才奇怪。」天帝呵呵大笑。

「還不叫爺爺？」雨催促。

傅香君立叫一聲：「爺爺！」

天帝應聲從石上掠到傅香君的身旁。抓着傅香君的肩膀。「好孫女。」

傅香君一些恐懼的感覺也沒有，反而感覺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

「你從未見過爺爺？」天帝笑着問。

傅香君搖頭，天帝接道：「當然了，你出世之前，爺爺已離開了逍遙谷。」一頓又說道：「想不到我有一個這樣美的孫女。」

傅香君的臉頰一紅。「前些時大哥有信回來，說你被囚在武當山的寒潭……」

天帝沉聲道：「二十多年了。」

傅香君接問：「爺爺雙脚都好了？」

天帝立時感覺雙脚一陣酸痛。「都是武當派的人不好，若不是下山時殺他們一個痛快，眞還嚥不下這口氣。」

話口未完，半身不覺一栽。

傅香君急忙扶住。「爺爺，你其實腿沒有完全痊癒？」

「差不多的了。」

「待我替你看看……」

天帝一怔，笑不攏嘴。「你到處尋訪名醫，原來就是爲了爺爺。」

傅香君沒有分辯，風雨雷電也沒有作聲，對天帝，他們顯然有一種根深蒂固，强烈已極的敬畏。

天帝對風雨雷電道：「我們明天再談武當派六絕的事，今天我要跟我這個好孫女聚聚……」

語聲未已，瀑布又開，無面人飛掠進來，隨即在一方石上跪倒。

天帝語聲一頓，轉問：「是不是有什麼消息。」

「是雲飛揚的！」

「這小子去了那兒？」

「他外公——」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風冷笑。「這個人留下來必成大患。」

「必須斬草除根！」雷隨手一幌斬馬刀。

「我去！」電接上了口，握劍的手一緊。

天帝搖頭。「這小子是武當派的人，還是我親自走一趟，去收拾他！」

風立即搖手。「老祖宗方才回來，又豈能要你老人家再奔波。這種鷄毛蒜皮的小事，還是我們去解決好了。」

電接道：「一個雲飛揚，就是我一個人已够應付有餘。」

天帝方待說什麼，雙脚又一陣酸痛，不由一皺眉，終於一揮手。「好，這件事交給你們。」

電搶着道：「交給我就成。」目光轉向風，雨。

雨沒有任何表示，雷尚未說話，風已經點頭。「四弟走一趟相信已經可以。」

電向天帝一揖，長笑一聲，一聲「我們走！」人與劍合成一道飛虹，射進瀑布內，無面人如影隨形。

瀑布剎那又恢復原狀。

× × ×

接近黃昏，雲飛揚呆坐在院子的一張竹櫈子，雙手托腮，苦思不已。雲老頭走到他身旁，他才發覺。

「外公。」他連忙站起來。

「又在想着報仇的事情？」

雲飛揚沒有作聲。

「武林其實是一個最多是非恩怨的地方，置身其中，無日安寧，武功不好，固然短命，武功太高，求名挑戰的人如蟻附羶，始終亦有被擊倒一天，正如你爹爹，若不是身爲武當掌門，又怎會橫死，倒不如與你娘在這裏安居樂業的好。」

雲飛揚不禁一聲歎息。

雲老頭接一拍雲飛揚肩膀。「不要多想了，天理循環，報應不爽，惡人自會有天誅，你就在這裏伴着外公，再說外公也沒有多少年的了。」

雲飛揚看看那蒼蒼白髮，心頭一陣愴然，終於點點頭。

雲老頭總算鬆一口氣。「那你在這裏坐坐，外公去燒飯。」

雲飛揚立即一把拉住，說道：「外公，讓我來……」

「你燒的餸菜實在比外公燒的好。」

雲老頭目光一轉。「好，你去燒飯，外公到柴房那邊拿些乾柴來。」

雲飛揚尚未來得及阻止，雲老頭已舉步走了過去，看着他佝僂的背影，雲飛揚更感觸。

柴房的門關着，雲老頭走到門前，方待將門拉開，一支狹長的劍就穿過門板刺出來，刺入了雲老頭的心臟！

雲老頭一聲悶哼，當塲氣絕，雲飛揚那邊已經轉身舉步應聲回頭，就看見雲老頭後背的衣衫已經被鮮血染紅，七寸劍尖穿背而出。

「外公！」雲飛揚面色大變，一聲驚呼，急撲過去！

那道門連帶雲老頭的屍體立時「砰」地飛起來，迎面向雲飛揚撞來，一個面白衣白髮白的怪人手仗六尺長劍如電射出，一劍急刺雲飛揚的咽喉。

雲飛揚才將外公的屍體接下，劍已經刺到，偏身急閃，讓開要害，左肩仍被劍劃傷一道血口。

「誰！」雲飛揚當然不認識電，喝叱聲中，反手已將竹櫈抄起來。

電一劍落空，「刷刷」又是幾劍刺去，雲飛揚將外公的屍體往地上一放，身形翻滾，連閃幾劍，正要撲前去，電身形已

拔起來，掠上了柴房瓦面。

雲飛揚手中竹槐立即擲出，但隨即被電劍破碎在空中。

電身形一頓，如飛掠出，雲飛揚那肯罷休，抄過旁邊的一支晾衫竹竿，一縱身，亦掠上瓦面。

那片刻之間，電已經飛掠過那一片竹林，雲飛揚竹竿瓦面上一點，亦掠上竹林之上！

即時竹葉一分，無面人一劍從下疾刺了上來，這一劍出其不意，雲飛揚急怒之中，實在不容易閃避得開，可是他仍然閃避開了！

裂帛聲中，劍從他的左腰刺過，劃了一道血口，他身形及時一側，斜掠丈外！

無面人也不追擊，身形一沉，直往竹林下瀉落。

雲飛揚左手掩腰，沒有理會那個無面人，繼續往前追！

過竹林是一片平地，再前却是一片懸崖。

電冷然立在平地上，看着雲飛揚掠下來，無面人同時在竹林中竄出。

雲飛揚腹背受敵，身上又已負傷兩處，但並無懼色，瞪着電，喝問：「我外公與你們到底有什麼仇恨，你們要下這個毒手。」

電一字一字的道：「我們要殺的不是你外公，是你！」

雲飛揚又是一怔。「我？」

「正是你！」電人劍一長，一道飛虹疾射雲飛揚！

雲飛揚竹竿當槍使用，展開武當鎖喉槍的絕技，刺向電咽喉。

電劍長六尺，雲飛揚竹竿丈八，平地廣闊，正合施展，實在上佔盡優勢，可惜的就是，他用的只是一支竹竿！

利劍與竹竿相交，對拆到第十七式，「刷」一聲，竹竿已經被削斷三尺一截！

電人劍接化成一團光球，迅速的滾向雲飛揚，他的劍法本是以刺削見長，這一變，目的顯然就是在削斷雲飛揚那竹竿！

雲飛揚一看來勢，已知道對方心意，連退七步，「颼」聲，無面人錐子一樣的那支劍已經刺來！

雲飛揚偏身急避，一竿反掃，無面人劍一挑接下來，人與劍齊被震開。

那支竹竿立時又斷下三尺，電並沒有放過任何的機會，趁機欺上，再一劍，雲飛揚急收竹竿，但仍被再削斷一尺。他更加驚怒，竹竿一震，彈出了一團竹影，一圈一插直迫電面門。

電長劍滾花，雲飛揚沒有理會，竹竿刺到一半又一彈，一插變成了十三插！

電一聲：「好！」劍勢竟被迫得一頓，雲飛揚竹竿直入空門，急插電胸膛。

也就在這一刹那，無面人一劍突然橫來，將竹竿截住，電即時人劍迫前，「刷」的劍直削入竹竿正中，那支竹竿迅速一開爲二。

電也就乘這破竹之勢直迫向雲飛揚。

雲飛揚眼看着那支竹竿齊中迅速的兩邊分開，劍光一道，直向自己削過來，當機立斷，立即鬆開竹竿！

那支竹竿刹那分開了兩邊，電劍勢未變，直迫雲飛揚！

無面人一劍同時刺出！

雲飛揚深吸了一口氣，身形直往上拔起，右脚尖接往左脚背一點，再拔起一丈，離地竟四丈之高。

他抛肩甩臂，便待向竹林那邊掠回，劍留在屋內，只要劍在手，他自信就可以應付得來。

電與無面人同時拔起身子，無面人的劍當然傷不到雲飛揚，但電劍長六尺，却就够上分寸！

血光一閃，雲飛揚左小腿就多了一道傷口，身形不由一沉！

無面人一劍，立即亦削在雲飛揚右臂上！

雲飛揚身形急翻，「霍」地一個風車大翻身，向後倒翻了出去！

電劍緊追，劍光一道匹練也似，凌空追刺雲飛揚！

裂帛聲響，雲飛揚又吃一劍，胸前血如泉湧，身形着地。

電的身形亦落下，大喝一聲，一劍横揮，疾削過去。

雲飛揚急閃，不知道已置身懸崖邊，一退便失足，一聲驚呼出口，人就跌了下去！

驚呼聲由高而低，而消失。

懸崖萬仞，下臨大海，這樣跌下去，縱然不粉身碎骨，只怕亦難免命喪大海之中。

電以劍作杖，策杖移步到懸崖邊緣，目光一落，施即就仰天大笑。

沙啞的笑聲，就像是一隻裂開了大鼓猛被敲擊，一下下動地驚天。

天蠶訣

武當山上的大鼓却是完整無缺，每一聲鼓响都是那麼沉雄。鐘聲也一樣。

在鐘鼓聲中，傅玉書終於出關。

戴上紫金冠，再從燕冲天手上接過鐵符，傅玉書正式成爲武當派的掌門人。

那道鐵符，也就是開啓修眞閣鑰匙。

武當的七絕秘笈也就藏在修眞閣內。

修眞閣說不上銅牆鐵壁，但四面牆壁都是以巨石砌成，厚逾三尺。

對門的那面牆壁之前，一排放着七個奇大的石匣，每一個石匣的上面都刻着兩個篆字，左起數是兩儀，霹靂，七縱，右起數是雙節，開山，鎖喉，當中一個刻的就是天蠶二字。

這七個石匣內藏的也就是武當派的七絕秘笈。

傅玉書反手將石門掩上，目光落在當中那個石匣上，現在他總算得償所願。

他看着當中那個石匣，內心實在是感慨萬分，倫婉兒楚楚可憐的形象不覺出現眼前。

燈光下，他的眼神逐漸迷濛起來，一會又回復堅定，冷酷，尖銳。

他舉起脚步，却不是走向當中那個石匣，而是走向左面第一個。

「格格」聲中，他先後將左右六個石匣打開，冷冷的望了匣中的秘笈一眼，然後他就笑起來。

很得意的笑，這六種絕技在他已根本談不上秘密，他雖然還未强到雲飛揚的境

界，但已在武當其他弟子之上，所以殺白石，謝平，在他，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了。

他笑着將當中那個石匣打開。

一本與六絕秘笈同樣的册子放在石匣中，上面篆字寫着天蠶訣三字。

「天蠶訣！」傅玉書捧起秘笈，一雙手顫抖起來語聲亦起了顫抖。

他小心翼翼的捧着那册天蠶訣，惟恐一個不小心，就會摔碎在地上似的，走到閣中的蒲團盤膝坐下。

然後他一頁頁翻開，細讀起來。

那的確是一種很奇妙的練功心法，還有招式圖解，並不會太難明白。

傅玉書看得如痴如醉。

那只有二十頁，最後一頁之上，寫的却不是未完的口訣，也不是最後的一式。是四行十六個字。

掌門口述，不錄經傳。

至高境界，換骨脫胎。

這最後一頁翻過，傅玉書目光及處，怔住在當場。

「掌門口述，不錄經傳，」傅玉書脫口一聲呻吟，「怎會這樣？」

×　　×　　×

「這要說，得由四十年前說起——」燕冲天替傅玉書解開心中疑團。

對於傅玉書的一入修眞閣就看天蠶變，隨即來追問自己原因，燕冲天雖然也覺得是心急一些，但沒有太大疑心。

「四十年前——」燕冲天接下去。「祖師枯木，與無敵門夏侯天聰齊名江湖，武當派，無敵門世代成仇，他們自然難免一戰，當時夏侯天聰的滅絕魔功已練至第六重，自負必勝，但祖師亦練成天蠶功，天蠶破滅絕，還是將夏侯天聰重傷，無敵門消聲匿跡，武林亦歸於平靜。」

傅玉書雖然聽得不耐煩，並沒有表露出來，也沒有催促。

燕冲天接道：「却也就因此，不少人覬覦天蠶訣，本與武當無敵鼎足而三的碧落賦中人，更就混入我們武當派做火工道人，也就是後山那個老怪物偷學其他六絕之後，更伺機偷入修眞閣盜取天蠶訣。」

「被發覺了？」

「他是被祖師遇上了，不敵而跪地求饒，自稱是受人指使，出示一封信，祖師一時疏忽，隨便將信拆開，就爲信封內所藏的毒粉弄瞎了雙睛，再死在他的暗算之下，我雖然趕到，將老怪物拿下來，祖師已氣絕，來不及將口訣留下，天蠶訣也就從此而失傳。」

傅玉書目光一閃：「可是師叔你？」

「是强練。」燕冲天歎息，「只因爲獨孤無敵青出於藍，二十年前，滅絕魔功便已練至第六重，你師父青松一戰大敗，惟恐六絕再練下去，亦未必能够抵禦獨孤無敵的滅絕魔功，所以我與你師父青松商量過之後，決定交由我來强練天蠶訣，希望練到最後，能够悟出最後一式的變化，悟出天蠶訣的眞締，這一練，就是二十多年。」

燕冲天感慨之極。

傅玉書追問道：「師叔還沒有參悟得透。」

「還沒有，」燕冲天搖頭。「參悟不出這最後一式，天蠶功根本發揮不出威力，這二十多年，我是白練了。」

傅玉書傻了臉。

燕冲天苦澀的一笑。「你六絕才練了鎖喉槍，還有其他五絕，也够你練的了，你就先練這五絕，看這段時間之內，我是否能够參悟得透。」

傅玉書只有苦笑。

表面上傅玉書的確只學了鎖喉槍一絕，事實上其他的五絕他已經由天帝那裏學成。

所以拜別了燕冲天，他沒有再回修眞閣，直接回雲房，越想也越氣惱，看到酒就想到借酒消愁。

酒入愁腸愁更愁，越喝越多，不覺拿出倫婉兒送給他的那個小香囊。

香囊依舊，人事全非，傅玉書不禁悲從中來，擲杯地上，手握香囊，帶着七分酒意，跌跌撞撞的推門走出去。

×　　×　　×

夜已深，倫婉兒仍未入睡，在床上輾轉反側，面頰消瘦，人甚憔悴。

「砰」的一聲突响，彷彿有什麼撞在門上，倫婉兒一驚，不由自主跳下床，移步到門前！

門外有喘息聲，傳進來，隱約有人在聲聲呼喚。「師妹，師妹！」

倫婉兒聽得出那是傅玉書的聲音，考慮了一下，還是忍不住將門拉開。

傅玉書立時跌進來，倫婉兒忙一把扶住，驚問：「師兄，你到底怎樣了？」

傅玉書一身酒氣，醉眼矇矓，喃喃道：「師妹，是我辜負了你，師妹。」

倫婉兒聽得眞切，不禁悲從中來，也就在這個時候，隱約有脚步聲傳至，倫婉兒一看傅玉書這樣，若是給別人看見，也不知又會怎樣說話，忙將傅玉書扶到椅上坐下，再將門掩上。

脚步是由遠而近，再由近而遠。

倫婉兒吁了一口氣，輕扶住傅玉書肩膀：「師兄，你怎麼喝這麼多酒？」

「不要扶我——」傅玉書掙扎而起：「我要去找婉兒……」

倫婉兒一呆：「師兄，我是婉兒。」

「你不是，不是的……」傅玉書搖頭：「我辜負了婉兒，誤了她一生，她一定在恨我，怎會再理會我？」

倫婉兒心一酸，眼淚禁不住流下來：「師兄，你坐下先歇歇，我去倒一杯熱茶給你解酒。」强扶着傅玉書在床沿坐下。

傅玉書酒意未消，一聲又一聲：「師妹！」叫得倫婉兒心都碎了。

她强忍悲酸，倒了一杯熱茶，强迫傅玉書喝下。傅玉書總算清醒了一些，也總算看清楚身在何處，看清楚倫婉兒。「婉兒，眞的是你。」

倫婉兒頷首。「是我，掌門。」

「不要叫我掌門，」傅玉書顯得很激動。「我不配做掌門。」

「師兄——」

「婉兒，我害了你！」

「不要說這些了，你休息一下，我扶你回去。」

「我不做掌門——」傅玉書又激動起來。「我這就去找師叔，跟他說清楚。」隨即站起來。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不樂帮使者，計擄鄱陽王妻、子，向內廠侍衞提督曹羽勒索一千萬兩黃金，那晚雙方約會在一處竹林石亭相晤，不樂帮使者到來時，只圖炫耀武功，驀將攔路兩侍衞擊殺，曹羽對此本已不滿，但仍以贖回王妃母子押解歸京爲重，許諾付出贖金，另方面曹羽及其一般手下，均不忿不樂帮使者之跋扈，在其離去時，桑斗、郭元洪、姜野、夏元之在曹羽示意下，擺出四極陣將不樂帮使者圍住，桑斗先發難，詎一招攻出，反陷入危機，眼看不妙，但四極陣勢異常微妙，就在此際——

主僕同命運　變作階下囚

「飛天星」桑斗這邊方一吃緊，彼此都似有了感應！

帶着一聲長嘯，「雙手飛石」夏元之驀地自空而墜，一雙腳尖直取綠衣人的雙眼——

在招法上，這還有個名堂，叫做「巧踢天燈」。

綠衣人在他猛厲的攻勢之下，錯身右側，硬生生把即將得手的招式撤回來——

然而，他的機智，在於緊接着的另一式殺手，右手側翻之間，施展出一招「不樂帮」異乎尋常的妙手——「醉蝙蝠」！

夜雨昏燈下，猝然間閃出了一隻蝙蝠的影子，配合着一聲蝙蝠特有的短鳴之聲，黑衣人快速而酷似蝙蝠的一隻右手，已狠狠的印在了桑斗的左後肩上。

這一擊力道萬鈞，雖說是所擊部位並不是致命要害，却也够瞧的！

「飛天星」桑斗幸有陣力牽制，却也被擊得如同旋風般的轉了出去！

——隨着綠衣人「醉蝙蝠」的掌力之下，在他肩上，頓時留下了深深的一抹血痕！

「飛天星」桑斗一身橫練的功夫雖然沒有就此被毀，聚集在本身的一腔眞氣，却被對方一擊之力打散了，身子一個踉蹌，直向前方倒了下來！

「千手太歲」郭元洪一眼看見，大吃一驚，一聲驚叱，倏地自旁側飛身而墜，一起一落，有如飛星天墜，落身探掌，只一把已抓住了桑斗衣領，月大一聲，已把他摔出了丈許以外！

「飛天星」桑斗，總算在同僚關心之下，免除了綠衣來使再次加身的另一式殺手！

——原來綠衣人所施展的「醉蝙蝠」手法，常常是反正各一，一手追一手，前者爲陽後者爲陰！雙手配合施展，一經中人，必死無異！

果然，就在「飛天星」桑斗身子才自摔出的一刹，另一聲起自綠衣人舌下的蝙蝠鳴，配合着一式陰手已經展出，五股尖銳的指風，擦着「飛天星」桑斗臨去的背影，胡哨似的消逝於夜空之間，却爲旁觀者帶來了無限陰森與恐懼的壓迫感覺！

「飛天星」桑斗僥倖逃過了殺身大禍，幸未身死，可是他的負傷退身，無形中却把聯手的此一「四象陣」爲之解體，頓然渙散無形！

綠衣使者一聲狂笑，把握住此一難能之機，倏地躍身而前，正迎着了「鐵臂神」姜野的來勢！

姜野情急之下，一馬當先猛襲而進，雙方乍然相遇，一連交換了五七式快速手法！

——是時，「雙手飛石」夏元之却由斜刺裏猛然投身過來，一聲怒吼道：「別讓這小子跑了！」

嘴裏叱着，雙手用連環掌勢一連劈出了兩掌，一奔左肋一奔側胸，這一手連環掌勢，配合着姜野的快速進身之勢，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强力！

然而，對方綠衣使者，顯然早已料到有此一式，事實上姜野的出手與夏元之的出手幾乎是一樣的快，四隻凌厲的手掌交插着直向綠衣人身上招呼的一刹間，綠衣人已成功的遁出了他的另一式殺手——

隨着他騰起當空的巨大身影，姜野，夏元之兩個人的身子，各自打了個踉蹌，一前一後的倒了出去！——

兩股血箭，分別由此二人肩窩裏急竄了出來！

綠衣人的兩隻手是那麼的鋒利快捷，有如是兩把利刄，幾幾乎洞穿了姜、夏二人的肩窩。

帶着一聲陰森的笑，就在他二人怒血狂竄的一瞬，綠衣人怒鷹般的軀體已高高的拔空而起，直直的向一株巨松之巔落身下來！

然而，另一個的身軀，却顯然比他要快上一步！

「呼！」一團人影，連帶着巨大的風力，也同綠衣人一般搶先直向樹尖上墜下來！

——這個人的身手堪稱高明之至，較之四名金衣武士確是不可同日而語！

雙方身形在空中甫一交接，已似動了手脚！

——緊接着，松枝大顫，雙方的身軀似乎都有强落之意，耳聽得「克喳！」一聲脆响，不堪巨力負荷的松桿齊中一折爲二！

兩個人，却又似風雨裏斜翅分飛的一雙勞燕，一個落向亭前一個却遠遁撫園！

——落向亭階的，赫然的是那個身爲「內廠」提督的曹大人！——他的一隻右手，緊緊握着拳，滿臉悵恨表情！

遁向撫園的自然是綠衣人了。

一連向前搶了好幾步，綠衣人才收住了他疾猛的身勢，——顯然由於過於吃驚，一張臉已變得蒼白——

遠遠的擰過了頭，眼睛裏就像是噴出了火——

「好個老兒——不樂帮的這個樑子你結上了，我們走着瞧吧！」

話聲出口，眼看着他一個殺腰之勢，箭矢也似的遁身入林而去！

郭元洪一聲叱道：「追！」

颼颼颼！一連四五條人影，緊跟着追了進去！

——這當口兒，郭元洪才轉身亭前，驚愕的打量着面前的曹羽道：「大人你可……好？」

滿臉悵恨的曹羽，忽然一聲凌笑道：「好厲害的小子！」

一面說時，他才把那隻緊緊握住的拳頭緩緩張開來。

却見他手掌裏緊緊抓住一塊掌形的綠色布帛——顯然正是綠衣人那襲綠衣上留下來的！

「噢——」郭元洪驚喜的道：「大人原來已經傷了他了！卑職這就繼續綴他下去——」

「不用了！」曹羽冷冷的道：「這一掌我蓄力已久，原打算一掌就結果了他，却想不到他練有異功，竟然生生的把我掌力化解了一半！眞有點不可思議——」

郭元洪嘆息一聲道：「可惜！」

不過，他立刻想起來，激動的道：「大人可是施展的『金豹掌』！」

曹羽黯然點點頭，面色陰晴不定！

郭元洪立刻大喜道：「這樣他必定爲大人獨門豹胎秘術所傷，不怕他不上門求醫了！」

「唉！」曹羽似乎並不如想像中的喜悅——搖搖頭他吶吶的接道：「誰又知道呢？照理說，他在中掌之初，就應該傷勢發作，我所練的『豹胎』之氣，應是無孔不入，只是，看來他却像若無其事……無論如何，今後的十二個時辰，是他的要命關頭，如果過了這個時辰，也許就不再會發作了。」

是時，負傷的幾個——「鐵臂神」姜野，「雙手飛石」夏元之，「飛天星」桑斗都陸續的來到了亭子裏，這其中要算「飛天星」桑斗的傷勢最重，整個左肩頭早已隆隆匯起，很可能骨節都碎了，最重的是他護身眞力，已被綠衣使者掌力震散，要恢復恐非朝夕之事了！

姜野與夏元之傷勢也都不輕；上身染滿了鮮血，雖然都已經自行點穴止血，可是，看過去却亦是痛楚難當，狼狽不堪！

曹羽分別察看了一下他們的傷勢，對其中傷勢最重的桑斗關照了一些療治的必要措施，遂即靜坐一隅，等待着那幾名追躡綠衣人的衛士轉回！

稍後，幾名衛士回來了，却沒有帶回來有關綠衣人的任何消息——

曹羽緊緊咬着牙，這一刹心情至爲複雜，無論如何與「不樂帮」之間的這個樑子已經結上了。

× × ×

雨似乎下得更大了。

綠衣人全身水濕的一逕的來到了他所居住的「鳳來閣」，在他離開之前，像往常一樣，他在院子裏佈下了厲害的陣勢，如非精於此道的行家，任何人休想能擅越雷池一步——一向自負驕傲的他，想不到今夜在對敵一羣大內衛士之餘，竟然險些喪命在曹羽之手！

綠衣人的心情之沮喪憤怒可想而知。

先前他與曹羽動手時，不經意吃對方擊中一掌，雖然仗有「不樂帮」的異功「鐵膚功」護體，當時不曾負傷，也幸而沒有傷了筋骨，只是此刻在雨水浸泡之下，却有一種火辣辣的瘙痲感覺，手摸上去熱熱的，這一個突然的發現，不禁使他暗暗吃了一驚，倒要好好的察看一下，看看傷在那裏。

他一逕的來到了樓上，推開了房門，只覺得房子裏異常的黑，敢情啞僮並不在裏面！綠衣人輕輕喚着啞僮的名字：「大雅！」

「雅」「啞」同音，顯然連啞童自己對這個名字也很欣賞——一連叫了兩聲，沒有動靜。

綠衣人向前跨進一步，一種特殊的敏銳感覺，使他彷彿察覺到近處的呼息聲——同時目光掠處，更似察覺到一個背向長窗的影子。

綠衣人當然不是泛泛者流——然而伏伺在暗處的這個人，顯然心思較他更爲細密——

就在綠衣人心念一動，還來不及採取必要的行動之前，一口冷森森的長劍已經比在了他的頸項之間！

出劍人所以有此一手，顯然也是事先有所推敲，劍尖比處正當綠衣人喉結要害

，先不說這口劍具有異常鋒銳的刃口，僅僅只憑傳自劍尖的內功劍炁，就足可制綠衣人死命於彈指之間！

綠衣人一驚之下，禁不住當場怔住！

那口極其鋒利的劍尖不退反進，近到劍尖已與喉結彷彿有所接觸——

這個部位自然是致命處，即使綠衣人以超快的身法，能僥倖的逃開了對方的這要命的一刺，可是亦難閃對方接下來的「劍掛兩肩」！——這一手劍法名謂「封喉兩掛」，一旦為對方封住了喉頭，只有傻子才會想到脫逃之念！

所以，綠衣人乾脆也就不再動了。

一個嬌嫩可人的女子口音道：「想死的話，你就動動試試看！」

「妳是誰？」

「現在還不到你說話的時候！」嬌嫩的聲音却異常的冷：「到你該說話的時候再說也不晚！」

綠衣人喉結動了一下，覺得一種異常的刺痛，立刻發覺到對方已在運施劍炁逼人了，一股氣勢，只消再前吐一寸怕不立刻濺血當場！

性命相關俄頃之間，綠衣人也只好暫時閉口不言了。

緊接着一隻女人的纖纖柔荑驀地翻起來，綠衣人只覺得上身三處穴道上一陣發麻，已吃對方快速的手法點中了「麻」「軟」「定」三處穴門！

寶劍入鞘，錚鏘作响，接下去一團烤烤大小的火光，出自對方少女手指上，房子裏立刻有了亮光。

出現在綠衣人面前的那個少女，有着「公主」一樣的美麗氣質——事實上她的確就是一個公主——無憂公主朱翠，只是綠衣來使却是第一次看見她罷了！

朱翠轉過身來，就手點亮了几上的燈盞，頓時光明大作，這一剎；綠衣人的眸子却看見了另一個人——一個和自己同樣不幸的人！

啞僮——大雅！

直直的站立在窗側一偶，腰身微拱，一動也不動，簡直就像一具木偶！當然不用說，他也是被人點了穴了。

不用說點他穴道的也自然是面前這個少女了。

綠衣人忍不住冷笑了一聲：「妳好大的胆子——」

他身子雖被定住，但是却不碍他的出口，那雙咕嚕嚕在眶子裏轉動不巳的眸子，更是佈滿了血絲，像是忿怒巳極，加上被雨水打濕的頭髮、鬍子，那份樣子眞有的嚇人！

「我的胆子比你想的還要大的多！」

——朱翠拉過一張椅子，在他對面坐下來，手裏提起一面綠光晶瑩的長形牌子，有意的出示於綠衣人面前——

「這個東西大概是你的吧！」

綠衣人睚子睜得更大了，喉嚨裏哼了一聲：「妳竟然敢私翻我的東西！」

「不錯，我的確是翻看過了！」朱翠冷冷的道：「原來你並不是眞的沒有名字，你名叫吳明，所以乾脆就叫『無名氏』了！」

綠衣人怒視着她，問道：「妳到底是誰？」

「你眞的不知道？」朱翠冷笑着道：「一個曾被你戲要上當的人，你不應該忘記的！」

綠衣人緩緩閉上了眼睛，忍不住又睜開來！

「你知道了吧？」

「哼——」綠衣人道：「這麼說，你就是無憂公主了？」

「請稱呼我的眞正名字！——我叫朱翠！」

綠衣人身子震抖了一下：「失敬了——我們本該早就見面的！」

「不錯，不過現在見過不算太晚！」

「妳……想幹什麼……？」

「我想你應該很清楚我的來意！」朱翠眼睛裏凝聚着無限的殺機：「我雖然年歲不大，可是，也知道很多江湖裏的事，也見過不少江湖裏的人，可是，像你這種無恥、卑鄙的人，却是第一次見過，甚至於聽說過！」

顯然默認了叫「吳明」的綠衣人臉上一陣發紫，冷笑了一聲道：「我總算欽敬了妳的厲害……哼哼，我巳經知道妳的來意了！」

「那你就實話實說吧，」朱翠强忍住心裏的怒火：「我母親和弟弟以及全家人，你藏在什麼地方？我要你馬上帶我去見他們！」

「太晚了！」

朱翠不禁陡然吃了一驚道：「你說什麼？」

吳明冷笑道：「用不着害怕，他們都還活着，而且我保證他們活得好好的，日常生活不見得就比以前王宮裏差，這一點妳大可放心！」

朱翠總算鬆下了一顆心，怒視着他道：「你說的太晚了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們早巳經離開了漢陽。」

「現在那裏？」

「在——在一個很遠的地方！」吳明身子微微戰抖了一下，試圖着運用本身氣機衝向穴門，想自行解開穴道，但是並沒有成功！

「難道他們巳經被押回『不樂島』上去了？」

吳明冷笑着，看了她一眼：「這一點恕我無可奉告！」

「這麼說我沒有猜錯了！」朱翠緊緊咬了一下牙：「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吳明一雙眸子在她身上轉着：「久聞無憂公主，美艷絕倫，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咧開嘴嘿嘿笑了兩聲，吶吶道：「妳是我這一生所見過最漂亮的女人……」

「胡說！」朱翠杏目圓睜着：「你再敢胡說八道，我就殺了你！」

說時，她右腕微振，龍吟聲中，長劍再次出鞘，劍光乍閃，巳破開了對方的胸衣！

綠衣人吳明並不曾為這番氣勢所嚇阻，一雙赤紅的眼睛閉了一下，竟然大笑了起來。

——由於他穴道被封，氣機不通，這番大笑，為他帶來了極大痛苦，一剎間眼淚鼻涕都淌了出來！

「我說妳美——妳居然要殺我！」吳

明顯然有恃無恐的道：「妳只是嚇唬着我玩罷了，妳是不會殺我的！」

朱翠生氣的道：「為什……麼我不會殺你？」

吳明嘿嘿笑了兩聲：「妳當然不會殺我，妳只是想留下我和啞童作為人質，用來交換妳的家人，哼哼！」

朱翠「鏘」的一聲合劍入鞘，一時面若春風——「你說的不錯——這正是我的想法。」

——這一剎她的氣似乎消了不少！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你能說我的這個方法不好？」朱翠退後幾步，在原來的位子上坐了下來！

吳明被自己眼淚鼻涕，弄得十分的難受——

「帮帮忙好不好？」他眸子裏顯示着痛苦：「為我揩一下！」

「這是你自作自受！」

吳明「吭」了一聲，調侃着道：「人漂亮，就是生氣的時候也漂亮！」

朱翠冷笑道：「你以為誇我漂亮，我就會放了你，哼！你眞是作夢！」

吳明「哧哧！」笑了兩聲道：「我這次出來，除了奉令為不樂帮辦事以外，另外還要為自己辦一件事，妳可知道是什麼事麼？」

朱翠搖搖頭說：「沒有興趣！」

吳明不以為逆的笑道：「我可以告訴妳，我要為自己找個老婆！」

朱翠一時臉臊紅了，想不到對方的話說得這麼粗魯露骨，眞恨不得上前踢他一腳。

吳明那雙顯然閉血過久而發紅的眼睛，無情的瞪着朱翠道：「不瞞妳說，我的三位師尊一直都盼望着我能早日成個家——可是唉……這一次看見了妳……」

話聲未完，倏地身子震了一震，就不再出聲說話，敢情為朱翠隔空點穴手法，點中了他的「啞穴」，吳明這一下可就老實了。

朱翠狠狠的瞪着他，依她個性眞恨不能一劍刺他個透明窟窿，但是想到對方的利用價值，她就暫時吞下了這口氣，不再與對方計較！

「哼！」打量着面前的吳明：「你的罪還沒有受完，往後還有得受呢！」

吳明只能目光直直的瞪着她，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朱翠遂即走向窗前啞童的面前，說道：「本來我可以放過你的，誰叫你上次騙我上當，現在說不得也只好把你一塊帶去了！」

一面說她遂即手掌向對方後頸上快速一拍，解開了對方身上穴道，啞童像是要嘔吐的嗆咳了幾聲，一口氣還沒有喘過來，却為朱翠另一式手法，點中了身上軟麻穴道，頓時有如麵團般的癱在了地上，只是大聲的喘息不巳。

朱翠轉過身來，再走到綠衣使者的面前如法泡製一番，後者一樣的被擺平了。

可笑這個不樂島上的特使，昔日是何等威風，即以其本身武功而論，也是睥睨當今，然而一朝受制於人，却也只有任人擺佈的份兒。

就這麼，朱翠一手一個提起來，冒雨穿窗而去。

× × ×

綠衣特使吳明與他那個叫「大雅」的啞巴童子，直直的睡在兩張繩榻上。

這兩張牀以及他們所被拘禁的這個石洞，都顯然是經過事先準備好的。

石洞够大，光綫也够好，只是想要出去却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兩個人身子都不大方便，原因是他們的下身，都被朱翠用她獨門的點穴手法所制，整個下身形成一種「半癱瘓」狀態，是以可以坐，可以睡，可以爬動，或作極困難的直立移動，想要用力，或是別的非份之想，可就有點不自量力了。

石洞正上方頂部，開有一個圓圓的透明天窗，因此當那扇原有尺許的石頭門緊緊關閉的時候，仍有天光自頂部射入，另外四壁都有特設的氣孔，即使在天氣最悶熱的時候，亦有陣陣清風徐徐貫入。

石洞的後一半，接連着一道淸泉，再一邊是萬丈峭壁，其險峻，足使人驚心動魄，堪稱是飛鳥難登，想當年，這裏原是一名武當修士在此修眞之處，該修士羽化之後，廢置至今，想不到却被無憂公主朱翠臨時派上了用場，用此來拘禁綠衣特使吳明這等身負絕頂武功的人，實在是再恰當不過。

啞僮「大雅」吃了一個紅蕃，喝了半碗泉水，氣吁吁的伏在石案上喘着氣。

吳明却盤膝在繩榻上打坐運功——只見他全身汗下如雨，身上一襲短衫，早巳為汗水濕透，那時原本猛張飛紅中透紫的臉，現在看起來却是那麼的白，幾乎就像死人的那種「灰白」顏色。

「大雅」似乎也注意到了，吃驚的看着他。

吳明運了一會兒內功，却有些力不從心，睜開眼他嘆了一口氣，沮喪的看向啞僮道：「給我一碗水——」

雖是患難中，啞童大雅仍忠心耿耿的服侍着主人。

聆聽之下，他爬着為吳明斟上一杯清泉。

——這裏一切用具齊全，就是升火舉炊也不是難事，一角堆置着不少野芋山藷，這些東西就是放個一年半載也不會發霉，看來對方是打算長時期的把主僕二人拘禁在這裏了。

喝下了一碗水，吳明緊緊咬着牙道：「看起來，這個丫頭是存心在折磨我們兩個了。」

大雅比了一陣子手勢，吳明黯然的點點頭。

「你的忠心令人感動，唉……實在說，她恨我們也是有道理的……只是，我怕就要病倒了。」

大雅頓時嚇了一跳，滿臉驚嚇模樣連連的眨動着眼睛。

吳明哼了一聲，苦笑道：「那一夜，我不小心中了曹羽老賊一掌，當時不會在意，初來這裏時也只覺得有點不適，想不到以後的幾天，却像是打擺子一樣的身子發冷發熱……今天尤其是覺得不舒服……」

大雅又是一驚，慌不迭的伸出一隻手摸了他一下額頭，只覺入手冰涼，嚇得他立刻又縮了回來，一時睜大了眼睛不知怎

麼是好！

「我隨身的一個百寶囊裏，收藏有我們不樂帮的『妙仙丹』，那是開帮祖師爺雲中玉親手煉製的，能治百病，去暑却寒，只是却也被姓朱的丫頭拿去了，要不然就算不能藥到病除，却也不會像眼前這個樣子……」

——！說着他緊緊咬了一下牙，恨恨的道：「這個丫頭心眞狠，也虧她想得出來……把我們弄到這個地方，還弄癱了我們的腿。」

一面說，他大聲的喘着氣，狀是無可奈何！

忽然他翻身坐起來，喘息道：「不行，我們得想個法子出去，要不然我會死在這裏。」

大雅臉上立刻現出了張慌。

「來！你扶着我下床……」吳明吶吶着道：「讓我們試試看，是不是能把門弄開……」

大雅搖搖頭，失望的現出無助模樣。

雖然這樣，他仍然振作着把吳明扶下了床。

「哼！」吳明獰笑着道：「這個丫頭雖然弄癱了我的腿，我還有兩隻手，只要我一天不死，我就能想辦法出去，只是：：他媽的，曹羽這個老賊打的我這一掌，像是有什麼名堂……怪不舒服的。」

大雅在他說話時，已用兩肘膝之力，向門邊爬過去。

吳明見狀怒叱道：「混蛋，還不給我回來。」

大雅被叱得有點莫明其妙，只得又爬了回來。

吳明見狀更爲生氣的罵道：「我們不樂帮的人，豈能在地上爬着走路，要是給三位帮主看見，只怕不活活的打死你這個奴才。」

大雅被此一叱，打了個哆嗦，一時噤若寒蟬，只是他却實在也想不出還能有什麼法子能夠代步，被吳明這麼一罵，只管傻呼呼的看着對方。

吳明冷笑着道：「難道你忘了本帮從『易經』中『地天泰』所化解過來的身法了？」

大雅登時一怔，霍地面現喜色，立時身軀拱起，雙手着地，倒立了起來。

吳明點點頭道：「對了，以後就用這個方式走路。」

——他像是忽然得到了啓示，也像啞僮大雅那個樣子，倏地雙手按地，拿大鼎似的站立起來。

這種「乾坤倒置」易經中卦示「地天泰」的身法，原有大大吉的評數，幻化爲武功之後，更是獨成一家，對於練習氣血功夫的人，大是有所裨益。

主僕二人就用這種方式一直走到了門前。

大雅返身坐好了之後，施展出雙掌力道，用力推向石門，只是推了兩三下就已氣喘如牛。

吳明仍然保持着倒立姿態，見狀道：「蠢材，閃開來，看我的。」

原來他深悉運力之道，一個正常站立或是坐着的人，力量表面看起來，雖像是發之掌臂，其實却得力於丹田，由於他二人均被朱翠以其獨特定穴手法封閉了下盤穴路，是以整個下體已無能着力——然而此刻身子一經倒轉過來，情形便大爲不同，那時着力點便改下盤爲上盤了。

吳明不愧是不樂帮第一弟子，其武功實已得三位帮主眞傳，非但如此，對於運功常識，一般武學理論，却也知悉其法，當下他悟出了這個道理，是以大雅方自退開，他即以雙臂運行，走向石門，以一掌按地，另一掌着力，霍地一掌直向石門上擊去。

這一掌雖說得碍於現況，不能發揮十成功力，却也非同小可，掌力擊處，發出了「轟」的一聲大响，整個石洞都像是爲之震動一下，然而那扇緊閉的大石門，却像是鐵打鋼鑄，休想移開分毫。

吳明於是掉換了另一隻手，再次向石門力擊，如此雙手交替，一連擊出了十餘掌，山洞裏空自迴盪出一片隆隆之聲，那石門却是絲毫未損。

這一來，吳明才知道無懈可擊，當下身子還原坐下，累得頻頻喘息不已。

大雅只是傻呼呼的看着他。

吳明喘息了一陣子道：「不行，我們一定得想個法子出去，要不然，我們會死在這裏。」

一面說，他霍地又倒過了身子來，用雙手行到了壁邊，只見他兩隻手一經搭向石壁，遂即活似一條大壁虎般地，一路向壁頂游去。

畢竟他下體血氣不通，這種運行方式乃是一種極爲消耗內力的行動，只能靠雙腕上的力道，却要一氣完成，實在是極爲不易，以吳明之造詣，若非困於下軀之血氣不通，即使再高上一倍，也難他不住，然而此刻，他却是有些自不量力了，眼看着已將接近壁頂，距離那洞頂天窗不遠，却是氣血不繼，手一鬆直由空中墜落了下來。

「噗通。」一聲，摔得他滿眼金星，一剎間彷彿百骸盡廢，簡直全身都像是散開了一般。

大雅見狀嚇得「嘶啞」的叫了一聲，忙自旋身過去，却見吳明一張臉其紅如血，那樣子就像是一個吹得又脹又大的氣球，隨時都像是要爆炸開來。

目睹如此，大雅一時慌了手脚，當下兩隻手施展出內力，運用內家推拿法直向吳明的身上按去。

不意他不推按還好，這一推反倒出了紕漏，才推了兩下，即聽見吳明大吼了一聲，一時滿臉汗下，當場昏死了過去。

大雅見狀，嚇得三魂出竅，一時面色慘變，連聲啞叫不已，兩隻手更是連連在他身上推動不已。

忽然自他背後傳過來一聲險森的冷笑：「你要是再不停手，他可就死定了。」

那是一種含有男人磁性的低沉口音，一經入耳，給人以無比鎭定的感覺。

大雅乍然聽見先是一愣，緊接着才像是忽然明白過來，倏地回過身來。

這一看不由得使他嚇了一跳。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那扇門竟然敞了開來，而且走進來了一個人。

——這個人現在正直挺挺的站在他背後。

他那麼直直的站在眼前，一身紫色緞子秋衣，襯着他白皙斯文的面頰儀態，有如「玉樹臨風」。

然而，當大雅再次定神看時，顯然吃了一驚。

原來這個人，雖然稱得上十足英俊，却顯然並不健康，尤其是在那雙隱隱光華的眸子下：那雙眼睛，竟然像是鬱積着傷後的瘀血，現出一種暗紅的顏色，而且那張臉也似乎過於蒼白了——這些似乎與他高大偉昂的身軀，顯得有些不襯，然而却自有其威儀之一面。

大雅一看之下，禁不住心頭爲之一震，他雖然不能站起來，却也防備着對方的出手，兩隻手掌交錯着往胸前一抱，以便待機出手。

紫衣人鼻子輕輕哼了一聲，對於面前的這個啞巴並不曾放在心上！

「你先閃開來，讓我看看他的傷勢要不要緊！」

大雅聆聽之下，一雙眸子只是咕嚕嚕在眶子裏打轉，却沒有遵言讓開，顯然對方這個陌生人，還有些放心不過，生怕他會對主人出手加害。

紫衣人冷冷一笑，即不再與他廢話，當下足步跨動，緩緩步進。

大雅頓時大爲緊張，猛地向對方一連劈出兩掌。

他所施展的是劈空掌，雖然碍於下體氣血不通，只有一半功力，可是却也不可輕視——一般人却也是萬萬當受不起，無如紫衣人顯然大有來頭，武功之高，斷非當前這個啞僮所能窺其堂奧。

——此時，他雖然運施功力，一連劈出了兩掌，無如對方却像是毫無知覺，甚至於連他身上的那襲紫色長衣，也不曾輕輕的飄動一下。

大雅一驚之下，不待第二次聚積力道，向對方出手，這一次倒是不勞他費心，顯然對方已向他出手了，其實對方紫衣人壓根兒連手也不曾抬動一下，他只是徐徐的前進着，却由他前進的身勢裏，傳過來一種有異尋常的力道來，大雅迎當下，整個上身都不禁被迫得向後方倒臥了下來。

隨着紫衣人前跨的脚步，這種力道更形加劇，直到大雅直直的睡平不再移動爲止。

紫衣人已來在吳明的身前，後者顯然仍在昏迷之中，他緩緩彎下身子來，先翻看了一下後者雙眼，再把持了一下他的脈門，臉上表情益見深沉。

側過頭來，大雅正在注視着他。

「你坐起來，我有話跟你說。」

紫衣人慢條斯理的說着，話聲一落，大雅立刻就覺出先前所遭遇的壓力頓時爲之消失，他本能的也就隨着對方的話坐了起來。

「你不必驚怕。」紫衣人冷冷的道：「我若是有心向你們出手，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只怕你們無能敵擋，早就沒命了！你主人傷勢很重，如果我不救他，只怕他性命不保！」

大雅一驚之下，臉上顯現出一片費解神色！

紫衣人道：「我可以告訴你，你主人身上受有厲害掌傷，此刻傷勢發作，你可知道此事？」

大雅想了想，忽然明白過來，當下翻身撲地，直向着紫衣人連連叩頭不已！

紫衣人凌笑道：「你這個奴才也有想通的時候！且退開一旁，看看你主人有這個造化沒有？」

大雅點點頭不再多疑，遂移身一旁。

紫衣人探出一隻手，緩緩觸向吳明頂門，忽然掌勢一振，隨着這一振之勢，吳明倏地睜開了眼睛，驀地坐了起來！

紫衣人本能的後退一步，却見吳明身子幌了一下，霍地站了起來——原來他經過方才自室頂下落一震之力，雖然使掌傷因而觸發，却因此將「無憂公主」朱翠的點穴手法自行解開！

雙方一照面，吳明一連打了幾個踉蹌，才把身子定住！——他一身武功得自不樂帮三位帮主傳授，畢竟不同一般，雖說是身上中有足以致命的掌傷，但在未能致死之前，却端的不可輕視！——

「你是什麼人？怎麼會來到這裏？」

一面說時，吳明暗聚眞力，強自把背後掌傷處附近幾處穴路，强行護住，不令像似含有毒質的熱氣四下擴散！

紫衣人似乎早已料到對方之不甘雌服，有心與對方一較身手！

「你先不要管我是誰！我對你總算沒有惡意——而且我知道你身上中有曹羽的『金豹掌』力，此刻已然發作，以你內功，雖然免强可以把掌上特有的毒惡控制住，但是這種傷勢一經發作，却非功力所能制止，一旦發作，便有性命之憂——」

「哼！」吳明瞪大了眼睛道：「你怎會知道得這麼清楚？莫非你是曹羽派來的說客？……哼哼……我只不過一時不察爲他掌力所傷……」

一面說吳明霍地退後了幾步，一雙眸子咕碌碌直在紫衣人身上打轉不已！

紫衣人冷笑道：「你先不必問我是不是曹羽的說客，總之姓曹的加諸在你身上的這種掌傷，湊巧我有方法醫治，換句話說，也只有我才能救你活命，否則你在十二個時辰之後，必然傷勢大發而死，如果你願意死，我倒也無話可說了！」

吳明在他說話之時，早已一面運功調息，自信足可放手與對方一搏——而且他早已看見石門洞開，如能將對方制服手下，即可逃出洞外！

當下冷笑一聲道：「我爲什麼要相信你所說的話？」

紫衣人道：「因爲你非信不可，如果我不救你，你根本就活不過未來的十二個時辰！」

吳明在對方說話時，固然早已蓄勢以待，却也暗中把對方觀察得十分清楚，僅僅由對方神態氣宇上看來，已可斷定絕非易與之輩，心中不禁留下了十分仔細！

「哼！」吳明向前跨出一步：「也許你說的是眞的，但是我這個人生來的怪脾氣，一生只信服比我强的人，如果你的功夫勝得過我，叫我幹什麼我都願意，要是勝不過我，嘿嘿！」

紫衣人臉上現出一抹微笑，却沒有說什麼！

吳明頓了一下，接下去道：「……那麼，你也就用不着來担心我的命了，還是

担心你自己的命吧！」

紫衣人冷冷一笑，微微點頭道：「你說的也不無道理，我久仰不樂帮武功天下知名，那就請教了！」

話聲一落，雙拳微抱，那一雙湛湛眸子，瞬也不瞬直向吳明逼視過來！

吳明已經感覺出傳自對方體魄的凌人氣機，心中暗自吃驚，一時大生警惕——

他一面運功調息，將內力集中丹田，却十分懷疑的打量着對方道：「足下顯然具有武林罕見的身手，想來不是無名之輩，請教大名上下怎麼稱呼？」

紫衣人冷森森的道：「何必多問，只管放招過來就是！」

吳明「哼」了一聲道：「好！」

紫衣人道：「不樂帮武功，被稱爲江湖失傳之絕技，足下既然身當『特使』之任，又是三位帮主所調教出來的唯一傳人，想來必然已得眞傳，何妨施展出來，看看我是否當得？」

吳明冷笑道：「那要看看你是否有這個本事，不樂帮秘功雖有，却也不能隨便出手！」

紫衣人道：「我候教了！」

話聲乍落，只聽見「呼！」的疾風聲響。

只見他身上那襲紫色緞質長衣，倏地脹滿了氣機，活像是吹滿了氣的羊皮筏子那個樣，下擺兩側更像是被強力的風那樣狂飄起來，只此一斑，已足可見其驚人的功力。

吳明鼻子裏哼了一聲，整個身子在這一刹，也慢慢的蹲了下來——他雙手平攤着向兩側分開來，却有一連串密集的骨節響聲，出自他軀體各處骨節！

四隻眸子像是在這一刹間，已緊緊互吸住。

吳明左足向側方踏出了半個圈子，右手却斜着由右肩頭緩緩遞出，擺出了一個「沙鷗別羽」的架式！

紫衣人冷笑道：「幻自『大千門』的『四禽式』，已不足取勝，你還是另外再換一種玩玩吧！」

吳明臉上頓時一驚，倏地收回架式，身子往左翻出雙手下沉着，幾乎已抄近地面上，眼看着即是一式騰身掠起的疾進毒招——

偏偏又爲紫衣人看出了來處破綻——

紫衣人又道：「嬰喜氏的『燕子出巢』，不施也罷！」

吳明怒睜雙目道：「不錯，就是嬰喜的燕子出巢，你可有破解之法麼？」

「哼哼！」紫衣人冷冷笑道：「信不信由你，這個招式在我十二歲隨『大方山人』習技時，已經學過了——當年山人指引，破此法不難，只出指天地而已——」

吳明一驚之下，立刻還原站好——

「啊——這麼說來，你是出自『南普陀』大方老人門下了，失敬，失敬！」

紫衣人搖搖頭，又點點頭，却是未置可否！

吳明眉頭微蹙，心忖着：莫怪對方這等傲氣，敢情是出自南普陀大方山人門下，久聞大方老人十數年前已坐化普陀，其功力過人處在於「沉寂」，這一門武功當年三位師尊中之高立曾有詳細說明，並也有應對之策，心中暗喜，遂即冷笑一聲，重新拉開了另一架式——

身子是那麼無依的斜斜站着，上身緩緩向前伏，右手二指鷹啄般的彎曲向外遞出！

——這一招似乎立刻提起了紫衣人的興趣！

「對了！」紫衣人眸子裏散發出仇焰：「這才是你們不樂帮的不傳之秘，只是倒也不是開天闢地的新招，依我看大概是白鶴高立高老頭的傑作，哼哼！這老兒慣以旁取百家之長，略加幻化，即收於他的百寶囊裏，就拿你這一手來說，就有偸取『黑狐董氏』門中絕技之嫌！」

在他說話時，吳明早已按奈不住——尤其是對方竟然口稱「大師伯」高立爲「老兒」，已是令他難以忍受，却又涉及大師伯有竊取旁門絕技之嫌，正是「斯可忍孰不可忍」——

紫衣人話聲未了，吳明已先行發難，即見他脚下一個墊步，已縱身上前，右手夾着大股勁風，迎面一掌直向紫衣人臉上劈來！

紫衣人似乎對於他的招式變化十分注意，一雙眼睛瞬也不瞬的盯着對方，這時見對方掌式來到，左手忽然抬起，不意吳明這式出手却是詭異多變，霍地向下一沉，兩隻手指活似一雙鋼鈎直取紫衣人乳下「期門」穴道！

這一手既快又準，加上吳明精湛的內勁指力，不要說眞的爲他點中了穴門，就只是爲他指尖上的內力掃中一下，也是非同小可！

奈何，紫衣人此番而來，正是滿腹心機，決計「以身試招」而來，對方的出手，其實早在他意料之中！

——他冷峻的臉上，像是微微含蓄着一些「得計」的喜悅，即見他身形忽然一長，兩隻手恰當其時的忽然抬了起來，一上一下輕輕向外一送，吳明一雙脚步霍地打了一個踉蹌，向外一連蕩出了三步，才行站穩——

一刹間，他臉上充滿了忿怒，更多的疑惑困繞着他——

「你——這一式招法你是從那裏……學來的？」

「沒有人教給我！」紫衣人含着一些微笑道：「是我自己化解出來的！」

「那是不可能的！」吳明道：「不樂帮的絕技，至今還沒有傳到江湖，你怎麼會研究出破解的方法？……」

紫衣人冷森森的道：「那是我的秘密——吳明——」

吳明又是一怔：「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可是立刻他就明白過來：「哦——是朱翠告訴你的？」

「不錯！」紫衣人冷笑道：「不樂帮武功既深又博，你又何必藏拙，我等着你的，再出招吧！」

吳明剔了一下濃眉，有些疑惑的道：「你口口聲聲要我施展不樂帮絕技，莫非你存有什麼用心？」

紫衣人心中微微一驚，却是表面上絲毫不露形跡——

聆聽之下，他冷哂道：「我確是存有

用心，因爲這個天底下的武術絕學，只有很少門派的武功我還不曾見識過，不樂帮的武功正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想見識一下？」吳明冷笑着搖搖頭：「不，由你出手看來，你不像是第一次見識過本門的武功……莫非你以前……？」

紫衣人冷哂道：「我雖不是貴門出身，却聽說過江湖上的傳說，因爲據我所知，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活着的人，曾經領教過貴門武功精髓——」

吳明一刹間臉上現出了殺機——

「你說的不錯——」他足下不自覺的已跨前兩步：「你不是要見識我不樂帮的絕技麼？我倒可以答應你，只是當你見過後，只怕也不能例外——你不後悔麼？」

紫衣人緊緊咬了一下牙，吶吶道：「我不後悔——只要你自信能勝過我——」

吳明哼了一聲，點點頭：「好，你這個人倒是一條少見的好漢子，要是易地而處，我們或可深交一下——」

才說到此，却爲紫衣人諱莫如深的一串笑聲所打斷：「廢話少說，快出招吧，久聞貴門三位帮主，以一套『醉金烏』手法行遍天下無敵手——」

吳明一驚道：「你知道的果然不少，哼哼！莫非你想試試這套功夫麼？」

紫衣人冷冷的道：「夢寐以求！」

吳明點點頭道：「好，我就成全你，也叫你好好開開眼，只是我可以確定的告訴你，這套『醉金烏』招法，爲昔日『金烏門』祖師雲中玉於大漠酒醉斜陽時，無師自通，感天而悟，其微妙處，絕非你可想像，而且招式之中，有凌厲的殺着，每一招都足以能致人於死命，哼哼！只怕我這套招法還未曾施展一半，你已橫屍當地了！」

紫衣人表情異常沉重——也許正因爲他當年曾在這套招法下死裏逃生，由於如此，他才不以爲對方所說有絲毫誇大其詞，事實上吳明之所以這麼說，也因爲他斷定了對方的萬無活理，否則這是他本門的隱私，萬不會對一陌生人面前提起！

「就算我心甘求生吧！」紫衣人冷峭的看着對方道：「把你們這套至今仍不爲外界所知的罕世絕技施展出來吧！」

「好——我成全你就是！」

話聲出口，吳明身子半側着，邯鄲學步似的已邁出了兩步，紫衣人一雙眸子睜得滾圓滾圓——

驀地吳明身子打了個旋風，只見他雙手高舉，交叉着自頭頂盤過，石室裏猝然間起了一陣狂風，那種氣象，眞有飛沙走石之威——

吳明那張臉，在施展此一震驚武林，足傲江湖的本門不傳絕技時，一刹間漲得血也似紅——

敢情這「醉金烏」招法，正如吳明所說，乃昔年雲中玉酒醉大漠，目睹日落大漠；遠方之海市蜃樓，忽發奇想而創出妙絕乾坤之九式奇招——當日雲中玉酒飲薄醉，氣血滿湧上丹田，他無意創始時，正是巧將功力發揮無遺，這一連九式出手，全係只出不入；只攻不守的殺着，設非有十年洗骨易髓之深湛內功，根本就無能施展！

眼前吳明一經展出，正是集全身功力於一傾，大有昔年張良刺秦王於「博浪沙」時之「奮椎一擊」之勢，一經展出，端的是其勢萬鈞，一發而不可收拾。

然而，紫衣人却是那般的鎭定——

當他目睹着對方的出手，正是自己近年來苦心思破，意欲踐雪前恥的罕世奇功「醉金烏」招法時，內心眞有說不出的感觸，說不出是悲抑或是喜！

眼前的情勢，已不容許他再有所深思，隨着對方所展開的身體——吳明一雙大手，就像是雲中之龍，在一陣疾劇的勁風裏，向他身上攻到。

晃忽裏，像是揚起了一天的掌影，這種「醉金烏」手法，每一招每一式在在都在顯示着那個「醉」字，確是「波譎雲詭」令人莫測高深！

紫衣人那雙深沉的眼睛，忽然亮了很多，面對着對方這般猛厲的攻勢，他不退反進——

雙方像是交接了！

却又分開了！

夾着大片風力，吳明的身子，已快速的撲到了石室的另一頭，而紫衣人却像是仍然停立在方才前進的一個「據」點上。

簡直是不可思議！

吳明驚住了——從他研習這套「醉金烏」手法以來，說實話，他還沒聽說過，有人得能在這套招法下苟能倖免！——對方紫衣人何許人也！

「這只是第一式！」紫衣人好像顯得很激動的樣子：「我知道這套招法一共是九招，還有八招，你就一齊展出來給我瞧瞧吧！」

吳明背緊緊的貼在石壁上，眼睛瞬也不瞬的盯着對方，聆聽下，他益顯陰森！

「你到底是誰？」

「還不到我告訴你的時候！」紫衣人目光烱烱的道：「第二招——第二招快過來吧！」

吳明鼻子裏哼了一聲：「放心吧，現在就是我想停手，只怕也不可能了！」

說話時，他那原本看來已經够壯够大的身子，猝然間像是變大了許多，一雙手臂徐徐的向前拱抱着。

紫衣人臉上現出了冷澀的笑，却也有一番內在的緊張。

驀然間，吳明已狂撲過來！

那是一式妙絕古今的「長風一抱」絕姿，人影婆娑，衣衫飄渺，然而這逍遙的身式裏，却隱藏着凌厲的殺機——吳明的感覺彷佛是全身數十處穴道，猝然間都在對方凌厲而尖銳的攻擊之下—

然而畢竟對他來說，是有前車之鑑可以追循，這幾年痛定思痛，朝思暮想的歲月並沒有虛擲！

——紫衣人的身子，在對方這般凌厲疾猛的攻勢之下，忽然間像是個紙人般的打起轉來。

看起來足足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兩個人的身子蝶戀花酣一般的糾纏着，又分了開來！

那麼沉實有力的一雙手掌拍空了！

「拍！拍！」兩聲，石屑四濺，石壁上立刻留下了兩個清晰的手掌印子——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秀凡等人取道前往造化城，沿途連番遭到造化城派出的高手截擊。在幾次遭遇戰中，除蕭蓮花外，兪秀凡、無名氏、石生山均先後負傷，而巫靈則不幸陣亡。雖然如此，但在苦戰中均能克敵致勝，於是一行四衆，繼續鼓其餘勇，向目標進發。經過幾許險阻，此日來至一大宅前，重門深鎖，去路受阻，無名氏、石生山相繼躍入鐵柵，石生山更一馬當先，衝入二門，旦久毫無消息。兪秀凡親自出馬，衝入門去，但見一白衣少女坐於椅上……

點點心頭血　縷縷芳魂情

兪秀凡一皺眉頭道：「姑娘，聽到了在下的話麼？」

白衣少女仍無反應。

不知如何，蕭蓮花已追到了兪秀凡的身後，道：「公子，什麼樣子的姑娘？」

兪秀凡道：「一個身着白衣的少女，盤坐那裏，面泛微笑，不言不動。」

蕭蓮花道：「給我看看。」

伸過頭去，向裏面望了一眼，輕輕歎一口氣，道：「她長的很美。」

兪秀凡道：「哦！」

蕭蓮花道：「任何人看到這樣一位美麗的姑娘，都不會失聲驚叫，是麼？」

兪秀凡嗯了一聲，道：「那又怎樣？」

蕭蓮花道：「所以石生山也沒有發出驚叫之聲。」

兪秀凡若有所悟，道：「你是說，石生山就是受了她的暗算。」

蕭蓮花道：「我沒有這麼肯定，如若是這裏面只有她一個人，石生山會是受了誰的暗算呢？」

兪秀凡點點頭，道：「多謝姑娘指點，咱們過去瞧瞧吧！」

蕭蓮花低聲道：「公子！小心些，玫瑰多刺，前車可鑑。」

兪秀凡道：「我會小心，姑娘，請守在門口。」

蕭蓮花意猶未盡的，說道：「你記着，她可能會用毒，也可能會突然打出一種見血封喉的絕毒暗器，傷害了你。」

兪秀凡道：「多謝姑娘提醒！」

蕭蓮花歎口氣，未再多言。

也許是石生山的突然失踪，在兪秀凡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記憶，也可能是蕭蓮花的警告，提醒了兪秀凡的謹愼。

兪秀凡走的很小心，手握劍柄，全神戒備着。

但事情很意外，一直走近了那白衣少女的身前，仍然未見到任何改變。

距離那白衣少女三尺左右，估計是自己手中的長劍，可以擊中她全身上下時，才停了下來。

冷冷說道：「姑娘，在下兪秀凡。」

一直不言不動的白衣少女突然開了口，道：「我知道。」

兪秀凡道：「在下的劍招很快。」

白衣少女道：「我也知道。你傷了龍字號的劍士。」

兪秀凡道：「姑娘既然知道了，那是最好不過，在下也用不着解釋了。」

白衣少女道：「你只有這幾句話麼？」

兪秀凡道：「我的話很多，但必須有層次的慢慢說。」

白衣少女道：「你請說吧！我在聽着。」

兪秀凡道：「姑娘只要妄動一下，我可能會一劍刺死妳，也可能一劍斬下妳一隻手。」

白衣少女道：「好大的威脅！」

兪秀凡冷冷說道：「我說的很認眞，希望姑娘能相信在下的話。」

白衣少女冷聲道：「所以，我一直坐着未動。」

兪秀凡道：「現在，妳聽着——我一位朋友，剛剛衝了進來，他受了什麼暗算，現在何處？」

白衣少女搖搖頭，道：「剛才坐在這裏的不是我，我沒有見過他。」

兪秀凡道：「剛才，妳——」

白衣女接道：「我剛剛坐下來，你是第一個進來的人。」

兪秀凡道：「妳胡說八道！」

白衣女道：「我說的很眞實，你不信，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兪秀凡道：「姑娘！我在怒火塡胸中，妳最好小心一些，別太激怒我。」

白衣少女道：「我說過沒有見他，就是沒有見他，騙了你，叫我死。」

突然流下了兩行淸淚。

臉上早已沒有了笑容，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淒苦之色。

兪秀凡呆了一呆，道：「妳哭什麼？」

白衣少女道：「你冤枉了我，我爲什麼不哭？」

兪秀凡道：「哦！那就叫剛才坐在這裏的人出來。」

白衣女舉起衣袖，拭去臉上的淚痕，道：「你一定要見他麼？」

兪秀凡道：「不錯。姑娘如若能够交出那個人，那就和姑娘無關了。」

白衣女道：「要見他只有一個辦法。」

兪秀凡道：「在下洗耳恭聽。」

白衣女道：「你先退出去，等一下，再進來。」

兪秀凡道：「爲什麼？」

白衣女道：「因爲，我們每人的工作時間不同，所以，只要你再晚來一會，就可以見他了。」

兪秀凡突然冷靜下來，緩緩說道：「姑娘，等一會，一定是他麼？」

白衣女點點頭，道：「是。」

兪秀凡道：「在下明白了，你們在這裏只有兩個人工作？」

白衣女道：「是。我們只有兩個人，不是他，就是我。」

兪秀凡略一沉吟，長劍突然遞出，劍尖寒芒，直逼在白衣少女的咽喉之上。

笑道：「姑娘！妳小小年紀，能哭能笑，單是這一點本領，就非常人能及了。」

白衣少女道：「你既然不相信我，那就一劍殺死我吧！」

兪秀凡道：「我會傷害妳，但不會把妳殺死。」

白衣少女道：「你爲什麼要和造化城主作對？」

兪秀凡笑一笑，道：「問的好！因爲造化城主，所作所爲，都是傷天害理的事。」

白衣女道：「你要活活的傷害一個女孩子，比起造化城主，也好不了多少。」

兪秀凡神情肅然，道：「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在下敬重的是忠臣孝子，仁人義士，姑娘助紂爲虐，在下不能心存仁慈。」

白衣女冷笑一聲，道：「你說的好聽，冠冕堂皇，但你做的事却未必強過造化城主。至少，造化城主不會欺侮一個女孩子，而且，他對我們很好。」

兪秀凡道：「所以，妳甘爲爪牙，助他爲惡。」

白衣女道：「他有什麼不好，他使人衣食無憂，生活的安居樂業。」

兪秀凡接道：「這個，姑娘怎麼知道？」

白衣少女道：「我身受其恩，難道還不算眞實麼？」

兪秀凡道：「哦！」

白衣少女道：「我本是孤苦無依的小叫化子，衣不蔽體，三餐不繼，造化城主把我們扶養長大，供我們鮮衣美食，傳我們武功，教我們讀書，世間如只有一個好人，造化城主當之無愧。」

兪秀凡嗯了一聲，道：「還有麼？」

白衣少女道：「難道這還不够，我能有今天，全是造化城王所賜。」

兪秀凡道：「如是姑娘說的不錯，那造化城主，眞是一個大大的好人了。」

白衣女尖聲叫道：「你可以殺了我，但你不能侮辱造化城主。」

自進入造化城之後，兪秀凡已然發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造化城中，說服的力量，似是比武功更爲重要。

他滿腹經綸，一腔膽識，更加上伶俐的口齒，表達的能力超過了常人甚多，深具說服之力。

淡淡的笑一笑，兪秀凡還劍入鞘，道：「姑娘！想和在下談談麼？」

白衣少女道：「看你拔劍身手，實是罕見奇才，我也不想你死在造化城主之手，你如肯歸依城主，小妹願爲引荐。」

輕輕吁一口氣，兪秀凡緩緩說道：「多謝姑娘的仁慈。」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不用謝我，應該謝謝你自己。瑕不掩瑜，土不藏珠，你本身具有了很高的條件。」

兪秀凡道：「但如無姑娘引荐，在下也無法歸依城主。」

白衣少女眨動了一下眼睛，道：「你眞的答應了？」

兪秀凡道：「在下可以考慮答應，不過，我心中有幾件疑問，先要請教姑娘。」

白衣少女道：「什麼疑問，你請說吧！我會儘量爲你解說。」

兪秀凡道：「請姑娘給在下片刻時光，我要和同伴們打個招呼。」

白衣少女溫柔的點點頭，說道：「你請便吧！」

兪秀凡提高了聲音，道：「無名兄，蕭姑娘，請進來吧！」

木門呀然一聲，無名氏、蕭蓮花等，魚貫而進。

蕭蓮花望了那盤坐的白衣少女一眼，緩緩說道：「這位姑娘是——」

兪秀凡接道：「造化城中的高人，正圖說服在下，投入造化城中。」

白衣女頷首一笑，道：「一旦兪少俠投入了造化城中，諸位也就獲得了安全，這就叫大樹底下好遮蔭。」

兪秀凡示意無名氏等不要發作，緩緩說道：「姑娘想要在下投入造化城，並非難事，只要能使在下心生敬服，在下立刻棄劍投降。」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姑娘覺着造化城主對你很好，是麼？」

白衣女道：「不錯。他對我恩同再造。」

兪秀凡道：「這正和姑娘勸在下投入造化城的原因一樣，那是因爲我本身具有了相當的造詣，姑娘的聰明才智，才是造化城主把妳收養的主要原因。」

白衣女道：「這有什麼不同，如是沒有他，我就永遠沒有今天。」

兪秀凡道：「造化城主如若能德被蒼生，使天下孤女寒士，人人能如姑娘生活的十分舒適，他不僅可當武林霸主，必將爲萬家生佛，兪某人仗劍當前，誰要危害造化城主，我就第一個不放過他。」

白衣少女道：「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難道還不可信麼？」

兪秀凡道：「在下覺着，姑娘只是造化城主培養出來的工具。」

白衣少女厲聲喝道：「你胡說！造化城高手如雲，豈會嫌少了我一個，他用不着化費偌大的工夫培養我。」

兪秀凡道：「自然不是妳姑娘一個人，你只不過是很多人中的一個罷了。」

白衣少女道：「你好像是存心要和我抬槓了。」

兪秀凡道：「非也！非也！在上是在和姑娘講理。」

白衣女道：「有一個很冷酷的事實，不投入造化城中，你非死不可。」

兪秀凡道：「這一點，姑娘又算錯了。」

白衣女道：「我說的是實話，也許是不太好聽，但却是字字眞實，出於肺腑。」

兪秀凡道：「盛情可感，却難遵從。就算妳姑娘對我兪某人不錯，但那僅只是我兪某一個人，我希望造化城主照顧整個江湖，天下蒼生。」

白衣女眨動了一下眼，緩緩說道：「兪少俠，看來，咱們很難談得攏了。」

兪秀凡道：「姑娘，請看看這位蕭姑娘吧，她出身春花教，也算是造化門中的人……」

白衣少女突然揚起了右手。

兪秀凡似乎是早已顧慮及此，就在那白衣少女右手揚起的同時，兪秀凡也已經長劍出鞘，刺了過去。

但見寒芒一閃，紅光迸射。

白衣女的右腕突然冒出一股鮮血。紅血白衣，看上去，更顯得刺目。

兪秀凡冷冷說道：「姑姑，這就是造化城主教你的手段麼？」

但聞卜的一聲，白衣女右袖中掉下來一把寒芒閃爍的七首。

那是一把一寸長短的七首，全身閃動着藍色的光芒。

一望之下，卽知是劇毒淬煉之物。

白衣女臉色鐵青，緩緩說道：「你出劍很快，無怪造化城主，把你看作勁敵。」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姑娘誇獎了。」

語聲一頓，接道：「在下如何才能見到造化城主？」

白衣少女道：「還早的很，你才免强算過了我這一關。」

兪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

白衣少女接道：「我只是一個開始。」

兪秀凡道：「姑娘，在下見到姑娘之前，已經闖過了不少關口。」

白衣女道：「我知道，但你進了那座門樓之後，才算眞的進入了造化城。」

兪秀凡道：「原來如此。」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由此地開始算起，見到造化城主，還需要過多少道關口？」

白衣女道：「七道，我只是第一道。」

兪秀凡道：「現在，在下算不算過了這一關呢？」

白少衣女道：「自然是算。」白衣少女坐了下去，接道：「兪少俠！仔細想一想我說過的話。你本來可以斬斷我的手腕的，結果你手下留情，這一點，我會很感激。」

忽然一轉坐墊，身子突然向下沉去。

一道鐵板橫裏伸了過來，剛好掩住那白衣少女向下沉落的洞口。

湊合的十分嚴密，那鐵板上放着一樣的坐墊，只不過變成了翠綠的顏色。

兪秀凡提氣戒備，發覺自己停身的地方，尙無異樣，立時回顧了無名氏等一眼，道：「咱們忘記了造化城主是一位精通機關消息的能手，這裏面很可能步步凶險，快退回去，想別的法子逼他們出來。」

他心中的警覺雖高，身不由已的向後退了一步，但仍是晚了半步，只聽蓬然一聲，一個鐵板，落了下來，封住了他們的後退之路。

無名氏伸手一推，只覺那落下的鐵板，堅厚異常，竟然無法移動分毫。

輕輕歎息一聲，道：「公子，晚了一步，現在，咱們只有一條路，有進無退了。」

兪秀凡抬頭看去，只見這是牆壁夾峙的甬道，寬約八尺，兩邊都是白色的緞子掛了起來，只要一點微光，看上去，就十分明亮。

蕭蓮花道：「前面一段路，是一個活動翻板，但不知有多少長度。」

無名氏道：「這甬道頂棚，高有一丈，無法飛躍跳過，路又不能走，看來只有施用壁虎功，由牆壁上游過去了。」

蕭蓮花道：「牆壁被白緞子蒙了起來，只怕連壁虎功也無法施展。」

無名氏道：「咱們不能坐待困死，總要想法子走過去才行。」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沒有人能從這一條甬道中行過去，諸位都聽說過銅牆鐵壁，今日你們很有幸的見識到了。」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造化城主的神通，就是這一條甬道了。」

那冷冷的聲音應道：「你是兪秀凡麼？」

兪秀凡道：「不錯，區區正是兪某。」

那冷冷的聲音接道：「年輕人，別狂的太過份了。這樣通道，長不過二十四丈，却有七十二種埋伏，老夫只提兩種，毒烟、毒火，你們就沒有應付之能。只要老夫開動機關，立刻可以使你們身化刦灰，不過，城主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存置你於死之心。」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們只有一個辦法，坐上那翠綠坐墊，老夫送你們離開這一條死亡之路。」

兪秀凡略一思忖，道：「你送我們到什麼地方？」

那冷冷的聲音道：「自然不是送你去洞房花燭，那地方雖然也不太好，但却沒有死亡的凶險。老夫言盡於此，聽不聽，那是你們的事了。」

兪秀凡道：「你是什麼身份？」

他一連喝問了數聲，已不再聞回答之言。

皺皺眉頭，兪秀凡低聲道：「無名兄，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無名氏道：「剛柔互濟，才能遇挫不折，就目下情勢而言，咱們似是只好暫時從權。」

兪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看來也只有如此了。」

他忽然感覺到第一流的武功，擧世無匹的拔劍手法，有時候，一樣無法解決問題。

三個人，都擠上了那翠綠色的坐墊之上。

忽然間，坐墊向下沉落，但勢道很緩，不像那白衣女那樣的快速沉落。

沉落三丈左右，似着實地。

抬頭看去，頭上的洞口，又完全被另一塊鐵板給封了起來。

四週一片黑暗，黑的伸手不見五指。

蕭蓮花緩緩把嬌軀靠入了兪秀凡的懷中。幽寂黑暗中，兪秀凡感覺到了蕭蓮花心臟的跳動。

忽然間，一道强烈的亮光，直射過來，照的人眼花繚亂。

幾人也不過剛剛適應黑暗，亮光疾射而至，使兪秀凡等視覺，忽然間又變的一片糢糊。

一個幽冷的聲音，隨着那照射而來的强光，傳了過來，道：「那一個是兪秀凡？」

兪秀凡道：「區區便是。」

那幽冷的聲音道：「你仔細的聽着，老夫不會再講第二遍，老夫的每一句話，都可能和你們的生死有關。」

兪秀凡忍耐心頭怒火，沒有答話。

幽冷的聲音接着道：「十二支强力彈簧針筒，正對着你們，稍有妄動，十二支針筒中的毒針，都可能一齊射出。」

兪秀凡沉着氣沒答話！

幽冷的聲音道：「聽老夫吩咐行事，一步走錯，就難免身化刦灰。」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道：「咱們在仔細的聽着，閣下有什麼話，儘管吩咐。」

幽冷的聲音道：「兪秀凡向前走十步。」

兪秀凡略一沉吟，擧步向前行去。

那一道强烈的燈光，始終照射兪秀凡的臉上，使他雙目無法見物。

走過了十步，兪秀凡停了下來。

那幽冷的聲音，又響了起來：「伸手向前，可以摸到了一張坐椅。」

兪秀凡依言伸手，果然摸到了一把太師椅子。

「坐下去！」

兪秀凡依言坐了下來。

「雙手放在扶手上，後背緊靠椅背。」

在此等情勢之下，兪秀凡雖然心中不願，但已經沒有反抗的餘地，只好依照那人的吩咐，雙手放於扶手之上，挺直了脊樑。

但聞拍的一聲，兩隻扶手之上，冒出了一把鐵鉗形的利刄，把兩手固定在木椅之上。緊接着椅背上也伸出了兩把利刄。交义於前胸，而且逐漸收縮到緊勒前胸處，才停了下來。

這時，兪秀凡的雙手和身軀，都已無法自由的伸縮行動。

那幽冷的聲音，重又傳入耳際，道：「兪秀凡！你現在被刀椅上利刄所鎖，全身都已經失去了行動的自由，稍一掙動，就可能被利刄所傷。」

兪秀凡冷冷說道：「在下看到了，用不着閣下再提醒了。」

那幽冷的聲音道：「你現在有如組上之肉，說話最好小心一些！」

兪秀凡强忍下心頭一股怒火，未再答話。

木椅突然開始移動，逐漸向前行去。

無名氏、蕭蓮花，還有先前不見的石生山都遭受到同一的命運，被刀椅利刄所鎖。

木椅行速，保持着相當的穩定，只要稍爲小心一些，就可以避免爲利刄所傷。

感覺中自動行進的木椅，經過了高低不平的軌道。

足足走了有一頓飯工夫之久，木椅才停了下來。

這一段相當長的距離，兪秀凡暗中計數，至少有三四里遠近。

突然間，木椅停了下來，停在一座很大的廳堂中。

四週的簾上，都蒙着紫色的垂簾，但天光透簾而入，大廳中的景物已隱隱可見。

無名氏、石生山、蕭蓮花，緊隨着都被刀椅送入廳中。

兪秀凡低頭看去，只見刀椅下面都裝着滑輪。

控制刀椅的機關，構造的很精密，四張刀椅很齊整的排成了一行。

垂簾緩緩地拉開，廳中的景物，已淸楚可見。

一張寬大的木案上，擺着文房四寶，木案後的高背虎皮交椅上，坐着長長白髯垂胸，身着青袍的老人。

那人生的雙眼顴高突，三角眼，下顎尖削，嘴唇奇薄，這人屬於那種冷厲殘忍的人物。

一把很細很長的窄劍，橫放在木案之上。

白髯老人兩道銳利的目光，打量了兪秀凡等四人一眼，冷冷的說道：「誰叫兪秀凡？」

聲音不大，但却有如寒冰地獄中吹出的陰風，聽得人毛髮直豎，心生涼意。

暗暗吁一口氣，兪秀凡緩緩應道：「區區在下就是。」

青袍老人突然伸手在寬大的木案旁側一按，兪秀凡坐下的刀椅，緩緩移到了木案前面。

同時，青袍老人坐下的虎皮交椅，也緩緩升高，半個身軀，都高出了木案之上。

這時，只要他伸手拿起木案上的長劍，卽可刺中兪秀凡全身任何一處地方。

青袍人三角眼怒注在兪秀凡的身上，一咧咀巴，皮笑肉不笑，說道：「你叫兪秀凡？」

一派過堂問案的口氣。

兪秀凡道：「不錯。」

青袍人冷厲一笑，伸手拿起了木案上的窄劍，鋒利的劍尖，輕輕在兪秀凡臉上劃了一下，道：「你知道，老夫可以刺瞎你的雙目，削去你的鼻子，或是割下你的耳朶。」

兪秀凡道：「你也可以一劍刺穿我的咽喉，刺入我的心臟，不用客氣，儘管下手！」

青袍人突然哈哈一笑，放下手中的長劍，道：「你很想死麼？」

兪秀凡冷聲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

青袍人道：「很豪壯的氣勢。不過，老夫還不想一劍把你殺死。」

兪秀凡道：「殺一劍和一百劍，並無不同。閣下喜歡怎麼殺，就怎麼下手。」

青袍老人雙目中暴射出兩道冷厲的寒芒，道：「你知道老夫是什麼人麼？」

兪秀凡微微搖頭，道：「不知道。但知道你不是造化城主。」

青袍老人奇道：「爲什麼？」

兪秀凡道：「造化城主，大奸巨惡，至少在外表看來，他有着領袖羣倫的氣度。」

青袍老人怒聲大吼道：「你說老夫沒有氣度？」

兪秀凡冷聲道：「閣下自己沒有這樣的感覺麼？」

青袍老人怒道：「兪秀凡！老夫見過鐵一般堅硬的人物，但在老夫的手下，都變了知無不答的懦夫。別說你是血肉之軀，就是銅澆羅漢，我也能讓你化成一片銅汁。」

兪秀凡道：「一個人只有一條命，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死亡更可怕的威脅。」

青袍老人突然又恢復了冷靜，道：「兪秀凡！你可要試試？」

兪秀凡：「儘管請便。」

青袍老人冷笑一聲，突然又拿起手中的長劍，一陣揮動，兪秀凡的前胸上的衣衫被劃成了塊塊碎片，洒落地上露出了雪白的前胸。

兪秀凡雖然在刀椅上全身被制，但他一身功夫，並未喪失，神志如常，暗中盤算目下的情勢，無論如何也無法解脫這刀椅的束縛，縱

有一身功力，精絕劍技，也是無法施展出手．

青袍老人冷然一笑，道：「俞秀凡！我看你小子的心，是鐵打的，還是銅鑄的？」

俞秀凡笑一笑，道：「只管出手！」

青衣老人怒道：「你不怕死？」

俞秀凡暗暗忖道．「這刀椅上利刃封鎖之處，都是關節要害，稍一掙動，就難免裂膚切骨之苦，倒不如激怒於他，讓他一刀刺死來得痛快．」

心中念轉，口中冷冷說道．「俞某人無反抗之能，閣下看着那塊地方好，儘管出手．」

青袍人哈哈一笑，道：「看來，你確然不怕死亡的威脅了．」

俞秀凡道．「在下走入造化城時，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

青袍老人道．「有種．」

語聲一頓，接道．「你既然不怕死，咱們就從頭來過，老夫先要見識一下你精神上的忍受能力．」

俞秀凡微微一怔，說道．「精神上的忍受能力？」

青袍老人冷冷說道：「不錯．老夫讓你見識一下，開開眼界．」

吆的一聲，把窄劍摔在了木案之上，接道：「來人啊．」

一個黑色勁裝大漢，快步行了進來．

青袍老人一按木案旁的機鈕，蕭蓮花的刀椅，突然向旁側移動，緩緩馳行到一片空闊之處．

俞秀凡一皺眉頭，道．「你要幹什麼？」

青袍老人道：「咱們先從這女人身上開始，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

蕭蓮花已存下了必死之心，緊咬銀牙，一語不發．

青袍老人冷冷一笑，道．「臭丫頭，你也敢跟老夫擺起架子來，先把她衣服剝下來．」

那黑衣大漢應了一聲，一鬆腰間的扣把，抖出一條四尺長短的皮鞭．

掄動皮鞭，抽向蕭蓮花．

但聞嘶的一聲，蕭蓮花身上的衣服，被抽落一片．

皮鞭揮動，風聲呼嘯，蕭蓮花身上的衣服，有如飄花落葉一般，紛紛落下．

原來，那皮鞭上帶有倒刺．

黑衣大漢施用皮鞭的手法，不但精巧絕倫，而且極有分寸，蕭蓮花整個上身，已無片褸遮蓋，但仍未傷到她的身體．

蕭蓮花長髮散亂，本能的一舉雙手準備掩護前胸，忘了椅上利刀，被利刀劃破了玉臂，鮮血湧出．

黑衣大漢皮鞭掄動，嘶的一聲，抽在了蕭蓮花的雙腿之上．

一條緊裹雙腿的長褲，被抽了一片，露出一片玉腿．

蕭蓮花尖聲叫道．「殺了我吧！」

青袍老人一揮手，阻攔住那大漢，冷冷說道．「想死麼？沒有那麼容易．」

蕭蓮花黯然一歎，道．「俞少俠，恕我不能追隨了！」

突然伸頸向前撞去．

那大漢皮鞭及時而出，快如閃電一般，纏在蕭蓮花的玉頸之上．

青袍人道：「收起椅上的利刀．」

黑衣人大漢快步行近木椅，右手在椅柄上一按，但聞幾聲彈簧收縮之聲，椅上的利刃，全部縮了回去．

蕭蓮花身子一掙而起，雙手掩住前胸，右脚疾飛而起，踢向那黑衣大漢的前胸．

她上身赤裸，腿上褲子也碎裂了一片，雙臂上滿是鮮血，亂髮覆面，狼狽形態中含有一種凌厲．

黑衣大漢冷笑一聲，左手疾進，抓住了蕭蓮花踢來的右腿，用力一抖，竟把蕭蓮花摔了出去．

右手一揮，皮鞭揮出，拍一聲，擊在蕭蓮花的右腿上．

但聞嗤的一聲，蕭蓮花已破裂了一片的褲子，又被扯下了一半．

如若蕭蓮花身上還穿着衣服，她懷中還有春風散，可以施展克敵，但事實上，上身赤裸的寸褸不存，下半身被扯去了一大半．

在俞秀凡的面前，蕭蓮花有一種强烈的自尊和羞耻感，眼看那黑衣大漢武功高絕，自己難是敵手，以其被他羞辱不如早些撞壁一死．

心中念轉，不再和那黑衣人動手，轉身一躍，疾如流矢直向石壁上撞去．

但那黑衣人動作更快，長鞭一揮，纏住了蕭蓮花的雙足，硬把蕭蓮花給拉了回來．

順勢又扯了蕭蓮花一些衣物．

這時，蕭蓮花幾乎已成了全裸的形狀．

俞秀凡厲聲喝道．「住手！」

青衫老者大聲喝道．「點了她的穴道．」

黑衣大漢應聲出手，點了蕭蓮花身上兩處穴道．

青袍老者哈哈一笑，指着全身赤裸，橫臥於地上的蕭蓮花，道：「這不過只是剛剛開始，俞少俠，似乎受不住了．」

俞秀凡道．「你們準備要把她如何？」

青衫老者冷聲道．「要她死，而且，死得很凄慘．」

俞秀凡輕輕嘆了一聲，道．「現在，你們要殺死她，也已經很悲慘了．」

青袍老者道．「這還不夠，老夫要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死的十分凄慘，要她死不瞑目．」

陰沉一笑，接道．「老夫看她是一位頗知羞恥的人，所以，老夫要她感覺到很大的痛苦，就使她受最大的羞辱，我要她全身不留寸褸，要在她死去之前，受到最大的羞辱．」

俞秀凡怒道．「你這人一把年紀了，作事怎的全無一點德行？」

青衫老者道．「老夫如是很有德行的人，怎會執掌這行法堂之位．」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閣下，誰無子女，彼此敵對相處，殺了她也就是了，如是這樣汚辱她，閣下能夠安心麼？」

青衣老人冷然一笑，道．「別對老夫說教，我年近古稀，無妻無子，也不怕什麼報應臨頭．」

仰面打個哈哈，接道．「不過，俞秀凡，只有你可以救她．」

俞秀凡一怔道．「我能救她？如何一個救法？」

青衫老人道：「投降造化門，老夫就可饒過她，一人成佛，九族升天，他們也可以跟你享用不盡．」

俞秀凡道．「要我投降造化門？」

青衫老人道．「不錯，你只有這樣的一條路好走，除了投降之外，無法救她．」

俞秀凡道．「閣下，能不能給我一點時間讓我想一想．」

青衫人道：「你要好多時間？」

俞秀凡道：「一頓飯的時光如何？」

青衫老人道．「好吧！就給你一頓飯的時間．」

俞秀凡道：「還有條件．」

青衫老人冷冷一哼，道：「我們對你，已經極盡容忍，你如想的條件太苛刻，那就不要談了．」

俞秀凡道．「我要靜靜的思索一頓飯的時

光，這裏不許留下你們監視我們，也不許你們在暗中偷看．」

青衫老人道：「好吧！老夫也答應．我冷面血手一生中從沒有這麼湊合過人．」

舉手一招，道．「把那丫頭送上刀椅，咱們離開！」

黑衣大漢應了一聲，抱起蕭蓮花，重又放上刀椅，上了刀箍，轉身向外行去．

俞秀凡道．「慢着！拍活她的穴道．」

黑衣大漢冷笑一聲，道：「你小子什麼身份，也要指令老子麼？」

青衫老人道．「照他的話做，拍活這丫頭的穴道！」

黑衣大漢無奈，拍活了蕭蓮花的穴道．

青衫老人道．「老夫一頓飯後，再來此地，希望你能有決定．」

俞秀凡道：「不論是什麼樣子的結果，我都會給你一個決定性的答覆．」

青衫老人道．「好！就此一言爲定．」

大步行了出去．

黑衣大漢緊隨身後而去．

蕭蓮花人早已清醒過來，但直待青衫老人等離去之後，才忽然睜開雙目，道．「俞少俠！賤妾很慚愧，恕我不能追：：」

俞秀凡急急接道．「不可造次！聽在下一言．」

蕭蓮花道．「我這樣赤身暴露於衆目睽睽之下，活着還有什麼顏面？」

俞秀凡道．「姑娘！目下不是顧及顏面攸關的時刻，妳受盡了委屈，但妳必須活下去．需知道這一場正邪存亡的搏鬥，在過程中難免要忍辱負重，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分野，就在此地了．如果姑娘因此而死，那豈不是全無價值了麼？」

蕭蓮花歎息一聲，道．「俞少俠！我還能活下去麼？」

俞秀凡道．「能！妳身上的傷痕，今日的羞辱，都是日後的光榮標識和記憶．」

蕭蓮花道．「別人的看法呢，難道也都和你一樣麼？」

俞秀凡道．「至少也應該和我一樣，對妳敬重．」

無名氏接道．「嚴格點說，江湖人對妳蕭姑娘的敬重，應該是超過俞公子．」

蕭蓮花道：「你們眞的不會感覺到我這樣子仍然苟活在人間，是一樁很羞恥的事麼？」

無名氏道：「絕對不會．姑娘，咱們如若在造化城那就罷了，只要咱們能活着出去，就算是十惡不赦的死囚，也會變成大英雄了．」

石生山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在下覺着，我們現在應該爲公子想想了．只有妳安靜下來，他才能夠靜下來思量目前的處境．」

無名氏道．「這話不錯．公子是多情多義之人，你如堅持一死，公子勢必因此激起怒火，無法冷靜思考對敵之策了．」

蕭蓮花果然安靜下來，靜坐不動．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無名兄，如何能打開這些刀枷？」

無名氏低聲道．「公子請把坐椅向後移動，如若咱們能前後相距到兩尺左右的距離，就可有機會打開刀枷．」

俞秀凡道．「無名兄看到了那控制刀枷機鈕的位置麼？」

無名氏道：「沒有看的很清楚，只能估算出一個大概的位置．所以，咱們要多一點的時間的．」

這刀椅使人雙手受制，無法運用，但它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困制雙腿的刀枷．

也許留下一雙可以活動的雙腿，使被困於刀椅上的人，感覺着到自己還在活着，也就有更加恐怖的感覺，留戀生命的可貴，更容易屈服在威嚇之下．

但有利的事，也往往有弊，雙腿不受控制，一個人就可自由的運用他的兩隻脚．

俞秀凡雙腿緩緩移動，儘量把刀椅接近無名氏．

這些刀椅雖然受機關控制，但因椅腿上裝有滑輪，俞秀凡雙足推動儘量向無名氏移動．

無名氏也儘量地使自己的刀椅，接近俞秀凡．

但這刀椅中有彈簧控制，移動了兩尺左右，就停了下來．

無名氏暗中運氣，舉起右脚，但距俞秀凡刀椅三寸，就是無法再接近木椅的後背．

這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加上了那刀椅的限制，竟使一件很容易的事變的困難萬端．

時間寶貴，寸陰如金，俞秀凡雖然心中焦急，但還能保持着相當的鎭靜，無名氏却急的滿頭大汗，滾滾而下．

石生山、蕭蓮花，都儘量把刀椅移近俞秀凡的坐椅，但兩人的距離更遠，無法接近俞秀凡三尺以內．

蕭蓮花目光微轉，望望幾乎全裸的身軀，臉上突然泛起了一片聖潔的光輝，道．「無名兄，你看到了那控制刀枷的機關麼？」

無名氏道．「就在椅背正中間，那根木柱上．」

蕭蓮花笑一笑道．「無名兄不會看錯？」

無名氏道．「我無法說出在那一點，也無法確定每一張刀椅上的控制機關，是否相同，但姑娘坐椅上的機關，却是在那根正中的木柱上．」

蕭蓮花輕輕吁出一口氣，道．「俞少俠！你說一個人在死去之前，應該留給別人一些懷念，是麼？」

俞秀凡微微一怔，道．「姑娘怎會忽然有此想法？」

蕭蓮花臉上閃起了異彩，道．「俞相公！你不能死，爲了江湖正義，爲了天下蒼生．」

無名氏一皺眉道：「蕭姑娘！此時何時，先要想法子解去公子椅上刀枷．」

蕭蓮花暗中提聚眞氣，一臉莊嚴的說道．「俞公子！你坐穩了．」

突然，一躍而起，直向俞秀凡的刀椅上撞去．

椅上枷刀，鋒利無比，蕭蓮花全力飛躍而起，立刻被利刀分屍，雙臂，前胸腦袋，被分成數段，挾一片血雨，撞向俞秀凡椅後背上．

這躍飛一撞，蕭蓮花用盡了全身的功力，雖然被利刃分成數段，但撞擊之力，仍然十分强大．

蕭蓮花躍飛起來時，全心全意都集中向俞秀凡刀椅的後背之上．

所以，雙臂、腦袋、胸前，都集向那木椅後背木柱上．

但聞一陣輕微的波波之聲，俞秀凡木椅上的刀枷，突然縮了回去．

無名氏、石生山目睹這一場慘事，都不禁呆在刀椅上．

俞秀凡見刀枷縮回，一躍而起．

回頭看去，只見蕭蓮花早已變成了一灘血肉模糊的肉泥．

因爲那撞及之力十分强大，蕭蓮花的一顆腦袋也撞的片片碎裂．

俞秀凡神情肅然，臉色一片蒼白，對着蕭蓮花的屍體，緩緩跪拜下去，恭恭敬敬的叩了一個頭．

在極度悲痛哀傷之中，俞秀凡仍保持了相當的清醒，一拜之後，站起身子，行到了無名氏和石生山的身後，右手揮動，拍向無名氏和

石生山的椅後木柱之上。

刀枷收回，無名氏和石生山，都站起了身子。

兩個人臉上一片鐵青，行到了蕭蓮花屍體前面跪了下去。

無名氏黯然淚下，悲悽的說道·「蕭姑娘！咱們枉爲七尺之身，慚愧的很，如英靈不昧，請受在下一拜。」

石生山沒有說話，但雙目中的熱淚，却像是斷了綫的珍珠一般，一顆接一顆滾了下來，以頭觸地出聲，連叩了三個響頭。

兪秀凡冷冷的站在一側，望着兩人的舉動，沒有阻止，也沒有勸解，瞪着一雙星目，淚水由圓睜的星目中滾落下來。

誰說丈夫不流淚，只是未到傷心處。

拜罷了蕭蓮花的屍體，無名氏脫下了上衣，用手把血肉模糊的屍體，收在一處，包了起來，放在那寬大的木案上。

兪秀凡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蕭姑娘救了咱們，咱們檢回了性命但却增加了責任。」

無名氏道·「公子說的是，蕭姑娘的這轟轟烈烈的死法，叫咱們慚愧，也叫人感動。」

兪秀凡舉起衣袖，拭去臉上的淚痕，道：「無名兄！蕭姑娘有什麼心願麼？」

無名氏怔了一怔，道·「這個麼，倒是沒有聽她說過。」

兪秀凡道：「唉！無名兄閱歷豐富，就沒有瞧出來一些蛛絲馬跡麼？」

無名氏道·「我看，她好像對公子十分有情。」

兪秀凡悽凉一笑道·「你沒有看錯麼？」

無名氏道·「錯不了。」

石生山道：「在下也有這樣的看法，蕭姑娘對公子用情甚深，但她自慚形穢，不敢表達出來，目睹公子受傷後的焦急之情，似乎是尤較她自己受傷後爲痛苦。」

無名氏道·「公子！蕭姑娘捨命相救，固然心同日月，光照武林，但如說對公子完全沒有一點私情，那也叫人難信了。如若受制的不是公子，而是另一個人，只怕蕭姑娘也不會拚受肢殘腰斬之苦，撞開你坐椅上的刀枷。」

兪秀凡道：「你們眞的相信蕭姑娘對我有情麼？」

無名氏道·「蕭姑娘情重如山，難道公子一點都體會不出來麼？」

兪秀凡道·「你們都有這樣的看法，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想來是不會錯了。」

無名氏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怎會有錯？」

兪秀凡道：「無名兄！蕭姑娘對我兪某有情，那是她的心願了。」

無名氏道：「但她自知不配，只有把這份心願深藏於心中了。」

兪秀凡道·「像蕭姑娘具有這樣崇高的情操，這樣偉大的人格，不配她的是我。」

無名氏道·「公子！也不用太自謙了，在下半生江湖，閱人無數，也見過很多仁俠之人，但，像公子這樣完美的人，在下還未見過。那是滿懷救世仁慈的超人，捨身救世的萬家生佛。」

兪秀凡淒凉一笑，道·「別把我說成神，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有錯誤，也有喜怒，談不上什麼超人，我也是沾着滿手血腥的凡人。」

無名氏道·「就算是人吧！也是在下所見最完美的人，你手染血腥，那是爲了救人，以殺止殺。」

兪秀凡歎息一聲，道·「無名兄！咱們前途艱辛，生死難料。咱們不但要憑仗着武功，也要憑仗機智衝渡難關，面對強敵，談不上什麼仁慈之心，目下先了結蕭姑娘的心願吧。」

無名氏道·「蕭姑娘已經死了，咱們能夠生離此地，自會把她這等壯烈的事跡，傳揚出去，讓整個武林中，都知曉這件事，讓所有的人都對她生出敬意，蕭姑娘之死，也算是重如泰山了。」

兪秀凡道：「世人對她看法如何，自有公論，但咱們却應該對她有一份救命的敬意。」

無名氏肅聲道·「不錯。蕭姑娘的人，雖然死了，但她死的轟轟烈烈，慚煞鬚眉，死的只是她的軀體，她的精神，却永遠活在咱們的心中。」

兪秀凡道·「救命之德，恩同再造，何況她是以自己的性命，救了咱們的性命。」

石生山道·「慚愧，慚愧！蕭姑娘那份豪勇之氣，在下就無法辦到。」

無名氏道：「那飛躍的一撞，肢體殘折，如非她全身一志，忘去死亡，要想把殘軀集於一處撞中機關，決難辦到。」

兪秀凡道·「無名兄，石兄！兩位覺着在下眞能配得上蕭姑娘麼？」

無名氏一時間還未想通兪秀凡的言中之意，道·「以公子的完美，怎會配不上蕭---」

心生警覺，突然住口不言。

兪秀凡平靜的笑一笑，道：「既然兩位覺着在下能夠配上蕭姑娘，那就煩請兩位作個大媒如何？」

石生山呆了一呆，道·「作媒，公子看上了什麼人？」

兪秀凡接口答道·「蕭姑娘！我要娶她爲妻。」

石生山道：「蕭姑娘死了啊！」

兪秀凡道·「無名兄說過了，死去的只是她的軀體，她的精神却永活咱們心中是麼？」

無名氏歎道·「蕭姑娘爲武林正義，其亘如山，咱們會把她事跡公諸世間。」

兪秀凡接道·「那是她對武林同道的貢獻，至於她個人的心願，尙未完成。」

無名氏道·「公子！」

兪秀凡接道·「兩位可是不肯作這個媒人了？」

無名氏黯然一歎，道·「好吧！公子一定要我們作媒，咱們恭敬不如從命，但在下走了數十年的江湖，還未作過這樣的媒，也未見過這樣的事，在下也無從着手。」

兪秀凡道·「兩位答應了？」

無名氏，石生山，齊齊點頭。

兪秀凡對着蕭蓮花屍體行了一禮，道·「蓮花，雖然陰陽阻隔，但心存靈犀相通，兪某從權娶妳爲妻，只是處境險惡，不能以世情禮法，迎妳過門，暫時委屈妳一下了。我如能生離此地，自當補行婚典。」

那木案上放了一把利劍之外，還有文房四寶，兪秀凡撕下一片衣襟，提筆寫道·「情眞無分陰陽界，心有靈犀通幽明。」

中間正楷恭書·「亡妻蕭蓮花靈位」。

兪秀凡吹乾了衣襟上的血漬，折好衣襟，揣入懷中，投去狼毫筆，順手取過案上窄劍。

只聽一陣木門啓動之聲，那青衫老人帶着兩個黑衣大漢，快步行了進來。

目睹兪秀凡等站在木案前面，不禁微微一怔，道·「兪秀凡！你……」

兪秀凡雙目神光閃閃，逼住在那青衫老人身上，冷冷接道：「閣下！可想知道在下的答覆麼？」

這幾句話的工夫，青衣老人已完全平靜了下來，道·「不錯。但老夫希望先知道你們如何脫開了椅上的刀枷，而能不受傷害。」

兪秀凡淡淡的說道·「一條人命！」

青衫老人道：「一條人命？」

兪秀凡道·「這刀椅構造的很精巧，椅上的刀枷也很鋒利，能把一個人肢體分解。」

青衫老人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那臭丫頭呢？」

兪秀凡冷冷說道：「閣下說話小心一些，那位蕭姑娘是兪秀凡的正房妻室。」

青衫老人先是一怔，繼而哈哈大笑起來。

面對着兇殘的敵人，兪秀凡已完全恢復了冷靜，目光轉動，打量了室中的形勢之後，才緩緩說道：「閣下笑什麼？」

青衫老人道·「那丫頭雖然不醜，但却算不得什麼美人，造化城中，美女無數，你如是喜愛美女，老夫稟明城主，任你選它個十位八位的，作爲侍妾也就是了。」

兪秀凡道·「在下說過，蕭姑娘是我的正房妻室。」

站在青衫老人左側的黑衣大漢，冷然一笑，道：「蕭蓮花不過是春花敎下一名叛徒，造化城中九等以下的守門弟子，不知道經歷過了多少男人，怎會忽然間變成尊夫人了？」

兪秀凡臉色一變，怒道·「住口！」

那黑衣人哈哈一笑，接道：「怎麼，她會成爲你的夫人？像這樣的女人，稍有一點骨氣的男人，大概都不會再娶她吧！」

兪秀凡冷漠但却堅定的說道·「這是你的看法。在我們的眼中，蕭姑娘是一位智勇兼備的人，她有常人所難及的大勇，她做出了轟轟烈烈的大事。」

黑衣人接道：」不論你如何推崇她，她是出身春花敎的人，知道春花敎的人，都會知然內情。」

兪秀凡嚴肅的說道：「像你們這些人，不配談論她，就算我肯告訴你們，你們也無法瞭解。」

黑衣人道：「姓兪的，你如眞和那蕭蓮花訂了親，你就先收了很多的綠帽子。」

兪秀凡冷冷一笑，道：「無名兄，這人是不是剛才折辱蓮花的人？」

無名氏道：「不錯，就是他。一個專會欺侮弱者的九流武士，頭等兇手。」

黑衣人厲聲喝道：「利口匹夫，老子先宰了你。」

橫移一步，冷聲一哼，接道：「你出來，你如能在我手底下走過十招，就算你小子祖上有德。」

無名氏怒道：「血手惡徒，狂吠鷹犬，你不怕風大閃了你的長舌頭麼？」

兪秀凡伸手攔住了無名氏，道：「無名兄！他口舌無德，傷害到我的亡妻，就是這一點，我就不能放過他。是麼？」

無名氏道：「是！他出言傷害到兪夫人，自然應該付出代價。」

兪秀凡道：「無名兄！他應該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無名氏道：「他用手傷害到夫人，應該先斷去他的右手，他用口汚辱了夫人，應該打落他一口牙齒，斷了他的舌頭。」

兪秀凡道：「唉，這樣會不會太殘酷了一些。」

無名氏搖頭，道：「不會，這等活鮮鮮的兇手，不知道殘害過多少人，他們早已沒有了人性，不知道是非，手上沾滿了血腥，只知殘人以快……」

那黑衣大漢早已聽得怒火暴起，大喝一聲，直飛過來，右手揮處，長鞭出手，捲向了兪秀凡。

兪秀凡不閃不避，

手中的窄劍，忽然間刺了出去，是那麼準確，好像是那黑衣人執鞭的右手，撞向那窄劍一般。

寒光閃動，鮮血濺飛。

黑衣人的右手，齊腕被削了下來，但他五指仍然緊抓着長鞭的握把。

無名氏一伸手，接住了長鞭，才發覺這油浸牛皮合以少許銀絲作成的軟皮鞭上，有很尖利細小的倒刺。

那黑衣大漢右手雖然被一劍斬斷，但因事情太過突然，一下收勢不住，身子仍然向前衝了過來。

兪秀凡左手握拳，迎面撞了過去。

他除了用劍和擒拿的手法之外，第一次用左手握拳擊人。

但聞蓬然一聲，擊個正着。

原來那黑衣人衝近了兪秀凡時，才發覺右手已然齊腕被斷，心中大驚之下，頓覺右手劇疼，痛徹心肺。

就在這一瞬間，黑衣人的神志感覺到一陣眩暈。

兪秀凡拳頭擊來，他已是無法閃避。

這一拳擊的着着實實。

黑衣人向前奔衝的身子，也被這一拳，擊的向後倒退回去。

滿口牙齒被擊落了大半，和着鮮血，噴了出來。

黑衣人右手被斷，滿口牙齒又被擊落，整個的神志已快昏迷過去。

他雖然免強拿樁站穩，站住了脚步，人沒有倒下去，但神智已在半昏迷的狀態中。

這時，兪秀凡如若要再斬下他的手和斷下他的舌頭，不過是舉手之勞。

但他沒有下手。

兪秀凡的心中雖然積滿了悲憤，但他不是個生性冷酷的人，殘人軀體的事，還是下不了手。

青衣老人目睹了兪秀凡的快劍，但却看不出任何奇幻的變化。

他只是那麼輕易的一舉劍，就斬下了一個江湖高手的右腕，就像是切糕一樣，是那麼輕便，俐落。

抬頭望望那斷腕的黑衣大漢一眼，青衣老人，突然回頭對另一個黑衣人道：「上去，小心一些！」

他對帮他行刑的屬下，並沒有生出憐憫，愛惜，一心只在想着兪秀凡那一劍，怎會如此的有效。

因爲，那只是平凡的一劍，不見劍花耀眼，也不見什麼奇怪變化。

另一個黑衣大漢，身上帶了四把刀，形式完全不同的刀。

唯有一處相同的地方，就是這四把刀都不長，都在一尺二寸左右。

黑衣大漢應聲行了過來，望也不望受傷的同伴一眼，雙手各拔出一柄短刀。

這兩個黑衣人，都是青衫老人行刑的助手，他們終日殘人身軀，殺人行刑，有如切菜一般，斷臂，殘肢，鮮血淋漓，在他們感覺中只是家常便飯，引不起多看一眼的興趣，雖然，那受傷人是他日夕相處的同伴。

兪秀凡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這些人終日以行刑爲業，人已完全痲木，對至親好友的生死傷疼，也到了漠不關心之境。」

但那斷去一腕的黑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他平日殺人極多，聽別人慘叫哀號，自己完全無動於衷，但自己的手腕被斬斷之後，却感受到强烈的痛苦，斷腕之疼，疼的他全身微微發抖。

終於忍不住痛苦的呻吟出聲。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原來你也知道痛苦！」

但聞一聲大吼，另一個黑衣人，突然向前衝了過來，雙刀揮舞，直衝向兪秀凡，刀光如雪，分左右襲向了雙肋要害。

兪秀凡手中長劍陡然而起，後發先至的刺向了那黑衣人的頂門要害。

他劍勢快速，那黑衣人的雙刀還未到兪秀凡的雙肋，兪秀凡的劍勢，已到了那黑衣人的頂門。

這黑衣人雖然慓悍，但面對死亡時，突然心生寒意，一吸氣，向後退出了三尺。

兪秀凡冷哼一聲，長劍一送，貫穿了那黑衣人的咽喉。

這一劍，直中要害，黑衣人雙腿一軟，倒摔了下去。

咽喉中標射出一股鮮血，氣絕而逝。

兪秀凡目光轉注到那青衣老人的身上，道：「閣下，你可以上了。」

青衣老人雙目射注在兪秀凡的臉上，道：「你一定要和老夫動手麼？」

兪秀凡道：「不錯。」

忽然間，兪秀凡發覺那青衣老人，雙目中似是現出了恐懼的目光，不禁冷笑一聲，道：「你一生殺了不少人吧？」

青衣老人色厲內荏，高聲喝道：「老夫殺了多少人，連我自己也記不得了。」

兪秀凡緩緩說道：「那很好，壞事做的太多了，總有報應臨頭。」

青衣老人道：「我兩個助手，一個被你殺死，一個被你重傷，你要和老夫動手，老夫自然要替他們報仇。」

兪秀凡道：「我知道。」

青衣老人道：「你知道了，爲什麼還要和老夫動手？」

兪秀凡道：「他們只是聽命行事的行刑手，你卻是下令行刑的人。所以，你的罪惡，比他們要大上十倍，百倍，你的際遇，也要比他們悽慘上很多。」

青衣老人道：「你放肆的很。」

突然一揚雙手，兩道寒芒，有如閃電一般，電射而出。

兪秀凡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眼看兩道寒芒交义而至，不禁心頭一震，窄劍疾起，掃向兩道寒芒。

他的劍勢，所以能够快速，大部份原因在他出劍的角度選擇的十分正確，劍勢出手，完全走的正路。

只聽一陣輕微的金鐵交鳴，兩道近身寒芒，竟被兪秀凡的劍勢封開。

窄劍一轉，寒芒疾閃，長劍忽然間刺向了青衣老人的右臂。

這一劍快速至極，而且出手位置，也大出了一般常規。

青衣老人橫裏閃避，竟然未能閃避開去。波的一聲輕響，尖厲的窄劍，穿過了青衣老人的右臂。

青衣老人呆了一呆，顫聲道：「這是什麼劍法？」

兪秀凡右腕一挫，拔出長劍，道：「這只是第一劍。第二劍，我要刺你的左腿。」

一揮窄劍，果然向青衣老人的左腿刺去。

這一次，事先說明了，青衫老人早已有備，立刻飛身一躍，橫裏閃去。

兪秀凡長劍一轉，突然又刺了過去。

這一劍妙到極處。

那青衫老人剛剛着落實地，兪秀凡的窄劍也剛好到了那青衣老人的左腿之上。

其實兪秀凡的劍勢已經一收再發，只是他出劍已到隨心所欲的境界。

須知一個第一流高手武功上成就，所取部位不會有太大的距離，兪秀凡直覺出劍的方法，更增加了他劍勢的速度。

但就是這一點超越的速度，使他的劍勢的威勢，增加了千百倍。

青衣老人極力想避開那一劍，硬用內力，把落足之地移開了三寸。

但他沒有避過，窄劍刺入了大腿之中。

劍勢洞穿了青衣老人的左腿，鮮血分由前後湧出。

這位造化城中行刑的舵主，江湖上冷血的殺人兇手，在中了一劍之後，突然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

也許兩個助手的重傷和死亡，在他心中已經留下了極深的恐懼，忽然間變的十分軟弱，竟然呆在了當地。

兪秀凡收劍再出，凌厲的劍芒，已然逼上了那青衣老人的咽喉。

冷哼一聲，道：「你平常殘人身軀，兩手血腥，今日，我也要你嘗一嘗，被人殘傷的味道。」

青衣老人急急叫道：「兪少俠！老朽殺人，也並非出於自願。」

兪秀凡冷冷一哂，道：「這麼說，你也是受人之命了。」

青衫老人道：「是。」

兪秀凡道：「受何人之命？」

青衫老人道：「造化城主。」

兪秀凡道：「可惜造化城主，已無法救你之命了。」

青衫老人道：「兪少俠！你殺了老朽，不如留下老朽之命。」

兪秀凡歎一口氣，道：「像你這等瘋狂冷酷，血手、黑心的人，應該是不怕死才對，想不到，你似是比別人還要怕死。」

青衫老人道：「正因老朽傷殘他人太多，才知道身軀被殘的痛苦。」

兪秀凡道：「哦！」

青衫老人道：「你如留下我的性命，對你的價值，强過殺死我數十倍了。」

兪秀凡道：「你怎麼帮助我？」

青衫老人道：「老朽可以指點你去見造化城主的辦法。」

兪秀凡道：「什麼辦法？」

青衫老人道：「我指點你們去見那造化城主的方法。」

兪秀凡道：「好！閣下請說。」

青衫老人道：「說是可以，但咱們之間，總得有一個協定才是。」

兪秀凡道：「什麼協定？」

青衫老人道：「老夫可以指點你們去見那造化城主，但老夫要毫髮不傷。」

兪秀凡道：「這個，只怕是有些困難了。我已經在你的臂腿上刺中了兩劍。」

青衫老人道：「由現在開始，你不能對我再有任何傷害。」

兪秀凡道：「哦！」

青衫老人殺人極多，看出了人性中的缺憾，眼看兪秀凡有了就範之心，人已變的神氣活現，但兪秀凡突然間似是已改變了態度，不禁一呆，道：「兪少俠是否答允？」

兪秀凡搖搖頭，歎口氣，道：「閣下這幅多變的面孔，眞叫在下感慨萬端。」

青衫老人道：「兪少俠也許對人性還瞭解的不多。」

兪秀凡道：「嗯！在下倒希望能在這方面，聽聽閣下的高見。」

青衫老人道：「死亡並不可怕，不過，那是初出茅廬年輕人的看法，他們眞的不怕死。因爲，他們不知道死亡。」

兪秀凡道：「你知道。」

——未完——

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為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